



灵修大师

（美）贝尔德·托玛斯·斯伯丁 著

庐影译自法文版



作者：贝尔德·托玛斯·斯伯丁

目 录

简介.....	1
---------	---

第一卷

第一章：与一位印度大师的初次接触	5
第二章：大师在圣诞节的教导.....	10
第三章：身体的消失与重现.....	13
第四章：神奇的分身术.....	18
第五章：青春永驻的奥秘.....	21
第六章：静默寺的启示.....	25
第七章：创造一切所需.....	32
第八章：水上行走.....	41
第九章：疗愈之寺.....	44
第十章：宇宙思想及美国的灵性作用.....	47
第十一章：宇宙能源及第七重天.....	55
第十二章：远程交流及雪山野人.....	57
第十三章：山巅古寺及避火术.....	61

第十四章：施洗约翰的行迹及神奇疗愈·····	65
第十五章：一位永生不死者的教诲·····	68
第十六章：大师们的外表及瞬间消除疲劳·····	72
第十七章：雾中的奇光与幽灵·····	75
第十八章：失重感及与一位女性大师的会面·····	79
第十九章：与《圣经》惊人相似的印度古文献·····	84
第二十章：来自外星球的大师之母·····	86
第二十一章：天使在盛宴上的智慧教导·····	91
第二十二章：大师谈人类合一及灵性成长·····	104
第二十三章：喜马拉雅山中的大师聚居地·····	112
第二十四章：“第七重天”的存有在除夕之夜的教导·····	114

第二卷

第一章：在“T”字形寺见到耶稣并听其教诲·····	123
第二章：祈祷方式与灵性声像术·····	136
第三章：一位灵修者的复活与扬升·····	147
第四章：听耶稣谈地狱、上帝与基督·····	153
第五章：接收神圣思想的脑细胞及活动人像·····	161

第六章：返老回春的大师谈身体与灵魂·····	166
第七章：生命之流与长生不老·····	172
第八章：暴风雪中的上帝之家·····	176
第九章：幽灵骑士团及沙漠野餐·····	186
第十章：大师解析耶稣的神奇疗愈术·····	195
第十一章：远古灵性文明的影像再现·····	203
第十二章：耶稣与佛陀共同现身·····	207
第十三章：重访奇迹小屋并结识喇嘛·····	221
第十四章：大喇嘛谈合一并展示神之力量·····	224
第十五章：除夕夜的灵异钟声及耶稣讲话·····	232

第三卷

第一章：天界三日与内在的上帝·····	243
第二章：女大师与戈壁强盗·····	252
第三章：纯净白光的强大力量·····	259
第四章：强盗来袭与耶稣显圣·····	265
第五章：与上帝合一的三个阶段·····	270
第六章：地下通道守护者谈灵性新时代·····	276

第七章：太阳系的演化过程及人类的出现·····	283
第八章：拉萨寺院中会唱歌的石板·····	294
第九章：神圣本源对人类的告诫·····	301
第十章：夜晚九点的神秘唱经声·····	308
第十一章：游方喇嘛的异能与朝圣路上的奇迹·····	317
第十二章：岩石悬浮、奥姆之音及女人的神圣角色·····	325
第十三章：内在的上帝是最伟大的导师·····	332
第十四章：美国作家见到耶稣并听他讲宇宙光线·····	338
第十五章：耶稣揭秘他在十字架上究竟说了什么·····	345
第十六章：天人带老虎现身并教导人如何与动物相处·····	353
第十七章：所罗门的智慧、大金字塔与灵性团体·····	359
第十八章：灵性之路上的诱惑与光明·····	371

简介

贝尔德·托玛斯·斯伯丁（Baird Thomas Spalding）出生在一个与印度有生意往来的英国家庭，十四岁就去印度。日后他参加了对尼泊尔、西藏和喜马拉雅山区的远程考察。但直到那次考察过去二十七年后，他才敢于将其记述出版发行。

那是 1894 年 12 月 22 日，十一名美国科学家聚集在印度一个叫波塔尔的小村庄里。他们都是天生的怀疑论者，不接受任何未经验证的“真理”。然而某些宗教异事激起了他们的好奇心，于是他们决定亲眼去看一看那些东方大师实现的奇迹是不是真的。

从印度到尼泊尔，再到西藏与波斯，一些具有异能之人可以远程交流、悬浮旅行、治愈残疾。

这些渐渐入迷的科学家发现了未知的生命法则——每一位大师都曾离开自己那会死的躯壳，借助上帝注入他之中的爱去找回那个深层的、超越时间的、永恒的“我”。作为见证者之一，本书作者以现实的笔法记述了这一灵性旅程。

第一卷

第一卷

第一章：与一位印度大师的初次接触

目前灵性书籍如此丰富，觉醒的人如此之多，又有那么多人试图了解世界上那些伟大教导者的真实状况。这促使我将自己接触过的远东大师们的情况讲述出来。在这些章节中，我不想描述一个新的信仰或宗教，只想将我们与大师们的交往简述出来，让人们看到他们教导中那些主要的伟大真理。

要想证实这些记录的真实性，恐怕得花和那次远程考察同样多的时间。确实，那些大师分散在一个广阔的地域中，而我们的玄学研究覆盖了印度、西藏、中国、波斯的一大片地区。

我们的考察队包括十一位富有经验的科学家。这些人都曾将自己生命中的绝大部分时间用于研究工作。我们已习惯于不接受任何未经检验的东西，也不会将任何未经验证的事看作是真实的。我们刚到那里时抱着全然的怀疑态度，而离开时却彻底信服与皈依了，以至于我们中有三人后来又回到了那里。他们决定留在那儿，直到能够过大师们那样的生活、取得与他们一样的成果。

那些给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巨大帮助的人总是要求说，如果我们将来出版回忆录的话，一定要用化名来称呼他们。我很乐意按他们的意愿去做。我将只叙述我看到的事情，尽量还原我遇到的那些人所使用的话语和表达方式。在这次考察中，我们曾与他们朝夕相处。

那时为了开展工作，我们必须满足他们提出的一些先决条件，其中一条是：我们必须凭理性承认我们所见证的所有事情都是真实的。在抓住要领之前、在聆听他们教导之前、在体验和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之前，我们不得要求他们做出任何解释。我们必须伴随在

这些大师身边，跟他们一起生活，用我们自己的眼睛去看。我们有权留在他们身边，想待多久就待多久，可以问任何问题，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对所看到的一切进行深入研究，并根据结果得出自己的结论。在此之后，我们可以自行判断我们所见到的究竟是事实还是幻觉。

他们从未试图对我们的任何判断施加丝毫影响。他们的主导思想始终都是：假如我们看得不够清楚以致不能信服，那他们就不希望我们相信所看到的事是真的。因此我对于读者也要如此行事——请他们随自己的心意来决定要不要相信后面的内容。

我遇到那位我将在本书中称之为“埃弥尔”的大师时，我们已经到印度快两年了，一直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我们的研究工作。一天我在城里的街道上散步时，被一群聚在一起的人吸引住了。这群人的兴致都集中在一个街头魔术师或者叫“江湖术士”的身上。那种人在这个国家很常见。我走到他们跟前，很快注意到身边有个上了些年纪的人。他显然跟其他观众不属于同一个阶层。

他看了看我，问我是否来印度很长时间了。我回答说：“差不多有两年了。”他对我说：“您是英国人吗？”我说：“不，是美国人。”

能遇到一个讲我母语的人，这让我又吃惊又高兴。我问他对这场表演怎么看。他回答说：“哦！在印度常有类似的表演。人们把这些人叫作江湖术士、魔术师或催眠师——那是有道理的。但在他们所有这些招数、花样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灵性意义，而这是只有少数人才能分辨出来的。毫无疑问，有一天它将使人受益。不过您所看到的只是原初真相的影子罢了。这个问题引起过很多评论，不过那些评论者似乎从未领悟到真理。而在这一切背后肯定是有个真理的。”

说到这里我们就分手了，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只偶尔见过几面。随后我们考察队碰到了一件麻烦事，让我们非常忧虑。几天后我又见到了埃弥尔。他问我为什么担心并跟我谈了我们面临的那个

问题。我很惊讶，因为我肯定没人在我们那个小圈子之外谈论过这件事，而他似乎对情况了解得很清楚，以至于我觉得他对整件事都了如指掌。既然人家都已经知道了，也就没什么不方便讲的了，于是我就对他畅谈了一番。他跟我说他认识与此事相关的一些人，会尽力帮助我们的。

一、两天之后，一切都处理好了，那个麻烦已不复存在。我们虽然对此感到惊异，但很快也就把此事忘掉、去想别的事情了。后来又出现了其它一些麻烦，而我已习惯于随意跟埃弥尔讲这些事。似乎每次我跟他谈过之后，我们的困难就消失了。我向埃弥尔介绍过我那些同伴的情况，但我很少跟他们谈起他。在这个时期，我已经读了不少埃弥尔选定的书——都是关于印度教历史的。我完全确信他是一位信徒。我的好奇心被唤醒了，兴趣与日俱增。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和他在田野中漫步。他叫我注意一只在我们头上盘旋的鸽子。他对我说那只鸽子是来找他的。他一动不动地站着，很快那只鸟就飞来落在了他伸出的胳膊上。埃弥尔宣称那只鸟给他带来了他那住在北方的兄弟的一个讯息。他那位兄弟也是这个教派的信徒，但他还没达到建立直接交流所需的意识状态，所以他就采用了这种方式。我们后来发现，这些大师有能力通过思想传输在彼此间进行瞬间的直接交流。按他们的说法，那是通过一种比电流或无线电报灵敏得多的力量来实现的。

我开始问他一些问题。埃弥尔向我展示：他能召唤鸟儿来到他身边，还能让它们飞往他指定的地方。花朵、树木会向他鞠躬。野兽会毫不恐惧地走近他。他曾分开过两只正在争夺一只小动物尸体的豺，而那小动物是刚被它们杀死的。他一走近，它们就停止了打斗，无比信任地把自己的头放在他张开的手掌上，然后平静地重又开始进餐。他甚至曾把这样一只猛兽交到我手里，让我拿着。

在那之后他对我说：“那个会死的、可见的‘我’是不能做这些事的。能做这些的是那个更真实、更深刻的‘我’，是你们称之为上帝的那个‘我’。是我之中的上帝、是通过我显现出来的那个

万能的上帝做到了这些。如果单靠我自己、单靠我那个会死的‘我’，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必须彻底摆脱外在的东西，才能让那个真正的我、那个‘我是’讲话和行动。通过使上帝的圣爱充分绽放，我能够做您所看到的那些事。让上帝的圣爱通过自我散播到一切造物之上，那就没有什么会害怕您，也不会有任何坏事发生在您身上。”

在这个时期，我每天都听埃弥尔讲课。他有时会突然出现在我房间里，即便我曾小心地锁上房门时也是如此。刚开始他这种任意出现在我那儿的方式令我不安，但我很快看出他认为我完全能谅解他。我习惯了他的做法，索性就让门开着以使他随意进出。我的信任似乎让他很高兴。对于他的教导，我不能全部理解，也不能完全接受。其实，即使不是我在东方的这些经历，对于别的事情我也从来都不能立刻接受。我得花好多年的时间去思考，才能明白那些大师们的生活中所蕴含的深刻的灵性意义。

他们做自己的工作时毫不炫耀，而是带着一种孩子般的极度纯朴。他们知道爱的力量会保护他们。他们培养这爱的力量，直到使大自然爱上他们并对他们非常友好。毒蛇和猛兽每年都杀死数千印度人，但这些大师显示出了如此强大的内在的爱之力量，以至于毒蛇和猛兽丝毫不会伤害他们。

他们有时居住在最荒僻的丛林中。也有时，他们以自己的身躯挡在某个村庄前面，以保护它不受凶残野兽的侵袭。结果他们毫发无损，而那个村庄也是如此。在必要时他们会在水上行走，会穿过火焰，会在不可见的层面中旅行，还会做许多其它事情。在我们看来，那些事都是奇迹，只有具备超自然力量的存有才能办到。

这些大师每日示范给我们的这种生活和教理，与“拿撒勒的耶稣”的生活和教理具有惊人的相似性。我们以为，人不可能直接从宇宙获取他每日的面包，不可能战胜死亡，不可能像耶稣在世时那样做出种种奇迹。可那些大师却常做这些事。他们每日所需的一切，包括食物、衣服和金钱，他们都从宇宙获取。他们战胜了死亡，以至于他们中许多人都活了五百多年。对此他们的证件可以作为确凿

的证据。印度教的各种流派似乎都源自于他们的教理。这些大师在印度为数不多，而他们知道其弟子的数量也必须严加控制。但在不可见的层面，他们可以影响无数信徒。他们的主要工作似乎就是在无形中散播开去，以帮助所有能接受他们教导的灵魂。

多年以后我们在这些地区开展了第三次远程考察，而埃弥尔所讲的教理成为了我们考察工作的基础。这次考察持续了三年半的时间。在此期间我们不断地与大师们一起生活、一起旅行，观察他们在印度、西藏、中国和波斯的日常生活与工作。

第一卷

第二章：大师在圣诞节的教导

我们的第三次远程考察是为了进行玄学研究。出发时，考察队员齐聚在波塔尔——一个偏远的印度小村庄里。此前我曾写信给埃弥尔，告诉他我们要到那儿，但没告诉他我们此行的目的以及参加者的人数。令我们大为吃惊的是，我们到达时发现埃弥尔和他的伙伴们已经为整个考察团准备好了住所，而且还知道我们的详细计划。埃弥尔曾在印度南方帮过我们很大的忙，而他从这时起提供给我们的帮助实在多得无法详述。这次考察的成功全要归功于他，也要归功于我们在旅程中遇到的那些神奇人物。

我们到达这次远程考察的起点波塔尔时，是1894年12月22日傍晚。而我们正式出发去考察，则是在圣诞节的早晨。那是我们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次出发。我永远不会忘记埃弥尔在那天早晨对我们说的话。尽管他没受过多好的英文教育，也从没离开过远东，但他用英语讲起话来却非常流畅。

以下就是他的讲话：

“我们这是在圣诞节的早晨。这个日子肯定会使你们想起“拿撒勒的耶稣”——那位基督——的诞生。你们大概认为他是被派来赦免罪过的，认为他象征着你们与你们上帝之间的一大中介。你们召唤耶稣，似乎是要他在一位神灵面前替你们说情，而那位神灵是严厉的，有时还爱生气，端坐在一个叫作‘天国’的地方。我不知道这个天国在哪儿——如果不是在你们自己意识之中的话。你们觉得无法接触到上帝，只有通过祂儿子这个不那么严厉、比较可亲的中间人才行。我们都把这位伟大而又高贵的存有称作‘受祝福者’，而今天这个日子就是纪念他来到世间的。

“在我们看来，这个日子的意义要深远得多。它不仅使人想起耶稣——那位基督——来到这世间，还象征着基督在每个人意识中的诞生。圣诞之日正意味着那位大师和伟大导师的诞生，是他将人类从物质的奴役和限制中解放了出来。这个伟大的灵魂来到地球上是为了圆满地向我们指出通向真正上帝的道路，而那个上帝是全能、全知、无处不在的。他让我们看到上帝是全然的仁慈、全然的智慧、全然的真实，是全然的一切。今天是其生日的那位大师是被派来向我们更好地指明：上帝不仅驻留于我们之外，也驻留于我们之内。祂从未与我们分开，也从未与其任何造物分开。祂始终都是一个公正、可亲的上帝。祂在一切之中，知道一切，了解一切，包含一切真理。我即使将所有人的才智都集于一身，也无法向你们说明这个神圣的诞生对于我们的全部意义，连很少的一部分都讲不出来。

“我们完全确信这位大师和伟大教导者的作用，并且希望你们将来也和我们一样确信这一点。他来到我们这里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生活——在这儿、在地球上的生活。他向我们指出：一切物质的限制都源于人类自身，绝不该将其解释为其它原因。他来使我们相信：他借以完成种种伟大事迹的他内在的基督，与存在于你们之中、存在于我之中、存在于所有人之中的内在基督是完全一样的。按照他的教理去做，我们也可以成就和他一样的、甚至更伟大的业绩。我们相信，耶稣是来向我们更清楚地表明：上帝是所有事物伟大的和唯一的起因。祂是一切。

“你们或许听说耶稣是在我们人类中间接受的初期教育。你们中有些人也许相信这一点。其实这并不重要。他所受的教育究竟是来自于人类还是来自于上帝——那万物唯一源头——的直接启示，这都没有关系。一个人接触到了上帝思想中的某一个念头并将其说了出来，难道其他人就不能再在宇宙中接触到这同一个念头了吗？一个人被某一念头所触动并将其表述了出来，这个念头并不因此就成为他的私有财产。如果他将这个念头拿过去并保存起来，那他还

有空间去接收其它的念头吗？要想接收到更多的，就得把已收到的送出去。假如把已收到的留下来，那就会造成停滞。比如一架产生水力的小车，如果它突然自作主张把推动它的水存留下来，那它立刻就不能动了。得让水自由地流过小车，这水才会有用，才会产生出能量。对人类来说也是如此。一个人接触到上帝的想法后，应该将其讲述出来以便从中获益。他也应该让每个人都受益以使人人都获得其应有的成长与发展。

“在我看来，那一切是作为上帝的直接启示而降临到耶稣身上的。毫无疑问，我们那些伟大的教导者也都属于这种情况。其实一切事物不都是来自于上帝吗？一个人能做到的，其他人不是也一样能做到吗？你们将来会确信：上帝总是渴望给出启示并总是准备这样做，就像祂曾为耶稣和其他人所做的那样。我们只要愿意让祂去做就行。坦率地说，我们认为人天生就是平等的。所有人都只是‘一’。每个人都能做出和耶稣一样的事迹，也都可以自己所处的时代去那样做。在这些事迹中没有丝毫神秘之处。那种神秘感只存在于人类对这些事的世俗想法之中。

“你们来到我们这里，多多少少带着怀疑的态度。我们相信你们会留在我们身边以看到我们的真实面貌。至于我们所做的工作以及取得的成果，我们听凭你们自行决定是否该承认其真实性。”

第一卷

第三章：身体的消失与重现

我们离开波塔尔前往阿斯玛赫。那是大约一百五十公里外的一个更小的村庄。埃弥尔指定了两个年轻人来陪同我们。这两个人都是非常典型的身强力壮的印度人。他们负责处理这次考察中的种种事宜，而他们表现出的那种极度的轻松自如和心态平稳，是我们以前从没有见过的。为了叙述方便，我将把他们称作贾斯特和尼普鲁。埃弥尔的年纪比他们大很多。贾斯特是这次考察活动的指挥，而尼普鲁则是他的助手，负责执行他的指令。

埃弥尔送我们上路时又嘱咐了一番。他说：“你们和贾斯特、尼普鲁一起出发去考察，由他俩陪同你们。而我要在这儿待几天，因为照你们那种移动方式，你们得花大约五天时间才能到达距此地一百五十公里的下一个重要考察点。我不需要那么长时间来穿过这段距离，而我会在那边迎接你们。你们愿不愿意留一个人在这儿，以观察和证实可能发生的事情？你们会先到一些时候，那个留在后面的人可以在十天后赶上你们的考察——最多十天。我们只是让他进行观察并报告他所看到的而已。”

我们就这样出发了。贾斯特和尼普鲁负责处理各种事项。他们以一种奇妙的方式把事情打理得非常好。每个细节都安排得恰到好处，如同一首乐曲般既节奏鲜明又准确无误。而且，在这历时三年半的远程考察期间始终都是这样。

贾斯特具有印度人的那种良好性格——非常高尚，又和蔼可亲，做事效率很高，从不夸夸其谈或自吹自擂。他做出指示时总是用一种平静得近乎单调的声音，而这些指令又总是会准确而又及时

地得到执行。这令我们赞叹不已。我们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他那良好的品性，并且常常议论这一点。

尼普鲁也是个品性极佳的人。他似乎会分身术，总是无处不在。始终沉着冷静的他，做事效率之高令人惊叹，一举一动都那么镇定和精准，既擅长思考又擅长行动。我们也都注意到了他的这种才干，也一直在谈论这个。我们的大师曾说过：“这两个人很出色。”当我们发现他们既能思考又能行动时，真是大大松了口气！

第五天将近下午四点钟时，我们到达了阿斯玛赫。埃弥尔果然如约在那里迎接我们。读者可以想像得到我们有多么惊讶，因为我们确信自己来时走的是唯一一条可以通行的路，而且采用的是最快速的出行方式。只有当地的邮车一辆接一辆地日夜兼程，才有可能比我们走得更快。而这个人呢？我们以为他上了年纪，绝不可能比我们更快走完这段一百五十公里的路程，然而他却已经在这儿了。我们自然迫不及待地同时向他抛出一连串问题。

以下是他的回答：“你们出发时，我对你们说过我会在这儿迎接你们，而我现在就在这儿。我想让你们特别注意的一个事实是：当人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中行动中，他是不受限制的。他不受时间和空间的约束。当他了解自己时，就不必花五天时间慢吞吞地走完一百五十公里的路程。人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中，可以瞬间跨越所有距离——无论是多么遥远的距离。片刻之前，我就在你们五天前离开的那个村子里。我的身体现在还放在那儿。你们留在那个村子里的同伴会告诉你们：我直到差几分钟四点时还跟他交谈过。我对他说我要出发来迎接你们，因为你们应该就要到了。你们的同伴现在还能在那边看见我的身体，而那个身体在他看来显得死气沉沉的。我这样做只是为了向你们表明，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离开自己的身体前来找你们。贾斯特和尼普鲁也可以像我这样旅行，但他们没有那样做。这是为了让你们更好地认识到我们也是普通人，与你们出自同源。这并不神秘。我们只不过更多地发展了伟大全能的天父给予我们的那些能力罢了。我的身体会留在那边直到夜幕降临。然后我会

把它带到这儿来，而你们的同伴也将启程，走上跟你们一样的那条路。他会按时到达这里。我们将休息一天，随后去一个离此地有一天路程的小村庄。然后我们再回到这里来与你们的同伴会面，听听他是如何向你们报告的。我们今晚在住处集合。现在我对你们说再见。”

这天晚上，当我们聚在一起时，埃弥尔未曾开门就突然出现在我们中间。他说：“你们刚刚看到我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这个房间里。你们会把这叫作魔术。但这里面根本没有魔术的成份。我要给你们做一个小小的实验。你们会相信这个实验，因为你们将亲眼看到那个过程。请你们靠近些。这是一小杯水。这水是你们中的某个人刚打来的泉水。在这水的中央形成了一粒极小的冰晶。请看：随着其它冰晶附着在上面，它变得越来越大。现在，整杯水都冻住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固定住了万有之中水的中央分子，直到这些分子成为固体。换句话说，我降低了它们的振动直到使之成为冰。而它们周围的所有粒子也都固化了，直至形成一整块冰。这同一个原理既适用于一杯水，也适用于一浴缸的水、一池塘的水、一个湖的水、一片海的水、我们这颗行星上所有的水。那会怎么样呢？全都会冻住，不是吗？但为了什么呢？什么都不为。有什么权力去这样做呢？只是为了应用一项完美的法则。但目的是什么呢？没有任何目的，因为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

“假如我非要把这件事干到底，那会怎么样？会有反作用。作用于谁的身上呢？作用于我身上。我知道那个法则。我所显化的会回到我身上。这是必然的，就像我必然能显化那个事物一样。因此我只显化好的事物，而好的事物也就会回到我这里。所以你们看，如果我一直试图冰冻下去的话，那冰冻早在我干完之前就会对我起反作用，而我就会被冻住。这样我就自食其果了——那是我的欲望结出的果实。而我如果显化好的事物，就永远会有好的收获。

“我今晚在这个房子里的出现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解释。在你们把我留在那儿的那个小房间里，我提高了自己身体的振动，直

到它回返到万有之中。我将它固定在那里。我们把这说成是将自己的身体交还给万有。一切本质材料都存在于那里。然后，我通过‘我的基督’这一中介，将自己的身体置于我的思想之中，直到降低它的振动并使它正好显现在你们能看到它的这个房间里。这有什么神秘之处呢？我不就是运用了天父通过祂那亲爱的儿子提供给我的能力、法则吗？而你们、我、所有人不都是天父的儿子吗？这其中有什么神秘之处呢？根本没有。

“你们回想一下那粒芥菜籽以及它所象征的信仰吧。这个信仰来自于万有，是通过已在我们每个人之中诞生的内在基督而来到我们这儿的。它就像一个极小的颗粒，通过基督进入我们之中。那基督是我们的超意识思维，也是我们的接收装置。这时要把那个颗粒运送到山上——我们的最高点，也就是头顶——并把它固定在那儿。然后就应该让圣灵降下来。这样指挥部就被安置在这里了。你要以你的全部心灵、全部灵魂、全部力量、全部思想去爱你的天主。好好想一想，你们做到了吗？心灵，灵魂，力量，思想。做到这一点之后，就把一切都交给上帝、交给圣灵吧，交给这个生机勃勃、将我充满了的圣灵。此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

“这个圣灵会以多种方式显现出来，经常会显现为前来敲门、试图进入的小小实体。应该接纳它们，应该让这圣灵与那粒微小的信仰的种子结合在一起。祂会围绕那种子转动并聚集在上面，就像你们看到的那些冰粒附着在中央冰晶上一样。这个整体会增长起来，一块又一块、一层又一层，就像那块冰一样。接下来必定会发生什么呢？那个信仰将显露出来，显现出来。我们这样继续下去，让那信仰不断增长并把这信仰的幼芽显现出来，直到我们可以对困难之山说：‘从那儿移开，投入海里去。’而那将会实现。你们愿意把这叫作第四维度或别的什么都行。至于我们，我们把这称为‘通过我们自身之中的基督所显现的上帝’。

“基督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诞生的。玛利亚——那位模范母亲——感知到了祂的完美典范，将其固定在自己的思想中，然后在自

己灵魂的土壤里将其孕育了出来。祂在那里存留了一段时间，随后便作为完美的基督孩子、头生子、上帝的卓越之子而显现了出来。他母亲喂养他，保护他，把自己最好的给他，照看他，疼爱他，直到他从孩童成长为青年。基督就是这样来到我们这里的，先是作为生长在我们灵魂土壤中的一个理想典范，而那片土壤也是上帝所在的中心区域。然后祂作为完美典范被固定在思想中，再作为完美孩子而出生、显现。这就是那个叫作耶稣的新生儿。

“你们已经看到了这里所发生的事，可你们并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不会因此而责备你们。我看出在你们某些人的思想中有认为这是催眠术的念头。我的兄弟们，这就是说你们中有人今晚虽然看到上帝固有的能力显露了出来，却并不相信能运用所有这些能力。你们曾经以为是我控制了你们的思想和视觉吗？你们以为我如果想蒙骗你们的话，可以把你们全都催眠吗？你们可是全都看到了事情的经过的！你们的《圣经》里不是记载着耶稣进入了一个关着门的房间吗？我做了和他同样的事。你们可曾以为耶稣大师也需要借助催眠术吗？他那是运用了上帝赋予他的能力，就像我今晚所做的这样。我所做的，你们每个人也都能做到。没有一件是你们做不到的。也并非只有你们能做到，过去和现在出生于这个世界上的孩子全都拥有同样的能力。我一心想让你们头脑中的一切都变得清楚明晰。你们是独立的个体，不是大人物也不是机器人。你们有自己的自由意志。耶稣不需要催眠术，我们也不需要。你们如果愿意怀疑我们，那就去怀疑好了，直到你们能充分认定我们是诚实的或者是虚伪的。眼下先把催眠的念头抛开吧，至少先别去考虑它，直到你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之后再说。我们只要求你们保持思想的开放。”

第一卷

第四章：神奇的分身术

我们下一趟出行是去附近的一个地方，然后再返回这里。所以我们把大部分行李留在了当地，于第二天早晨出发前往大约三十五公里外的一个小村庄。这回只有贾斯特陪同我们。那条小道不太好走，有时曲曲折折地穿过当地特有的茂密森林，走起来很困难。这地方的地势起伏不平。那条小道看起来很少有人走。

我们有时得在野葡萄丛中开辟出道路来。每次前进得比较慢时，贾斯特就会显得不耐烦。我们都为此感到吃惊，因为他从前是心态那么平稳的一个人。在这三年半的时间里，他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失去镇静。后来我们明白了他为什么会那样。

我们在当天傍晚到达了目的地。这时我们又累又饿，因为一整天都在忙着赶路，只在中午吃饭时短暂休息了一会儿。

在日落前半个小时，我们进入了那个有两百名居民的小村庄。当贾斯特陪我们前来的消息传开后，村子里老老少少所有的人都来看我们，连他们的牲畜也都跟来了。虽然我们也引起了他们的一点好奇，但我们立刻看出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贾斯特身上。每个人都怀着深深的敬意向他行礼。他讲了几句话之后，大多数村民都回去忙自己的事儿去了。贾斯特问我们，在人们为我们准备过夜的地方时，我们愿不愿意陪他出去一趟。我们中有五个人说宁愿休息一下，因为白天太累了。其余的人以及几个村民则跟着贾斯特走向村子周围那片林间空地的另一端。

穿过那片空地后，我们进入了丛林之中。很快我们就在那里碰到了一个躺在地上的人形物体。起初我们以为那是一具尸体，但再一看就发现那个姿势更像是平静地睡着了，而不是死了。那张面孔

正是贾斯特的面孔。这让我们惊呆了。当贾斯特走到跟前时，那个身体突然活了并站了起来。这个身体和贾斯特面对面地站了一会儿。不可能有错——这两个都是贾斯特。随后突然之间，那个陪我们前来的贾斯特消失了，只剩下一位存有站在我们面前。这一切的发生都是说时迟、那时快。面对这么惊人的事件，没有一个人问得出问题来。

那五个情愿留下休息的人这时跑到了这儿，而我们并没有叫他们过来。后来我们问他们为什么上这儿来，他们的回答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能想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发现我们全都站起来在往你们这儿跑。”“没人想得起来曾接到过什么信号。”“我们发现自己在朝你们这儿跑。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时已经跑出了很远。”

我们中有一个人大声说道：“我真是大开眼界啊，都看到了死亡之谷另一边的景象。这么多奇迹显现在我面前，我简直都无法思考了。”

另一个人说：“我看到全世界战胜了死亡。”这时一句引语异常清晰地出现在我脑海中：“最后一个敌人——死亡——将被打败。”刚才发生的事不就印证了那句话吗？在这如此伟大而又单纯的智慧面前，我们的心智显得多么渺小啊！而我们以前还妄自尊大地认为自己才智过人呢。其实我们只是些小孩子。我开始懂得了那句话：“你们得重新出生才行。”这话真是太对了！

读者能想像得出我们的惊愕与困惑。就是这个整天陪着我们、为我们服务的人，竟能一边把工作做得无可挑剔，一边又让自己的身体躺在地上以保护一个村庄。这让我们不由得回想起那句话：“你们中最高贵的，将是为其他人服务的那个人。”从那一刻起，对死亡的恐惧就从我们所有人心中消失了。

当地人习惯于在一个村庄受到偷农作物的人或动物侵扰时，在那村庄前面的丛林里放置一个身体。这样一来那村子就可以免受那些两足或四足偷盗者的掠夺，就仿佛位于文明世界的中心一般。显

然贾斯特的身体已经在那儿放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头发长得像野草一样，里面还有当地特有的一种小鸟做的几个窝。它们在那儿筑了巢，养育了它们的小宝宝，而那些小鸟也已长大飞走了。这足以证明那个身体已经一动不动地在那儿躺了多长时间。那种鸟可是非常胆小的，稍受惊扰就会弃巢而去。可见它们曾经多么依恋和信任那个身体。

在印度，那些吃人的老虎使村民们非常害怕，以致他们有时会停止一切抵抗并认为自己命中注定就该被吃掉。而那些老虎就直接进入村子里去挑选它们的牺牲品。正是在那样一个村子前面，在一片茂密的丛林中央，我们后来看到过另一个人的身体出于保护的目的地而躺在那里。那个村子曾受到一些吃人老虎的袭击，有近两百名居民被吞食。我们看到一只这样的老虎似乎极其小心地从那个躺在地上的人体的双脚上迈过。我们中有两个人对那个人体观察了近三个月。当他们离开那村子时，那个人体仍完好无损地待在原地，而村民们也未受到任何袭扰。那个人自己后来在我们对西藏进行远程考察时来与我们会合了。

这天夜里，我们的营地中弥漫着一股强烈的激动情绪，以至于除了贾斯特睡得像个孩子般香甜外，再没有一个人能合得上眼。我们中时不时地有人起身去看他睡觉，然后再回来躺下，一边对旁边的人说：“掐我一下，好让我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醒着。”此外我们还不时说些更令人兴奋的话。

第一卷

第五章：青春永驻的奥秘

我们天一亮就起了床，当天便返回出发地，刚好在天黑前到达了那里。我们把营地扎在一棵大榕树下。第二天早晨，埃弥尔来向我们问好。面对我们提出的一大堆问题，他回答说：“对你们的提问我并不感到奇怪。我会尽力来回答，但有些问题要等你们更好地了解了我们的工作时才能予以解答。请注意我是在用你们自己的语言来向你们阐述那作为我们信仰基础的重要原理。

“当每个人都了解了实相并将其准确地阐明出来时，很清楚，一切形态都来自于同一个源头。难道我们不是与上帝——那万能的思想实体——永久地联结在一起的吗？难道我们不是全体组成了一个大家庭吗？无论处于哪个等级或信奉哪个宗教，每个孩子、每个人不都属于这个大家庭吗？

“你们问我是否能避免死亡。我要用佛陀的话来回答：人的身体是从一个单个细胞开始构建起来的，就像植物和动物的身体一样。我们喜欢将植物和动物称作是较为年轻的、进化程度较低的兄弟。那个单个细胞就是身体的微小单元。通过反复生长与分裂，这个极小的唯一的细胞最终变成了一个由无数细胞构成的完整的人类存有。这些细胞出现了分工以具有不同的功能，但它们都保留着那个原初细胞的某些基本特征。我们可以把那个原初细胞看作是生命火种的携带者。它将这上帝的潜在火焰、这一切活的造物的生命力，一代又一代地传递下去。它的祖先可以绵绵不断地追溯到我们行星上刚出现生命的时候。

“这个原初细胞具有永恒的青春，而那些聚集成身体形态的细胞又怎么样呢？那永恒的青春、那生命的潜在火焰，是这个原初细

胞的特征之一。身体的那些细胞在多重分裂的过程中，保留了这个特征。然而这个身体却只是作为那原初单个细胞的守护者而在短暂的生命期间运作着。你们现在对生命的构想就是如此短暂。

“我们从前的教导者们通过神的启示已经察觉到：动物界与植物界的生命反应是基本相同的。不难想像他们如何在榕树下教诲他们的弟子，对弟子们说出类似这样的话：‘在我们的树木兄弟身上，生命进程的各个阶段与在我们身上是一样的。看看最古老的榕树上长在末梢的叶子和嫩芽吧。它们不是很年轻吗？年轻得就像这棵巨树从中萌发出来的那颗种子一样。它就是从那颗种子出发，向生命奔去的。既然人类与植物的生命反应是相同的，那么人就肯定能从植物的经验中获益。正如榕树的叶子和嫩芽像这棵树的原初细胞一样年轻，组成人身体的细胞群也就并非注定要逐渐失去活力以致死亡。和那个卵细胞或原初细胞一样，它们能保持年轻、永不衰败。事实上，身体没有理由不像那产生它的生命种子一样年轻、充满活力。这棵榕树一直在生长。它象征着永恒的生命。它只会由于事故而死亡。不存在任何衰老的的自然法则。不存在任何可能损害榕树细胞生命力的衰老进程。对于人类的神圣形体来说也是如此。对人的形体来说，除事故之外不存在任何死亡或衰老的法则。没有任何不可避免的人体细胞群的衰老进程能够使一个人渐渐地不能动弹。因此死亡只是一个可以避免的事故。’

“疾病其实首先是健康的缺失（在印度语中健康被称作‘Santi’）。Santi 是甜蜜而又愉快的精神安宁通过思想在身体中的反映。人们通常会遭遇老年性衰退，而这个词表明人们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其实是他们思想和身体的病态。适当的精神态度甚至可以让人们避免那些事故。佛陀说：人们可以保持身体的强壮并获得自然的免疫力以对抗所有传染病，比如瘟疫或流感。佛教大师们可以吞下病菌而丝毫不会生病。

“你们要记得，青春是上帝植入人的神圣形体之中的爱的种子。实际上，青春是人之中的神性，是灵性的、奇妙的生命，是唯

一有活力的、有爱的、永恒的生命。衰老则是反灵性的、丑陋的、致命的、不真实的。恐惧、痛苦、悲伤的想法会造成那被称为‘衰老’的丑态。而欢乐、爱、完美的想法则会造就那被称为‘青春’的美态。年龄只是一个外壳，里面装着真理的钻石，装着青春的珍宝。

“你们要练习获得儿童的意识。观想出你们自身当中那个神的孩子。在睡觉前，要意识到你们拥有一个充满灵性欢乐的、总是年轻而又美丽的身体。想想你们的才智、你们的眼睛、你们的鼻子、你们的嘴巴、你们的皮肤，也想想那个神的孩子的身体。从现在起，从今晚起，这一切就在你们自身之中，是灵性的而又完美的。在平静地入睡睡前，通过冥想将前面那些再确认一遍。第二天早晨起床时，高声对自己说出这句暗示性的话：‘好了，我亲爱的某某……，在你之中有一位神圣的炼金师。’

“通过这些确认所产生的力量，一个夜间的蜕变就会发生。圣灵会从内在充分成长起来，浸透那个灵性身体，充满这座神殿。这位内在的炼金师已经促使陈旧的细胞脱落下去，让新皮肤的金色种子显露了出来，而这新的皮肤是永远年轻、永远新鲜的。事实上，显现出神圣的爱，这就是永恒的青春。那位神圣炼金师就在我的神殿之中，不断制造着年轻而又奇妙的新细胞。这青春之灵就在我的神殿里，在我神圣的身体形态里。一切都很好。Om Santi! Santi! Santi!（安宁，安宁，安宁！）

“要学会像孩子般甜蜜地微笑。一个发自灵魂的微笑就是一个灵性上的放松。一个真正的微笑有着无限的美。这是那位内在的不朽大师的艺术作品。应当这样说：‘我向全世界发送好的想法。愿全世界都感到欢乐并受到祝福。’开始做一天的工作前，要确认在你们自身当中有一个完美的、神圣的形体。要这样说：‘我现在的状态正如我所愿。我每天都观看我那奇妙的存在状态，以将其注入我的身体，使其显现出来。我是神的孩子。上帝供给我之所需——现在是这样并永远是这样。’

“要学会振动起来。要确定那无限的爱充满了你们的思想，要确定那爱的完美生命使你们的整个身体都振动了起来。要让你周围的一切都明亮而又灿烂。要培养幽默感。要享受阳光。

“这些话都来自佛教大师们的教导。他们的教理是已知最古老的，可以追溯到史前几千年前。甚至在人类掌握最简单的文明技艺之前，那些大师就已经在各处用语言和示范来教导最佳的生活方式了。

“等级制政府源自于这种教导，但那些领导者很快便背离了‘是上帝在通过他们而显现’这个理念。他们自以为是业绩的创造者……他们再也看不到灵性层面，忘记了一切都来自唯一的源头——上帝，于是他们便只显现出个人的和物质的面向。这些领导者自私的想法引发了巨大的不合与极端的思想分歧。在我们看来，这就是巴别塔的含义。

“在漫长的岁月中，佛教大师们保留住了那个神启。它揭示出上帝是如何通过所有人和所有造物显现出来的。它揭示出了上帝借以显现的真正方法。他们始终记得上帝是一切并通过一切而显现。他们从未背离过这一教理，因而将真理的重要基础保存了下来。”

第一卷

第六章：静默寺的启示

翻越喜马拉雅山之前我们有大量工作要完成，因而阿斯玛赫村在我们看来是最佳的大本营。留在波塔尔以观察埃弥尔的那位同伴来这里与我们会合了。他告诉我说：在埃弥尔要来阿斯玛赫迎接我们的那天下午，他与埃弥尔一直交谈到将近四点钟的时候。那时埃弥尔说他得去赴约了。他的身体立刻变得死气沉沉的，像睡着了一样躺倒在一张小床上。他以这个姿势待了近三个小时，随后渐渐变得模糊不清并消失不见了。这正是那天晚上埃弥尔在阿斯玛赫的住处与我们见面的时候。

这个季节对我们来说还不适合开始翻越山口。我所说的“我们”是指我们这支小分队的成员。到后来我们简直觉得自己就是些累赘。我们那三位伟大的大师朋友本可以用比我们少得多的时间跨越那些路程，但他们中没有一人因此而抱怨。我说他们“伟大”是发自内心的，因为他们的的确确非常了不起。

我们从阿斯玛赫出发去了很多地方，有时是和贾斯特一起去，也有时是和尼普鲁一起去。我们时时处处都在见证着他们的卓越品质。有一次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村庄。那里有一座叫作“静默寺”的庙宇。它也被称为“非人力建造之寺”。那村子里有这么一座寺庙以及僧人们的房舍。在这村子所在的地方，从前曾有过一个几乎被疫病和猛兽完全毁掉了的村庄。埃弥尔、贾斯特和尼普鲁陪同我们去了那里。他们告诉我们：当年大师们来到这个地方时，只在三千居民中找到了很少几位幸存者。他们给这些人治了病，此后猛兽和疫病就都消失了。那几位幸存者许下了心愿：假如他们能躲过此

难，就要成为上帝的仆人，以上帝指定的方式为上帝服务。大师们离开了那里。后来当他们回来时，发现那里建起了这座寺庙，而僧侣们也在履行他们的职责。

这座奇妙的寺庙坐落在一个高地上。从那里可以俯瞰这地方的一大片区域。它是用白色石头建成的，有六千年的历史。它从不需要修缮。如果你从上面弄下一小块石头的话，它会自动修复。我们做过这样的试验。

埃弥尔说：“这就是静默寺——力量所在之处。静默是力量的同义词。当我们抵达自己思想中的静默之地时，就到达了力量所在的地方。在那里一切都是一体的，都是一个力量。正如上帝所说的：‘你们要静默下来，要知道我是上帝。’分散的力量相当于声音，而凝聚的力量相当于静默。当我们集中力量时，当我们把力量带回到唯一的能量中心时，我们就在静默中接触到了上帝。我们是与祂联结在一起的，因此也与一切力量联结在一起。这就是人类所继承的财富。‘我的天父与我是一体的。’

“与上帝的力量联结在一起的唯一方式，就是有意识地去接触上帝。这不能从外部进行，因为上帝是出自内在的。‘天主在祂的圣殿里。愿整个大地在祂面前静默下来。’

“让我们避开外在而走向内在的静默吧，否则别指望与上帝进行有意识的连接。这样我们就会懂得祂的力量是交由我们支配的。我们就会不断地运用这力量，就会知道我们与祂的力量联结在一起，就会看透人性。人们就会放弃虚幻的自尊，看到自己的无知与渺小，最终准备好去学习。人们会明白骄傲自大的人什么都学不会，只有精神谦卑的人才能觉知到真理。人们会真正脚踏实地，不再失足跌倒。这样人们就会懂得怎样保持平稳与坚定。

“刚开始可能难以明白上帝是唯一的力量、唯一的实体、唯一的才智。但随着人们逐渐掌握上帝的真正本质并积极地将其显现出来，人们就会习惯于不断运用这力量——用它来吃饭、跑步、呼吸，用它来完成自己生命中的重大任务。人们之所以未曾做出上帝的伟

大业绩，是因为人们不懂得上帝的力量是无限的，也不知道可以用这力量来做出业绩，哪怕是很小的业绩。

“上帝既不听我们滔滔不绝地讲话，也不听我们徒劳地反复叫嚷。要通过我们内在的基督去寻找祂。这内在的基督是我们自身中所具有的与上帝之间的无形纽带。当一个灵魂诚恳地向上帝开放，真心实意地崇敬祂时，祂就会倾听这个灵魂的呼唤。无论谁隐秘地与天父接触后，都会从自己全部愿望的实现中看出上帝的力量。因为天父会公开奖赏那在灵魂的隐秘之处追寻祂并待在那里的人——无论那人是谁。耶稣不就多次暗示过他与天父之间的这种单独接触吗？他不断地、有意识地为自己保持着这种接触。他跟天父讲话，就像跟一个真实存在的对话者讲话一样。这种秘密的内在联系给了他多么大的力量啊！他曾确认：上帝不在烈火、风暴或地震中说话，而在我们灵魂的最深处以一个细小的平静的声音说话。

“这个理念会给我们带来精神上的平稳。我们将学会把一个想法一直想下去。旧的想法消失了，又有新的相应而生。我们很快会发现这个方法是多么简单、有效。我们会习惯于将所有棘手问题归拢到一起，以便在静默时对它们加以思考。我们或许不能把它们全部解决掉，但我们会熟悉、了解它们。我们将不必再整日匆匆忙忙地努力奋斗，心中却茫然不知目的何在。

“对人们来说，没有比自己更陌生的人了。如果一个人想了解这陌生人，他就得走进自己的工作间，把房门关好。他会在那儿碰到自己最危险的敌人并学会制服这个敌人。他也会在那儿碰到他的真我、他最忠实的朋友、他最智慧的老师、他最可靠的顾问……那仍然是他自己。这是燃烧着上帝永恒火焰的祭坛，而这上帝是一切仁慈、一切力量、一切能力的源头。他将会知道上帝驻留在静默的最深处。也是在那儿，在自我的深处，驻留着那圣中之圣。在那里，人的一切愿望都存在于上帝的思想之中，因而与上帝的某一愿望混合在一起。我们可以在那里感觉到、体验到上帝与人之间、圣父与

圣子之间、精神与肉体之间的亲密联系。我们会在那里看到虚假的二元性只存在于人类意识中，因为事实上是合为一体的。

“上帝充满天空与大地。这是静默中出现在雅各面前的重大启示。那时他正在物质性的石头上睡觉。在一个鲜明的神启之中，他觉知到外在只是内在构想出的景象的显现。他对这个神启的感受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喊道：‘天主（法则）肯定就在这里（在大地与身体之中）。我以前竟不知道。这儿是神的殿和天的门。’和雅各一样，人们也将会懂得天的门是通过他们自己的意识打开的。

“雅各在这神启的画面中看到了那架‘意识之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在这梯子上攀登，然后才能进入那隐秘而又静默的至高之处。我们必须看到自己处于一切造物的中心，与所有可见及不可见的事物联结在一起，沉浸在那无处不在的上帝之中并来自于祂。

“雅各在这个画面中看到那梯子连通天与地，而上帝的天使们在这梯子上上上下下。这代表上帝的想法由理念下降为形态，然后又再次上升为理念。耶稣也接到过同样的启示——当‘天空向他打开’并向他揭示出那奇妙的显现法则时。根据这一法则，在上帝思想中构思出来的想法离开那里以显现在形态中。这个法则被完美地揭示给了他，以至于他立刻就看出：可以通过改变对一切形态的意识状态来转化、改变这些形态。

“他首先尝试把石头的形态转化为面包的形态，以给自己充饥。而他在接到那个启示的同时，也收到了对于这个显现法则的准确解释。石头和所有可见的形态一样，是来自于万有思想实体，也就是说来自于上帝。它们是上帝思想的真实显现。一切被想望、但还不具有形态的事物，都存在于这个万有实体当中。这万有实体是准备好去创造的，是准备好去显现以满足一切愿望的。面包必然会被创造出来。这表明构成面包的物质是可以得到并加以支配的，而且其数量是无限的。一切事物的物质或本质都可以转化为面包或石头。当人想要的是好的事物时，他的愿望就是上帝的愿望。就是说环绕在我们周围的那个万有实体包含着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源泉，可以提供满足一切良好愿望所必需的东西。我们只需学会运用上帝提前为我们创造的这些东西即可。祂希望我们运用这些东西从而免受限制，从而变得‘逍遥自在’。当耶稣说‘我是门’时，他的意思是说每个灵魂之中的‘我是’都是一扇门，而上帝——那个伟大的‘我是’——就通过这扇门来经由每个人显现出祂的生命、祂的力量、祂的本质。‘我是’的显现有一个独特的模式，包含四个阶段：理念、想法、话语、行动。这个力量、这个本质、这个才智、这个永恒的神是由人的意识来塑造成形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大师曾说：‘事情成败全看你们的信仰是否坚定。’他还说过：‘对于相信的人来说，一切皆有可能。’

因此上帝是作为力量、本质、才智而存在于灵魂之中的。同时，祂也作为智慧、爱和真理存在于精神之中。我们曾看到上帝通过人的意识呈现出来。而意识，就是人。人的意识沉浸在上帝的无穷思想之中。它来自于那思想中存在的理念、信仰。正是相信自己已与圣灵分离的这个意识，导致了肉体的衰老与死亡。要知道圣灵就是一切，而形体一直都是来自于圣灵的。这样你们就会懂得：产生于圣灵的就是圣灵。

“意识向我们揭示出的第二大真理就是：每个人都是上帝思想的一个理念，都作为一个完美的想法而被固定在这个思想之中。没有一个人是自我构想出来的。我们全都被完美地构思出来的。我们始终都是上帝完美思想中的完美造物。当这个想法占据了我们的意识时，我们就会接触到上帝的思想，并能自己去构想上帝为我们构想出的那一切。这就是耶稣所说的新生。这就是静默送给我们的厚礼。与上帝思想的接触使我们得以经由这思想去思考，得以了解我们真实的存在状态。人可以通过真正的冥想与上帝的思想相接触，并由此将其真正显现出来。

“目前，由于人们的信仰不正确，人们对上帝思想的显现也是不正确的。然而，无论显现的形态完美与否，其实质都仍然是上帝的力量、本质与完美才智。要改变的并不是形态的实质，而是赋予这

实质的形态。为此，就应该更新我们的思想，将不完美的理念转化为完美的理念，将人的思想转化为上帝的思想。因此找到上帝、与祂接触、与祂融合、将祂显现出来，是会使人大大受益的。

“静默的重要性也非常大。应当迫使个人的胡思乱想静默下来，从而让上帝的思想能以其全部光辉照亮人的意识。那时我们就会知道和煦的（使人受益的）阳光如何升起并在其羽翼间带来疗愈。上帝的思想充满人的意识，就像阳光充满阴暗的房子一样。那万有的思想渗入个人的思想之中，就像纯净的空气进入一个封闭的场所一般。那大的与小的会混合在一起，那小的可以借此与那大的融合为一。小的与大的之间的分离导致了不纯洁，而它们的结合则会产生纯洁。在它们结合之后就只有一种纯净的空气了，既有益又健康。这就是上帝的单一性以及一切事物与祂的合一。与上帝的分离造成了罪恶、疾病、贫困和死亡。而与祂的融合则会带来健康。

“天使们从那意识之梯上下来——这象征着单一性的中断。而天使们沿着那梯子往上走，则象征着重建单一性。往下走是好的，因为这样单一性便能通过多样性显现出来，却不带有分离的观念。当人们置身于外部、以个人的观点去看待那多样性时，人们会错以为那就是分离。每个灵魂的主要任务就是将其个人观点提升到一定的意识高度，直至其个人观点能够与一切融合在一起。所有事物都可以交汇于某一相同的音调或地点。在意识之中的那个地方，我们明白一切可见与不可见的造物都是源自于上帝的。

“那么我们现在到耶稣显现圣容的那座山上去看一看。我们先看到耶稣以及摩西和以利亚。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的是基督（人了解上帝的能力）、法则和预言。我们想给他们建造三座圣殿。然而这景象的深层含义显现了出来——它是要让我们看到人的永恒不朽。于是我们明白了：人永不会失去他与上帝的同一性。人与上帝的合体是永生不死的。这时摩西（法则）和以利亚（预言）就消失了，只有那位基督独自高高地站在那里。我们懂得了只需建造一座圣殿，就是给那居于我们内在的上帝。这时圣灵充满了我们的意

识，而对于罪恶、疾病、贫困和死亡的肉体幻觉都不复存在了。这就是静默的重要目的。

“至于这座庙宇，你们可以从它上面砸下一块并看到那个破损的地方能瞬间自动修复。这其实正象征着身体这座庙宇。耶稣曾讲到过这个。我们应当把这座非人力建造的、天上的永恒庙宇显现于此，显现于大地之上。”

第一卷

第七章：创造一切所需

我们回到阿斯玛赫时，看到那里聚集了许多外乡人。他们都来自附近地区，准备去一个约四百公里外的村子朝圣——有一些大师要为此而聚在那里。这使我们感到吃惊，因为我们去那边旅行过，在距此一百二十公里处曾看到那条路没入一片沙漠之中。而那片沙漠其实是一块高原，上面覆盖着随风移动的沙丘，植物非常稀少。过了这片沙漠之后，那条路延伸到一座构成喜马拉雅山分支的小山脉上。当晚我们被邀请参加这次朝圣，定于下星期一出发。人家告诉我们说不用带那些最重的行李，因为我们不必翻越喜马拉雅山主山脉就会返回阿斯玛赫。

贾斯特和尼普鲁自然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星期一这天，我们一大早就加入了那三百名朝圣者的行列中。他们大多数患有残疾，希望能把这些病治好。本来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但到星期六突然来了一场我们此生遇见过的最可怕的暴风雨。倾盆大雨下了三天三夜。这雨似乎预示着夏季的来临。我们暂住在一个很舒适的地方，倒是一点没受这场暴风雨的侵扰。但我们主要担心的是食物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假如继续耽搁下去的话，所有相关人员都会在这方面遇到很大麻烦。事实上，这些人都只带了旅程中必需的一点食粮，而没有考虑到一旦被拖延在路上该怎么办。行程的延迟对我们来说尤其是个严重问题，因为我们看不出除了返回阿斯玛赫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补充我们的给养。而要返回阿斯玛赫，就意味着得走上近两百公里的路，其中大部分路程还得穿越前面描述过的那片沙漠。

星期四早晨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我们考虑重新上路。但有人告诉我们说最好等路干了、河里水位下降了再走，那样路上会好走一些。我们中有一个人说出了大家心里都有的忧虑——就是担心我们的食物会吃光。这时负责给养的埃弥尔来对我们说：“用不着担心。上帝会照顾祂的造物，无论大小。难道我们不是祂的造物吗？你们看这几颗麦粒——几粒小麦的种子。我种下它们。这个行为表明我需要小麦。我在我的精神中培育小麦。我执行了那个法则，而小麦将按时生长出来。收获小麦的自然过程是漫长而又艰辛的。难道我们必须这样苦等小麦的缓慢生长吗？”

“为什么不求助于一个更高、更完美的法则来让小麦生长出来呢？那只需静心冥想，观想出理想的麦子，而这些就是可以拿去磨粉的麦粒了。如果你们不相信，就拿一些去把它们制成面粉、做成面包吧。”

这时，我们面前的确出现了成熟的去壳的麦粒。我们拿了这些麦粒，准备去磨成粉、做成面包。而埃弥尔继续说道：“你们已经看到了并且相信了。但是为什么不求助于一个更加完美的法则以产生出一件更加完美的物品——也就是我们正需要的面包呢？你们将看到这个更加完美的法则（你们或许会说是更加玄妙的）使我能够造出我正需要的东西——面包。”

就在我们听得入迷时，一个大大的圆形面包出现在了埃弥尔的双手中。随后又有一个个面包出现。他把它们放在桌子上，直到那里有了四十个面包。埃弥尔留心观察着。他说：“你们看，这已经够所有人吃的了。假如不够的话，还会有别的面包出现，直到有富余为止。”

我们把这些面包都吃了，发现它们很好吃。

埃弥尔继续说道：“当耶稣在加利利问腓力：‘我们该到哪儿去买面包呢？’那是为了考验他。其实耶稣很清楚用不着去买众人需要的面包，也用不着到当时的集市上去弄面包。他抓住这个机会向其信徒们展示：他能借助圣灵来获取面包或使面包变大。有多少

次人们都抱有和腓力一样的世俗观念！他就和当今的人们一样小心计算着：‘我有多少多少面包，有多少多少食物，有多少多少现钱。’

“耶稣已确认：当人在基督意识中生活时，这个人是不受限制的。他把目光转向上帝——那万有一切的源头和创造者，感谢祂让人们总能获得必要的力量和材料以满足其所有需要。然后他掰开面包，让他的信徒们将其分发下去。当所有人都吃饱后，剩下的还装满了十二个篮子。耶稣自己吃饭或给别人提供饭食时，从不计算身边的人会剩余多少。他教导我们：可以在万有实体中获得我们的食物。那里有一切储备。我们只需把这实体材料显现出来以创造一切。

“以利沙也正是这样来使那寡妇的油增多的。他并没有求助于某个有多余的油的人，假如那样的话他所得的油将是有限的。他与万有进行联系——在那里油多得只怕容器盛不下。如果有足够多的瓶子来盛的话，那油会一直流到我们现在。”

埃弥尔又说道：“这里不存在任何催眠现象。你们中没有一个人有被催眠的感觉。但是存在着自我催眠，尤其是当你们认定没有人能做出上帝的伟大工作、也没有人能创造出自己想要的环境与物品时。其实你们所需要的不正是创造的愿望吗？但你们没有让自己大有作为、按照上帝的意愿去创造，而是缩在自己的壳里对自己说：‘我做不到。’通过自我暗示，你们最终相信自己是一个与上帝分离的个体。你们偏离了自己的完美道路，错过了你们被创造出来后应去达到的目标。你们没有让上帝像祂所希望的那样通过你们而显现出来。

“耶稣大师曾说过：‘我做出的事迹，你们也能做出来。你们甚至能做出更大的事迹来。’人在其真实的领域中，是上帝之子。耶稣在大地上的真正使命就是要表明：在这个领域中人能够像上帝那样完美、和谐地进行创造。当耶稣令那盲人在西罗亚的池中清洗自己的双眼时，不正是为了让众人都睁开眼睛并向他们表明：他被天父派来就是为了完全像天父那样去创造吗？耶稣想要让我们每个人都通过认识到自身和他人之中的基督而做到这一点。

“我还可以更进一步。我得到并拿在手里的这个大圆面包像被火烧了一样地消失了。这是怎么回事？是我错误地运用了那个实现我理念的完美法则。我烧掉了我使之产生的东西。这样做时，我滥用了那个完美法则，而它就像音乐法则一样精确。如果我继续滥用它的话，那么这个法则将不仅会烧毁我的创造物，也会烧毁我这个创造者。

“那个面包真的被毁掉了吗？其实只不过是它的形态发生了改变而已，因为它已不再是一只圆形大面包，而是一点点残余的灰烬。这只圆形大面包难道不是返回到它出自于其中的万有了吗？现在它难道不是处于未显现的状态、等待着再次显现出来吗？由于火灾、衰老或别的原因而从我们视野中消失的所有形态，不都是属于这种情况吗？它们不都是返回到它们出自于其中的上帝——那万有实体——之中了吗？这正印证了那句话：‘从天上下来的应回到天上去。’

“不久前，你们曾看到冰在原因不明的情况下形成。但实际上那是有原因的，而那个原因正与创造面包的原因相同。只要我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使用那面包或冰，我就可以运用那个法则。或者说，只要我是出于对那法则的爱、是顺应着那法则而工作，抑或更进一步说，只要我是在按照上帝的意愿来表达自己的想法，那我就可以运用那个法则。造出面包、冰或某件想要的东西——这是好事。每个人都该赶快去达到那个境地，以使自己能造出所有这些东西来。你们没看出自己应该运用上帝的这个最高法则、完美法则吗？你们将制造出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以及你们在思想中作为最高理想而构思出的东西！只要你们像耶稣那样知道自己是上帝的完美孩子，你们就能更完整地表达自己，从而使上帝更加高兴。

“你们没看出这可以使你们摆脱商业奴役以及其它各种形式的奴役吗？我看到商业奴役过不了几年就会变成最糟糕的一种束缚。如果它照现在这种状态发展下去的话，它将控制人类的肉体 and 灵魂。随后它和所有借此谋利的人都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刚开

始时，商业精神的的确确是处于一个很高的灵性层面。但是人们允许追求物质享受的物质主义渗透了进来，以致用来创造商业的那股力量变成了将要毁灭它的力量。实际上，一切创造性力量只要被人们滥用，就会变成毁灭性力量。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商业的压迫及其令人窒息的界限？也正使我们感到一定要打垮它们吗？而要做到这一点，只需认识到我们的任务就是去做出天父的完美业绩，就是将我们的意识提升到基督的意识。耶稣在大地上教导我们的不就是这个吗？他的整个一生不就是给我们做出的一个榜样吗？

“亲爱的兄弟们，你们为什么没看出‘话语’是这一切的开端？‘话语’是伴随着上帝的。‘话语’就是上帝。在那个时候，一切后来形成的存有都曾以无形的状态存在于万有实体之中。有些人说那是处于‘混沌’之中。这个词最初的意思是指实相，因为圣灵就是实相。但人们歪曲了这个词的意思，说它代表着动荡不定和元素之间的冲突。而实际上它的深层灵性含义就是指实相。这个实相等待着被准确清晰的、创造性的话语说出来。这样的话语可以使造物以明确的形态涌现出来。

“当上帝想要将这个世界从万有实体中创造出来时，祂处于平静的冥想状态。换句话说，祂观想出一个理想的世界。祂在一段必要的时间里将这个世界的部分固定在其思想中，以便降低其振动。然后祂说出话语来，于是这个世界便成形了。上帝先是造出一个精神的世界，其中的原初材料是可以流动的。就是根据那个形态、那个完美模型、那个上帝冥想出的原型，这个世界被创造了出来。

“上帝本可以把对这个世界的构想保持到最后的审判。祂本可以让这世界长期无法成形和显现。如果祂未曾在不定形的以太中说出那个话语，就没有任何东西会被创造出来或以可见的形态显现出来。为了产生出可见的结果或显现出所要的形态，即便是一位无量的万能的创造者也必须坚定地说出那句明确的话语来——‘要有光。’因此我们得毫不含糊地迈出这一步。

“上帝将这个完美的理想世界极其详细地固定在祂的思想中。这个世界应该以天国的形态显现出来，一直保持完美。祂所有的孩子和造物都应该能安定、和谐地居住在那里。这就是上帝在刚开始时观想的那个完美世界。祂在用其思想促使它降临——现在是这样，也一直都是这样。这个世界能否确实显现出来，全看我们是否接受它。让我们聚集在一处吧。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联结在一起的，都是一个人。我们都是上帝身体的一部分，正如我们的某一肢体是我们整个身体的一部分一样。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将居住在上帝的王国中，将成为此时此地显现于大地之上的天国的成员。

“要想使天国显现出来，就得知道这天国中没有任何物质的东西。那里的一切都是精神的。天国是一个完美的意识状态，是此时此地在大地上的一个完美世界。我们只需接受它即可。它就在这儿，在我周围，等待着我睁开内在之眼。借助这内在之眼，我的身体将会变成光。这光既不是太阳的光，也不是月亮的光，而是天父的光。天父就在那儿，在我这存有的最深处。没有什么是物质的，一切都是精神的。要想实现上帝给予我们的这个美妙世界、这个此时此地就在这里的世界，我们得在思想中了解它。

“上帝就是这样创造万物的。祂开始时静静地沉思冥想，然后观想出了光并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还是以这样的方式，祂说：‘要有天空。’于是就如祂所说的有了天空。同样地，祂将每一个形态或模型牢牢地固定在祂的思想之中，说出那句话语来，于是那个模型就显现出来了。

“创造人时也是这样。上帝说：‘照我们的形象和样子造出人来，给他统治一切的能力。’上帝这全然的好与善创造出了所有好的事物，最后创造出了人——这一切造物之中最伟大的，并让人去统治其他造物。那时人看到的只有好与善，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直到他与上帝分离并觉察到了二元性。随后人通过其思想创造出了二元性：一方面是好的，另一方面则是不好的。因为若有二元性，就得有两个含义相反的词：好与坏。因此‘坏’正是因为人具有将

其观想之物创造出来的完美能力而产生的。假如人不曾观想到‘坏’，那‘坏’就不会有力量，就不会被显现出来。那就只有‘好’会被显现出来，我们也就会上帝今日所看到的我们一样完美。那么天国也就会一直显现于大地之上，就如上帝观想的那个世界一般。我们都应该如此观想这个世界，以便使其显现出来。耶稣完全有权说他来自于天国，因为我们全都来自于天国——那个伟大的思想的万有实体。

“自从人被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子创造出来后，人就获得了完全像上帝那样去创造的能力。上帝期待着人以和祂完全一样的方式、像祂那样自由地去运用自己的能力。首先要感知到需要什么，然后构想出那好的、理想的东西以使用它装满那固定在意识之中的模子，再用思想的万有实体材料填满这个模子。最后还要说出那个话语来，要说出：‘模子已满且正应如此。一切都很好。’

“耶稣受难时献出了他的肉体、他的外在、他那有形的身体，为的是表明：一个更深层的灵性身体是真实存在的。他从墓中出来时显现的正是那个身体。当 he 说道：‘毁掉这座圣殿吧，我将在三天内重建它。’他指的也是这个身体。他想要向我们表明：我们拥有和他一样的灵性身体并可以做出和他一样的事迹。毫无疑问，假如耶稣想要避免被钉上十字架，他是能做到的。他已看到自己身体里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但他周围的人无法看到这个转变，也无法从这个范例中获益。他们仍旧认为身体只是物质的。假如耶稣在显现其灵性身体之前，不让其物质身体先遭遇重大变故的话，他们就将一直无法看出物质与灵性之间的区别。正是为了让自己的物质身体遭遇变故，耶稣才同意走这条被钉上十字架的道路。

“耶稣大师——这位受到普遍爱戴与尊敬的大师——来到这这里所显现的正是人内在的基督。他不正是通过献出自己的尘世生命，而向我们展示出了走向上帝的完美道路吗？一旦我们看到了这条理想的道路，无论是在种植谷物的过程中看到的，还是在维持生命所需的千万种行为中看到的，我们都不可能不爱这条道路。所

有这些功课都在引领我们走向自身的充分发展。只要我们看出自己真的是上帝之子，而不是奴隶，那我们就总有一天会达到那种圆满。作为上帝之子，我们能获得天父所拥有的一切。我们拥有那一切并能像天父那样自由地使用那一切。

“我承认，刚开始时这必须要有无比坚定的信仰才能做到。要让这信仰逐渐成长起来，并且要像练习音乐或数学那样一丝不苟地去进行实践，直至达到熟练掌握的境地。然后我们就自由了。那是一种崇高而又美妙的自由。耶稣的生活就是这方面的最好范例。你们从他的名字就能看出蕴含在其中的力量，不是吗？耶稣——显现出来的基督、人类肉体中呈现出的上帝。耶稣已经达到了那样一种境界，以至于他完全适应了上帝的深邃智慧。他就是这样做出那些伟大事迹的。他靠的并不是自己意志的力量，也不是高度集中自己的意念，而是完全依靠上帝的意志。他说过：‘哦，我的上帝，愿你的意志、而不是我的意志，得以实现。’耶稣总是想执行上帝的意志，想去做上帝想让他做的事。

“据说耶稣常常回到一座高山之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以肉身上去的，但我知道我们全都应该登上高处——意识的最高处，以便接受启示。这高处就在头顶。假如那里的种种能力没有被开发出来的话，那就应该通过灵性思想对它们加以开发。然后，应该让爱从心（爱之中心）那里散播开去，以使思想获得平衡。这样做了之后，基督就会显现出来。人之子就会觉察到他是上帝之子，是天父所钟爱的无与伦比的孩子。总之，应该怀着持续不断的爱去为所有人体验这一切。

“你们应该停下片刻，深入地思考一番。想像一下海滩上的无数沙粒、海洋中的无数水滴、水中繁衍的无数生命形态、地壳中的无数石子，以及大地上生长的无数树木、植物、花朵、灌木，还有大地上无数的动物生命形态。这一切都是固定在上帝的伟大万有思想中的那个模型的外在显现。

“现在想一想在大地上出生的那无数灵魂。每一个灵魂都是上帝所看到的祂自己的一个理想形象的显现。每一个灵魂都获得了和上帝一样的统治一切的能力。上帝渴望看到人发展他的神性能力，并借助从天父那里继承的东西来做出上帝的业绩。这天父就是那既在万物之中又在万物之上的伟大万有思想。你们难道不这样认为吗？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无形之外、在圣灵之外的一个显现。我们显现在了一个可见的有形的模子中，显现在了一个形体中，而上帝喜欢通过这个形体来显现祂自己。当我们知道这一点并接受这一点时，我们就可以真的像耶稣那样说：‘看哪，这儿是一位基督。’他就是这样掌握了物质世界。他认识到了自己的神性并宣告和承认了自己的神性，然后他就体验到了那神圣的生命。我们也应该这样去体验那神圣的生命。”

第一卷

第八章：水上行走

停留了八天之后，我们在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拔营而去，继续我们的旅程。第三天下午，我们来到了一条大河边。这条河有六、七百米宽，水满得几乎要溢出河岸，流速至少有每秒五米。有人告诉我们说：平常可以很容易地从水浅处涉水而过。于是我们决定在这儿扎营直到第二天，以便观察河水的涨落。

我们得知在这条河的上游有一座桥，从那里可以过河，但那得绕远多走四天的路程，而且路很难走。我们想：如果河水会落下去的话，还不如就待在原地等上几天。反正埃弥尔的那番示范讲解已经让我们明白，无需为给养而发愁。事实上，从我们带的食物吃光那天算起，直至我们返回到阿斯玛赫的总部，在这六十四天的时间里，我们整个团队连同那三百多名朝圣者，全都靠那些来自“无形”中的食物吃得饱饱的。

直到那时，我们中还没有一个人明白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事件的真正含义。我们无法看出那一切是按照一个明确的法则而进行的，并且每个人都可以运用这个法则。

第二天早晨吃早饭时，有五位陌生人出现在我们的营地中。有人向我们介绍说：他们是在河对岸扎营的另一个群体的成员，是从我们要去的那个村子那儿回来的。我们没太注意这个细节，想当然地以为他们是弄了条船渡过河来的。我们中有一个人于是说：“既然这些人有船，我们干嘛不用这船渡河呢？”我们隐约感到有了解决困境的办法，但是有人告诉我们说根本没有船，因为很少有人从这里渡河，所以没必要在这儿设置渡船。

很快地吃过饭之后，我们全都聚集在了陡峭的河岸上。我们注意到埃弥尔、贾斯特、尼普鲁以及我们这边的四个人在和那五位陌生人交谈。贾斯特朝我们走来，说他们都想和那五位陌生人一起过河到那边的营地去待一会儿。我们反正有时间等待，因为我们已经决定要待到第二天，好看看河水有没有下落的迹象。当然，我们也产生了好奇心。我们觉得要游过如此湍急的河流，只为了去向邻居道声早安，这实在是有点鲁莽。我们想像不到还能用别的方法渡过河去。

贾斯特回到那群人中之后，这十二个衣着齐整的人就朝河岸走去，然后极为平静地把脚放在了水上。我没有说“放在水中”。我永远忘不了当我看到这十二个人一个接一个地从坚实的地面踏到流动的河水上时，自己心中是怎样的感觉。我屏住呼吸，想当然地以为会看到他们被淹没并消失。我后来知道所有同伴那时都和我想的一样。不过当时我们每个人都说不出口，直到那十二个人渡过河的一半时才回过神来。看到他们平静地在水面上行走，毫不费力，水都不曾漫过他们的鞋底，我们真是太惊讶了。当他们从河中到达对岸时，我觉得仿佛自己肩上卸下了千斤重担一般。我想所有同伴也都有同感，因为当那十二个人中的最后一个完成了渡河时，他们都微笑着松了口气。这对我们来说肯定是前所未有的一次经历。

属于我们营地的七个人回来吃午饭了。尽管我们对于这第二次渡河没有那么过分激动了，但当他们全部登上我们这边的河岸时，我们每个人还是又都松了口气。这天早晨我们没有一个人离开过河岸。但我们都沉浸在各自的思索中，没有对此事发表太多的议论。

这天下午，我们看出必须得绕个大弯从那座桥上过河。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起了床，准备去绕道。在我们出发前，我们营地中的五十二个人平静地走向那条河，像前一天那十二个人一样渡过了河去。他们对我们说我们也可以跟他们一起渡河，但我们中没有一个人有足够的信念去尝试那样做。贾斯特和尼普鲁坚持和我们一起去

绕远。我们试图劝他们别这么做，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好好地跟着队伍走，不必让他们走这段对他们来说枯燥乏味的路程。但他们不肯让步，还是陪着我们上路了，说这对他们没有任何不便之处。

我们走了四天，去与那些从水上走过了河的人会合。在这四天当中，我们谈论和思考的没有别的，全都是我们和这些奇人短暂相处的这段时间里所看到的那些奇事。第二天，当我们顶着烈日艰难地爬上一个陡坡时，那位四十八小时以来一直没怎么说话的分队长突然喊道：“伙计们，人为什么非得在大地上慢吞吞地爬行呢？”

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说自己也正是这么想的。

他继续说道：“如果某些人能做出我们看到过的那些事，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能那么做呢？人为什么会满足于爬行——不仅是爬行，而且是被迫爬行？假如人已经获得了高于一切造物的能力，那就肯定能飞得比鸟还高。如果是这样的话，人为什么不早早显示出自己的优势呢？错肯定是出在人类的思想。这一切都是由于人对自身所形成的世俗观念造成的。人在对自身的看法中，从来都只看到自己在爬行，因此他也就只能爬行了。”

贾斯特接过这话头儿说道：“您说得完全正确——一切都是人的意识造成的。人是受限制的还是不受限制的，是自由的还是被奴役的，这都依照其想法而定。你们以为昨天看到的那些在河上行走、不必像我们这样辛苦绕远的人是特别的、拥有特权的造物吗？不，他们是和你们一样被创造出来的，没有丝毫不同。他们所具有的能力一点儿不比你们多。他们只不过通过善用其思想的力量而发展了自己的神性能力而已。你们看到我们所做的一切，你们也能做到，并且能做得同样圆满、自如。因为我们的所有行为都符合一个明确的法则，而每一位人类存有都能随意运用这一法则。”

谈话到这里就结束了。后来我们与那五十二位先渡过河的人会合在了一起，走向我们要去的那个村庄。

第一卷

第九章：疗愈之寺

疗愈之寺就坐落在这个村子里。据说自从这座寺庙建成后，人们在那里就只会说出包含生命、爱与平和的话语。这些话语的振动如此强大，以至于大多数朝圣者都会在瞬间被治愈。另外，据说那些包含生命、爱与平和的话语在这座寺庙里被重复了那么多次，而它们又是从那么久远的时候起就出自这个寺庙，因此它们的振动相当强大，足以消灭所有在这里要被说出的不和谐、不完美的话语。这或许能说明在人身上发生的情况。如果我们练习只发送包含着生命、爱、和谐与完美的信息，那么很快我们就再也说不出一个不和谐的字眼了。我们曾试过使用一些令人不快的词汇，但发现每次都无法把它们说出来。

这座寺庙就是那些寻求被治愈的朝圣者的目的地。住在附近的一些大师习惯于每隔一段固定的时间便聚集到这个村子里，以致致力于祈祷和帮助那些想利用这个机会学习的人。这个寺庙完全是用于疗愈的，始终向公众开放。由于公众无法随时见到大师们，所以那些大师就促使他们为了疗愈的目的而时常来到这座寺庙。这就是为什么大师们没有一开始就治愈那些朝圣者。他们陪同这些人前来是为了向他们表明自己与他们没有区别——每个人内在都具有上帝赋予的相同能力。我想他们做出那个渡河的示范，是想向那些朝圣者和我们展示他们战胜一切困难的能力，促使我们去模仿他们。

有些地方的人无法前往这座寺庙，而他们中无论是谁向那些大师求助，都会大大受益。但也总有一些纯粹好奇的人和不信宗教的人——他们就得不到什么明显的帮助了。我们参加过许多次两百人到两千人的集会。在那些集会上，所有想得到疗愈的人只要在内心

说出这个想法就会被治愈。我们有机会观察到大量的人在不同的时候这样被治愈。百分之九十的人获得的疗愈是持久性的。而对于那些在这座寺庙中被治愈的人来说，这个比例要上升到百分之百。

有人向我们解释说：那座寺庙是位于一个特定地点的有形之物。它象征着神圣中心，象征着个人的基督。所有教堂也都具有同样的象征意义。这座寺庙对于想进去的人来说是始终可以进入的。人们想去多少次就可以去多少次，想在那儿待多久就可以待多久。这样访客们的思想中就会形成一个理想模式，而这个模式会固定在他们的精神中。

埃弥尔说：“这时一种暗示就出现了并导致了偶像崇拜。人们试图将他们那个理想模式的形象雕刻在木头、石头、金器、银器或青铜器中。但是形象（偶像）刚一形成就被那理想模式超越了。因此，对于那来自灵魂内部的，我们应该观想、爱和使之理想化，而不应给我们想要显现的这个理想模式赋予一个有形的样貌——那必定会引起偶像崇拜。最近的一次偶像崇拜就是将那个显现我们理想模式的人变成了一个偶像。然而，只应崇拜那被显现出来的理想模式，而不应崇拜那个将其显现出来的人。耶稣决定离去，就是因为他看到人们开始狂热崇拜他本人，而不是崇拜他所体现的那个理想模式。人们想要立他为王。人们只看到一件事，那就是耶稣能供给他们的一切物质需要。

“那时没有人认识到在其自身当中拥有供给自己一切所需的能力。没有人看出应该像耶稣那样运用这个能力。所以耶稣说：‘我该走了。要是我不走，那带给你们安慰的就不会到你们这儿来。’这也就是说，只要人们一心关注耶稣这个人，他们就认识不到自身当中所具有的能力。一定要看向自身的内在才行。我们如果依靠别人的话，就会把那个人当成偶像，而不是显现出其理想模式。”

我们见证了一些神奇非凡的疗愈。有些病人只是穿过那座寺庙就得到了治愈。也有些人则在里面待了很长时间。从没有人举行宗教仪式。好象没必要搞那些仪式，因为那有生命的话语的振动在这

寺庙中是如此灵验，以至于所有进入其势力范围的人都能感受到益处。我们曾看到一个患有肢端肥大症的人被带到这里。一小时后他的骨质粘连就彻底痊愈了。他又能走路了。后来他为我们的远程考察工作了四个月。另一位失去了一只手上全部手指的人，则眼看着它们重又长了出来。还有一个身体畸形、四肢瘫痪的小孩瞬间就痊愈了，并且跑到了寺庙外面。麻风、失明、耳聋以及许多别的病症也都被治愈了。我们有机会在两、三年后察看他们中很多人的状况。他们获得的疗愈仍然有效。有人告诉我们说：如果疗愈的效果只保持了一段时间，那是由于缺乏真正的灵性观念。

第一卷

第十章：宇宙思想及美国的灵性作用

我们回到阿斯玛赫的大本营时，看到翻越山脉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休息了一天之后，我们更换了脚夫与坐骑，便开始进行我们这次旅程的第二部分，也就是真正地越过喜马拉雅山脉。

在接下来的二十天里，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不过埃弥尔跟我们谈起过基督意识。他说：“我们通过运用自己的思想，就能够表达、显化基督意识。借助思想的力量，我们可以使自己的身体进化到一个阶段——那时我们不再经历死亡，不用再经受那种被称作‘死亡’的转变。通过思想的运作，通过内在的基督意识，我们能够转化自己周围的人和自己的生活条件。这一切完全是靠赋予人类的一种能力来实现的。那种能力就是构想出一个理想模式并使相应之物显现出来。首先必须通过信仰知道、感知、相信基督就在我们自身当中。然后必须懂得耶稣教义的真正含义并使我们的灵性身体与上帝保持联结。我们的这个灵性身体本来就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模样造出来的。要使这个灵性身体融入上帝的完美身体之中，因为上帝所看到的我们本就是与祂融为一体的。这样我们就使上帝的完美身体理想化并将其构思和显化了出来。这时我们就真的是‘重生’于上帝之灵的王国中并属于那里了。

“以这种方式去思想，我们可以使所有事物都返回到它们来自于其中的宇宙实体，并可以将它们再取出来，使之完美地注入显化之物的外形里。我们把它们那纯净的、灵性的完美状态固定在思想中，然后降低它们的振动频率，这样它们就以完美的形态显现出来了。用这种方法，我们可以修改自己过去一生中所有错误的信仰、所有烦恼与罪过，无论那一世过得好与坏。即使在我们的道路上有

自己或他人设置的大量错误、疑惑、怀疑或恐惧，那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对所有这些东西说：‘我让你们返回宇宙思想的大洋中，返回宇宙实体中。在那里一切都是完美的。你们就来自于那里。一切都来自于那里。你们消散了吧，重新变回那些曾用来创造你们的元素吧。现在，我将你们从这纯净的实体材料中重新取出。此时的你们是完美的，就如上帝看到的你们一样。我将你们固定在这绝对完美的状态里。在事物旧有的秩序中，我曾将你们以不完美的状态取出，而你们的显现也是不完美的。知晓了真理之后，我现在重新制造你们，使你们如同在上帝眼中一般完美。你们重生于完美的状态中了。‘原本就该如此。’

“内在的神圣炼金师负责处理你们交给祂的东西。祂会转化、精炼、完善你们交给祂的那显现于不完美形态的东西。你们的身体也同样会被转化、精炼、完善。上帝交给你们的身体本是不朽的、欢乐的、完美的、奇妙的、自由的。这就是完美的基督意识——在所有人之中，为所有人服务。这就是‘深藏于基督与上帝之内的’生命。”

7月4日早晨，我们到达了山口顶部。前一天晚上，埃弥尔说他认为我们应当休息一天，还说没有比7月4日这一天更合适的日子了。吃早饭时，埃弥尔说道：“今天是7月4日，是你们的独立纪念日。这一天来得非常非常巧。我感觉到你们已经相当信任我们了，所以我要坦率地讲一番话。几天后我们将向你们清楚地证明：我所讲的这些是正确的。

“我们很高兴说出你们国家的名字——‘美国’，很高兴说出其居民的名字——‘美国人’。你们绝不会知道我多么高兴能在这个如此重要的日子里与几位美国人做一番交谈。我多么高兴能对面地见到这几位美国人。他们中除一人之外，全都是在这片伟大的领土上出生的。我们中有些人曾有幸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开始那次值得纪念的探险旅行之前，就看到过你们的国家。也曾有别的人

试图去发现新大陆，但都失败了。为什么呢？就因为缺少这种神圣的素质——信仰。那时尚未出现一位有能力实现其想法的勇敢信徒。后来有一天，一种信念进入到一个人的内在。这信念就是坚信大地是球形的，并且在已知地面的对应点上必有与之相当的地面出现。这时，我们立刻看到一个新的重大历史时期开始展现了出来。

“只有那全能的伟大的上帝、那看得到一切事物的上帝，才能在哥伦布的灵魂中唤醒这颗信仰的种子。在这位探险家来到西班牙女王面前的那一天，他拒绝向权贵们鞠躬，一开口便说道：‘亲爱的女王，我坚信大地是圆的。我想启程去证实这一点。’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些话是受上帝启发而说出来的。哥伦布被祂认定是个言出必行的人。

“这时开始发生了长长的一连串事件。这些事件都是我们早在几年前便已预见到的。并非所有事情都向我们展示了出来，但我们所知道的已足以使我们了解来龙去脉。当然，我们做梦也想像不到：在那短短的几年中竟会发生那些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不过我们中有幸经历了那整个时期的人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还有一些更令人吃惊的奇迹在等着你们的国家。对你们的国家来说，是时候苏醒过来以了解其真正的灵性作用了。我们愿意尽一切所能来帮助你们做到这一点。”（我想这些大师之所以对我们感兴趣，正是因为他们非常想看到美国接受基督意识并了解其自身的种种潜力。他们认为这个国家是在真正的灵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该国注定应该引领这个世界的灵性发展。）

埃弥尔继续说道：“你们要想到，对美洲的发现是源自植入一个人灵魂之中并任其自由成长的一颗小小的信仰种子。它带来的结果令人无法想像。哥伦布在他那个时代曾被看作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家。但人们都是在快接近目的地时才相信、才知道昨日的梦想今天已变成现实。哪一个夸口说自己将取得巨大成功的人，不先被当成空想家呢？哥伦布真的是在空想吗？那其实是宇宙伟大思想的理想模式在他的灵魂中被构想了出来，又被他显化成了牢靠的事

实。哥伦布在其意识中怀着对海外土地的清晰构想，启程前往一片未被探索过的海洋。我不知道他是否隐约预感到了他将要发现的这片大陆未来的优势，以及它会拥有‘美洲’这个名字。这倒是第二批创造者专有的权力了。不过还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在刚开始时那究竟是一个空想还是一个预见？

“我们已经看到一部分奇迹实现了，而我们所预见到的后面那些奇迹仍与哥伦布那个最初的预见相关联。这样我们便能回想起预见到的许多事件。这些事件使得大地成为了一个更好的居所。借助这些事件，上帝通过每一个人显现了出来、显化了出来。那些已修成正果的，正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上帝怀有最大信仰的人。你们想想那个启程前往一片未经探索的大洋的灵魂，想想他所受的辛劳、考验和打击。而你们也要想到：在他思想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一直都是他要达到的那个目标。

“接下来发生的事件始终保持着上升的态势，直到有一天，一小群人乘着‘五月花号’启程，去追求以自己的方式崇敬上帝的那份自由。你们想想这件事，想想什么叫‘以自己的方式’。在圣灵的启发下，在随后发生的那些事件的启发下，你们是否开始领悟到了真相呢？那些人所创造的难道不是超出了他们的想像吗？你们难道没看出那位伟大万能者的手在这舞台上挥动吗？

“随后阴暗的日子来了，那些最早的移民似乎被消灭了。但是当上帝着手做一件事时，祂是一定得成功的。后来那个签署《独立宣言》的伟大日子就到来了。这是人们在上帝和压迫者之间做出选择的日子。是谁占了上风呢？是谁必定会一直占上风呢？几位核心人物在这些难忘的日子里进行的战斗以及他们在那份文件上的签字，标志着那是自耶稣来到大地上之后历史上最伟大的日期之一。

“随后，独立之钟发出了最初的几声鸣响。无论你们相信与否，我们真切地听到了那钟声，就像我们正待在那钟旁边一样。它将那小小中心发出的振动放大并传播了开去。这股力量使那些振动终有

一天会渗入大地上最黑暗、最偏僻的角落。那些最阴暗的意识也将因此而被照亮。

“你们想想为促成此事而出现的种种艰难坎坷吧。这不正像一个圣婴的诞生吗？看看那些勇敢前行以帮助这婴孩的伟大灵魂吧。假如他们失去了勇气，该会怎样呢？然而他们没有失去勇气，结果如何？整个大地上最伟大的国家诞生了。这个国家遭遇的种种痛苦与磨难，表明它与“拿撒勒的耶稣”那成长中的伟大灵魂颇有相通之处。我们可以把那些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人比作那几位东方教士。那几位东方教士看到了那颗象征圣婴在马槽里出生的星星，看到了那在人之中的基督意识。而现代人看到这颗星星时，其信心是和古代人一样坚定的。

“当我们回想那份文件时，毫无疑问那里的每个字都是受上帝启发而写下的。你们可以思索片刻。《独立宣言》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相似的文件可供其仿效。你们能怀疑它是来自于宇宙思想实体吗？它是一个正在显现的伟大创造计划的一部分。这个伟大计划无疑还有后续部分要完成。

“‘合众为一’（E pluribus unum）——这句在这个国家各个发展阶段中、在那些激动人心的岁月里被采用的格言，是一个形象化的表达方式，直接来源于真理之灵。它当然不是无意识地来自于美国人的世俗思想。还有那句标志性的话——‘我们信上帝’（In God we trust），表现出最热烈的信仰。那是上帝、对万物创造者的信仰。最后，那只鹰被选作国徽标志。这只鸟既是雄性又是雌性，是完整、合一的。这表明那些人有很深的灵性，抑或表明他们有能力创造出比自己所想的更完美的东西。毫无疑问，他们受到了上帝之灵的创造性活动的引导。这难道不是预示着美国注定要引领全世界吗？

“你们国家的历史在大地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可以列举出使这个国家趋向于完善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除了宇宙思想大师外，没

有一个人能促成这样一种发展历程。你们还怀疑这个国家的命运受到了伟大万能上帝的指引吗？

“黑芥籽属于种子当中特别小的那种。然而它坚信在自身当中具有那样一种能力，可以显化出黑芥树——所有灌木中最大的那种树。当它长成一棵大树后，鸟儿便能飞来栖息在它的枝干上。正如这颗种子知道它能显现为那株植物一样，我们也应该了解自己内在的能力——这能力就是显现出我们最伟大的存在状态。耶稣讲这个寓言时，所指的是信仰的质量，而不是信仰的数量。‘假如你们有黑芥籽一般的信仰，就可以对大山说：从这儿挪开，移到那儿去。那山将会这样做，将没有任何事对你们来说是不可能的。’

“最纤弱的罌粟籽、最巨大的榕树的种子、那些球茎、那些插穗以及所有真正的种子，都通过信仰知道它们能显现出其物种的伟大存在状态。每一样都记得它应该显现出来的准确形象。同样地，我们也应该于内在记起我们想要显现出来的那个准确的形象。这个形象应该通过内在调理而日益得到完善，然后以其完美状态显现出来。一朵明艳的花，如果不曾努力于内在进行调理以趋于完美的话，是永远不会充分绽放出它的光彩的。在某个时候，花蕾被封闭在萼片之内，被封闭在自我意识、小我意识之内。一旦完成了内在的完善工作，它就会绽放出它的美。

“被放入土中的种子必须放弃自身才能发芽、生长、繁盛起来。我们也必须放弃自身才能获得成长。种子要想发芽，它的外壳就得裂开。同样，我们要想开始成长，也得让我们那限制自己的外壳裂开。当我们完成了内在的完善工作后，我们必定会像花儿一样绽放出我们的美。

“这个法则也适用于国家，正如它适用于个人一样。你们能否想像出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基督意识将得到充分发展，那里的居民将集体去做某件事情？这必定会体现为一个总体的善行，因为政府的心真的是植根于民众意识之中的。

“你们的国家由于不知晓自身的灵性重要性，在其历史上犯下了一些严重的错误。目前它仍在很大程度上沉溺于对物质享受的追求之中。我清楚地知道，一些伟大的灵魂曾引领过这个国家的命运。但我也知道，这些人生前得到的赞赏是多么的少。到目前为止，你们所走的道路一直是艰难崎岖、荆棘丛生的，因为你们的国民只有那些狭隘的观念，并且是依靠着这些世俗的想法在开辟道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创造了很多奇迹！”

“然而，假如他们知晓并运用了那启示中深刻的、灵性的、全面的含义，他们本可以创造出许许多多更大的奇迹！换句话说，如果你们让基督来为政府之船掌舵的话，如果你们每个人都像耶稣那样看出基督其实在所有人之中并且所有人都是一体的话，那么今天本该有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显现出来。一旦你们懂得了‘合众为一’这句格言的深刻灵性含义，那荣耀的日子就会到来。‘一为全体，全体为一’——这是上帝最伟大的法则之一。这个法则是由大众显现出来的。”

“你们想想所有国家当中那些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假如它们不曾允许物质享乐主义渗透进来并逐渐侵蚀它们的机体，那它们本可以一直持续下去。但到了某一时刻，它们便因自身重量的失衡而垮掉了，或因滥用那使其诞生的法则而衰竭了。”

“发生这样的衰落时会怎样呢？上帝的准则、那属于上帝的部分会留存下来，直到接连不断的失败过后又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呈现出每个阶段都会有的向上推进的态势。归根结底，一切都要终结于上帝。这就是‘一为全体’。亲爱的兄弟们，你们不需要先知来告诉你们才能懂得这一切。”

“你们看看西班牙这个国家吧。看看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启程开始他的发现之旅时，那个国家是什么状况，再看看它后来变成了什么状况。过不了多久，它就将与自己的孩子开战。你们将看到它是多么软弱、无力。它将步履蹒跚，勉勉强强地去打一场胜仗，或是从一场恶仗中抽身。它如此无力是因为它已极度失去活力。一

个自满的国家总是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就像一个吃得过饱的身体一样。贪婪或冲动也会导致同样的结果。会有一时的成功和表面上的胜利，但那持续不了多久。国家机体的衰老、消瘦、耗损可以证明这一点，就像迟疑、犹豫的步态会暴露人的衰老一样。一个保存并发展其灵性能力的人，可以把他的柔韧与活力保持到五百岁、五千岁、一万岁乃至永远，就像在他热力四射的青春时期一样。

“我们向往那‘水晶时代’的纯净白光。我们看到那个时代的曙光开始显露了出来并渐渐变亮。不久这个世界就将看到它的辉煌与全部光彩。将不再有黑暗，不再有限制，只有永恒的进步。假如没有进步，一切都将返回宇宙实体深处。要么前进，要么后退，没有中间选项，也没有停止的可能。当你们国家认识到自己的特长、认识到自己真正的使命时，它将向圣灵伸出手去，将按照上帝的意愿做出表达，将让精神于内在获得成长。那时，你们这个伟大的国家将成为一个无法描述的奇迹。

“当然，你们的国家在发展初期时，这只鹰的嘴和爪曾费了很大的劲才维持住内部的统一。但真正的灵性之光就要到来了。人们将会意识到鸽子比鹰更有力量，意识到鸽子将保护鹰所留存下来的东西。好好看一看你们在世界贸易所有通道中发行的那些硬币上刻着的这些字吧：‘我们信上帝。’‘合众为一。’当鸽子在这样一个国家取代了鹰时，‘全体为一’就是圣灵的格言。”

埃弥尔说到这里停了下来。他说要离开我们几天，去会一些朋友。他的这些朋友正聚在一个离这儿有三、四百公里远的村子里。而我们将在四天后到达距此地一百多公里的一个边境上的小村庄。他答应到那儿去找我们。随后他就消失了。后来他果然如约前来找到了我们，还带来了他的四个朋友。

第一卷

第十一章：宇宙能源及第七重天

我们到达那个边境上的村庄时，下起了倾盆大雨，把我们全都淋得浑身透湿。人家给我们提供了一处非常舒适的住所，有一个带家具的大房间，兼作客厅和餐厅。那里面极为暖和，很令人愉快。我们中有一个人问那热气是从哪儿来的。我们仔细查看了一番，既未发现火炉也没找到暖气口。我们对此感到有点惊讶，但并没有多说什么，因为我们已开始习惯于遇到种种奇事了，并且相信待会儿肯定有人把这一切给我们解释清楚。

我们刚刚坐下要吃晚饭时，埃弥尔和他的四位朋友就进来了，而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进来的。他们五个一齐出现在这房间没有入口的那一端。一切都发生得无声无息，干脆利落。埃弥尔把那四位陌生人介绍给了我们，而他们也和我们一同入席了，仿佛在他们自己家里一样。我们还没看清是怎么回事，桌上就已经摆满了好吃的食物，只是没有肉，因为这些人不吃任何曾享有清醒生命的东西。

饭后，我们中有一个人问这房子是怎样取暖的。埃弥尔说：“你们在这个房间里感觉到的温暖来自于一种力量。那力量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可以接触、可以使用的。人们可以同这个力量取得联系。它比一切机械力都更高级。人们可以用它来产生光、热，甚至还能用它产生能量以驱动机器。我们把它叫作宇宙力量。它是天父带来供其所有孩子使用的一个神圣的力量。你们如果使用它的话，可能会称之为‘永动力’。它能让任何机器运转起来，能进行运输而不耗费一丁点燃料，还能提供光和热。它可以在所有地方、被所有人自由地使用，不必为此交税，也不用花钱购买。”

我们中有一个人问我们刚才吃的食物是否也是从万有直接来到他们这里的，就像那个面包以及我们至今所得到的那些补给一样。

埃弥尔邀请我们和他一起去他那四位朋友在三百五十公里外的住所，说我们还能在那儿见到他母亲。他说：“我母亲是那些高度完善了自己身体的人之一。她能带走自己的身体，前去接受最高的教导，因此她经常生活在不可见的层面中。她是自愿这样做的，因为通过接受最高的教导，她可以大大帮助我们。为了让你们更清楚地理解这件事，我可以告诉你们：她甚至到达过耶稣所在的天国——人们有时也把那个地方叫作‘第七重天’。我想，对你们来说那个地方或许意味着谜中之谜，但实际上那一点儿都不神秘。那是意识、精神所在之处。在那里，所有奥秘都会被揭开。当人到达那里时，尘世中人就看不到他了，但他可以回来教导那些敏悟的人。他会在自己的身体中回来，因为这个身体已高度完善。他可以带着它去自己想去的任何地方。这个级别的灵修者可以不用转生就回到大地上来。那些经历过死亡的人则必须转生才能在大地上拥有一个身体。我们的身体被提供给我们时是灵性的、完美的。应该如此看待它和维持它，以便能够保留住它。任何离开了自己的身体前往灵界的人都会发现：他们还得重新获得一个身体，并且得继续完善它。”

这天晚上离开餐桌前，我们商定把考察队分成五组，每组由出现在房间里来和我们共进晚餐的那些人中的一位负责。这样安排可以让我们对广阔的区域进行考察。这将使我们的工作变得更容易，使我们得以对一些现象进行验证——比如在不可见的层面中旅行、远距离的思想沟通等等。每个小组包括我们中的至少两人，并由那五位大师中的一位担任指导。组与组之间将会相隔很远，而这些大师会保障小组之间的联络。他们对我们表现得非常友好，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来让我们验证他们的工作。

第一卷

第十二章：远程交流及雪山野人

第二天，所有细节都安排好了。我所在的那个组包括两位伙伴和我。陪同这个组的是埃弥尔和贾斯特。次日早晨，各个组都已准备好朝不同方向出发。我们说好要仔细观察所发生的一切并将其记录下来。我们还商定六十天后在距此三百五十公里的一个村庄会合——那儿是埃弥尔的故乡。大师朋友们会保障各组之间的联络交流。他们确实每晚都负责联络，使组与组、个人与个人之间能进行交谈。

当我们想要与队长或某个伙伴交流时，只要把自己的信息交付给这些大师朋友就行了。我们很快就能得到回音，时间短得令人难以置信。我们传递的信息都是完整地写下来的，包括日期和时间。我们也在回信上记下了其到达的日期和时间。当我们再次会合时，我们对比了这些记录，发现它们完全吻合。此外，这些大师朋友还从一个营地穿行到另一个营地，和每个组的成员交谈。我们仔细记下了他们出现与消失的时间、地点及谈话涉及的内容。后来当我们对比这些记录时，发现它们也是完全吻合的。

我们组与组之间曾相距非常遥远。一个组在波斯，另一个组在中国，第三个组在西藏，第四个组在蒙古，第五个组在印度。因此这些大师朋友为了让我们知道各个营地发生的事，要在不可见的层面中穿行长达两千公里的距离。

我这个组的目的地是位于高原上的一个小村子。那里在喜马拉雅山的分支深处，距离我们出发的地方有一百五十公里。我们没有

为这次旅行带任何食物，而我们从不缺少什么，晚上还总能住得很舒服。

我们在第五天中午刚过时到达了目的地，受到了一队村民代表的欢迎，并被带到了一处适宜的住所。我们注意到那些村民对埃弥尔和贾斯特表现出深深的敬意。埃弥尔从没来过这个村子，而贾斯特只在接到求助后来过一次。那是为了救出三位被凶残的“雪山野人”抓走的村民。那些野人住在喜马拉雅山中某些最荒僻的地区。

贾斯特此次前来是为了回应一个类似的求助，另外也是为了治疗村里一些无法运送出去的病人。“雪山野人”似乎是些法外之人，已在冰天雪地的山区居住了好多代，最后形成了部落，因而能够与世隔绝的山中生存下来，不与任何文明形态相接触。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非常凶残、好斗。他们有时会抓走那些不幸落入他们手中的人并虐待这些人。有四位村民就这样被抓走了。其他人不知道该怎么办，便派人给贾斯特送了信儿。贾斯特于是前来救援，并带来了埃弥尔和我们。

我们当然很渴望见到那些野人，因为我们虽然听说过他们，却一直怀疑他们是否存在。我们本以为会组成一支救援队，而我们也可以加入其中。但当埃弥尔和贾斯特告诉我们说他们要单独前去并且马上就出发时，我们的希望破灭了。过一会儿他们就消失了，直到第二天傍晚才回来，带着那四名获救的俘虏。关于他们的历险以及那些抓走他们的奇怪家伙，这几个人讲述了一些离奇的故事。那些怪异的雪山野人似乎是完全不穿衣服的。他们浑身覆盖着毛发，就像长毛的动物一样，能承受住高海拔地区的严寒。他们移动得非常快，据说甚至能追赶和捉住那个地区的野兽。他们把大师们叫作“太阳人”。当大师们前去解救那几个被抓的人时，他们没有抵抗。

我们得知大师们曾多次尝试与这些雪山野人接触，但都没有成功，因为他们使这些野人感到害怕。当大师们走向野人时，他们惊

恐得不吃、不睡并逃到了荒野中。他们已经失去了与文明世界的一切联系，甚至忘记了自己与其他种族有过亲缘关系，忘记了在别的种族中有他们的祖先。他们真的是完全与世隔绝的。

埃弥尔和贾斯特不想跟我们多谈雪山野人的事。我们更无法让他们带我们去看那些野人。对我们提出的问题，他们只回答了这样的话：“他们和我们一样是上帝的孩子，但他们长期生活在对同类的仇恨与恐惧之中，并使自己仇恨与恐惧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强。他们就这样远离了其他人，最终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属于人类大家庭的，还以为自己是野兽。他们走向了极端，甚至失去了野兽的本能，因为野兽还能本能地认出那些爱它们的人并会回应这种爱。我们跟你们说过，人能使自己所想的事真的发生。当人远离上帝和他人到如此地步时，他就会降低得比动物还低。带你们到雪山野人那儿去是完全无益的，而且会令他们不快。我们希望他们中的某一位将来有一天会变得能接受我们的教导，那么通过这个渠道我们就能接触他们所有人。”

我们被告知：可以自己主动尝试去看那些奇特的造物，大师们肯定会保护我们免遭一切伤害。万一我们被抓了，他们也多半会去救我们。按照制订好的计划，我们第二天应该去参观距这村子六十公里远的一座非常古老的寺庙。我的两位伙伴决定放弃这次参观，以便更好地调查那些雪山野人。他们再三请求两名村民陪他们同去，但遭到了断然拒绝。当附近有可怕的野人出没时，没有一个村民愿意离开村子。于是我那两位伙伴只好独自去尝试了。埃弥尔和贾斯特给他们指出了路径和大致的方向。他们把可携带的武器束在腰间，准备出发。埃弥尔和贾斯特要他们保证：不到万不得已时绝不开枪。如果愿意，他们可以放空枪或对空中开枪以吓唬野人。但他们必须承诺：除非别无他法，否则绝不故意开枪杀人。

我对于在我们的行李中竟有左轮手枪感到吃惊，因为我们从未碰到过要动用火器的时候。我早已把自己的手枪丢掉了，甚至都不记得丢在了哪儿。

但帮我们收拾行李的某个苦力可能碰巧在里面放了两把手枪，而且没被人拿走。

第一卷

第十三章：山巅古寺及避火术

这一天稍晚些时候，埃弥尔、贾斯特和我出发前往那座寺庙。第二天下午五点半我们到达了那里，在那儿见到了两位年老的僧侣。他们安排我住下，让我舒舒服服地过了一夜。那座寺庙位于一个高峰上面，是用粗石建造的，据说有一万两千年的历史了。它保存得非常完好。这或许是佛教大师们建造的最早的寺庙之一。他们建造这寺庙是为了有一个隐蔽的处所，可以在那里享有绝对的寂静。这个地点选得真是再好不过了。那是这个地区最高的山峰，海拔三千五百米，高出山谷一千五百米。在最后十二公里路中，我觉得那条小道几乎是直上直下的。路上有一些用绳索悬挂着的桥梁。这些绳子系在更高处的巨石上，多余的部分甩在空中。桥上的木梁构成了一条悬空两百米的通道。此外，我们还得爬上一些由挂在高处的绳索系住的梯子。这条路的最后几百米完全直上直下。我们全靠那一类的梯子才爬了上去。最终到达时，我觉得自己仿佛是置身于世界之巅了。

第二天天没亮我们就起了床。一走到屋顶平台上，我便把前一天的艰难攀登完全忘在了脑后。这座寺庙建在一处绝壁边上。向下望时，在几千米的距离内什么都看不见，以至于这个地方仿佛悬在空中。我很难忘掉当时的那种感觉。远处能看到三座山。人家告诉我说，在那每一座山的顶上都有一个与此相似的寺庙。但它们距离我们太远了，我无法看出那些寺庙，即使用望远镜也看不清。

埃弥尔告诉我说，我们的头儿——托玛斯——所在的那个小组，应该已经到达了最远的那座山上的寺庙，与我们到达此处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他对我说，如果我想和托玛斯交流的话，我可以这

样做，因为托玛斯和他的同伴正待在那座寺庙的屋顶上，就像我们在这儿一样。我拿起笔记本，写道：“我在一座寺庙的屋顶上，海拔高度为海平面以上三千五百米。这座寺庙让我觉得仿佛悬在空中。我手表上的时间是早晨四点五十五分整。此时是8月2日，星期六。”

埃弥尔读了这个讯息，沉默了一会儿。随后回信就来了：“我手表上的时间是早晨五点零一分。此处悬在空中，在海平面以上两千八百米。日期：8月2日，星期六。景色美妙极了，而这个地点太不同寻常了。”

这时埃弥尔说：“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会把您的信带过去，再把回信给您带回来。若您不觉得有何不便，我想去跟那边寺庙里的人们聊一聊。”我很乐意地把信交给了他，然后他就消失了。一小时三刻之后，他带着托玛斯的信回来了。信上说埃弥尔是在五点十六分到达的，还说他的小组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开心地想像了一下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探险。我们手表上的时间差异是由于所处经度不同造成的。

我们在这座寺庙里待了三天。在此期间，埃弥尔去探访了我们考察队的所有小组，带去了我的信并带回了其它各个小组的信。第四天早晨，我们准备返回那个村庄——我的伙伴们留在了那儿以寻找雪山野人。埃弥尔和贾斯特还想去山谷中的一个小村庄。那儿距离我们这条小道上的一个岔路口有五十公里远。我赞成他们的计划，提出和他们一起去。这天夜里我们住在了一个牧羊人的小屋里。我们很早就又启程了，为的是在第二天天黑前到达目的地，因为我们得走着去。先前由于无法带马去那座寺庙，我们把马留在了我伙伴们所在的村子。

这天早晨将近十点钟时，突然刮起了一阵猛烈的狂风，还伴有闪电。一场倾盆大雨似乎就要来临，但是却连一滴雨都没有下。我们正穿过一片树木非常繁茂的区域。地上覆盖着厚厚一层草，又密

又干。我觉得整个这片地区都显得异常干燥。闪电把好几处地方的草点燃了。我们不知不觉被围在了林火当中。没过多久，这火就气势汹汹地熊熊燃烧了起来，从三面同时向我们快速逼近。烟像浓云般弥漫开来。这使我不知所措，最后感到大为惊恐。埃弥尔和贾斯特看起来很平静，好像在沉思冥想。这使我稍稍放下点儿心来。

他们说：“有两个避火的办法。第一个是设法到达附近的一条小河——它流淌在一座深谷底部。那要走八公里路。如果到了那儿，我们或许可以安全地待着，直到这火因缺少可燃之物而熄灭。第二个办法是穿越这林火，但那需要您信赖我们的能力，相信我们能让您穿过火区。”

我明白这些人向来都表现得能驾驭各种情况，所以我立刻就不再害怕了。我站到他们两位中间，把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完全交给他们去保护。我们朝着火势最猛的那个方向走去。我立刻觉得有一个巨大的拱洞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直直地穿过了那林火，丝毫没有被烟雾、热气或遍地燃烧的木头所妨碍。我们就这样走了至少十公里。我觉得我们走得非常平静，仿佛周围根本就没有熊熊燃烧的烈火。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我们渡过了一条小河。此后我们就置身于火区之外了。在返程的路上，我从容地细细观察了一番我们走过的这条路。

当我们穿越那火区时，埃弥尔对我说：“您看，在绝对必需时，召唤上帝的高等法则来取代低等法则是多么容易的事。难道不是吗？现在我们已经把自己身体的振动提升到了高于火的频率之上，这样那火就再也不能伤害我们了。如果世俗大众来观察我们的话，他们会以为我们消失了，但实际上我们还是原来那样。其实我们看不出有丝毫不同，只不过是世俗感官的理念失去了与我们的联系。一个普通人会以为我们扬升了。也确实如此，我们上升到了某一意识层次，在那里世俗之人失去了与我们的联系。每个人都可以仿效我们。我们运用了一个法则。那是天父交给我们、让我们去运用的法则。我们可以用它来运送自己的身体，无论多远都行。我们就是

用这个法则在你们眼前出现和消失的。用你们的话说就是‘消除空间’。我们战胜种种困难，靠的就是将自己的意识提升得高于这些困难。这使我们能克服人类在其世俗意识中强加于自身的各种限制。”

我当时觉得我们好像只是从地上轻轻掠过似的。当我们走出了林火、平安到达河对岸时，我起初还以为自己刚从沉睡中醒来，以为那只是一场梦。但对这些事的觉知在我自身之中渐渐地成长，其真正的含义变得明晰起来，开始慢慢照亮了我的意识。

我们在河边找到一个阴凉的地方，吃了些点心，休息了一小时，然后走进了那个村庄。

第一卷

第十四章：施洗约翰的行迹及神奇疗愈

这个村子确实很有意思，因为那儿有一些保存得非常完好的历史文献。一经翻译之后，我们发现这些文献明确无疑地证明施洗约翰曾在这里居住过五年。后来我们有机会见到并翻译了其它一些文献。它们表明他曾在这个地区待了十多年。再后来，有人又给我们看了一些文献，而那些文献似乎表明他曾与一些当地人一起，在西藏、中国、波斯和印度游历了二十多年。我们觉得根据这些文献提供的线索，可以追踪他的行迹。我们对这些文献非常感兴趣，于是返回到各个村子里去做更深入的调查。通过编译已获得的资料，我们绘制了一幅路线图，能非常准确地反映出约翰的行踪。文献中有些事件在我们看来叙述、描写得十分生动，以至于我们恍惚觉得自己正走在施洗约翰当年所走的路上，沿着他在遥远过去所走过的小径前行。

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待了三天。在此期间，一幅宽广的历史画卷展现在我面前。我因此得以追溯到蒙昧时代，重新勾勒出各种教理真正发端的源头。那时一切都出自唯一的实体源头，也就是出自于上帝。我得以看清人们所表达出的理论上的歧见——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观点加入其中，以为这观点是上帝给他的启示，因而为他所独有，然后就自以为掌握着唯一真实的讯息，并且只有他才有资格将此讯息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人的种种理念就这样与纯粹的神启混淆在了一起。从那时起，一些世俗的观念渗入进来，导致了分歧与不和。

我能看出，这些大师是坚定地站在真实灵性的基石上的。他们感知到了人确实永生不死，既不会犯罪也不会死亡，是永恒的、不

朽的，是按照上帝的形像、模样被创造出来的。如果我们再做更深入的研究，就会确信这些伟大的人曾在数千年中传授这些纯粹的教理。他们并不声称自己什么都懂。如果别人未能做出和他们一样的事从而亲自对其加以证实，他们就不要求人们非得予以认同。他们只想通过自己所做的事来使人信服。

三天后，我们准备返回我伙伴们留在那里的那个村庄。埃弥尔和贾斯特在这个村子里的使命只是治愈一些病人。毫无疑问，他们本可以用少得多的时间来完成到达此地及那个寺庙的旅行，只是由于我不能以他们的方式移动，所以他们才采用了我的方式。

我的伙伴们在那个村子里等着我们。他们寻找雪山野人的工作彻底失败了。找了五天之后他们感到厌倦，于是便放弃了。在返回的路上，一个人影吸引了他们的注意。那个身影映现在一座山脊上的天空中，而那座山脊离他们有一千五百米至两千米。他们还没来得及用望远镜把那个身影看清楚，那人就消失了。他们只在片刻间看到了他。他们留下的印象是：那个形体像猴子一般，身上覆盖着毛发。他们赶到那人出现的地方，却没找到任何踪迹。他们把那一天剩下的时间都用来在附近搜寻，但毫无成果，最后只得放弃了寻找。

听了我的讲述之后，我的伙伴们想要再去那个寺庙。不过埃弥尔告诉他们说，我们很快就会去参观一个类似的寺庙。他们听了之后便打消了那个念头。

附近很多人为获得疗愈而聚集到这个村子里，因为大师们从雪山野人那里救出四个被抓走的人的消息已经在各处传开了。第二天，我们参加了集会并目睹了几个效果显著的疗愈事例。一名二十几岁的年轻女子去年冬天冻伤了双脚，而这时她眼看着自己的脚痊愈了。我们有幸看到她脚上的肉就在我们眼前很快地重新长好，直到她的双脚又变得正常并行走自如。另有两位盲人也恢复了视力，其中一位似乎天生就看不见。还有很多小病也都被治好了。所有病人听了大师们的讲话好像都深受感动。

这次集会后，我们问埃弥尔是否有很多人因他而皈依、信教。他回答说：“许多人的确得到了帮助，而这会激起他们的兴趣。有些人会在一段时间里做些灵性功课，但大多数人很快就会重新陷入自己旧有的习惯中。他们估量着要付出多少努力，而那样的努力在他们看来太过巨大了。他们差不多全都过着一种随意、省心的生活。在那些自称有信仰的人中，也只有大约百分之一的人认真对待灵性功课。其他人在遇到困难时则完全依赖别人的帮助。这是造成他们烦恼的主要原因。他们声称能帮助任何想得到帮助的人，可实际上却不能为任何人而做功课。他们可以谈论那为其病人保留的丰盛、富足，但要真正浸润在这丰盛中，就得接受它并通过真正过圣洁生活来向自己证明它。”

第一卷

第十五章：一位永生不死者的教诲

我们第二天早晨离开了那个村子。有两位村民陪着我们——他们似乎已开始做灵性功课了。第三天晚上，我们到达了距施洗约翰待过的那个村子有二十多公里的另一个村庄。我非常想让我的同伴们也看看我见过的那些文献，所以我们决定去施洗约翰的那个村子里住下。贾斯特陪我们去了那里。那些手稿深深地触动了他们，并使我们得以绘制出一幅反映施洗约翰行程的路线图。

那天晚上，陪同第四组的那位大师来和我们一起过夜。他给我们带来了第一组和第三组的讯息。他就出生在这个村子并在这里长大。正是他的祖先写下了这些文献，而这些文献也一直保存在他家。他属于文献作者后代中的第五代。他的家族中没有一个成员遭遇过死亡的经历。他们全都将自己的身体带走了并能随心所欲地回来。我们问这些文献的作者是否方便来和我们谈一谈。那位大师回答说没有什么不便，并且说定谈话就在当晚进行。

我们坐了没多一会儿，一位年纪大约三十五岁的男人就突然出现在了房间里。人家把他介绍给我们。我们全都和他握了手。他的外表让我们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因为我们本以为会见到一位岁数很大的人。他中等个头，脸部棱角分明，但从这张脸上流露出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最深沉的仁慈善良。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显示出他特有的力量。有一种奇异的光从他整个身体中散发出来。

埃弥尔、贾斯特、那位大师以及这位陌生来客在坐下前合掌静默了片刻。我们全都坐了下来，随后那位突然出现在房间里的陌生人开口说道：“你们要求进行这场谈话，以便更好地理解有人读给你们并给你们翻译过的那些文献。是我撰写并保存了这些文献。那

些关于伟大人物施洗约翰的文献似乎让你们很吃惊。它们讲述的是他在这儿和我们住在一起时发生的真实事件。正如人们所说的：他是一位很有觉知、非常聪慧的人。他感觉到我们的教理是真实的，但他似乎始终未能将其彻底领会，因为他假如彻底领会了，就绝不会死去。那时我常常坐在这个房间里，听约翰和我父亲谈话。约翰所得到的教导中有很大部分是在这里接受的。我父亲也是在这里带着自己的身体离世的——当时约翰也在场。我父系和母系家族中的所有成员都是带着自己的身体离世的。这样的离世、这样的离去，意味着那个身体在灵性上是完美的。我们已意识到了生命的灵性意义，意识到了上帝的意义，以至于我们用和上帝一样的方式来看待生命。因此我们有幸接受最高级的教导并能帮助所有人。

“我们绝不会从这个王国里降下来，因为到达那里的人不想从那儿坠落。他们全都知道生命就是进步，就是前进。没有后退，也没有人想要往后退。所有人都伸出手去帮助那些寻找光的人。他们不断在万有中发送讯息。如今世界各地都有敏悟的上帝的孩子在阐释这些讯息。我们之所以渴望到达这个王国、这种意识状态，主要是为了能进行这类服务。我们都能够、也都愿意以某种方式提供帮助。我们能对思想敏悟的人讲话，教导他们，提升他们的意识——要么直接提升，要么通过某个中间人来提升。这些事我们都做。但中间人不能替他人做功课，也不能无限期地拖着他人前进。那个人得自己决定去做功课并将其付诸实践。总之，人是自由的，并且要依靠自己。

“耶稣意识到了身体是灵性的、不可摧毁的。当所有人都达到这种意识状态并保持住这种状态时，我们就能与所有人交流了，也就能在大众中传播我们所接受的教导了。我们有幸知道每个人都能做出和我们一样的事，都能解决生命中的所有问题。一切困难和纷乱都会显得易于处理。我的样子和你们没有什么不同，也和你们每天遇到的那些人没有什么不同。我在你们和我之间看不出任何差异。”

我们肯定地对他说，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某种比我们美好不知多少倍的东西。他回答说：“这只是世俗之人在与永生者相比较。要去看每个人的神性品质，不要拿他去和别人比较，这样你们就会觉得他和我差不多了。在每张脸上寻找基督，你们就会让这个神性品质从那张脸上显现出来。我们避免去做比较。我们每时每刻都只看到所有人身上的基督。做到这一点之后，我们对你们来说就是不可见的了。我们凭借完美的眼光，看到的就是完美，而你们用不完美的眼光，看到的就是不完美。

“我们的教理在你们看来会如同神启。直至你们接触到一位能教导你们的大师，直至你们能提升自己的意识，达到能像现在这样看见我们并和我们谈话的程度，你们才不会再那样想。与某个人谈话或试图与某个人谈话——这根本算不上神启。我们的教导可以使人达到能接受真正神启的地步。而那真正的神启是直接来自于上帝的，并且只来自于上帝。让上帝通过你们显现出来吧，那时你们就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了。

“花朵那精细入微的完美形像就存在于种子之中。要有一个持续不断的准备过程才能让这颗种子成长、壮大、绽放并变成完美的花朵。当内在形像的最细微之处都已得到完善时，那朵花就会显得极其美丽。同样地，上帝也在其思想中保留着每个孩子的完美形像。祂就是想要通过这个完美的形像而显现出来。

“在这个理想的显化模式中，当我们让上帝按照祂自己的理想通过我们显现出来时，我们会远远胜过花朵。而当我们自己掌控事物时，事情就开始变糟了。这个教理适用于所有人，并非只适用于少数人。我们曾被告知：我们与你们在本质上没有不同，只是领悟程度不同而已。

“所有宗教、教派、信条和教义都是好的，因为它们最终会使其信徒认识到：存在着某种潜在的、普遍的要素。它是真实存在而又不为人知的。那是某种他们没碰到过的深刻的东西。或者他们终会明白：他们能够、也应该成为某笔财富的合法所有者，而他们还

没有接触到这笔理应属于他们的财富。正是这一点会推动人类前进。他们知道有某种东西可以为他们所有。他们目前尚未拥有它，但将来可以拥有它。这会激励人们，直到他们达到自己的目标。

“然而现在各领域中的进步却是用以下方式取得的：首先，脱离上帝而迅速进步的想法被输入到人类意识中。人类觉得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达到某一目标。他们通常就是在这时开始犯错误的。他们不承认那进步的念头出自源头，而认为这念头完全出自于自己。他们离开了上帝，而不是让上帝通过他们显现出祂为他们构想出的完美。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去显化完美并制造出了不完美的事物，而那些事物本来是可以完美的方式去制造和显化的。

“人类应该意识到：整个念头都是上帝直接而又完美的表达。这念头一穿过人的思想，人就该把它变成一个表达上帝的理想模式，而不再将他那世俗的趣味加入其中，从而让上帝以一种完美的方式通过他显露出来。那时这理想的模式就会呈现出完美的状态。上帝是超乎尘世之上的。物质主义不能给上帝帮上任何忙。如果人类意识到这一切并据此而采取行动的话，那他们立刻就能显化出完美。人类必须跨过这个依靠精神力量和智力力量的阶段。他们得直接从上帝开始显化。精神力量是人类独创的——它必然会使人类偏离正道。”

第一卷

第十六章：大师们的外表及瞬间消除疲劳

第二天早晨我们起得很早，在六点半准备去吃早饭。我们的住所和吃早饭的地方隔了一条街。正当我们穿过这条街时，遇到了也走在这条街上的几位大师朋友。他们一边走一边彼此交谈着，和普通的世俗之人没什么两样。他们跟我们打了招呼，而我们对于撞见他们这个样子表示了惊讶。

他们回答说：“我们只不过是和你们一样的人，为什么非要把我们看成另类呢？我们跟你们没有丝毫不同。我们只是更多地发展了上帝给予所有人的那些能力罢了。”

我们于是问道：“那我们为什么做不出你们做的那些事呢？”他们的回答是：“所有我们接触到的人为什么不仿效我们？为什么做不出那些事？我们既不能也不想把我们的方法强加于人。每个人都是在自由地生活着，在自由地走着他觉得好的道路。我们只力图指出那条简单、容易的道路——那是我们尝试着走过并且发现很不错的路。”

我们在桌边坐了下来，谈论着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情。我深深地感到钦佩与敬慕。这四个人坐在我们对面。其中一位已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完善了自己的身体，可以把它带到他想去的任何地方。他在世间生活了一千多年，却仍保持着一个三十五岁之人的青春与活力。在他旁边的那位出自同一家族，但比他晚了五代。尽管已在世上活了七百多年，他看起来却还不到四十岁。他和他那位祖先可以像两个普通人那样交谈，而他们也常常这么做。

此外还有埃弥尔——他已经活了五百多年，看起来像是六十岁的样子。最后是贾斯特——他年纪有四十岁，看起来也就像是四十

岁。这四位全都如兄弟般地交谈着，谁都没有丝毫优越感。虽然他们态度和蔼、朴实，但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体现出完美的逻辑性，表明他们对所谈的话题有透彻的了解。他们既不故作高深，也不故弄玄虚。他们在日常事务中表现得就如常人一样，但我却总觉得自己像在做梦。

饭后我的一位同伴站起来要付账。埃弥尔说：“你们在这儿是我们的客人。”他向老板娘伸出一只手去。我们以为那只手是空的，但仔细一看，却发现那手里正好握着付账所需的钱。大师们身上是不带钱的，也不需要任何人给他们提供钱。在有需要时他们就能拿到钱，那是直接从万有实体中取出来的。

从饭馆出来后，那位陪同第五组（*原文如此，但在上一章中说这位大师是陪同第四组的，可能是作者或法文译者笔误。——译注）的大师跟我们握了手，说他得回到自己的小组去，随后他就消失了。我们记下了他消失的确切时间，后来我们核查到他离开我们后不到十分钟就回到了他那个小组。

那一天我们与埃弥尔、贾斯特和我们称作“文献之友”的那位大师一起在村子里面及周围漫步。这位朋友极其详细地给我们讲述了施洗约翰在这村子里居住十二年间的一些情况。那些故事讲得实在太生动了，以至于我们觉得自己把那段模糊久远的过去时光重新体验了一遍，觉得自己正在跟约翰讲话、与他同行。此前我们一直把这位伟人看成被某些故弄玄虚者传说得神乎其神的神秘人物。但从这一天起，他对我来说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人。我就如亲眼所见一般，想像出他和我们一样在村子里面及周围漫步，从这些伟大的灵魂那里接受教导，但却无法彻底掌握这些教导中的基本真理。

那一整天我们都在东游西逛，倾听着有趣的历史故事。我们就置身于文献中所讲述的那些千年往事发生的地点，听人给我们朗读并翻译那些文献。后来刚好在天黑前，我们筋疲力尽地回到了村子里。

那三位大师朋友并没有比我们少走一步路，却丝毫没表现出疲倦的样子。我们满身都是污泥、尘土和汗水，而他们却神清气爽、精神饱满，白色的衣服就和刚出发时一样一尘不染。我们在旅行中就已经注意到：大师们的衣服从不变脏。我们常常谈论这事，却不知道那是什么原因。

这天晚上我们重又提出了这个问题，那位“文献之友”回答说：“你们对此感到惊讶，而我们感到更惊讶的是：上帝所创造的一小粒实体竟会附着在它并不属于其中的另一件上帝的造物之上，竟会待在一个没人愿意让它待的地方。拥有正确的理念时，这就不会发生，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上帝的实体片段可以置身于错误的地方。”

一秒钟后，我们看到自己的衣服与身体都和大师们的一样干净了。这场转变（它的确是）对我的同伴和我来说是瞬间完成的。所有疲劳的迹象都离开了我们。我们觉得就像刚刚起床并洗了个澡一样精神振奋。这就是对我们所有问题的回答。

我想，这天夜里回房间时，我们是怀着与大师们同行以来所感受到的最深的安宁。我们的敬畏迅速转化成了对这些善良、朴实的心灵的深深的爱，因为他们为人类做了那么多有益的事。他们把所有人都看作兄弟，而我们也开始这样看待人们了。他们从不把任何事归功于自己，总是说那是上帝在通过他们显现出来。

“单凭自己，我什么也做不了。是那居于我之中的天父独自做成了这些事。”

第一卷

第十七章：雾中的奇光与幽灵

第二天早晨，我们整个身心都兴致勃勃地期待这一天将带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已开始认为每一天都会带来一点新的启示，而我们觉得自己对于这些经历的深层意义还只有肤浅的认识。吃早饭时我们得知，我们要去一个坐落在山上更高处的村庄。从那里出发，我们将去参观位于某座山上的寺庙。那是群山之中的一座山，而那些山是我在前面写到的那个寺庙屋顶上看见过的。这段路程骑马只能走二十五公里，后面就不能骑了。所以得由两位村民陪我们走完这二十五公里，然后他们把马送到另一个小村子里照管，一直等到我们回来。事情就是这样进行的。我们把马交给村民后，便开始攀登那条通往我们要去的村庄的狭窄山路。这条路上有些路段的台阶是在石头上凿出来的。

这天夜里我们在一家客栈旁宿营。这客栈坐落在山脊上，就在我们离开马匹的地方和我们要去村庄的半途中。客栈老板是个胖胖的、快活的老人。他是那么肥胖丰满，走起路来就像一只球在滚动，而且几乎让人看不见他的眼睛在哪儿。他一认出埃弥尔后，就请求得到疗愈，说如果人家不帮他的话那他肯定会死去。我们得知这家客栈在数百年间都是子承父业地进行着经营。这位老板已经干了七十年。

最初他的一种公认无法治愈的先天性疾病被大师治好了，于是他积极地做起了灵性功课，坚持了两年。后来，他渐渐对此失去了兴趣，开始依靠他人来解除自己的困难。这样过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间他的健康状况似乎一直都很好，但突然间他旧有的恶习重新发作了，而他并不想努力摆脱自己那种所谓的懈怠。他这种情况很典

型，有成千上万的人也都和他一样。他们这种人只图活得舒服，任何努力对他们来说都会很快变成无法承受的负担。他们失去了兴趣。他们祈求帮助的祷告变得机械、枯燥，而不是怀着深切的意愿说出来的。

第二天早晨我们很早就出发了，在下午四点到达了目的地。那座寺庙位于一个石峰之上，几乎就在村子的正上方。岩壁非常陡峭，因此上去的唯一途径是借助一只系在绳索上的筐。这筐子由一个滑轮垂下来，而那个滑轮架设在一根固定在岩石中的木梁上。绳子的一端缠绕在一个绞盘上，另一端穿过滑轮，系住那只筐。这只筐用来使人上去和下来。那个绞盘放置在一个小房间里，而这小房间是在一座山崖的岩石上开凿出来的。托住滑轮的那根木梁伸出一截来，以使筐子下降时不会撞上那座山崖。在向上升时，当筐子过了山崖之后，人要用力荡一下，才能安全地落在那山崖上并进入那个在岩石中开凿出来的小房间。这座山崖向外突出来很大一块，所以筐子悬在空中时距离岩壁有二十多米远。

发出一个信号之后，有人把筐放了下来，于是我们被一个一个地拉到了那座一百三十米高的山崖上。我们一到那儿就寻找上到寺庙去的路。那座寺庙所在的地方比这儿还要高一百七十五米——它的墙壁是顺着岩壁往上修建的。人家告诉我说，这第二次攀登也得像第一次那样进行。果然，我们看见从寺庙那儿伸出一根梁木来，和山崖上的那根差不多。有人放下来一根绳索，上面系着一只同样的筐。于是我们又一个一个地被拉到了那座寺庙的平台上。

我再次感到自己置身于世界之巅了。承载这寺庙的石峰比周围的山高出三百米。我们出发的那个村子则在三百米以下，位于人们翻越喜马拉雅山时穿过的一个山口。这座寺庙的位置比我跟埃弥尔、贾斯特一起参观过的那个寺庙低三百五十米，但这里的视野要开阔得多。我们觉得自己似乎能看到无垠的太空。

人家安排我们住了下来，让我们可以舒服地过夜。三位大师朋友告诉我说，他们要去拜访我们同伴的几个小组，并准备把我们

这边的信件全都带过去。于是我们给所有同伴都写了信，并仔细注明了日期、时间和地点。我们保留了这些信的副件，后来查明这些信全都在离开我们手里后二十分钟内交到了收信人那里。我们把信给了这几位大师朋友。他们和我们握了握手，说第二天早晨见，然后便一个一个地消失了。

看管寺庙的人们给我们提供了一顿很好的晚餐。饭后我们回房间去睡觉，但是却睡不着，因为我们经历的这一切开始让我们激动不已。我们此刻是置身于海拔三千米的地方，附近除了僧侣外再没有一个人，除了我们自己的说话声外也再听不到别的声音。空气都是完全静止的。

我们的一个伙伴说道：“怪不得人家会选择像这样的寺庙来静心冥想。这浓重的寂静好像伸手便能摸到一样。这座寺庙肯定是个退隐修行的好地方。我要出去看看周围的情况。”

他出去没多一会儿就回来了，说外面有浓雾，什么也看不见。我的这两位同伴很快睡着了，而我却睡不着。于是我起床穿好衣服，来到了寺庙的屋顶上。我坐了下来，把腿垂到墙外。恰好有一些月光透过雾气照了过来，驱散了一点黑暗，否则这里就是漆黑一团了。这淡淡的月光照出了一大团一大团的雾——它们正在附近波动起伏着弥漫开来。这月光让人想起自己并非悬在空中，下面还有一些东西，大地还存在，自己坐的这个地方是与大地相连的。

突然间，我看到了异象。我看见一大束光，其中的光线铺展成扇形并朝我伸展过来。我差不多是坐在这扇形的中心。中间的那道光最为明亮。每一道光都继续前行，直到照亮了大地上的某一特定区域。随后这些光线融合在一起，变成一道巨大的白光。它们汇聚在白光的中心点上。那白光非常强烈，像水晶般透明。这时我觉得自己好像是飘浮在这一景象上方。我朝这道白光远方的源头望去，看到了一些极为古老的幽灵。他们在往前走，数量越来越多。他们排成紧密的行列，走到某一地点后便分散开来。他们相互间离得越来越远，直至填满了那道光并覆盖了大地。他们似乎都来自那个白

色的中心点，开始时是一个一个地出来，然后是两个两个地，再后来是四个四个地……到达分散开来的那个点时，他们有一百多个，并排铺开，呈一个紧密的扇形。在那个分散点上，他们四散开去，占据了所有的光线。他们无序地走着，每一个都按自己的想法在走。他们覆盖了整个大地的时刻，也正是那些光线发散到最大程度的时刻。随后这些幽灵体逐渐相互靠拢。那些光线朝着他们的出发点汇聚起来。幽灵体们重又一个一个地进入那里，就这样完成了他们的一个周期。在进入那里之前，他们重又聚集在一起。一百多个灵魂并排组成一个紧密的行列。他们越往前走，数量就变得越少，最后只剩下了一个。这一个便独自走进了那光中。

我突然一下站起身来，觉得在这种地方做梦不太安全。于是我回到自己床上，很快便睡着了。

第一卷

第十八章：失重感及与一位女性大师的会面

我们请一位看管寺庙的人在第一缕曙光出现时叫醒我们。当他敲响我们房门时，我觉得自己才只睡了一小会儿。我们全都跳下了床，迫不及待地想从这么高的处所看到日出。我们迅速穿上衣服，像三个毛躁的学生那样冲向平台。我们弄出了很大的声响，把那些看管寺庙的人吓坏了。他们急急忙忙赶来看我们是不是发了疯。我想，自从这座古寺建成以来，也就是说自从一万多年前以来，还从未有过如此的喧闹声扰乱这里的宁静。这寺庙确实非常古老，以至于与它下面的岩石融为了一体。

一到平台上，别人再怎么叮嘱我们保持安静都没有用了。我那两个伙伴刚看了一眼就惊得目瞪口呆。我估计自己也是一样。我等着他们开口说话，而他们却几乎同时大叫起来：“我们这是悬在了空中呀！”他们这个感觉和我在另一座寺庙中有过的感觉完全一样。他们一度忘记了自己的脚是踩在地上的，还以为自己漂浮在空气中呢。他们中的一位说道：“怪不得那些大师体验过这种感觉后便能飞了。”

一阵短促的笑声使我们回过神来。我们转过身去，立刻看见埃弥尔、贾斯特和那位“文献之友”站在我们身后。我的一位伙伴同时握住了他们三个的手，大声说道：“太奇妙了。怪不得你们在这儿待过之后就能飞了！”他们微笑起来，其中一位说道：“你们也可以和我们一样自由地飞翔。你们只要知道自己有这样做的内在能力并去运用这个能力就行。”

我们凝视着周围的景色。雾气降了下去，如层层巨浪般浮动着。不过这雾还是相当高的，因此连一平方米的土地也看不到。大团大

团雾气的移动，使我们觉得自己仿佛在被一些寂静的翅膀带着飞。向远方望去时，我们完全失去了对重力的感觉，很快便以为自己正在太空中翱翔。就我个人而言，我的失重感非常强烈，以至于我飘浮到了屋顶之上。听到一个说话声时我猛地跌落了下来，感受到一股冲击力。这冲击给我造成的影响好多天后才消失。

这天早晨，我们决定在这座寺庙里待三天，因为我们只剩下一处有趣的地方要去参观，然后就要与其他小组会合了。埃弥尔带来了一些讯息。他们中的一位告诉我们说，我们队长的那个小组刚刚在三天前参观过这座寺庙。吃完早饭后，我们出去看雾气渐渐消散。我们仔细观察着这雾气，直到它完全散尽并露出了太阳。我们看到了坐落在远处山谷中悬崖下面的那个小村庄。

大师朋友们决定去访问那个村庄。我们请求和他们一起去。他们笑着同意了并建议我们坐筐子下去，说那样我们到达时外表看上去会比较像样一点，而假如我们尝试用他们那种移动方式的话，情况就不好说了。于是人家把我们一个一个地放下去，直到那座山崖上，然后又从那里把我们放到了高出村子的那片小高原上。我们中最后一人刚刚跳出筐子，大师朋友们就出现在了那儿。我们一起向下面的村庄走去，在那儿度过了这一天的大部分时光。

那是这些山区中很典型的奇特的古老村庄。这儿有二十多所在岩壁中开凿出的房屋，入口处用石板堵住。采用这种建筑方式是为了避免房屋被冬雪的重量压垮。村民们很快聚集起来。埃弥尔与他们交谈了一会儿，说定第二天下午举行一场集会。这消息被送了出去，以便通知附近想要参加集会的人。

人家告诉我们说，施洗约翰曾在这个村子住过并在那座寺庙接受过某些教导。那座寺庙当时的状况就和现在一模一样。人家把约翰住过的那所房屋的所在地指给我们看，不过那房屋已经被毁掉了。当我们傍晚回到寺庙时，这儿的空气变得很清朗，所以我们能看到一大片广阔的区域。人家指给我们看约翰到附近村子去时所走的那些路径。这座寺庙和约翰居住的那个村子至少是在他到来六千

年前修建的。人家又让我们看我们出发时所走的那条路——它也是从那时起就供人使用了。将近下午五点钟时，那位“文献之友”跟我们握了握手，说他要离开一会儿，很快便会回来。随后他就消失了。

这天傍晚，我们在这座寺庙的屋顶上看到了我从未见过的最神奇的一次日落——尽管我曾有幸在几乎世界各国都看到过日落的景象。黄昏时分，薄雾笼罩在广阔高原边缘的一座小山脉上。我们可以把这片高原的景色尽收眼底。当太阳到达这高原的边缘时，它仿佛是从极高处俯视着这片高原，于是我们看到了茫茫一片熔金般的海洋。随后落日的余晖点燃了一座座高峰。远处的雪山闪耀着光芒。一片片冰川就像巨大的火舌。

这些火红的颜色又与天空中的种种色调连成一片，仿佛融入了其中。散落在高原上的一个个湖泊突然像火山似的喷出火焰，与天上的色彩混合在一起。我们一度觉得自己正置身于一座寂静地狱的边上。随后，一切都融合成了一片和谐的色彩。一个温和、宁静的夜晚降临到了这片风景之上，其中散发出的平和、安宁的气氛是语言无法形容的。

我们在平台上一直坐到半夜，相互聊着天，并向埃弥尔和贾斯特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关于当地的人种和历史概况的。埃弥尔从大师们的一些著名文献中给我们做了很多引述。这些文献表明：在我们的历史时代开始数千年前，当地就已经有人居住了。

埃弥尔最后说道：“我不想诋毁你们的历史，也不想贬低你们的历史学家，但他们确实对于过去追溯得不够远。他们认为埃及意味着‘外在的黑暗’或‘沙漠’——就如这个名字所表示的那样。实际上，这个名字意味着‘思想的沙漠’。在埃及时期，正如今天一样，大部分人是生活在思想的沙漠中，而你们的历史学家没有去探寻这个词背后的含义以便做更深入的研究。他们只是接受并讲述

那些肤浅的见闻而已。这就是你们历史的开端。很难把这个历史与我们的历史联系起来。我并不要求你们把我们的历史看作是真实的，只是建议你们在这两者之间自由地做出选择。”

这时，一轮圆圆的满月出现在远方地平线一带的群山之上。我们出神地望着这月亮，直到它几乎到达天顶。这景象非常美妙。淡淡的云彩不时飘过附近一座略高出这座寺庙的山峰。当这些云彩飘到月亮近旁时，我们觉得自己仿佛是和月亮一起飘到了静止不动的云彩上。这景象持续了一个小时。

突然，我们听见后面传来一个声音，像是有人掉了下来。我们站起身朝那儿望去，看到一位上了些年纪的老妇人站在那里，微笑着问我们是否被她吓到了。我们开始以为她是从护墙上跳到平台上的，其实她只是踩了下脚以吸引我们的注意而已，只不过这声音被深深的寂静放大了。埃弥尔快步走上前去与她打招呼，并把他这位姐姐介绍给了我们。她微笑起来，问我们她是否打扰了我们的遐思。

我们重又坐下来，话题转向了对她的经历和她在神圣生活中所做工作的回忆。她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是在这种精神中培养起来的。我们问她这些孩子是否陪她一起来了。她回答说最小的那两个从不离开她。我们请求见见他们。她说他们正好有空儿。这时立刻有两个人出现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跟自己的舅舅和母亲打过招呼后，就走上前来以便被介绍给我的两位伙伴和我。那儿子是个高大魁梧的男人，身材笔直，看上去很有男子气概。他大约有三十岁的样子。那女儿则娇小、苗条，容貌迷人。这是个非常沉稳的漂亮姑娘，年纪大约二十岁。我们后来得知那儿子是一百一十五岁，而那女儿是一百二十八岁。他们要参加第二天的集会，所以很快便下去了。

他们走后，我们向他们的母亲夸奖她这两个孩子。她转向我们，回答说：“所有孩子在出生时都是好的、完美的。根本没有坏的孩子。”

子。他们的受孕是完美、纯洁的还是世俗、肉欲的，这并不太重要。纯洁受孕的孩子会很早就认识到他与天父的联系。他知道自己上帝是上帝的基督子。他会迅速成长起来，并且只怀有完美的想法。而通过肉欲受孕的孩子也能立刻认识到他与天父的联系，感知到基督同样居于他自身之中，并通过把基督作为自己的典范而实现他的完美。他会凝视这个典范，爱祂并依恋祂，最后他会把自己所想的这个对象显化出来或复制出来。他重又诞生了。他是完美的。他把那始终存在的、自己内在的完美显现了出来。第一种孩子坚持作那个典范——他是完美的。第二种孩子构想出了那个典范并使之成长起来。这两者都是完美的。没有一个孩子是坏的。所有孩子都是好的，都来自于上帝。”

这时我们中有一位提出该去睡觉了，因为已经过了子夜。

第一卷

第十九章：与《圣经》惊人相似的印度古文献

第二天早晨五点，我们都聚在了寺庙的平台上。礼貌性地打过招呼后，我们坐成一圈。按照惯例，人们要朗读经书中的一些段落。这天早晨，所读的段落选自这座寺庙中的文献。贾斯特将其翻译给我们听。我们惊讶地发现，第一篇引文正与圣约翰所传的《福音书》第一章相符，而第二篇则与圣路加所传的《福音书》第一章相符。我们要求查阅我们的《圣经》以做对比。人们痛快地答应了。贾斯特帮我们进行了对照，而我们都对这两种经书的相似性感到惊奇。

我们刚做完这件事，早饭的钟声就敲响了。我们都回到了里面。饭后我们准备到下面的村子里去，便不再想着对照经书的事了。在那个村子里，我们看到聚集了附近的很多人。贾斯特告诉我们说：这些人主要是牧民。他们在夏天把畜群赶到高处的牧场上来，而现在回到下面山谷中去的时候就快到了。每年这些人都要在快离开时聚在一起——这是个习俗。

我们穿过村子时，遇到了埃弥尔的那个外甥。他向我们提议午饭前去散散步。我们高兴地同意了，因为我们很了解一下周围的情况。在散步时，他把远处山谷中的几个村庄指给我们看。那些村庄显得别有一番格调。它们的名字一翻译过来，听上去很像《圣经》前几章的名字。但直到后来，在我们返回村子、吃了午饭并参加了集会之后，我们才明白这一切事物的真正含义。

当我们在寺庙中结识的那几位朋友出现时，这儿聚集了大约两百人。埃弥尔的外甥朝两个男人走去。他们手里拿着一样东西，像一本厚厚的书。当他们打开它时，我们看到那是一只书形的盒子，里面装着一沓沓纸，像是书页。埃弥尔外甥的父亲从中选出了一沓，

然后那两个人把盒子放在了地上。他把这一沓纸交给那两人中的第一个男人。那男人打开了它，把那些纸一页一页地递给埃弥尔外甥的父亲。他朗读过这些纸页之后，又将它们交给第二个男人，而这个男人则把它们放回到盒子里。

在朗读纸页时，贾斯特为我们做翻译。我们很快便注意到：所读的故事与圣约翰的《福音书》惊人地相似，只是内容要详细得多。接下来的纸页与路加的《福音书》相似，再后面的与马可的《福音书》相似，最后面的则与马太的《福音书》相似。

朗读过后，听众们聚成一小群一小群的。我们则和贾斯特一起去找埃弥尔，请他就这一切做出解释。他告诉我们说：这些文献在每年的集会上都要朗读，而这个村子从前就是当地朗读这些经书的中心地点。我们请他注意这些经书与《圣经》所述故事的相似性。他对我们说：《旧约》中的许多故事就出自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些文献。而较晚的一些故事，比如耶稣受难的事，则是发生在别的地方。不过，这些文献的核心是关于基督的诞生及其生活，其主题是在人自身之中寻找基督，力图向那些偏离、远离了这个典范的人指出：基督始终活在他们自身之中。埃弥尔甚至说那些事发生在哪儿并不重要，因为大师们的愿望主要是使这些事的灵性意义流传下去。

我们把这一天剩下的时间和第二天用来做对比、记笔记。由于篇幅有限，我无法在这里复述那些内容。读者重读《圣经》中的章节，便可了解那些纸页所讲故事的灵性含义。我们发现埃弥尔外甥的父亲——就是朗读纸页的那一位——是施洗约翰之父的直系后裔。他的家族有这样的传统，就是由一位家族成员在这样的集会上朗读那些文献。我们所住的那座寺庙曾是约翰和撒迦利亚（*即施洗约翰之父——译注）崇敬的地方。

几位大师朋友表示想离开我们去做他们的一些事。最后说定贾斯特留下和我们在一起，其他人离开。第二天我们读完了那些文献。到第三天，我们也要走了。尽管是在一大清早，但几乎所有村民都起了床来祝我们一路顺风。

第一卷

第二十章：来自外星球的大师之母

接下来的五天，我们所走过的地区正是施洗约翰从前曾经走过的。在第五天，我们到达了那个村庄——就是我们的马匹等候我们的地方。埃弥尔正在那里。从这时起，旅行变得比较轻松容易了，直至我们来到埃弥尔出生的那个村子。快到那村子时，我们注意到这个地区人口比较多，大大小小的道路也是我们所见过的最好的路。

我们沿着一座肥沃的山谷往上走，来到了一片高原上。途中我们发现山谷变得越来越窄，最后岩壁紧贴着河流，以至于这山谷变成了一条溪谷。将近下午四点钟时，我们面前突然出现了一座一百多米高的陡峭悬崖。河流从这儿坠落下来成为瀑布。道路伸向一个平坦的地方——就在那砂岩悬崖脚下，靠近瀑布边上。岩壁上开出了一条隧道，呈四十五度角向上，直通到上面的高原。人们在这隧道中凿出了台阶，以便于往上走。

一些大石板被放在那里，以备必要时堵住隧道下面的出口，从而在遭到攻击时构成一道牢固的屏障。到达上面的高原时，我们看出这条地下梯道是从溪谷进入这里的唯一通道。过去曾有三条路可以通到这儿，但人们修建村庄外面的围墙时有意堵住了其中两条。村里的许多房屋都紧靠着这围墙。它们大多有三层，但在围墙以内的下面两层没有出口，只在第三层有。每个出口都带有一个相当宽大的阳台，可以让两、三个人舒服地待在那里，持续观察周围的情况。

人家告诉我们说：这个地区从前曾居住着一个与世隔绝的土著部落。最后那个部落消失了，极少数幸存者加入到了其他部落中。

这就是埃弥尔出生的那个村子，也是我们考察队成员约好会合的地方——此前我们分成了一些小组，以便去考察更多的地方。

我们经过一番询问后得知：我们是最先到达的一批，其他人要在子夜时分到来。人家分给我们村里一栋靠着围墙的房屋作为住处。透过三层的窗户可以看到南边起伏的群山。人家把我们舒适地安顿下来，告诉我们说一会儿可以去底层用晚餐。我们下楼后看到，埃弥尔的姐姐和她丈夫，还有我们在寺庙中见过的他们那两个孩子以及埃弥尔本人，全都坐在桌边。

我们刚吃完饭就听到屋前的小空场上有动静。原来是一位村民来告诉我们：其他小组中的一支刚才到了。那是我们队长托玛斯和他的同伴们。人们给他们摆上了晚饭，又安排他们和我们一起过夜。然后我们全都来到了屋顶平台上。太阳已经落下去了，但黄昏尚未结束。

我们看到下面有一块盆地，来自周围山脉的许多条急流汇聚到这里，冲刷出深深的沟壑。这些急流全都注入一条大河之中，而这条大河很快便在我前面写到的那座砂岩悬崖那儿骤然化作一道瀑布。这条大河从深深的溪谷中流出，却只在高原上流淌一百多米，便跳下悬崖化成了瀑布。

其它小河也在那条大河沿岸的陡峭岩壁上形成三十米至六十米宽的一些瀑布。许多河的流量都很大，有些却只是涓涓细流，还有些则把旁边的岩壁冲刷出道道凹槽，形成连续跌落的一串瀑布。

在高高的群山上，山谷中夹着道道冰川，从整座山脉顶上覆盖着的终年不化的积雪中伸出，就像巨人的手指一般。

村子外面的这道围墙一直延伸到大河岸边的岩壁，然后沿着河流直修到瀑布那里。在与岸边岩壁相交的地方，陡峭的群峰有六百米高，构成了一道一眼望不到头儿的天然屏障。这片高原由北到南有一百多公里，由东到西有五十多公里。除了那条倾斜的隧道，唯一通向这片高原的路位于其最宽阔处。在那里有一条小道伸向一个山口，而那个山口也被一道与村里相似的围墙护卫着。

我们正谈论着这种布局一定会带来哪些好处时，埃弥尔的姐姐和外甥女来到了我们这里。又过了一会儿，他的姐夫和外甥也来了。我们发现他们在努力克制内心的激动。很快，埃弥尔的姐姐便告诉我们：她今晚在等待她母亲的来访。她说：“我们太高兴了，简直有些抑制不住。我们太爱我们的母亲了。我们爱所有生活在成就最高的星球上的人们，因为他们全都美丽、高尚、乐于助人。而我们的母亲是那么美丽、优雅、令人爱慕，又是那么爱帮助人、有爱心，所以我们不禁要爱她更多一千倍。况且我们又是她的亲生骨肉。我们知道你们也会爱她的。”

我们问她母亲是否经常来这儿，得到的回答是：“哦！当我们需要她时，她总是会来的。但她在自己的星球上工作太忙了，所以一年只亲自来两次，而今天就是其中一次。这次她会待一星期。我们太高兴了，都不知道在等她时该干什么了。”

我们慢慢谈起上次分手后我们的一些经历。正谈得起劲儿时，一阵静默突然压在了我们身上。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们就都无言地坐了下来，脑子里一片空白。黑夜的阴影变得浓重了，远处的雪山像一只巨兽要向山谷中伸出冰爪。随后我们听到寂静中传来一阵沙沙声，仿佛有只鸟飞落了下来。一团雾好像凝结在了护墙东边。这雾忽然呈现出人的形体，一位姿容绝美的女子出现在我们面前。她身边环绕着明亮的光辉。这光是那么强烈，以至于我们几乎无法直视她。

那一家人急忙伸出双臂向她跑去，异口同声地叫道：“妈妈！”那位女士轻盈地由护墙下到屋顶平台上，像所有温柔的母亲那样拥抱了她的家庭成员。然后，有人把我们介绍给她。她说：“哦！你们就是从遥远的美洲来拜访我们的亲爱的兄弟吧？我非常高兴在我们这儿向你们表示欢迎。我们是心向所有人的。假如人们肯由着我们的心意去做的话，那我们大概会把所有人都紧紧抱在怀里，就像我刚才拥抱我称作‘亲人’的那些人一样。因为实际上我们都是

一家，都是天父上帝的孩子。为什么我们不能都像兄弟一样聚在一起呢？”

我们原本觉得这夜晚凉意渐浓，但当这位女士出现时，她的临在之光将气氛变得如同夏夜一般。空气中似乎充满了花朵的芳香。一种近似于满月之光的光辉浸润着所有物品，处处洋溢着一种我无法描述的温暖。然而，那些大师没有丝毫做作、夸张的举动。他们的举止非常亲切、和蔼，如孩子般纯真、质朴。

有人提议到下面去，于是那位母亲和别的女士先行一步。我们跟在后面。这家的男人们则走在最后。当我们像往常那样走下楼梯时，却发现自己的脚踏不出一点儿声音。可是我们并没有刻意保持安静。我们中的一位后来甚至坦言：他曾试图弄出点儿声音来，但是做不到。我们的脚似乎既没接触到平台的地面，也没接触到楼梯的台阶。

在我们卧室所在的那一层，我们进入到一个布置精美的房间里，在那儿坐了下来。我们立刻注意到这里散发出一种温暖，并被一种柔和的、我们不知来自何处的光照亮着。有那么一会儿，这里笼罩着一种深深的寂静。随后那位母亲问我们住得好不好，是否有人照顾我们，以及我们对这次旅行是否满意。

谈话开始涉及日常事务——她似乎对这一切很熟悉。然后话题又转到了我们的家庭生活。那位母亲对我们一一说出我们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名字，还详细描述出我们的生活，而她此前并没有问过我们任何一个小小的问题。这使我们感到惊讶。她向我们指出我们访问过的国家、做过的工作以及犯过的错误。她并不像我们那样由于记不清楚而只能说个大概。她提到的每个细节都仿佛让我们把当时的情景又重温了一遍。

当这些朋友向我们道晚安时，我们真不知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惊叹，只是在心里想：他们中任何一位年纪都不少于一百岁，而那位母亲有七百岁了，其中六百岁是在她的物质身体中于地球上度过的，可是他们全都那么有热情，心像二十岁的人那样轻松、欢快，

一点儿都不矫揉造作。这一切让我们觉得仿佛是和一群年轻人生活在一起。

这天晚上回房间之前他们通知我们说，第二天晚上在客栈将有很多人共进晚餐，而我们也被邀请去赴宴。

第一卷

第二十一章：天使在盛宴上的智慧教导

第二天中午前，我们考察队的所有小组都到了。我们一下午都在核对记录。这些记录全都相互吻合，但因为篇幅有限，我无法在此将其复述出来。核对完记录后，有人请我们直接去客栈吃晚餐。到那儿之后，我们看到有将近三百人坐在一些长长的宴会桌边。人们在大厅一端为我们留了座位，好让我们能看到整个房间的情况。所有桌子上都摆放着精美的白色亚麻桌布及银器、瓷器，似乎要举行一场真正的宴会，然而整个大厅里只点着一盏小小的灯。我们坐了二十多分钟后，除了几个零星的空位之外，其它座位都坐满了。这时，一片深深的寂静在大厅中升起，很快这儿便充满了一种令人愉快的光。这光渐渐增强，仿佛有数千只被巧妙隐藏着的电灯逐一亮了起来。没过多久，大厅里便灯火通明了，所有物品都开始闪闪发亮。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村子里是没有电灯的。

大厅被照亮后，寂静又持续了一刻钟，然后突然仿佛有一团雾凝结住了。我们又听到了昨晚埃弥尔的母亲玛丽出现时的那种沙沙声。雾消散后，我们看到玛丽和另外十一个人站在大厅中不同的地方。那十一个人是九名男子和两名女子。我找不出词语来形容这景象的光辉灿烂之美。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新出现的人就像一群天使，只是没有翅膀而已。他们站立了一会儿，仿佛凝固住了似的，头侧向一边，好像在等待什么。很快，一个无形的合唱团突然唱起歌来，伴随着人们所能想像得到的最壮丽崇高的音乐。我曾经听说过天界的歌声，但在那天之前从未听到过。我们不由自主地在座位上坐直了，好像被拉了一下似的。

歌声快结束时，这十二个人走向他们的座位。我们又一次注意到他们的脚步没有一点儿声响，尽管他们并没刻意要静悄悄地行走。当他们坐下时，同样的雾又出现了。这团雾消散后，又出现了十二个人——是一名女子和十一名男子，其中有我们那位“文献之友”。他们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而那个无形的合唱团第二次唱起了歌。歌声快结束时，这十二个人朝他们的座位走去，没发出一点声响。他们刚刚坐下，那雾又第三次出现了。当这雾消散时，十三个人排成行出现在大厅的另一端。这回是六名男子和七名女子。

居中的是一位不到二十岁的年轻女子。三男三女分列在她左右。到现在为止，出现的女人都非常美丽，而这位年轻女子比她们所有人都更美。这十三个人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头侧向一边。此时音乐又突然响起。几小节过后，合唱团的歌声加入了进去。我们站立起来。当那旋律展开时，我们仿佛看到许许多多神秘的形体一边齐声歌唱一边做着动作。没有丝毫悲伤的吟唱，也没有丝毫低弱的音调。这音乐洪亮地响起，自由而又欢快，来自灵魂又打动着灵魂，将心灵提升得越来越高，以至于我们觉得自己仿佛脱离了大地。

合唱结束后，那十三个人走向他们各自的座位并坐了下来，而我们的目光无法离开那位中心人物——那名年轻女子。她朝我们的桌子走来，两边各有一位女士相伴。她和这两位女伴坐在了我们这张桌子的另一端。人们快速把一些盘子叠放在她左侧。光线变暗了一会儿，我们看到刚才出现的这三十六个人周围都各自环绕着一种不知从哪里发出来的光。这种光总是令我们又困惑又好奇。而在那位女贵宾的头上，则闪耀着一个极其美丽的光环。在聚会的人中，只有我们对这景象深感惊异，其他人都习以为常了。

当所有人都坐下后，出现了一阵静默。随后在场的大多数人都在那三十六个人的带领下，齐声唱起一首欢快、自由的歌。这音乐一结束，那位女贵宾便站起来，伸出双手。一只大约直径五厘米、长三十五厘米的小面包出现在她手中。刚才现身的那三十六人一个

一个地站起来，走近她并各自领到一个同样的面包。然后他们绕着每张桌子走，给每位来宾一块面包。那位极其美丽的女子在我们桌上也是这样做的。

她一边把每人的那份面包送给我们，一边说道：“你们难道不知道，基督居于你们自身之中，就像居于每个人之中一样吗？你们难道不知道，你们的身体是纯洁的、完美的、年轻的，并且始终是美丽而又神圣的吗？你们难道不知道，上帝完全按照祂的形象和样貌创造了你们，并且给了你们对一切事物的权力吗？你们自身始终都是基督，是完美的上帝之子，是天父和天母爱悦的无与伦比的孩子。你们是纯洁的、完美的、神圣的、非凡的，是与上帝联结在一起的，而上帝是善的总和。所有孩子都有权宣告这种关系、这种神性。”

给了我们每人一块面包后，她回到了自己座位上。她那只小包仍和分发前一般大小。这个仪式一结束，食物就来了。它们盛在有盖的大汤碗里，而这些大汤碗出现在那些女士们面前，就像是被无形的手放在那里似的。这位极其美丽的女士揭开盖子，将其放在一边，开始盛菜。每次一只盘子盛满后，她就把它轮流递给她左右的那两位女子。这两位女子再将其传递下去，于是所有宾客都得到了丰盛的饭菜。他们开始吃了起来，看上去非常喜欢那些菜肴。

刚开始吃饭时，托玛斯问那位女士：她认为上帝的何种品质非常重要。她毫不犹豫地回答道：“爱。”随后她接着说道：“生命之树位于上帝的天堂中央，在我们灵魂的最深处。那最丰盛、饱满的果实，那生长、成熟得最完美的果实，那最为圆满、最滋养人的果实，就是爱。那些看到这爱的真正特征的人指出：它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事物。我还要说：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疗愈力量。爱从不会对发自人心中的请求不予回应。人们可以运用爱的神圣定律来应对人类的各种需求，消除所有悲伤、病痛或困扰人的不幸境况。

“借助对爱的理解和善用，借助爱的精微而又无穷的影响力，这个世界的所有创伤都会被治愈。天界的同情会如同一件柔软的大

衣，盖住人类的所有不和、无知与错误。当爱展开翅膀，它会寻找人心中的干旱区域，寻找生命被破坏的地方。它的触摸会救赎人类并如魔法般转变这个世界。爱是上帝，是永恒的、无限的、不变的。它无穷无尽地扩展开去，远超出所有想像。至于它最终的结果，我们只能通过幻想去了解。

“爱执行那符合它自身特点的法则，完美地完成它的工作，揭示出人灵魂中的基督。爱不断地寻找路径，以便涌入人心中并发散出去、化作种种善行。如果人类的奸邪行为与不和谐思想没有歪曲它的话，那么这条上帝之爱的永恒不变的大河就会持续不断地流淌，把有可能扰乱人类平和的各种不调和的、丑陋的现象都带入那包容一切的宇宙大洋之中。爱是圣灵的完美果实，前来包扎人类的伤口，使各民族在和谐中靠拢，给这个世界带来和平与繁荣。它就是这世界的脉动，是这宇宙的心跳。如果人类想要做出耶稣那样的业绩，就得让这无处不在的伟大生命的爱之流将自己充满。

“生活的压力在强烈地影响着你们吗？你们需要力量与勇气去面对自己的问题吗？你们生病了吗？你们害怕了吗？如果是，那就提升自己的心并请求那位指路者吧。上帝不灭的爱在环绕着你们，再也用不着害怕了。那位大师不是说过吗：‘你们还没召唤，我就会回应。你们还没说完，我就已听清。’

“大胆走近祂那圣主的宝座吧，放弃你们那卑躬屈膝、苦苦央求的姿态，怀着一种聪明的信任去提出请求，要知道你们所需要的帮助已被允诺给你们。永远不要怀疑。多多地这样做，去提出请求。要像耶稣那样宣告你们作为永生的上帝之子生来就有的权力。要知道存在着一个无形的万有实体——我们就在其中生活并进化着。在这个实体中有类渴望得到的各种好的、完美的事物。它们只等人类表达出自己的信心，便会从那实体中显化出来，呈现出可见的形体。去读一读你们《圣经》中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里所说的关于‘爱’的话吧。他使用了‘爱’这个词，而不是‘慈善’。

“好好看一看所罗门在他经历的那个夜晚所做的事吧。他允许自己那光芒四射的天性扩展至宇宙意识的层次，同时请求让他的生命免于自私自利并将这生命献给对众生的服务。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还带来了他本无权要求的那些荣耀。他认识到了爱之道，于是爱将其无穷的财富给予了他。‘在所罗门时期，银钱被看得微不足道。’就连这位强大国王所用的餐具都是纯金的。”

“去爱——这就等于打开了上帝那储量无限的金库。任何去爱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给予，而给予就等于获得。爱的法则就是这样执行的。在给予时，我们启动了那灵验的‘对等法则’。一个人如果在给予时心中并不图得到什么，那他就一定会有所得，因为那个法则的执行会将他给出的丰盛返还给他。‘你们给人，人就必会给你们，并且是满满的一斗，摇过按过，满得要溢出来。人会这样将你们怀里装满。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别人，别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

“我们要想在爱的精神中行动，就得让上帝出现在我们的意识中。与生命、爱和智慧成为一体——这意味着有意识地与上帝联系，接受那汇聚而来的丰盛之流，就像今晚大量送到我们这儿来的食物。你们可以看到：这丰盛是为所有人展开的，当它出现时没有人处于贫困之中。要让这丰盛的观念将精神提升到远超出界限之外的地方。要想接收到丰盛，就得丢掉一切关于特定物品的想法。丰盛是如此宏大，不会去考虑细枝末节。要想将丰盛保持在思想中，就得让意识远远地冲入万有之内，绝对自由地欢乐嬉戏。”

“然而不要把这种自由当成是放纵，因为我们要对自己的一切思想和行为负责。我们的意识不会在瞬间就达到那种自由度，最后残余的限制会突然出现来将其打断，但是应该为那荣耀的事做好准备。这准备是在内部、在最微小的细节中进行的，就如同一朵花的每个花瓣都在花蕾内部达到所有细节上的完美一般。当这完美被达成时，花蕾便让萼片组成的壳裂开，于是那朵花就绽放出它的美丽了。同样地，人们也得先打破自私的壳，然后才能充分成长起来。”

“上帝的法则永远都一样——现在是这样，始终都是这样。它们既不变又有益，因为它们仁慈、善良的。如果我们遵循这些法则来生活，它们就会成为我们构筑健康、幸福、平和、平衡、成功与成就的基石。如果我们完全处于上帝的法则之中，那就什么病都不会得。我们不需要被治愈。我们从头到脚直到指甲尖都会是健康的。

“我们非常了解人类在其集体心灵中所感受到的那种深深的‘乡愁’！除了清晰地知晓和意识到我们的天父上帝，什么都治不好这种思乡病。在人类的灵魂中，没有比了解上帝更强烈、持久的愿望了。‘真正地理解上帝，这便是永生。’

“我们看到人们不停地东奔西跑，希望通过完成某种事业来获得平静，或者希望通过占有某件必定不能持久的物品来获得安宁。我们看到他们追求这些目标并且达到了，然而却并不满足。一些人自以为需要土地和房屋，另一些人自以为需要一大笔财富，还有些人自以为需要一个伟大的信仰。我们有幸知道人类在其自身之中拥有这一切东西。

“那位耶稣大师试图让所有人都看到这一点。我们是多么爱他啊！他因其业绩而闪耀美丽辉煌的光芒。我们也爱所有达到了和他同样意识高度的人们。我们爱他们不仅因为他们的业绩，也因为他们的存在状态。耶稣在变容之后，绝不允许自己驻留于外在。他将所有思想都保持在他之所是的中心，而他之所是便是基督，是那中心的火花，是我们所有人之中的上帝，是今天活在我们自身之中的上帝。耶稣使基督放出光辉，以便将其完美状态展现出来，而这完美的基督是超出人的血肉之躯、超越肉身之外的。他就这样完成了他所有的伟大业绩，并非因为他与你们有什么不同。他的那些能力并不比你们今天的能力更大。不要以为我们只能充当上帝的仆人，不要把耶稣看作是那样一个上帝的儿子。天父在每个孩子中都植入了同样的神性火花。不过耶稣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他那神性火花变成

了更明亮的火焰，以便与他自身之中的上帝保持有意识的沟通，而那个上帝便是一切生命、一切爱、一切力量的源头。

“耶稣这个人与我们当代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他也受过苦，也经历过诱惑与考验，正如你们现在经受着诱惑与考验一样。当他住在大地上、住在肉体中时，他每天要花好几个小时单独与上帝待在一起。他也得努力度过青春期，就像我们和今天的你们要努力度过自己的青春期一样。每个人都得战胜物质、肉欲、怀疑和恐惧，以便达到那内部圣体存在的完美意识，以便能认出我们自身之中的天父，认出耶稣将自己所有业绩都归功于祂的那位天父。

“他也得像我们一样学习，就像你们今天在学习一样。他也得像你们和我们一样反复进行尝试，也得牢牢站稳、握紧拳头、咬紧牙关地说：‘我会成功的，因为我知道基督活在我自身之中。’我们认识到，正是这内在的基督成就了过去和现在的耶稣。每个人都可以达到这同样的结果。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贬低他。我们是怀着一种无法形容的爱在爱着他的。他忍受了小我的极度苦难，以便将其人民带向上帝，以便向他们指出摆脱罪恶、疾病与不幸的道路，以便使其门徒能显现出他们自身之中的天父，以便告诉所有人：天父活在每个人之中并爱着每个人。任何一个接近耶稣生命与教义的人都不可能不爱他。他是我们完美的兄长。

“但是假如我们出卖了自己作为继承者的权力，假如我们忽略或蔑视上帝那些有益的法则，我们就背离了天父的居所并迷失在了远方。这时故乡那丰富的热量与欢乐对我们又有何用呢？当我们因生活的烦恼而疲惫不堪时，当我们感到厌倦时，当我们患上思乡病时，我们可以步履踉跄地返回天父的家。但要实现这回归，我们要么得经历辛酸苦痛，要么得欣然放弃物质利益。我们以怎样的方式获得领悟与觉知并不重要，反正我们最终总会走向高处召唤我们前往的那个目的地。每走一步，我们就会变得更强大、更勇敢。最后，我们不再踉踉跄跄、犹豫不定。我们会在自身之中寻找启迪，会明白我们自己的内在已处于那觉醒的意识中。那就是无处不在的神性

——我们就在其中生活和进化着。我们在每一口气中呼吸着它，在每一次心跳中体验着它。

“不要以为你们必须到我们这儿来。回到你们自己家里去吧，去到你们的教堂、祈祷室里，独自待在你们想要待的任何地方。你们可以在那儿得到耶稣——那位‘爱的大师’的帮助，也能得到所有接受过最高教导的离世者的帮助。所有人都在试图帮助你们，无论你们在哪儿，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耶稣和其他存有始终准备着去帮助那些召唤他们的人！你们只要召唤就行。没等你们说完，他们就会回应。在一天当中的每个时刻，他们都待在或走在你们身边。你们只需提升自己的意识，就能看到并知道自己走在他们身边。那时你们就不会发牢骚了。他们会伸出手来说：‘到我这儿来吧，我会让你们休息一下。’这并不意味着‘死后来吧’，而是意味着‘现在来吧，就以你们目前的存在状态’。将你们的意识提升到我们的高度，你们就会像今晚这样置身于我们所在的地方，超越所有物质局限，感受到极大的自由。

“平和、健康、爱、欢乐和繁盛就在这里。这些是圣灵的果实，是上帝赠予的礼物。望着上帝的人不会受到任何伤害，不会得任何病。如果我们一心只看着上帝，我们的病就会以‘超越戒律者’的名义——也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名义——被治愈。

“上帝就在你们中央。你们是由无限产生出的孩子，是永生不死的神灵。什么都不会使你们发抖、绝望或恐惧。你们出自天父的怀抱。是那全能者的气息使你们成为了永生的灵魂。‘在亚伯拉罕之前，你们就存在了。亲爱的，我们现在是上帝之子，是与基督一样的继承人。’耶稣的能力也存在于你们之中。要对此抱有正确的观念。那样你们就会发现：任何东西都不能以任何方式夺走你们的生命，就连衰老、死亡和意外事故也不行。

“我们可以把自己紧紧裹在这件大衣里。那时什么都不能再穿透它，也不能再击中你们。各种摧毁手段、人们使出的各种力量都可以拿来对付你们，但你们会毫发无损地从考验中脱身。即使你们

的身体偶然被毁，它也会通过精神重建起来并保持原有的外貌。因此我们拥有一件非常有效的盔甲，远胜过人类发明的最精妙的钢铁护板。我们可以随时无偿地使用它，不需要支付费用。所以你们只管以自己目前的存在状态呈现出来吧——作为永生的上帝之子。

“耶稣已经认识到了这个事实。他本可以避免受难。假如他想运用其能力的话，就没有任何人能伤害到他。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灵性变化。他不愿看到这种变化不经过渡就骤然显现在他所珍爱的人们中间。必须要有死亡这巨大的外在变化，才能使群众认识到灵性转化的重要性，而不是狂热崇拜某个人。耶稣知道自己有能力战胜死亡。他想向其心爱的门徒们展示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他选择了那条受难之路——为的是让他们能够看到，为的是让他们看到后能够相信。

“他还想向他们展示：他已高度完善了自己的身体，可以让他那些敌人从他身上夺走他们以为是生命的东西。那些人将他的身体放在一个墓中并滚动一块巨石将其封闭，以此将人类的暴力推向了极致。然而耶稣的真我可以移开那块石头，并将他真正的灵性身体提升到超越一切物质局限的程度。耶稣本可以带着他的身体一同消失，然而他想展示给人们：在他那不朽的形态下什么都不能摧毁他，无论是具体事故还是意外情况，就连通过他人的暴力而失去肉体生命也不行。

“在受难和扬升之后，耶稣的灵性身体发展到很高的程度，所以他必须将周围人的意识提升到某种层次才能让他们看出自己。这就像我们也必须提升今天几乎所有宾客的意识层次一样。当那些热爱耶稣的妇女早晨走近他的墓时，她们看到那块石头滚到了一边，而死者穿的衣服放在地上。但是在耶稣将她们的意识提升到能看出他的程度之前，她们没有认出那位大师。后来，当耶稣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与两位行路者交谈时，他们也没认出他来，直到他与他们一起掰开面包。那时他们的意识才被提高到能看出他的层次上。他另外几次出现时也都是如此。他与朋友们一同讲话和行走，而他们却

认不出他来，因为他们的意识没有在那个能看得出他的层面上运作。一旦意识达到了那个层面，他们就看出他来了。

“于是一些人开始看到了灵性实相的重要性。他们领悟到了实相那隐藏着的深刻意义。他们产生了觉知。尽管如此，大多数人还是不相信耶稣，因为他们的意识没有达到足够的高度，还无法看出那隐藏着的灵性真相。

“然而从那儿以后，由人类世俗观念张挂起来的神秘帷幕被消除了。‘殿里的帷幔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人类意识到死亡是可以被战胜的。不仅如此，他们还明白了人可以超越一切人类的局限——通过将自己提升到这些局限之上，直至达到一定的意识层次。在那个层次上，人会看出那些局限并不存在。只要喜欢并珍爱这样的意识，它就会显现出来。

“这就是雅各躺在物质主义的多石之地上时得到的神启。人将注意力集中在哪些意识状态上，那些意识状态便会显现在他身上。这促使雅各将有斑点的木棍插在母牛饮水的地方，于是这些母牛便生出了有斑点的小牛，从而使雅各从物质的奴役中解脱了出来。

“我们可以将自己的理想非常精确地投射到万有实体之中，以使那理想直接从无形中显现出来。而在世俗意识看来，那个万有实体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母牛饮水处的水象征着镜子。通过这面镜子，保持在思想中的形象被反射给人最深处的灵魂，然后再被设计和显化出来。

“对于今晚聚集在这里的朋友们来说也是如此。只有少数严肃认真的人看到了那个理想。他们会往前走，成长起来，完成那真正的上帝的工作。其他人刚开始时做得很好，却无法努力坚持到跨越第一道世俗的高墙。他们认为随波逐流更舒服些，于是便中途退出了。我们都在下面这个可见的物质层面上生活过。事实上，我们从没离开过地球。我们只对那些专注于世俗意识中的人来说是不可见的。而对于那些已达到更高层面的人来说，我们始终都是可见的。

“置入灵魂中的一切想法的胚芽都会变成一种观念。大脑的活动赋予它一种思想形态，随后这想法便会以一种有形的外表显现出来。完美的想法产生出完美的事物，不完美的想法则产生出不完美的事物。这就像阳光充足的大地怀着同样良好的意愿，却既会产生出最高大的树也会产生出最柔弱的花一样。那要看植入地里的是什么样的种子。同样，被精神照亮的灵魂也会回应这个人。他所渴望得到的，他怀着信心要求的，他都已经收到了。

“那些通过死亡之门而脱离了可见区域的灵魂，在其离开前会继续显现于这个物质的层面上。这就是为什么会存在一个广大的灵魂王国——它联结着这个可见的物质世界与那个真正的灵性世界。所有向往灵性世界的灵魂，都得在物质世界中为自己奋力开辟出一条道路，然后才能感知到灵性。他们得给自己开出一条穿过灵魂王国、直通向上帝的道路。

“死亡只有在灵魂离开了肉体、处于灵界之时，才会允许其自由运作。刚死去的人还领会不到只有一个灵魂、一个思想、一个身体，也领会不到所有一切都出自于那里并要返回那里。出自上帝并拥有一个完美身体的灵魂是属于那唯一的圣灵的，就像我们的手臂属于我们的身体一样，就如同我们四肢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与我们的身体分开。四肢中的任何一个与身体都是合一的，都要很好地调节自己以构成一个整体。同样，所有灵魂也都必须相互协调以构成一个完整、完美的全体。

“‘他们都将聚集在一个地方’——这句话意味着我们都将意识到我们与上帝是一体的，都将意识到我们来自这唯一的源头。这就是大同，是共同认识到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与样貌被创造出来的，是与祂完全相像的。上帝正是通过这个形象来显现出祂为我们设计的那个理想模式。

“‘哦，我的上帝，愿你的意愿得以实现，而不是我的意愿’——这句话又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人希望上帝通过他来显现

出上帝为他设计的最高理想模式。任何人如果不有意或无意地实现上帝的意愿，都无法使自己提升到世俗观念之上。”

谈话中断了一会儿，随后我们中的一位提出了一个关于物质相关性的问题。那位极其美丽的女士回答道：“准确地说是实体——实体的相关性。我们来看看那五界吧：矿物、植物、动物、人和神。我们先从这阶梯最下面的矿物界开始。我们在矿物中看到的物质粒子全都显示出那唯一的生命——上帝的生命。它们与空气和水的分裂、组合构成了土地，而这土地中的所有粒子仍保留着上帝的原初生命。由矿物界产生出了植物界。这是上帝在那价值阶梯上的下一个表达方式。植物的每一个细胞都含有那唯一的生命。它们从矿物界那儿取得了一部分生命并使这生命扩大和增加了。它们在更高的程度上、朝着上帝王国的方向将这生命显现了出来。

“这使得动物界得以出现。它是上帝的下一个表达方式。动物的每个器官都含有那唯一的生命。它们从植物界获得了一部分生命并使这生命扩大和增加了。它们在更高的程度上、朝着上帝王国的方向将这生命显现了出来。这又使得人类群体得以出现，而这是上帝的下一个表达方式。人类生命的每个部分中都含有那唯一的生命。他们从动物界获取了一部分生命。通过将这生命在更高的程度上表达出来，他们使上帝的王国得以出现。这上帝的王国是上帝通过人显现出来的最高模式。

“当人到达这个王国时，他置身于那样一个地方——在那里他会认识到一切都来自唯一的源头，都含有那唯一的生命，即上帝的生命。这时他便获得了对一切物质现象的控制力。然而他不必停留在那里，因为一切都在进步之中，还有其它的领域要去征服。我们现在就到达了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我们认识到整个广大无边的空间都含有上帝那唯一的生命。一切都来自那个源头和那个唯一的实体。因此一切实体都变成相关的了，或者说都与其源头相关联。难道不是这样吗？”

谈话结束了。晚餐过后人们把桌椅从大厅中搬了出去。伴随着歌舞的游戏和娱乐时间开始了。音乐由那个无形的合唱团提供。我们都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这晚会在一场音乐狂欢中结束。那个无形的合唱团显现了出来，在聚会上漫步，有时还漂浮到人群之上。最后全体宾客都乱纷纷地又唱又笑，与音乐声混成一片。总之，这是我们有幸见过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场面。

有人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变得彻底平静下来，就能随时听到那音乐声。那个合唱团的伴唱并非只在今晚这种情况下才能听见。我们后来试过很多次，果然每次都听到了。那音乐声总是很微弱，精妙而又柔和，却不再像那天晚上那样洋溢着自由与欢乐，除非有几位大师聚在一起才行。这音乐就是人们所说的“天使合唱”。大师们将其称作灵魂交响曲。

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待了三天。在这些天里，我们见到了许多大师朋友。第三天傍晚他们向我们告辞，说会在我们的冬季宿营地与我们再见，然后他们就消失了。

第一卷

第二十二章：大师谈人类合一及灵性成长

第二天早晨，我们离开了那个村子，只有埃弥尔和贾斯特陪我们同行。我们朝着更靠北边的一个村子走去。那儿是我们选定过冬的地方。在这个地区，冬天是很严酷的。我们想在寒冷到来前确保自己能住得舒适些。这一回也和和其它许多情况下一样，我们的担心被证明是没有理由的。我们一到那儿就得到了舒适的住所，里面一切都布置妥当，只需搬进去住就行了。

我们离开埃弥尔出生的村子后所走的那条小道先是穿过高原，然后沿着一条长长的溪谷蜿蜒前行，直到这第二个村子所在的山口。这里筑有堡垒，以护卫那片高原。溪谷边的岩壁是直上直下的，有一百到三百米高，此外还有一些比岩壁高出七百至八百米的山峰。在山口顶端，有两块巨大的岩石向外凸出。它们相距两百米远，俯瞰着一片约有一公顷的平地。人们用一道围墙将它们连接了起来。这墙有十几米高，底部宽二十米，顶部宽十米。

这堵墙构成了一道有力的屏障。它的顶部形成一个通道，可以在那里滚动巨大的石块。从这里，人们可以让石块落到外面的一片坡地上。那片坡地又与一个陡坡相连。我们走过的那条小道在山口另一边就延伸到了这个陡坡之上。这里每隔三十米就安排有一处落点，并能保证石块以足够向外的角度落下去，不会撞到墙基。一块石头这样被抛出去后，先是落在斜坡上，然后滚到那个陡坡，再沿着溪谷滚动至少六千米才会停下，除非在此之前受到猛烈撞击而炸裂开来。

这一切构成了一个强大的防御系统，因为那条溪谷在这六千米中没有一处宽过二十米，并且其坡度足以使石块加速。在这条溪谷

上还分布着四个平台。它们各自经小道与围墙顶端相连。从这些平台上，人们也可以使石块落入溪谷中。我们在围墙顶上看到，那里备有大量石块以防万一。它们的直径有大约四米。人家告诉我们说：从未有过使用这些石头的必要。只有一个部落曾试图未受邀请而擅自进入这个村子。从坐落在溪谷岩壁上的那四个平台处抛出的石块，就几乎把他们全部消灭了。第一批石块一落下，后面的石块便紧跟着自动滚落，于是大量石块如雪崩般扫荡了溪谷，将一切都席卷而去。我们在围墙顶上看到的那些石块待在那里已有两千多年了。从那时起在这个地区就没发生过战争。

这个村子有六栋建在围墙里的三层房屋。它们的屋顶平台与那道围墙的顶部齐平。人们可以从屋内到围墙顶上去，因为屋里有楼梯通到屋顶平台。窗户就开在围墙上，在第三层的高度。这些窗户俯视着那条溪谷。从这些窗户里和围墙顶上，我们看见那条小道沿着群山蜿蜒伸展达数公里。

人们安排我们住在一栋房屋的第三层，让我们可以舒服地过夜。我们早早吃了晚饭，然后都到平台上去看日落。过了一会儿，有位五十多岁的男子从楼梯走上来加入到我们中间。贾斯特把他介绍给我们。他和我们聊了起来。他就住在我们要去过冬的那个村子，并且正要到那儿去。我们以为他旅行的方式和我们一样，便邀请他与我们同行。他谢了我们，说他可以走得快得多，还说他停下来是为了拜访一位近亲，当晚就要回家去。

我们谈起了埃弥尔、贾斯特和我们中的三位一起参观过的那座寺庙。这时那男子平静地说道：“那天夜里我看见您坐在那寺庙的护墙上。”他继续说下去，向我描述出我的那个梦境或者说幻觉，就和当时发生的完全一致，也和我在前文中记述的完全一致。这让我的伙伴们和我都吃了一惊，因为我从未跟他们讲过那个梦。这男子与我们素不相识，却把那个幻境讲述得如此生动，以至于它又重新浮现在了我眼前。

然后他接着说道：“这是向您、也向我们展示出：人们来自于上帝——那唯一的实体。当人们意识到这个事实并正确使用他们的支配力时，就能井然有序地前进。可一旦他们的世俗人格构想出力量的二元对立，他们就开始看到分裂，开始滥用他们的正当权力，开始引起分化。由此产生了遍布整个大地的分歧和深深的隔阂。人类确实是享有自由意志的，可以让他们所想的事真的发生。

“然而一个转变将突然到来，因为那些分歧已几乎达到了极限。人们正在彼此靠近。他们开始认识到他们的共同起源，开始将每个人都看作自己的兄弟，而不再是自己的敌人。当这个观念被很好地吸收后，他们就将发现他们都来自那唯一的源头，而且都得回到那儿去，也就是说真正成为兄弟。那时他们将置身于天堂，并将懂得天堂就意味着各个方面的内在平和，也意味着由他们自己在下面、在大地上创造出的完全的和谐。他们按照自己选择的道路创造着自己的地狱和天堂。他们把天堂构想得很好，却没有将其很好地落实在大地上。上帝的确居于人们自身之中，却也居于人们周围的一切事物当中——在每一块石头里，在每一棵树里，在每一株植物里，在每一朵花里，在每一个造物里。上帝在人呼吸的空气中，在人喝的水中，也在人花的钱中。上帝是一切事物的本质。当人呼吸时，他既呼吸着空气也呼吸着上帝。当人进餐时，他既吃着食物也吃着上帝。

“我们不想形成新的教派或信仰。如今教会已经够多的了。它们是必需的宣传中心，可以帮助人们通过每个人内在的基督来靠近上帝。这些教会的成员应该懂得：他们的教会只象征着一样东西——所有人内在的基督意识。假如他们懂得这一点的话，在教会之间就不会存在分歧，而只会在人们的世俗想法中存在分歧。

“一个教会或协会与另一个有什么区别呢？今天人们以为存在的那些分歧，其实只存在于人们的世俗观念中。看看这些分歧导致了什么结果吧——一场场大规模的战争，还有民族之间、家族之间、甚至个人之间难以消除的仇恨。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个或那个教

士组织认为他们的教义或信仰比别的组织的更好。然而这些教义和信仰其实都是一样的，因为它们都殊途同归。

“不可能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只属于自己的天堂。否则的话，一个获得了天堂准入标记并准备领取奖赏的人将怎么办呢？他将不得不把余生都用来在天堂迷宫中寻找那个专门留给他的天堂。那些教会组织及其信徒正在一天天地相互靠近。总有一天他们会融合在一起。那时将不再需要有组织，一切都将消溶在合一之中。

“然而，也不应把一切错误都归咎于教会。已经觉醒从而能意识到生命真的是为他们保留着的人为数极少。大多数人都满腹牢骚地在生活中忍受着煎熬。他们迷失了道路，被生活的重担压垮了，至少也是感到茫然无措。其实每个灵魂都该学会表达生命、抓住生命，都该学会从自己的生命中心闪耀出光芒，从而为了明确的目的、以准确的行动来显示出上帝赋予他的种种才能。

“每个人都应该使自己的生命充分绽放开来。一个人不可能代替另一个人去活。没有人能代替你们去展现你们的生命，也不能告诉你们该怎样去展现它。‘就像天父在其自身之中拥有生命一样，天父之子也一定在其自身之中拥有生命。’一个明白了这一点的灵魂就不会再随风摇摆了，因为生命存在的整个理由都在他的天赋与能力中显露了出来，以使其展现出他内在的神圣自我。上帝的目的是使人保持其神圣的形象，保持与祂的相似性。因此一个人生命的主要目的，应该是显现出上帝对他的设计。

“当耶稣在山顶上而其门徒来到他身边时，听听他对他们说出了哪些智慧的话语吧。只有当人在生活中拥有真诚的理想、真实的目的时，才能使其各种能力完全发展起来。耶稣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下定决心据此而采取行动。一粒种子只有牢牢植入大地之中，才能开始生长。上帝的内在力量也只有牢牢植入人的灵魂之中，才能产生出正确的愿望。我们都应该像耶稣那样知道：自我展现的明确愿望是促使人走向那展现的第一个灵性推动力。

“耶稣曾说过：‘穷人是幸运的。’这意思是说：生活中的一切限制如果能使这个人产生超越它和摆脱它的愿望，那这限制就是有益的。他知道需求预示着它将被满足。他把一切需求都看作为种子准备的土壤。如果人们种下这颗种子并允许它成长的话，它就将满足那个需求。‘需求’这个概念通常都被严重地误解了。需求是发展生命的愿望。某些伟大导师曾教导说应该把这个愿望从心中连根拔除。然而耶稣说过：‘你们这些心满意足的人是不幸的。’无论谁只要感到满足就会变得停滞不前。而要想与生命有更广泛的接触，就得不断力求去充分地展现它。与之相应的愿望表明人在这方面受到了推动。

“由于厌倦了在大地的尘土中爬行，人才想要飞翔。人的这个愿望推动人去发现那使其超越自身局限的法则。人有能力通过消除时空观念而前往他想去的任何地方。人们曾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而实际上恰恰相反，因为是‘谋事在天，成事在人’。人可以做上帝所做的一切，如果他打算去做的话。天父之子可以做与天父相同的事，难道不是吗？

“因为世俗事务无法使灵魂感到满足，所以这促使灵魂去寻找内在的力量。于是这个人就可以发现‘我是’，并知道能满足灵魂、能响应其所有需求与愿望的一切力量，都存在于他自身的内在。一旦他知道‘我是’是对其愿望的实现，那这个愿望就已经实现了。为了满足某个愿望而看向神圣自我的外部，这是很荒唐的。要想使人完全成长起来，他的自我就要得到充分的发展。

“因此对‘我是’的认识会带来难以置信的领悟和觉醒。它表明在自我内部存在着力量、本质和智慧，而一切形态都是由此诞生的。一旦人们能明智地表达出一个适当的愿望并确定相应的想法，那么力量、智慧和精神材料就必定汇聚而来以将其实现。这不就是人眼所看不到的天堂的财宝吗？在那里、在无形之中，有着隐藏于我们自身之内的无限财富。对于已找到这颗昂贵珍珠的人来说，这一切是多么清楚、明白啊！

“你们想想这句话：‘先寻找上帝的王国及其公正（指对其加以善用），那所有这些东西都将加倍给予你们。’为什么会加倍给予这些东西呢？因为它们是用和圣灵同样的本质做成的。得让意识先发现圣灵，然后才能形成想要的事物。

“明白人觉察到这内在的创造原理，然后就有了洞察和领悟。那时他就会碰到自己人生的机遇。他会看到自己的潜力，开始认识到在自己面前打开的领域。因为他知道这个创造原理是内在的，所以他会重拾内心的种种愿望，而这些愿望会变成一个个理想、一个个模型，吸引着力量和材料来将其填满。‘我见’是灵魂的构想，是‘应许之地’，是会变成现实的梦想——这梦想是灵魂可以满怀信心地去注视的。

“人也许无法清晰意识到这个实相，但当他执行了那个法则时，这实相必定会显现出来。他可能必须经历荒漠中的种种考验并战胜它们。当灵魂懂得了那个意向是‘应许之地’、是应该实现的一个理想时，这灵魂就会只看到其益处，只看到自己想达成的目标。到了这一步，灵魂就不应怀疑、犹豫、动摇。那必定会带来不幸。应该忠实于那个意向并向前进。那个意向是这灵魂所特有的。它对于生命来说必不可少，就像建造一栋建筑不能没有图样和设计一样。人应该忠实于这个意向，正如承揽工程的人应该忠实于建筑师的图样和设计。一切不真实的东西都应除去。

“所有伟大的灵魂都忠实于自己的意向。一切成就最初都是一个意向，都是一粒被植入灵魂之中、被允许生长和绽放的思想种子。那些伟大的灵魂从不让他人的怀疑影响到自己。他们已准备好为自己的意向而牺牲一切。他们相信自己的意向，而那意向最终按照他们所相信的被实现了。耶稣一直坚定地忠实于自己的意向，致力于实现自己的蓝图，即使当他的亲人表示怀疑、当他最好的朋友不忠于他时也是如此。他的蓝图如他所相信的那样完成了，对每个人来说也都会这样。

“当一个人出发前往‘应许之地’时，他得放弃黑暗之乡并将其遗忘。必须离开黑暗，才能走向光明。人不能同时既留下又出发。必须放弃旧的想法，接受新的；必须忘记我们不愿记起的，只记住我们想要记住的。这两件事缺一不可。只有那个意向应该留存在我们的记忆中——假如我们想让它实现的话。我们回想着它，把那要再现的事物保持在思想中。我们把那不想再现的事物割除掉，拒绝去想它。为了让那意向显化出来，必须使我们所有的念头、思想、话语、行为都与之保持一致。这是真正的专心致志，是虔诚的全神贯注，是将所有力量都集中于最重要的部分。这表明我们爱那个理想。而理想只能通过爱来显现，因为事实上爱才是理想。

“即使人在开始时遭遇失败，也得坚定地继续下去。这是对意志的运用，是自信的呐喊，是信念的流露，而这信念会将力量引向理想。人如果不有意愿地把力量引向理想，不运用自己的意志，就永远达不到理想。但如果那理想不是完美的意愿，这对它来说注定会不幸。完美的意愿和理想都应该是有益的，否则灵魂便无法释放出意志想要引领的那股力量。如果那意愿不是服务于人而是被人所服务，这就会使生命之流回过头来冲击自己。服务于人的意愿则会通过灵魂保持生命之流的流动，并会保持住人格的光辉。

“服务于人的意愿给那个意向提供了目标，并使爱得以在生命中展开。爱只有通过表达生命的人才能显露出来，难道不是吗？当爱通过意识时，人的整个机体都会做出响应，使每个细胞都因这机体所表达的爱而振动起来。这时身体和谐了，灵魂闪光了，思想变亮了。想法变得精辟、鲜明、生动、清晰。语言变得积极、真实、有创造性。肉体得到更新、净化，充满了生气。种种事务得到顺利的解决。一切都呈现出其真实的面貌。

“‘我是’通过‘我’显现出来，而‘我’不再被允许取消‘我是’。如果肉体不服从精神，它又怎么能显现出圣灵呢？有觉悟的智者应该渴望和寻找圣灵，以便了解圣灵的力量。这样人就会知道：圣灵是对需求的实现。当人允许圣灵去满足他人的需求时，这圣灵

就得到了最高的表达。当人允许圣灵流向他人时，挡住圣灵储藏的大门就会打开。服务他人的意愿是连通着上帝所有无限储备的。这意愿可以使灵魂充分地成长起来。

“一旦灵魂感知到了服务他人的意愿，这灵魂就已回到了天父的家。这提供服务的浪子变成了天父的宠儿。这吃残羹剩饭的雇工变成了皇家的王子，而那座皇室豪宅便是他自身能力的居所。他了解上帝之爱，懂得天父赠予他的才能并善用这才能。除了儿子，没人能收到这份赠礼。没有一个仆人、一个雇工能体验到儿子继承产业的那份欢乐。仆人总在寻求收益，而那儿子已继承了天父所拥有的一切。

“当我们知道自己属于天父的家并且是祂所有财产的继承者时，我们就可以开始按照天父的愿望去生活了。‘喏，我们现在是上帝之子了。’做儿子的意识会引来成就，而做仆人的意识会引来匮乏。一旦我们在思想、言语和行动中扮演天父之子的角色，我们就会发现天父已满足了我们心中的所有渴望。”

说到这里，这位演讲者站了起来。他祝我们晚安，并表示希望在我们到达冬季宿营地时与我们的许多伙伴再见。然后他就离开了。

第一卷

第二十三章：喜马拉雅山中的大师聚居地

第二天早晨我们离开了那个村子。此后三天，我们沿着一条小道穿过一片起伏不平的山区。那里人烟稀少，我们每晚都得睡在帐篷里。我们没有带食物，而每当我们有需要时，手边总会有吃的。我们刚一摆好餐具准备用餐，丰盛的菜肴就会出现以供我们食用。我们从没见过那饭菜有穷尽的时候，总是会剩余一点儿。

第三天晚上我们来到了一个大山谷上方。我们得沿着这山谷走下去才能到达我们要去的那个村子。从这时起，我们开始经过一个人口稠密的富饶地区。我们当初选择那个村子作为冬季宿营地，是因为它位于我们所考察的这个地方的中心。我们希望这能使我们有如机会如愿与大师们保持更长时间的日常接触。我们在不同地点遇见过的那些大师中，有很多位就住在这个村子里，并且都曾真诚地邀请我们去拜访他们。我们觉得在这里过冬可以让我们有很好的机会、近距离地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

我们于 11 月 20 日到达了那里，后来又从这个村子出发进行了一系列游览，直到降雪使出行变得困难起来为止。我们住的地方非常舒适。这儿的人们可爱而又迷人。我们也准备融入到村里的生活中去。所有人家都对我们开放，而且人们告诉我们说：这儿的门从不插上，因为这儿的居民把所有人都看作兄弟。

这时我们被邀请去和村里那些非凡女子中的一位共同居住在一所宅子里。我们以前在边境上遇见过她。因为我们此时住得很好，所以觉得没必要去打扰她。但是她坚持让我们过去住，并保证说我们这样不会打扰她。于是我们就带着枪和行李搬到了她家。此后我们在这村子逗留的那段时间里，她的家就变成了我们的家。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在一座边境小城第一次遇见她的情景。当有人把她介绍给我们时，我们都认为她不到十八岁，而且美丽动人。读者可以想像得到：当得知她有四百多岁而且是当地最受爱戴的女导师之一时，我们该有多么惊讶。她的整个生命都献给了对他人的服务。当我们住进她家、与她每天生活在一起时，我们很容易就懂得了为什么她会受到如此爱戴。我们第一次遇见她时，与她相处过十几天的时间，但直到住进她家以后，我们才真正清楚地看出她的为人。任何人都不可能不爱她、不尊重她。

而且，我们越了解这些大师就越爱他们、越尊重他们。

关于他们对自己年龄的说法，我们有机会借助一些证件做了印证。那些证件都和这些旅行记录一样确凿无疑。从 1895 年 12 月初到 1896 年 4 月，我们一直住在那位女士家里并与她同桌用餐。我们得以长时间地观察她的居家生活以及其他许多位住在这村子里的大师们的生活。我们发现他们的生活都非常完美。

第一卷

第二十四章：“第七重天”的存有在除夕之夜的教导

时间很快到了十二月底。这一年就要结束了。我们注意到很多人聚集到这个村子里来，为的是参加一个几乎只有大师们才能出席的典礼。每天都有一些我们不认识的人被介绍给我们。他们全都说英语。这让我们觉得自己已融入到这个村庄的生活里去了。

一天有人告诉我说：那个典礼将在除夕之夜举行，而且我们也受邀去参加。那人又补充说：这个典礼并非专为外国人举行的，但也不是秘密的。其实，大师们的集会全都不是秘密的。本次集会的目的是把那些已开始做灵性功课并认真对待这功课、且已取得一定进步从而坚持要过圣洁生活的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已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接受了一种更高的意识并懂得了这种意识应在自己生活中占据怎样的位置。有些人把这个集会叫作“转变节”或“逾越节之宴”。人们通常每年这时候都要聚在一个事先选定的地方，在那里庆祝这个盛典。今年，这个地点选在了我们所在的村子。

在定好举行集会的那天早晨，曙光明亮、耀眼。温度计显示气温为零下二十多度。我们都迫不及待地想去参加那个晚会，觉得它会给我们这次旅行遇到的众多趣事再添上新的内容。我们晚上将近八点钟时到达了聚会地点，看到有大约两百人聚集在那里。那个大厅很漂亮，其照明方式和我先前描写过的那种方式相同。

我们得知我们的女主人将主持这个典礼。我们到那儿没多久她就来了。当她进来时，我们全都赞叹她的年轻与美丽。她穿着一条优美的白色长裙，却丝毫不想引人注目。她平静地走上一个小小的讲台，开始了讲话。

她说：“我们今晚聚在一起，想要更好地理解从一种低级意识状态转入一种高级意识状态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向你们中那些为

此做好了准备的人表示欢迎。起初，你们追随我们是因为对我们的事迹感兴趣。你们先是怀着惊讶与恐惧来看待这些事，把它们当作奇迹。现在你们把它们视为生活的自然组成部分，而这种生活是原本就该那样去过的生活，是上帝希望我们一直去过的生活。此时，你们已确信我们没做过任何神奇之事。你们已经懂得了你们所做之事的真正灵性意义。当意识在真正的灵性层面上运作时，它会将所有显现的事物都与那隐藏着的理想联系起来。于是那内在的伟大意义便会从中显示出来，因而不再有神秘——既没有奇迹也没有神迹。

“从一种低级意识状态转入一种高级意识状态，这意味着摆脱那个充满纠纷与不和的世俗世界，从而接受基督意识并专注于这个意识。那时一切便都是美好的、和谐的、完美的。这是正常的生活方式，是上帝为我们选择的生活方式。耶稣曾在地球上为这种生活方式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榜样。那种自私自利的生活方式是反常的。那是一条崎岖坎坷的道路。而当我们理解了基督之路时，这条路是多么便利而又自然啊！任何走这条路的人都是生活在基督意识之中。

“我们面前的桌子上摆放着食物。在这个特殊的场合我们聚在一起举行宴会。这并不是世俗之人所想的那种宴会，而是一场智慧与成就的盛宴，象征着耶稣时期的‘转变节’，象征着‘逾越节之宴’，象征着从世俗意识向基督意识的转变。如今的人们对这个转变缺乏理解，但我们相信将来有一天，所有上帝的孩子都会理解其真正含义并会坐下来参加这样一场盛宴。

“我们今晚的来宾中有几位存有已高度完善了他们的身体，能将其带到天上的王国中并在那里接受最高级的教导。他们全都在地球上以可见的形体生活过一段时间，后来带着自己的身体进入到了一个意识之所——在那里他们对世俗之人来说是不可见的。我们将自己的意识提升到基督意识，才能够与他们交谈。不过这些存有可以回到我们这儿来并随心所欲地离开。他们可以来教导所有那些

容易接受其教义的人，并可以任意出现或消失。当我们准备好接受那些忠告时，前来教导我们的正是他们——有时是通过直觉来进行，也有时是通过个人接触来进行。他们中有五位今晚要来和我们一起掰开面包。其中有一位我们特别爱戴的女子，因为她是我们中一个人的母亲，并且从前曾生活在我们中间。（这指的是埃弥尔的母亲。）现在我们都聚到桌边来吧。”

光线变暗了一会儿，所有坐着的宾客都保持着绝对的静默，头倾向一边。随后光线重又亮了起来。那五位存有出现在了大厅里，是三名男子和两名女子，全都穿着白色衣服，全都美得耀眼并被一团柔和的光晕所环绕。他们静静地朝前走去，各自坐在了那五张桌子一端为他们保留的空位上。玛丽（埃弥尔的母亲）坐在了我们这张桌子的主位上。我们队长坐在她右侧，埃弥尔坐在她左侧。当他们坐下来时，菜肴便开始出现了。这顿饭非常简单，但是很好吃，有面包、蔬菜、水果和坚果。

后面进行的谈话主要是对那些聚集来参加典礼的人们的教导。那些话是用当地语言讲的。贾斯特为我们做了翻译。我不在这里复述那些教导了，因为其中大部分内容以前都已经记述过。

玛丽是最后一位讲话的。她讲的是纯正的英语，声音清脆而又明晰。下面就是她的讲话：“我们每天都在使用世俗之人所嘲笑的那些力量。因为我们有幸觉察到这些力量并使用它们，所以我们尽一切所能地想把这些力量展示给人们。人们用自己的思想将那些完美事物排除在了他们的生活之外，而那些事物就在他们手边，只等着被他们所掌握。一旦人们掌握了这些力量，对他们来说这些力量就会变得远比那些世俗事物真实得多、鲜活得多。他们现在不顾一切地专注于那些世俗事务，是因为他们能用自己有限的物质感官看到它们、感觉到它们、接触到它们。

“你们将会发现，这座大厅和你们所住的房间里所有舒适的起居条件，比如光、热乃至你们所吃的食物，都是靠那个力量获取的。你们可以把那叫作‘光线’或别的什么。我们把那看作一种伟大的

宇宙力量。当人类接触到这个力量时，它就会为人类工作，远比蒸汽、电、石油或煤有效得多。然而，在我们看来这还只是各种能源当中最低等的一种。

“它不仅限于提供对人们有用的各种动力，还能给他们带来必需的热力以随时随地满足他们所有需求。而这一切不必耗费一克燃料。它是绝对无声的，所以当人们使用它时，可以消除一大部分目前似乎无法避免的噪声和混乱。它就在你们手边，就在你们周围，正等着你们去使用它。当你们使用它时，会发现它远比蒸汽或电简单得多。

“当人们达到这一步时，他们将会发现：他们发明的所有发动机和运输方式都不过是出自他们世俗观念的权宜之计。他们以为是自己造出了那些东西，所以就只能造出有形的、不完美的物品。如果他们懂得一切都来自于上帝，是上帝通过人在表达，那他们就只会造出完美的东西。

“然而他们在自己的自由意志中选择了那条坎坷之路，而不是知晓自己与上帝的联系并运用上帝给与的所有才能。他们会继续走这条路，直至受到引导从而觉察到或许会有一条更好的路并且确实存在这样一条路。最终他们将会知道上帝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路。那时人将表达出完美，而这完美是上帝想看到他从现在起就表达出来的。

“你们难道没有看出，应该专注于自身之中的天父，从祂那里汲取一切好的东西，并从你们的神性自我开始让自己天性中的所有力量都发挥作用吗？在一切表达的开端，都有天父在那儿，在你们的内部。否则你们将无法把祂表达出来、显化出来。”

这时我们中有一个人问：我们的想法和话语对自己的生活有怎样的影响。玛丽伸出一只手，很快一个小东西便出现在她手里。她说：“我让这颗石子落入这碗水中。它在水上的落点形成一个中心，从那里发散出一些同心圆。这些波纹变得越来越大，直至触及构成水的外部界限的碗壁。看上去它们似乎失去了力量并停了下来。但

实际上，它们一到达水的边缘就又开始返回那颗石子触到水的这个地方，而且在抵达这个中心前是不会停下来的。这正可以代表我们的所有想法和说出的所有话语。思想和话语会产生某些振动，而这些振动会呈圆形传播得越来越远。当这些圆形将宇宙环绕在其中时，它们便会返回到那个将它们发送出去的人那里。只要我们发送出了某些想法和话语，那么无论它们是好还是坏，都必定会返回到我们这里。这种返回就是你们《圣经》中所说的‘审判日’。‘每一天都将成为他们的审判日。’判决是好还是坏取决于那被发送出去的想法或话语是好还是坏。所有意念（想到的或说出的）都会成为一粒种子。这粒意念的种子被发送出去，植入灵魂中（固定在思想中）并成为设想，以后便会以物质形态显现出来。完美的意念会产生出完美。不完美的意念则会产生出不完美。

“太阳和大地共同怀着同样良好的意愿，却既会产生出强壮的榕树，也会产生出极小的花朵，只要种下相应的种子就行。灵魂和精神也是这样来响应人的召唤的。人收到的是自己用话语或思想所要求的东西。那东西被返还给了他。人用世俗思想的烟雾包围了天空——就是这烟雾将人与天分隔开来。围绕着所有神圣事物的神秘论便是这样产生的。然而神秘的面纱正逐渐消除，人们会看到并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

“各种教士组织的创建者们发现：用神秘性围绕与上帝相关的事物是有好处的。他们希望这样可以更好地树立自己对民众的权威。但是现在每个人都会发现：与上帝相关的深层事物不过是日常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东西。否则这些东西又有什么用呢？所有人都会看出：教会只是代表着人内在的基督意识——那人类的神性中心。人们会认识到那个理想的模型，而不是去崇拜那个由世俗思想树立起来的偶像。

“你们看看四面八方涌现出来的那许许多多非正统组织吧。它们现在的确是五花八门，但将来必定会走向合一。现在产生出来的这种多样性不正是为了引领那些教会去真正实现合一吗？

“我们这些完善了自己的身体、可以带它去我们想去的任何地方的人，有幸看到了天堂王国并在那里居住。许多人知道这个王国，将其称作‘第七重天’并视之为谜中之谜。在这一点上，那些世俗之人又搞错了。这根本不是什么谜。我们只不过是到达了一个意识之所，在那里我们易于接受最高级的教导。如今耶稣就居住在那儿。

“在那个意识之所中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通过摆脱死亡而获得永生。在那里人是不死的、无罪的、永恒的、不变的，与上帝相似。上帝也正是这样来看待人的。在那里我们知道了‘耶稣变容’的真正含义。我们能够与上帝相通并面对面地见到祂。每个人都可以来到那里，接受自己的产业并拥有和我们一样的存在状态。过不了多久，人类的整体意识就会提升到这样一个层次，使我们可以面对面地与人交谈并凝视他们的眼睛。我们之所以不可见，只是因为我们的意识提升到了世俗层次之上。我们只对世俗之人来说是不可见的。

“我们特别看重三件事。第一件是很久以前发生的。对你们来说它象征着基督意识在人内部的诞生——那就是小耶稣的出生。至于第二件，我们看到它已开始显露出来——那就是你们这个伟大国家的智慧及其对基督意识的接受。最后，我们非常关注的第三件也是最末一件事——那件最光辉、荣耀的事，就是基督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来临。到那一天每个人都将了解和接受内在基督，将在这个意识中生活和成长，将像原野中的百合花一般生长起来。那就是最终的合一。”

当玛丽讲完话时，那个无形的合唱团又开始唱起歌来。这充满大厅的音乐在一首庄严的挽歌后停了下来。静默了一会儿之后，那合唱团又突然唱起一支欢快的曲子——每小节的结尾都有一声巨响，像一口大钟发出的声音。十二个小节过后，我们恍然醒悟到此时正是子夜，新的一年已经开始了。

我们在这些神奇人物身边逗留的第一个年头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卷

第二卷

第一章：在“T”字形寺见到耶稣并听其教诲

1月1日早晨我们起得很早，感到精神十分饱满。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将要发生一件事，而这件事会让我们觉得以往的经历不过是为了引领我们去遭遇后面这些事件。

当我们聚在一起吃早饭时，一位朋友加入了我们中间。他就是我们在埃弥尔家屋顶上遇到的那一位——当时埃弥尔家所在的那个小村子是我们前往这里途中休息的地方。大家可以回想起来，他正是为我解梦的那位朋友。相互打过招呼后，他说：“你们和我们在一起已经一年多了。你们和我们一起旅行过、生活过。既然你们要和我们待在一起直到四月或五月，那我来邀请你们去大‘T’字形寺。它就在村口，如你们所见是在岩壁中开凿出来的。”

我们后来注意到：这个寺庙的房间是在一座两百多米高的悬崖的垂直岩壁上开凿而成的。那些洞穴相当深，使得外侧岩壁可以构成一堵很好的墙。在所有需要窗户以采光和通风的地方，都在这面朝南的墙上凿出了开口。这些用作窗户的开口面积大约为一平方米。除了下面的第一个房间外，其余的每个房间都有两个窗户。这第一个房间只有一个出口，与寺庙东部岩壁中侵蚀出的一条大裂隙相通。人们只能通过一条始自这个裂隙、在岩石内部开凿出来的隧道才能进入那个下部的房间。这房间的窗户是后来才开凿出来的。隧道开头的入口隐藏在一块由岩壁崩塌下来的巨石下面。这块石头被放置在一个凸起处，其布置方式使得人们可以从里面让它落下来——这样它便将入口堵住了。当它就位时，是无法从外部挪动它的。而要到达这个凸起的地方，只能借助一把由上面提起或放下的二十多米高的梯子。那些当作窗户用的开口配有巨大的扁平石块。这些

石块嵌入凹槽中，可以推过来挡住窗户。那样的话，在村子里的人就连一个窗户也看不到了。我们得知：人们之所以采用这种建筑方式，是为了保护这座寺庙，因为当时偷盗农作物的匪帮常常袭扰北边的那个地区。那些匪帮也到这个村子来过几次，致使这村子多次被毁，但村里的居民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因为他们躲进了这座寺庙。

我们的大师朋友们并未亲自建造这座寺庙。他们是从村民们那里得到它的，为的是在这里保存他们非常珍视的大量文献。自从他们得到这寺庙之后，匪徒的侵袭就停止了，村民们再也没受到过打扰，所有人都生活在和平之中。据说那些文献中有一些可以追溯到文明人来到大地上的时候，并且直接来源于母大陆。那或许是纳卡人（Naacal）或圣兄会修士们的文献——他们曾出现在缅甸并教导过那加人（Naga）。那些文献似乎表明这些人的祖先是《Sourya Siddhanta》和原始《吠陀经》的作者。《Sourya Siddhanta》是已知最古老的天文学著作。前面提到的那些文献使其成书时间可以追溯到三万五千年前。原始《吠陀经》的成书时间则或许可以追溯到四万五千年前。并不是说这座寺庙里的文献都是原件，因为也有很多是抄本，与巴比伦文献抄写自同样的原始资料。这些抄本被带到这里以便保存起来。其原始资料或许是可以追溯到欧西里斯时代和亚特兰蒂斯时代的原件。

这座寺庙的房间是一个位于另一个的上面，共有七层，由岩石内部开凿出来的楼梯相连。楼梯入口位于每个房间的一角。每道楼梯都呈四十五度角向上，通到一个平台上，而另一个房间的门就开在那里。从一个房间的天花板到上面那个房间的地板之间有大约两点五米厚的石头。第七层那个最高的房间的天花板距上面宽阔的悬崖边沿有大约四米远，而那个边沿距离崖顶有三十多米。一道楼梯从这个房间通到上面横向排列的五个房间正中的那一个。这五个房间是在悬崖边沿的岩壁中开凿出来的。在这中央房间的左右各有两个房间，因此整个建筑的形状构成了一个巨大的“T”字。

最高处的那些房间开凿在那突出的悬崖边沿上，因此这个边沿成了它们的阳台。人们只能从这阳台进入到那些房间里去。这儿的岩石是粗粒的软花岗岩。这项工程显然是靠手工进行的，所用的工具非常简陋，肯定花了很多年时间才完成。建造过程中应该是一块木头也没有用。

大师朋友们得到这寺庙之后，便把木制品弄进来布置房间。这些房间全都非常舒适，尤其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

我们得知：从那儿以后人们再也没关上过窗户，也没堵上过入口。然而来访者还是极其稀少——除了那些对真正的灵性启示有一定觉知的人外。

我们那位朋友继续说道：“今天对你们来说是新一年的开始。以你们的观点来看，岁月从你们生命中流逝而去，永不再回来。或许只有当你们回忆起那岁月中的欢乐、悲伤与成就时，它才会以思想的形式再现出来。许许多多关于你们日常工作的想法会再次浮现，久久萦绕在你们心头。除此之外，过去的一年就被遗忘掉，一去不复返了。你们生命之书代表那一年的一页被撕掉了。

“而我们的观点则截然不同。我们把这一年看作是取得进步和成果的一个阶段，它使我们在种种成功之外又添上新的成功。它是一道连字符般的横线，将我们引向更辉煌的成就与发展，引向一个具有更广大启示与前景的时期，而在那个时期中接连发生的每个体验都会使我们变得更年轻、更强大、更有爱心。

“你们会想：‘怎么会这样？’我们会回答：‘得出你们自己的结论吧。选择你们自己的生活吧。’”

我们队长极其谦和地说道：“我们希望看到并了解。”

那位朋友又说道：“从现在开始，有专门的课程提供给那些没看到、没了解到、没领悟到良好生活目标所具有的全部意义的人。那并不是一种禁欲、清苦、孤独或悲伤的生活，而恰恰是一种在欢乐中所过的生活。一切忧伤与痛苦都从这种生活中被永久消除了。”

随后他用一种较为和缓的语气说道：“你们表达了想要看到和了解的愿望。看到你们这样聚在一起，你们《圣经》中一句经文所表达的思想浮现在我脑海中：‘当你们之中的两、三个人以我之名聚在一起时，我就在他们之中。’

“有多少次人们只把这句经文看成一个单纯的文字游戏，而不是将其领会、吸收并变成现实！你们将耶稣的教导弃置在一个阴暗、模糊的过去之中，这是犯了个大错。你们在死前把这些教导看成是神话，看成是神秘而又无用的。然而你们本该知道：所有人都可以将这些教导应用于自己的日常生活，就在此时此地，只要愿意就行。

“我们要讲清楚的是：我们并不是说耶稣作为基督代表着只由他一人实现的一个生命层次，并不是说许许多多通灵者和先知在其他时代和其他民族中都没有达到过那个层次，甚至连部分地达到都不曾有过。我们并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之所以着重提到他的生活，是因为那是你们最能够充分理解的。

“当我们特别提到他的生活时，只有一个目的和意义，那就是激发人们的信仰，因为耶稣的生活和事迹就是对其教导的鲜活证明。对于这位《山上宝训》和《浪子寓言》的作者，人们不应将那种投机的、牺牲他人的教条归罪于他。那种教条曾在数百年间败坏了基督教思想。

“西方思想的指导者们使信徒背离了对耶稣教导的实际应用和对上帝力量的学习。他们教育信徒把耶稣的教导和使徒们的经验混为一谈。本来应该教给他们知道：那些经验是以基本法则为依据的，而这些基本法则构成了一门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理解与应用的精确科学。

“东方人把其宗教中的科学部分当作自己学习和实践的最高目标。如此一来，他们便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各地都有人将宗教置于神奇的、超自然的领域中。西方人听任自己完全陷入了道德伦理之中，东方人则完全陷入了宗教学问之中。这两者都对灵性真理关上了大门。

“不一定非要在基督教修道院或佛教寺院中过那种退隐、禁欲、与世隔绝的隐修生活。这样的生活并不能使人获得真正的灵性感悟，也不能使人过上耶稣所内化与外化的那种真正智慧的、有效的完美生活。

“所有这些体制与机构都已存在了数千年，而耶稣在他行经大地上的短短数年间给出的教导，在提升人类方面所做的贡献要远远大得多。

“我们清楚地知道耶稣了解所有修道院教导，通过了入门学习，研究过被视为神圣的秘传教义及宗教仪式和典礼，最后还接触到了欧西里斯的教导。给他讲解欧西里斯教导的是一位教士，而这位教士本人对于一切仪式性的、修道院的和世俗的崇拜方式都敬而远之。

“这位教士信奉埃及第一王朝的国王托特（Thoth）。那个帝国以前被称作埃及帝国。它在欧西里斯及其接替者的指导下，达到了一个文化与创造均获提升的时期。这些人属于纯粹的白人种族。后来他们被称作古以色列人，属于希伯莱族。

“当托特王宣告埃及帝国成立时，他像个独裁者，像个侵占人民权力的人。多亏欧西里斯及其接替者的指引，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才建立起了一个合一、友善的灿烂文明，并在数个世纪中维持了这一文明。

“托特以明智的方式进行统治并努力维护欧西里斯的教义。但随着埃及人或将托特推上权位的南方黑人部落影响力的增长，世俗的、阴暗的观念开始出现。以后的那些王朝背离了欧西里斯的教导。它们逐渐采用了深暗种族的阴暗理念，到最后只施行黑魔法。这个王国很快便衰落了，因为这类王国必定会衰落。

“耶稣专心倾听那位教士的讲授之后，领会了其教义中内在的深刻含义。耶稣对佛教教导的简单了解以及他得自东方智者们的观点，使他能够看出隐藏在所有这些教义背后的巨大相似性。于是他

下定决心要去印度。这个计划是完全可行的，因为他可以走当时供商队使用的古道。

“在研究了保有一定纯净度的佛教教导后，耶稣看到了那些相似之处。他明白了尽管有人们强加上去的种种仪式和教条，但这些宗教只有一个源头——那就是上帝。他把上帝称作他的父亲和所有人的父亲。于是他把所有仪式都抛进了风中，径直走向上帝，直接走进了他那慈爱父亲的心里。一个神奇的领悟随即产生了。耶稣很快便发现：花好多年时间去钻研那些文献、礼仪、信仰、用语和秘术是没有必要的。那都是教士们用欺骗手段强加给人们的，目的是使人们长久处于无知与束缚之中。他看出他所追寻的目标就在自身当中。为了做基督，他得宣告自己就是基督，然后在自己的生活、思想、言语和行为中怀着纯净的动机，去体验他所追寻的那种生命，以便将其融入到自己的物质身体里。在这之后他才有勇气去展示自己，并面向世界公布这一切。

“他从哪里汲取到这些想法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所做的工作，而不是他人所做的工作。他与普通大众息息相通。这些人听他讲话听得如醉如痴。他的那些格言并不是从印度、波斯或埃及借用来的。外在的教理只是引导他看到了自己的神性以及代表这神性的基督——这基督存在于每个人之中，不是只在几个人之中，而是在所有人之中。

“欧西里斯于三万五千年前出生在亚特兰蒂斯。在他那个时代过去很久之后，为他撰写生平历史的人们因为他的卓越业绩而将他神化了。他是那些具有高超思想的人们的直系后裔——那些人在人类母大陆中保留了光明、清晰的观念。大多数神话人物都是这类人。对他们的描述一直流传到我们今天。他们的业绩和性格在接转载和翻译的过程中被歪曲了。他们的工作和成果被一些人看作是超自然的。这些人全都不愿花必要的时间去深入了解其中的意义，也不愿费力做必要的思考以便发现：对于在自己真正擅长的领域中采取行动的人来说，一切都是极其自然的。

“撰写历史的人们在神化了欧西里斯之后，又开始再造他的面容。起初他的形像制品只是为了表现它所描绘的这个人，后来则渐渐固定为神灵的形像。那个理想的典型被遗忘了，留下的只是毫无意义的偶像。

“佛陀在其时代过去很久以后，也被撰写历史的人们神化了。看看为他所做的形像制品有多多吧。其结果就是人们崇拜那形像而不是那个理想的典范。由此又产生了一个毫无意义的偶像。所有符号与象征都是这样。

“佛陀接受的教导与欧西里斯来自同一源头，只是接受教导的方式不同。在缅甸传授给佛陀的教导来自母大陆，是由纳卡人带给他的。而欧西里斯所受的教导没有经过中间人，是直接传授给他的，因为他的祖先就生活在母大陆，他从小就被送到那里去学习。学成之后他回到家乡，成为了亚特兰蒂斯人的导师。他带领其人民重新尊奉上帝，而那些人本来在周围深暗种族的阴暗理念影响下已渐渐背离了上帝。

“摩西也是在其身后被接替者和撰写历史的人们描绘成神的领袖之一。他是古以色列人。他所受的教导得自于巴比伦的编年史。这个编年史构成了你们《圣经》的一部分。摩西把自己学过的文献用文字准确再现了出来。但他所讲述的事件被译者们歪曲了。我可以举出许多同一类型的例子。

“耶稣了解了所有这些教理。他的个性风格使其直入这些教理的意义核心，并超出它们一个层次。他荣耀自己的身体，直至他可以让人们将他钉上十字架，而他又在辉煌的复活中将其再造了出来。

“你们如果研究欧西里斯、佛陀和耶稣的教导，就会发现它们都很相似，有时甚至相似到连所用的词语都一样的地步。然而不会有人把他们中的哪一个当作抄袭者。

“他们所学的为他们将外在的道路指向内在。然后他们得抛开所有教理、所有秘术，向前再迈出一步。假如他们中有哪一位只满

足于抄写和研究他所看到的以及别人教给他的，而不能随即看出他自身之中的一切都来自于上帝，那么他现在可能仍处在学习的过程中，绝不会有任何人去讲述他的生平和业绩。

“他们都有过同样的经历——那就是其信徒想要使他们加冕为一个世俗王国的国王，但他们中没有一个肯接受。他们用几乎相同的话语表达了同样的想法：‘我的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它是灵性的。’在欧西里斯那里，事情更加离谱，后来编写历史的人们甚至将他描绘成一个埃及国王。”

谈话结束了，我们都向那座寺庙走去。进入那个下部的房间后，我们这位朋友又说道：“在这寺庙里从一个房间上到另一个房间时，我请你们记住：没有一个人能将权力授予另一个人。随着领悟的提高，你们会发现人都是平等的。任何一个试图将其权力和地位授予你们的人都是非常轻率的，因为你们拥有和他一样的东西。他在试图给出他所没有的。我们可以试着把道路指给自己的兄弟，以使其扩展视野并吸收有益的东西，但我们不能把自己拥有的授予他。”

这时我们来到了第二个房间。在那儿我们见到了村子里的四个朋友——他们比我们先到了那儿。随便闲谈了一会儿后，我们全都坐了下来。那位教导我们的朋友又开始说道：“在你们的历史中，没有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像耶稣那样突出。你们的历法以他的出生前后来纪年。你们的同胞中大多数人都崇拜他，而他们正是在这一点上搞错了。他们应该把他当作理想典范，而不是当作偶像。应该把他看作是还存在着、还活着的，而不是为他做那些雕像，因为他今天的确还活在他被钉上十字架时的那个身体里。他活着并且能跟你们讲话，完全和他被钉上十字架前一样。许多人犯的一个大错，就是以为耶稣终结于十字架上的不幸死亡之中。他们完全忘了他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他复活之后度过的。耶稣在今天能够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教导得更好、治疗得更好。只要愿意，你们随时都可以接触他的临在。只要你们寻找他，你们就会找到他。耶稣并不是

一个可以强迫你们接受其临在的国王，而是一位始终准备着帮助你们、帮助世人的兄长。当他在世俗层面或尘世层面上生活时，他只能接触到数量有限的人。而在他今天所具有的形态中，他可以接触到所有盼望他的人。他不是说过‘我在哪儿，你们也可以在哪儿’吗？这难道意味着他远在一个叫天堂的地方，而你们得死去才能到达那里吗？不，他就在你们所在的地方。他可以和你们一同行走、交谈——只要让他这样做就行。把你们的视线抬高一点，让视野更宽广一些，你们就会看到他——只要你们的心灵和思想能够较为坦诚地与他在一起。你们可以和他一起行走并交谈。仔细审视他的身体，你们会看到已彻底痊愈的由十字架、长矛和荆棘留下的疤痕。在他周围闪耀的爱与幸福会告诉你们：他能够忘记一切，原谅一切。”

这位朋友沉默了下来。在大约五分钟的寂静之后，一道我们从未见过的光照亮了房间。我们听到一个起初显得遥远而又模糊的声音。当它吸引住我们的注意、使我们的念头转向它之后，这声音变得极其清楚了，并像钟声那样发出清脆的鸣响。

我们中有一人问道：“到底是谁在讲话？”我们队长回答说：“保持安静。这是我们亲爱的耶稣大师在讲话。”我们中的一个人说：“您说得对，是耶稣在讲话。”

这时那声音继续说道：“当我说‘我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时，我并不是想告诉人类我自己是那唯一真正的光。我也曾说过：‘有多少人被上帝之灵所引领，就有多少人是上帝之子。’当我说‘我是完美的儿子，是上帝生出的、为天父所爱悦的无与伦比的孩子’时，我是想向全人类表明：上帝的孩子之一看到了、知晓了、宣告了自己的神性。这个孩子看出自己的生命、行为和存在都在上帝之中。这是一切事物中那伟大的‘父神-母神’原则。这孩子随即又宣告他是基督，是上帝生出的无与伦比的孩子。此后通过怀着一颗真诚、坚定的心去过圣洁的生活，他成为了他宣告自己所是的。

他牢牢盯住那个理想的典范，使之充满了自己的整个身体，于是他所追求的目标便达到了。

“为什么那么多人看不见我？是因为他们把我放在了一个台座之上，将我置于一个不可企及的位置。他们用奇迹和神秘环绕着我，使我远离了人民大众，而我对人民大众怀着一种无法言说的爱。我并未远离他们，是他们远离了我。他们弄出了帷幕、墙壁、分隔和中介，还给我和我珍爱的亲人们弄出了那些形像制品。我们每一个都被神话和奥秘所环绕，显得那么遥远，以致人们再也不知道该如何接触到我们。人们向我亲爱的母亲和我身边的人祈祷、恳求，这样便把我们固定在了世俗思想中。实际上，假如人们愿意了解我们本来所是的样子，他们会希望握住我们的手，就像你们今天所做的这样，而他们将来会这样做的。假如人们愿意抛开所有迷信，他们就会像你们这样与我们交谈。你们看到了：我们还是自己原本所是的样子。我们多么希望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啊！那将是多么盛大的觉醒、多么盛大的团聚、多么盛大的节日啊！

“你们用神秘性将我们环绕了那么长时间，难怪怀疑和不信任最终占了上风。你们越是制造形像制品和偶像，就越是把我们变得死气沉沉、不可企及。你们越是深深地投射出怀疑和阴影，那迷信的深渊就变得越是巨大和难以跨越。如果你们愿意大胆地握住我们的手并且说‘我认识你们’，那么每个人都将能够看到我们并了解我们本来所是的样子。在我们周围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在我们所爱的人周围也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因为我们爱全世界所有的人。

“大多数人都只看到我那段终止于十字架上的生命。他们忘了我的绝大部分生命是在目前这种形态中度过的。他们忘了人会继续活着，即便是在一个看似暴力的死亡之后。人们无法摧毁生命。它还会继续下去，并会始终继续下去。而且一个活得好的生命永不会退化或消失。肉体本身可以变成不死的并不再改变。

“当那位善良的彼拉多洗过了手并说‘你们自己把他带走并钉上十字架吧，我找不出他身上有什么过错’时，他不大清楚自己正

参与怎样的一个历史事件，也不知道自己正在实现怎样的预言。他和他身边的人后来受的痛苦比我多得多。不过这一切都过去了，被忘怀了，被原谅了。你们将看到我们重聚在一起，由此你们可以看出这一点。”

有两个人出现了。耶稣拥抱了他们。他把手放在其中一人的肩膀上说道：“这位亲爱的兄弟曾和我一起走完了全程。至于另外这一位，他在睁开眼之前又经历了许多考验。不过当他的眼睛完全睁开时，他很快就和我们重聚在一起了。他完全和其他人一样真诚。我们也以同样的爱来爱着他。”

这时那第二个人慢慢走上前来，站立了一会儿。耶稣转向他，伸开双臂说道：“亲爱的彼拉多。”他们之间的亲切与善意是不会有错的。

这时彼拉多开始讲话了。他说道：“那天宣布了那个判决之后，我难过和痛苦了很多年，因为在那一天我把落在自己身上的包袱轻率地扔了出去。在物质的生活里，我们当中很少有人意识到自己为逃避责任而将无用的包袱堆在了别人身上。但当我们睁开眼睛时，我们懂得了自己越是试图逃避责任从而让他人背负起自己的包袱，那包袱就会越重地压在自己身上。我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才看清这一点，但自从我的眼睛睁开后，我感受到了多少欢乐啊！”

这时那无形的合唱团突然唱起了素歌。那旋律之美根本无法形容。这歌曲唱了几小节之后，耶稣走上前来说道：“你们惊讶于我早已原谅了那些把我钉上十字架的人们吗？从那时起，为什么世人不会像我这样去原谅呢？”

“就我来讲，当我说‘这了结了’时，我就已经彻底原谅了。为什么你们看不到我本来所是的样子——不是钉在十字架上的样子，而是提升于一切世俗之物之上的样子？”

那无形的合唱团又唱起歌来：“致敬，向你们所有人致敬。你们都是上帝之子。鞠躬并颂扬上帝吧。祂的王国永久建立在人们之

中。是的，祂永远和你们在一起。”当这合唱团唱歌时，那歌词被书写在房间的墙壁上。

这并不是一个遥远、模糊、不清楚的场景。我们就置身于那里，就在那个房间里，还跟那几个与我们对话的人讲了话。我们与他们握了手，把他们的形像深深印在了脑海中。他们就待在我们中间，而我们则围绕着他们。他们与我们唯一的区别就在于那环绕着他们的特殊的光。这光似乎是房间里的照明来源。这里没有一点阴暗的地方。他们的躯体好像有一种特别的半透明性，摸起来像大理石一般，却又有着温暖的、令人愉快的光泽。并且有热量在他们周围放射出来。

那个房间在他们离开后似乎保留了他们的光与热。后来每当我们进入这个房间时，我们中都有某个人提到这一点。一天，我们几个队员聚在这里后交流起了这种印象。我们队长说：“这个房间被升华了。”他说出了我们共同的感受，后来我们就不再谈论这个了。当我们秋天重又回到这里时，那个房间就像一所圣殿。我们在里面度过了很长时间。

在这第一次会面快结束时，我们等着那几位和我们对话的人离开房间。而当彼拉多准备离去时，他请我们队长和他一起走。我们都一起下了楼梯，一直走到下面那个房间。然后我们走地下通道来到那个裂隙，后来又到了梯子那儿。我们继续朝村子走去，来到了我们的住所，在那儿直聊到半夜。这时大家就像平常那样分了手，仿佛这次会面是件极其自然的事。

那几位客人走后，我们聚拢在女主人周围。每人都轮流和她握了手，为这个特殊的夜晚向她表示感谢。我们中有一人说道：“我的所思所感只能用一句话来表达，那就是：我那些狭隘的、世俗的观念已被彻底粉碎了。我预计永不会再看到它们的一丁点残余。”

这话似乎在我们所有人头脑中引起了很大共鸣。至于我自己，我根本没想去尝试表达自己的感受，也从没试着去讲述它。我把这留给读者去想像。离开女主人后，谁都不再讲话了。每个人都觉得

一个全新的世界展现在了自己面前。那天夜里我们回到房间时，感到自己这个新年的第一天过得真是极其充实。

第二卷

第二章：祈祷方式与灵性声像术

第二天早晨吃早饭时，我们询问了女主人后得知：耶稣像那样来临并非什么不同寻常的事。她告诉我说，当她或她的朋友们进行疗愈工作时，耶稣经常加入进来。

女主人和另外两位女士决定这天和我们一起那座寺庙。在我们走出住所时，两个男人赶上了我们。其中一人对女主人说，村里有个生病的孩子需要她去看一看。我们全都改道随那两个人去了那孩子的家，而那孩子的确病得很重。女主人走上前去，伸出双臂。那位母亲把孩子放在了她胳膊上。小家伙的脸庞立刻亮了起来，随后又挛缩了一会儿。几分钟后他便安稳地睡熟了。于是女主人把他交还给了他母亲，而我们又出发朝寺庙走去。

在路上她感慨道：“哦！要是这些善良的人能够觉悟并自己做这个工作，而不是依赖我们，那该有多好。那对他们来说会比现在好很多啊！平时他们对我们完全敬而远之，直到有困难出现时。那时他们就会把我们叫去。这当然也很好，只是这不会让他们对自己有丝毫信心。我们倒很愿意看到他们自己摆脱困境，可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总是表现得很幼稚。”

我们来到梯子那儿，爬下去进入了隧道中。那两个男人陪我们一起走。这隧道是在岩石内部开凿出来的，所以我们想当然地以为里面应该很黑。然而那里的光亮却足以使我们看见前面相当远的地方。这光似乎就环绕在我们周围，因此没有产生阴影。我们昨天夜里就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只是没有人提出来。这时人家对我们的提问回答说：那光的确存在于我们周围，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当没有人在这隧道里时，它就会变黑。

我们穿过隧道后，沿楼梯上到了第三个房间。它比下面那两个房间略大一些。在这儿沿两面墙排列着大量粘土板。我们发现这个房间后面还开凿出了另一个大房间。后来我们得知那里也放满了类似的粘土板。这些粘土板是深棕红色的，被仔细地涂过漆。其中有几块的规格为宽四十厘米，长六十厘米，厚五厘米，重五公斤或六公斤。其它的则要大得多。我们很奇怪它们是怎么翻山越岭地被运到这儿来的。我们说出了心中的困惑。人家回答我们说：这些粘土板并不是从山外运过来的。它们是在这些大山耸立起来前被带到戈壁国中的。那时这个地区还是一片沃土，而且人烟稠密。后来，在这些山耸立起来很久之后，人们把它们放在了这儿，以保护它们免遭毁坏。

在这些山出现以前，似乎有一场巨大的海啸覆盖并彻底毁掉了这里的一大片地区，也毁灭了大部分人口。活下来的人与外界隔绝开来，失去了生存的依靠。他们成为了如今仍在侵扰戈壁高原的那些流浪匪帮的祖先。

那时维吾尔大帝国就存在于喜马拉雅山和戈壁沙漠如今所在的位置。那里有一些大城市和非常先进的文明。当那些城市被水毁掉后，它们的遗迹又被沙漠的流沙覆盖了。我们完全按照人们从粘土板上翻译过来的内容记下了这些描述。后来，我们发现了那些城市中的三个。将来有一天，当发掘工作彻底完成时，这些文献的真实性一定会得到证实。它们使这一文明可以追溯到数十万年前……不过我们并不想谈考古方面的问题，所以这个题外话还是就此打住吧。

人家领我们穿过这寺庙的各个房间。在随意交谈中我们得知：这天早晨赶来找我们的两个男人中，有一个是我们一位大师朋友的后代，而那位大师朋友就是我们在施洗约翰住过的村子里遇到的那一位。我们把那位大师朋友称作“文献之友”。但他的这个后代却显现出种种老迈的迹象——这让我们感到惊讶。

当我们回到第一个房间时，我们队长问：一个愿望在被表达出来后能否立刻实现。女主人回答说：一切以完善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愿望都会实现。她还说愿望是祈祷的一种形式。耶稣所使用的就是完善的祈祷形式，因为他的祈祷总是被满足。总被满足的祈祷只会是完善的，因此也是科学的。而它假如是科学的，就必定符合某种明确的法则……女主人继续说道：“这个法则就是：‘你们的祈祷会依据你们的信仰而得到满足。’换句话说：‘无论你们在祈祷时想得到的是什么，就相信你们已经得到了它，那你们就会真的得到。’如果我们确切知道自己所要求的一切已经是我们的了，那我们也就知道自己正在遵照那个法则来行事。假如那个愿望实现了，我们就会知道那个法则得到了执行。假如那个愿望没有实现，我们则会知道是自己错误地提出了要求。错不在上帝，而在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记住这个戒律：‘你们当以自己全部心灵、全部灵魂、全部精神、全部力量、全部思想，去爱你们的天主上帝。’现在沉入你们灵魂的最深处，不带任何成见、担心、怀疑，怀着一颗快乐、自由、感恩的心，知晓你们所需要的东西已经属于你们了。

“秘诀就在于要有意识地与上帝协同一致。然后要保持这种状态，不能有丝毫偏离，即使全世界都反对也不要理睬。耶稣说过：‘单靠自己，我什么都做不了。是那居于我之中的天父独自做成了这事。’要信赖上帝。不要怀疑，不要担心。你们要记住上帝的力量是无限的。‘一切事皆有可能。’

“在说出你们的要求时，要使用肯定的话语。要一心只想着你们希望达到的那个完美状态。然后把这个完美意念的种子植入自己的灵魂中，排除所有其它意念。要请求健康显现出来，而不要请求从病中痊愈。要为显露和谐与实现丰盛而祈祷，不要为摆脱不和、贫困和限制而祈祷。把后者像旧衣服一样扔掉吧。那是些陈旧的东西，是你们不再需要的。你们可以愉快地摆脱它们。甚至都不要回过头去看它们。它们被遗忘了，被原谅了，来自尘土又归于尘土了。

它们不存在了。用上帝的思想——那无尽的善——来填满你们周围看似空虚的所有空间吧。

“然后要记得话语是一粒种子。它得生长起来。至于知晓它何时、何地 and 怎样生长，那是上帝的事。至于你们，只应说你们应说的话，表达祝福，并知道在你们提出要求的那一刻，你们就已经得到了。执行这工作的一切细节都由天父去管。要记得是祂独自在做这事。老老实实地演好你们自己的角色，把上帝的角色留给祂并对祂抱有信心。为你们所需要的提出请求，明确地说出来，转身朝向上帝，然后从祂那里接收成果。

“在精神中要始终想着上帝的丰盛。如果有别的想法闯进来，就用这个想法去取代它，并要赞美、感谢这个丰盛。如果所需要的得到了满足，就不断感谢这工作得以完成。不要改变你们的请求。要满足于只是祝福和感谢这工作的执行，祝福和感谢上帝在你们身上所下的功夫，祝福和感谢你们收到了自己希望得到的，因为你们只希望得到善以将其播撒于自己周围。让这一切在静默和隐秘中进行吧。秘密地向你们的天父祈祷吧。祂看得到灵魂的秘密，将会公开奖赏你们。

“当你们完成了这样的示范之后，会觉得这样用去的时间是自己最大的财富之一。你们将证实那个法则是真实存在的。你们将了解到：当自己的话语伴随着信仰与祝福被说出时，会具有怎样的力量。要记住上帝已完善了祂的完美计划。祂不断怀着慷慨与爱，将善和一切我们所想要的美好事物播撒到我们身上。祂反复在说：‘来考验我吧。你们会看清我是否打开了天堂之窗，是否在播撒祝福。这些祝福多得只愁没地方放。’

“以自己全部心灵祷告时，可以这样说：

‘哦我之存有的心，哦天父，我与你只是一体。我承认你是永恒的，是所有人的父亲。你是圣灵，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你是智慧、爱和真理。你是构成所有事物的力量、本质与才智。所有

事物也正是有赖于此才被创造出来。你是我精神的生命，是我灵魂的本质，是我思想的才智。我在自己的身体和活动中表达你。你是始与终，是我所能表达的善的全部。我所想的愿望由我的灵魂植入我精神之中，是你使它具有了生命力。在圆满的时刻，它通过信仰的法则显现在了我的经历中。我想要的财富已经以无形的状态存在于精神之中。我知道我已经拥有它了。’

“以自己全部灵魂祷告时，可以这样说：

‘哦，我的天父，我现在说的话向你描述出我想要的东西。它像一粒种子被植入我灵魂的土地，并由你的生命使它在我精神中有了活力。它应该充分成长，应该显化出来。我只允许你的精神——智慧、爱和真理——在我的灵魂里运行。我只想要那有益于所有人的东西。我现在请你实现它。

‘我之中的天父，我要求表达爱、智慧、力量和永恒的青春。我要求实现和谐、幸福和丰盛的繁荣。我要求直接从你那儿收到我的才智，好懂得如何从万有实体中取出必要的东西以满足一切良好的愿望。这不是为了自私的目的，而是出于纯净的动机，为的是拥有才智以使我能服务于你所有的孩子。’

“以自己全部思想祷告时，可以这样说：

‘我所想要的现在变得清晰了。我在自己思想中只构想我所想要的。我的愿望就像一粒种子开始在地下安静地、无声地生长。它现在在我灵魂寂静、无形的王国中成型了。我进入自己的密室中，关上了门。我怀着安宁与信心，将我的愿望固定在我思想中，就仿佛它已经实现了。天父，我现在等着它的完美实现。我之中的天父，我感谢你让我的愿望在无形中不断被实现。我知道你已怀着爱和慷慨，将你财富的丰盛播撒于所有人身上。你满足了我生命中所有良好愿望。你允许我分享你那丰富的资源。我可以实现与你的合一。你的每个孩子都可以这样做。我所拥有的一切，都可以将其散发给

所有人，以便帮助你所有的孩子。我有的一切，都把它给你——我的天父。’

“以自己全部力量祈祷时，可以这样说：

‘我不会以任何行为或想法否认我已在精神上得到了对自己那个愿望的满足。现在它的实现已经非常清晰。我在精神上、灵魂上、思想上和肉体上，对自己这个愿望都是坦诚的。我已在精神上感知到什么对我来说是有益的。我在灵魂中将它构想成了一个完美的意念。我赋予了它真正的思想形态。它是完美的。我现在要求它变成可见的，变成真正显现出来的。’

‘天父，我感谢你拥有我从现在起所拥有的：爱、智慧、才智、生命、健康、力量、永恒的青春、和谐、幸福、丰盛以及从万有实体中制造出应有之物以满足一切良好愿望的办法。’

“我不是告诉过你们吗？只要你们相信，就会看到天主的显赫荣耀。”

女主人说完后，出现了一阵深深的静默。随后她继续说道：“你们要明白，假如愿望没有实现，错是在你们而不是在上帝。如果你们想要的没有显现出来，不要重提你们的要求。要像以利亚那样坚持下去，伸出杯子直到它被装满。要满口说着祝福的话，以感谢当前所实现了的，即使全世界所有的世俗想法都在干扰你们。继续，继续，你们想要的东西就在那儿。相信我吧，你们的信仰会得到报偿。

“假设你们想得到冰。难道你们一开始要乱糟糟地到处去说‘冰’这个词吗？假如是的话，你们只会使自己的力量四散而去，什么都不会到你们这儿来。首先应该把你们想要的形成一幅核心画面，直接在自己思想中将其保持足够长的时间，直到使其固定住。然后要把它完全放在一边，直视那万有实体。要知道这个实体是上帝的一部分，因而也是你们自身的一部分。它包含着你们所需的一

切。一旦你们能够运用它，上帝就会立刻将其大量大量地提供给你们。它是不会枯竭的。所有享用过它的人都曾有意或无意地从这个源头汲取过东西。

“现在，把你们的思想和意念固定在那个核心原子上。把这原子保持在你们思想中，直到将你们想要的东西印在它上面。你们将使它的振动降低，直至变成冰。这时周围所有的原子都会赶快服从你们的愿望。它们的振动会降低，直到附着在那个中央粒子上。片刻之后你们就有冰了。你们甚至都不需要水，只要有意念就行。”

这时又出现了一阵深深的静默。过了一会儿，一幅画面出现在这房间的墙上。刚开始显现出来的形态是静止不动的，我们也没太在意。但它们很快便活了起来。我们能看到那些人物的嘴唇在动，仿佛在讲话。我们的注意力立刻集中到了那上面。女主人说道：“这画面呈现的是很久很久以前发生的一个场景。那时维吾尔帝国正处于鼎盛时期。你们可以看到那时人们有多么美，这个地区多么暖和，阳光多么灿烂，树枝在微风中轻轻摇摆。这些色彩也都是原有的。没有丝毫暴风雨来袭扰这个国家及其居民。仔细去听，你们就会听到他们在讲话。假如你们懂得他们的语言，就会知道他们在谈些什么。你们甚至能看到他们身体运动时肌肉的活动。”

女主人停止了讲话。那些画面继续大量涌现，差不多每两分钟换一个场景。最后我们似乎融入到了画面中，因为它离我们太近了。

突然出现了一个场景，里面有我们考察队的三名成员。这绝不会搞错的。我们能听见他们说话，而且听出了他们谈话的内容。那是关于十多年前发生在南美洲的一个事件。

女主人又说道：“我们有能力把一些思想振动投射到空气中，而这些思想振动可以与亡故者的思想振动相连接。我们的振动会收集他们的振动，直到将其集中于一个特定的点上。

“这样我们便能看到再现出来的场景，就像它们刚刚发生一样。这可能会让你们觉得非常离奇，但过不了多久，你们那儿的人

就会制造出类似的画面。唯一的区别是那些画面纯粹是拍摄出来和机械制造的，而我们完全不用这两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

“基督教思想的导师们太热衷于他们那些论辩了，以致几乎忘记了真正的灵性生活意味着什么。他们每个人都在竭力不让别人赢。与此同时，东方人则全神贯注于他们哲学中那秘传的、玄奥的、科学的方面，以致他们也遗忘了那个灵性的方面。将来有一天，那些开发影像机械技术的人中会有几个达到高度完善的程度。他们将率先看出其中真正的灵性意义，看出其教育方面的价值，看出人类可以从中获得怎样的益处，看出其发展的种种可能性。于是这一小群人将会有勇气再向前迈进一步。他们将通过这些影像来宣告最终的成果。

“目前的这些方法及其创造者被认为完全是物质主义的，但他们将成为证明灵性真理的最强有力的因素。因此，必将由那些被看作一个大世俗种族中最世俗化的人，去使真正的灵性孵化出来。你们的人将取得进步并将创建一种方法。通过这种方法他们将把死去之人的声音再现出来，比他们现在再现出来的活人的声音还要精确。你们将靠机械部分地达到我们单靠思想力量所达到的成果。你们将在这个领域超越全世界。

“美国的建立象征着白人种族回归到其原初的家乡。这片土地是原始时期发生重大灵性启示的地点之一。以后也将在这个国家发生最伟大的灵性觉醒。过不了多久，你们就将在物理和机械领域大大领先于世界其它地方。你们将把这些学科发展到极致。那时你们将会看到：只需再多走一步就能到达灵性领域。到那时，你们将会有勇气迈出那一步。你们国家有句谚语：‘需要是发明之母。’

“需要曾促使你们去面对那些看似无法完成的任务。你们的行事方式使你们变得非常物质主义，但以你们的生活方式，你们必得那样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当你们作为一个民族接触到灵性王国时，会觉得以前那种深陷物质领域中的做法如同儿戏。你们有着强健的身体和快速的反应。你们的种族将像一道光出现在其他民族面前。

“你们惊讶于自己的祖先曾经使用驿车和油脂蜡烛，而蒸汽与电就存在于他们周围，正如它们现在存在于你们周围。假如他们了解物理法则的话，就可以和你们一样从中受益。以后当你们有意回看自己现在的状态时，也会感到惊讶。你们将发现灵性领域环绕并统治着物质。你们将发现灵性世界中那些更高的法则，而你们一旦遵守这些法则就会从中获益。这些法则并不比机械或物质的法则更神秘。现在你们觉得难懂的，将来会觉得很容易。你们将像现在克服机械或物质上的障碍那样，轻松克服灵性上的障碍。只要不断努力就能取得成果。”

这时那位老人挑了一块粘土板，把它拿来放在一个托架上。女主人继续说道：“很多人犯的一大错误，就是没把所学的课程看作取得成果的中间途径。当成果已经取得并完全显现出来时，他们不懂得应该抛弃那些课程以继续追求下一个成果。我们可以暂停一段时间，把已取得的成果整理、排列在那被称作‘潜意识’的仓库中。然后要开始去学那些引领我们走向下一个成就的课程。而一旦新的目标达到了，就又该抛开这些课程了。这样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地达到最高的目标。那些课程只不过是一级一级的阶梯罢了。如果把跨过的所有阶梯都带在身上，那我们很快就会被这重担压垮。而且后面那些想要跟上来的兄弟也没有阶梯可走了。在他们想要用这些阶梯时，就把这些阶梯留给它们吧。它们已经帮助你们到达了峰顶。你们不再需要它们了。你们可以停下一会儿，喘口气，或是为以后的发展接受新的启示。一旦这新的启示到来了，就要把脚放到下一个阶梯上，并把那已取得的成果放入仓库中。如果舍弃掉一直引导你们到达这里的所有课程，你们就能无拘无束地继续走自己的路。假如与此相反，你们凝神注视着这些课程，而不是坚定地向着目标，那就会不知不觉把这些课程固定在自己精神中，而你们本该把它们带给你们的理想固定在那里。这会使你们动摇不定，使你们看着后面说：‘我的祖先也是走和我一样的路到达目的地的吗？’假如去看遥远的过去，我会说是的。但假如去看不久的将来，我会说不是

的，因为他们靠自己吃苦流汗到达的，而你们则是在运用属于自己的、由上帝提供给你们的力量。

“如果怀念祖先，你们就会不知不觉陷入对他们的崇拜之中。你们的创造能力的确可以将你们一心专注的东西变成真的。那时你们就会按照他们的方法去生活，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方法。你们会变得和他们很相像，却做不出他们那样的业绩。你们会开始退步，因为当我们去体验他人的理想时，我们是无法做成和那个理想的首创者相同的事情的。

“要么前进，要么后退，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崇拜祖先是导致民族退化的直接原因之一。而这种崇拜在美国不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它将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刚开始时，你们很少为自己的祖先感到自豪，因为你们没有什么可崇拜他们的。这个国家是你们自己创建起来的。你们的理想是建立一个自由的国度，而你们做到了。你们得到的这个国家既没有过国王，也没有过独裁者。你们不大在意自己的祖父是怎样安排他的一生的。你们看重的是对自己人生的认可。然后，你们很多人为了一个独特的目标联合起来。你们那完美的创造力通过你们的个人自我与你们保持着直接的沟通。正是这个创造力赋予了你们生命。这个创造力也就是你们自身，是上帝。然后你们坚定地注视着那个目标，继续走自己的路，走向那理想的实现。”

女主人转向那块粘土板，又说道：“在这些粘土板上写着：‘上帝被称作指导本源、伟大首脑、伟大思想。’用来象征祂的字符很像你们的字母‘M’，读作‘M-o-oh’。翻译成你们的语言，意思就是指导者或建造者。

“这个‘指导本源’统治一切并监控一切。祂创造了第一个存有，叫作‘指导本源的表达’。这位存有获得了与那个本源相同的形态，因为那个本源除自己的形态外，没有别的形态可供表达。这就是那个本源的外在表达的指导本源。它是按照那本源的样子被创造出来的，因为那个本源除自己的形态外，没有别的形态可用作模

型。这个造物获得了那创造者的所有品性，并能获取那个本源所拥有的一切。它特别获得了对所有外在形态的控制权。

“因此这个造物具有那创造者的形态和品性，并有能力以创造者那样的完美方式将它们表现出来，唯一的条件是它得与那创造者的本源保持直接的协调一致。

“这个造物的任何品性都未得到发展，但那个创造者在其思想中有理想的模型，或者说有完美的计划，要通过其造物表达出来。祂将这造物置于理想的或完美的环境中。在那里它可以进行表达，也就是说可以将祂的所有品性在外面表现出来。

“因此，那创造者在制造出适于其造物完美发展的一切条件之前，是不会将其造物放在大地上的。当这些条件都具备时，那个存有被置于其中并被叫作‘天主上帝’。这个造物所在之处被叫作‘Mooh’，后来又被称为‘发源地’或‘母亲’。

“我试着用你们的语言来讲述这一切，以使你们能够理解。你们自己学会翻译这些粘土板后，就会看到更详细的内容。我着重提到了一些要点，这可以作为你们翻译工作的基础。不要以为我试图改变你们在其它地方、经过其它思考或研究之后形成的观点。我只是请你们暂时把那些观点放在一边。当你们把目前的研究深入下去后，如果你们愿意，可以自由地重新开始进行所有其它研究。我不想以任何方式来影响你们。所有研究都只是外在的，是得出结论的一种手段。假如得不出结论，达不到既定的目标，那功课就变成了无用的东西、无益的知识，毫无价值可言。”

第二卷

第三章：一位灵修者的复活与扬升

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日复一日地专心研究一套粘土板。这些粘土板是专门论述文字和符号的地位、程度与意义的。那位老人负责指导我们。日子就这样过去了，直到三月初的一天早晨。当时我们和往常一样来到寺庙的那个房间。一进去我们就看到那位老人躺在床上，仿佛睡着了一样。我们中的一人走过去，把手放在他胳膊上好让他醒过来。但这个人立刻向后退去并叫道：“他没有呼吸。我看他是死了。”

我们聚拢到床边，一心想着死亡的事，没听见有人进来。这时一声“早安”把我们从沉思中拉了回来。我们朝门口转过头去，看见了埃弥尔。他的出现令我们大为吃惊，因为我们本以为他正在一千五百公里以外的地方。我们还没来得及缓过神，他就走过来和我们一一握了手。

过一会儿我们中的两个人让开路，于是埃弥尔走到了床前。他把手放在那老人的头上，说道：“这位亲爱的兄弟未能在我们中间完成他的工作便离开了这片土地。正如你们的一位诗人所说的那样：‘他穿好衣服躺下来，转向了愉快的梦境。’换句话说，你们已经认定他死了。你们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去找个掘墓人和一口棺材，再准备一个坟墓，好掩盖他那日渐分解的遗体。”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好想一想。当耶稣说‘天父，我谢谢你听我讲话’时，他这话是对谁说的？他不是在对那外在的人格讲话，不是在对那个自我、那个外壳讲话。他这是认出并赞美着那个无限的内在人格。那个内在的人格听到一切、知道一切、看到一切。那就是无处不在的、伟大而强有力的上帝。当耶稣站在拉撒路的坟

边时，你们没看出他在凝视着哪儿吗？他是像你们这样看着那坟的里边，看见了一个正在腐烂的拉撒路吗？不。当你们专注于那个死者时，耶稣则专注于那个活人——那个上帝的无与伦比的孩子。他在凝视那持久、永恒、无处不在、超越一切的生命。

“现在，当我们把目光坚定不移地投向上帝那始终存在的实相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位亲爱兄弟的任务完成了。他从未完全信赖过上帝。他部分地依靠自己的力量，走到了你们所看到的这一步。他放弃了。他犯了你们中很多人如今都在犯的错误。这个错误就是你们所说的死亡。这位亲爱的灵魂未能抛开怀疑与恐惧。所以我们这位朋友靠他自己的力量，没能完成我们每个人都肩负着的那项任务。如果我们把他这样丢下不管，他的身体就会分解掉。他自己将会被再次送回大地，以完成他作为人已几乎完成了的任务。实际上，那个任务已经非常接近于完成了，因此我们可以帮助他来完成任务。我们认为能在这种情况下提供帮助是我们的一大幸运。

“你们问他能否醒过来并恢复全部意识。是的，他可以做到。所有以这种方式去世的人都可以做到。尽管在你们看来他是死了，但我们这些与他有过一点交往的人可以帮助他。他将立刻觉悟过来并变得能够把自己的身体一同带走。不一定要把身体丢给所谓的死亡和解体，即使是在犯了这个大错之后。”

埃弥尔停下了一会儿，似乎陷入了深度冥想之中。没过多久，我们村里的四位大师朋友便进入到这个房间。他们彼此靠拢，也陷入了深度冥想中。然后他们中的两人伸出手来，邀请我们加入他们。我们走了过去，把手臂搭在旁边人的肩膀上，就这样在那躺着遗体的床周围组成了一个圆圈。

我们默默无言地待了一会儿后，房间里的光变得非常明亮。我们转过身去，看见耶稣和彼拉多站在离我们几步远的地方。他们走上前来加入到我们之中。又出现了一阵深深的静默。随后耶稣走近床边，举起双手，说道：“亲爱的朋友们，我建议你们和我一起在片刻间跨越那死亡之谷。它不像你们以为的那样是个禁区。如果你

们愿意像我们一样穿越它并从另一边去看它的话，就会看出它只不过是你们的思想构成的。在那边有生命，是和这边一样的生命。”

耶稣伸出双手待了一会儿，又说道：“亲爱的兄弟和朋友，你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和你在一起，而我们全都和上帝在一起。上帝那至高的纯净、平和与和谐环绕着一切，拥抱着一切，充实着一切。现在它们如此鲜明地体现在你身上，因此你可以升上去，在天父那里得到接待。亲爱的人啊，你现在看见了。你知道了你的身体既不是尘归于尘，也不是灰归于灰。生命就在那里，纯净而又永恒。不必留下身体，任其在死亡中分解。你现在看到了你起源的那个王国的壮丽辉煌。你现在可以升上去，去到你的天父那里。你将听到那响亮的呼喊：‘向所有人致敬。向那位新生者、那位复活的主、那位人中的基督致敬。’”

亲爱的读者，当一个世俗之人试图去描写那充满这房间的光的美丽与纯净时，任何词语都显得拙劣、滑稽。当那个无生命的形体重又坐起来时，这光仿佛透入了一切物体内部，以至于所有东西都不再有阴影了——无论是我们那位朋友的身体还是我们的身体。

随后，墙壁似乎分开来并变成了透明的。我们的目光仿佛终于投进了无尽的太空。这场景的壮观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这时我们明白了：死亡已经消失。我们正面对着那永恒的生命。这生命无比庄严，从不衰退，永不疲倦地延续下去。

我们这几个世俗之人只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在那个片刻我们被提升了上去，远远超出一个狂野的想像力所能想出的天堂及其美丽之上。那并不是一个梦。那是真实的。因此这实相可以超过所有梦想。我们有幸透过黑暗去看并看到了黑暗之外的景象。

在这一天，那景象的美丽与平和深深打动了我们，再加上那些大师朋友已在我们身上唤起的巨大信仰，这一切将我们完全带到了生与死的分水岭的那一边。如今，这道山岭对我们来说只不过是一马平川了。不过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每个人都必须以这样或那样

的方式自己付出必要的努力，才能登上高地——假如他想看到另一边的美丽景色的话。

钱德·森身上所有衰老的痕迹都消失了。我们可以把他看作死人当中的复活者。他转向大师朋友们，立刻说起话来。我后来一直能听到他当时说的那些话，就仿佛它们是写在一块永远放在我面前的粘土板上的金字。他的声音庄严得无法形容，毫不造作，声调中清楚、深刻地透出坦诚与力量。他说：“你们不知道当你们像刚才那样唤醒我时，给了我怎样的欢乐、平和与巨大的祝福。在那之前的一刻，一切都是阴暗的。我待在那里，不敢往前走，又无法后退。我只能这样来表达我的感受。我被吞入了巨大的黑暗中，却又突然从中醒了过来。现在我重又和你们在一起了。”

随后他的脸庞快乐得发亮，令人无法怀疑他的真诚。他转向我们说道：“亲爱的朋友们，我一想到咱们的联合就特别高兴。你们不知道我跟你们握手时感到多么快乐。对我来说，看到、了解到、感受到你们怀着如此的真诚同意参加到对我的帮助中来，这是多么幸福啊！我可以肯定你们对我的帮助是神圣的。假如你们当时能用我的眼睛去看，就会知道我经历了怎样的恩典。我最大的快乐就在于我绝对相信：你们每个人将来都能达到和我一样的阶段并感受到同样的欢乐。我可以肯定地说：为享受那样的一刻而度过整个一生是值得的。

“你们想想吧，我看到整个永生都伴随着这样的恩典而展现出来。你们不必惊讶于听到我说：我的眼睛差点被照花了——那揭示给我的令我目眩神迷。我感到一种巨大的渴望，想要把这景象不仅展现在你们面前，也展现在上帝宽广宇宙中我所有的兄弟、姐妹们面前。亲爱的兄弟们，假如我能向你们伸出转化之手、将你们提升到我的高度，那我此刻的幸福大概会增加很多倍。但人家指示我不可以这样做。你们得自己伸出转化之手。你们一旦这样做了，就会碰到上帝的手，而那只上帝之手正准备着要握住你们的手。你们可以和祂一同行走并交谈，而祂会永远地祝福你们，就像祂祝福每个

人一样。这一切之中最大的幸福，就是等级、信仰或宗教都无足轻重了。人家让我看到所有人都同样受欢迎。”

过了一会儿，钱德·森不见了。我们觉得他似乎就那样消散掉了。这一切都只是空灵的幻影吗？我的伙伴们一致认为不是，因为他们中的两位和他握过手。我把这留给读者自己去做判断。

这时村子里的一位大师朋友转向我们说道：“我知道你们感到疑惑。不过你们要明白，这一切并非为你们有意策划的，而只是我们生活中一个偶发的事件罢了。当危急时刻突然来临时，我们是能掌控住局面的。那位亲爱的兄弟单凭自己的力量无法从那山顶扬升上去。实际上正如你们看到的，他已经去世了，丢下了自己的身体。但因为他已达到了很高的开悟程度，所以我们能在关键时刻帮他一把。在这种情况下，灵魂会返回来，身体会得到完善。这样那人就能带着身体一起走了。这位兄弟之所以遇到困境，是由于他离世的愿望过于强烈了。他恰好在只需多走几步就能跨过山顶、实现圆满的时候丢下了自己的身体。我们十分有幸能在这种情况下帮助他。”

我们缓缓地缩回手臂，在极度静默中待了近一分钟。我们中的一人打破了沉默，说道：“我的主啊，我的上帝。”至于我，我似乎再也不想讲话了，只想好好思考。在那一个小时中我已经度过了整个一生。我们全都坐了下来。我们中有几个重又能开口说话的人低声交谈着。

一刻钟后，我们全都加入了谈话。这时我们中的一人走到窗前，告诉我们说好像有一些陌生人来到了村子里。我们吃了一惊，便都下去与他们见面。在一年当中的这个时候，确实极少有陌生人步行来到这村子，因为此时正值隆冬。

到村子后我们得知：那一小群人是来自山谷下方五十多公里处的一个更小的村庄。他们带来了一个男人。那人三天前在一场暴风雪中迷了路，几乎全身都冻伤了。他的朋友们把他放在担架上，全程在雪中步行着把他送了过来。耶稣走到那人跟前，把手放在他头上，这样待了一会儿。那人突然扔掉被子站了起来。他的朋友们瞪

大眼睛看着他，随后惊恐地跑开了。我们没办法劝他们回来。那个被治好的人看上去目瞪口呆、犹豫不决。两位大师朋友说服他跟他们一起回家，好在那儿休息一阵子。其他人则返回到我们的住所。我们一直聊到半夜，谈论着这一天发生的种种事情。

第二卷

第四章：听耶稣谈地狱、上帝与基督

谈话进行了一阵之后，我们中的一个人问地狱在哪里以及魔鬼意味着什么。耶稣立刻回答道：“地狱与魔鬼只存在于人的世俗思想中，此外它们并无居所。人把这两者安放在哪里，它们就在哪里。如今像你们这样受过教育的人，能够在大地上找出它们中随便哪一个的地理位置吗？如果天国是一切并环绕着一切，那在天空中会有地狱或魔鬼的位置吗？如果上帝统治着一切并且就是一切，那在上帝的完美计划里地狱或魔鬼的位置在哪儿呢？

“在自然科学领域里，有个在此地广泛流传的说法——说一切热、光及许多其它自然力都包含在地球内部。太阳本身既没有热也没有光。它能从地球吸取热和光。当太阳取走地球发亮、发热的光线后，那热又被漂浮在空中的大气层重新反射回地球，而亮光也几乎同样被天空反射回地球。因为大气层的厚度比较薄，所以发热的光在地表和大气层外围之间的影响力是有变化的。随着空气变得较为稀薄，反射也减少了，因此海拔高度越高，热度相应也就越低，冷度也就越高。同样，从地球上吸取并反射回地球的每一道亮光也都落回大地上并在那里得到更新。当到达空气的边缘时，也就到达了热度的极限。从地球上吸取的亮光和被天空反射的亮光是相似的。天空伸展得比空气远得多，所以亮光在被全部反射前有很远的路程要走。当到达天空的边缘时，也就到达了光的极限。在到达热与光的极限时，就进入到强烈的寒冷之中了。这寒冷远比钢铁强硬得多。它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压着天空和大气，使它们牢牢凝聚在一起。而地狱据说是灼热的。撒旦陛下讨厌寒冷。那么地狱和魔鬼都根本不可能居于那里。

“现在关于上层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再来看看关于下层的另一个科学上的传说。按照这种说法，整个地球在地表以下不远处是熔化了了的。那儿非常热，一切物质都会在那儿消融掉。与坚硬的外部地壳相比，这个熔化的核心转动得比较慢，由此在两者连接的地带产生出磨擦。在那里，各种自然力被孕育出来，而上帝之手统御着一切，因此那里也不可能有居所留给撒旦陛下和他的地狱。如果他试图住在最热或最冷的地方，那会觉得很不舒服吧，因为热和冷都会耗尽一切。咱们现在已经把整个世界搜了个遍，也没给魔鬼找到一个可待的地方。那我们只得承认：魔鬼就在人所在之处，并且只拥有人给予他的力量。

“我所驱逐的只是人的对手。你们真以为我乐于从某个人身上赶出魔鬼，好让那魔鬼随后进入一群将跑进海里去的猪吗？我从未在任何人身上看见过魔鬼，除非是那个人自己把魔鬼引上了身。我在那魔鬼身上觉察到的唯一力量，就是那个人自己给予他的力量。”

过一会儿，谈话转向了上帝。我们中的一个人说：“我想知道上帝是谁或者祂究竟是什么。”这时耶稣说道：“我想我明白你们为何提出这个问题。你们是想澄清自己的思想。今天这个世界被许多相互冲突的想法搅得很乱。人们不去考证词语的根源。上帝是今天存在的一切的潜藏本源和规律。一个造物的潜藏本源是神灵，而那神灵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上帝是唯一的思想。这个思想是我们周围一切善的直接原因和主导原因。上帝是我们在自己周围所看到的生命的起因。上帝是一切真正的爱的源头，而这真正的爱维持和联结着所有形态。上帝是一个不具人格的原则、定律。上帝从来都不是一个人，除了有时祂会化作一位慈爱的、每个人所独有的父亲。的确，上帝可以为了每个人而化作慈爱的父亲和母亲，给出所有一切。上帝从不会变成一个高大的存有，居住在天上某处，住在一个叫天堂的地方，在那儿坐在一个宝座上并在人们死后审判他们。因为上帝就是生命本身，而生命是永远不死的。前面那个形象只是从那些无知者的想法中产生出的错误观念。

“你们在自己周围世界中能看到的许多其它扭曲、变形也都是这样。上帝既不是法官也不是国王，不是个能将其存在强加给你们并将你们传唤至法庭的人。上帝是慈爱、宽厚的父亲。当你们走近这位父亲时，祂会伸开双臂把你们紧紧抱住。祂并不太在乎你们现在是谁或者曾经是谁。你们始终都是祂的孩子，只要你们怀着一颗心和真诚的动机去找祂——哪怕你们是浪子，曾掉头离开父亲的家，现在厌倦了用生活垃圾去喂猪。你们随时都可以重新转向父亲的家，肯定会得到亲切热情的接待。丰盛的饭菜一直在那儿等着你们，餐具都已摆好。你们回来后不会听到任何一个比你们先回来的兄弟责备你们。

“上帝之爱就像山中涌出的清水。那水流在源头处是纯净的，但沿途会变得混浊不清。当它最终流进大海时是那么暗淡、肮脏，与当初相比已面目全非。可一旦它进入海洋，污泥便开始沉淀到底部。这清水重又升上表面，融入幸福、自由的海水中，可以用来使源头得到更新。

“你们可以随时看见上帝并与祂交谈，就像你们对自己的父母、兄弟或朋友所做的那样。实际上，祂比任何世俗之人都离你们更近，比任何一个朋友都更忠诚可靠。祂从不会拷问你们，既不易怒也不会失望。上帝从不会毁灭、伤害、为难祂的任何一个孩子或任何一个造物、一个世界。假如祂那样做了，那祂就不是上帝。一个评判、毁灭的上帝，一个拒绝把某件好东西给祂的孩子、造物或世界的上帝，只是某个无知的思考者臆想出来的。你们不必惧怕这样一个神，除非你们有意要这样做。那真正的上帝会伸出手来说：‘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你们的。’你们的一位诗人曾说过：‘上帝比呼吸还亲密，比手足离我们更近。’他是受到了上帝启发的。所有人都会受到上帝的启发——当他们寻求良善或正义时。每个人都可以随时得到上帝的启发，只要他愿意这样。

“当我说‘我是基督，是上帝无与伦比的孩子’时，我并不是在为我一人宣告这个。假如是那样的话，我就不会成为基督了。我

那时已清楚地看出：要想表现出基督，我和每个人一样都必须宣称是基督，然后去过圣洁的生活。在那之后，基督就必定会出现。假如我们不过圣洁的生活，我们也可以宣称自己是基督——只要我们愿意，但基督绝不会出现。亲爱的朋友们，想像一下所有人都宣称是基督并过上一年圣洁生活吧，那该是多么惊人的巨大觉醒啊！那结果是无法估量的。这就是我曾观想到的远景。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不能站在我的观点上、看到同样的远景吗？哦，你们为什么用迷信的污浊暗影包围住我？你们为什么不抬起自己的双眼、提升自己的想法、用清澈的眼光去看呢？你们将会看到在人类所臆造的一切之外，既没有圣迹、神秘、痛苦，也没有缺陷和死亡。当我说‘我战胜了死亡’时，我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但我必须被钉上十字架以启发那些我所珍爱的人。

“我的许多朋友已联合起来帮助这个世界。这是我们生来要做的工作。曾经有过一些时期，我们必须把我们全部的能量结合起来，以扭转那一股股险些吞没人类的浪潮——那是些错误思想、怀疑、不信神和迷信的浪潮。你们可以把这些称作恶势力，假如你们愿意的话。在我们看来，它们只是在人类允许它们作恶的范围内才是恶的。

“然而现在，随着亲爱的人们抛开自己身上的锁链，我们看见一道越来越明亮的光成长了起来。这解放会使他们在物质主义中沉溺一段时间。但这会使他们接近目的地，因为物质主义对神明的抗拒不像迷信、神话、神秘那么强烈。那一天当我在水上行走时，你们以为我的目光是投向水底、投向物质的吗？不。那目光是在坚定地凝视着上帝那超越一切深渊之力的力量。我这样做，水就变得和岩石一样坚固，我就可以万无一失地从其表面上走过去了。”

耶稣停下了一会儿。我们中的一人问道：“和我们聊天不打扰您吗？不会打断您的工作吗？”耶稣回答说：“你们不会打扰我们的任何一个朋友，一刻都不会，而我想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有人说道：“您是我们的兄弟。”

耶稣脸上微笑着放出光来。他说：“我谢谢你们。我一直都把你们称作兄弟的。”

这时我们中的一人转向耶稣说道：“无论谁都能表现出基督吗？”

他回答说：“是的，要达到完美只有一条路可走。人来自于上帝，也得回到上帝那儿去。从天上下来的得升回天上去。基督的故事并不是随着我的诞生才开始的，也不会随着我被钉上十字架而结束。当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外貌造出第一个人时，基督就存在了。基督和这人只是一个。所有人和这人也只是一个。同样，上帝是那人的天父，也是所有人的天父，是所有上帝之子的天父。正如孩子拥有其父母的品质一样，基督也存在于每个孩子身上。在漫长的岁月中，这孩子曾伴随着对自己基督品质的觉知而活着，也就是说他能通过自身之中的基督，意识到他与上帝的合一。基督的故事就是从那时开始的，这可以追溯到人类的起源。

“基督不只意味着耶稣这个人，还意味着更多的东西。这其中并无矛盾之处。假如我不曾认识到这个真理，就无法表现出基督。对我来说这真理是无价的珍珠，是新酒中的陈酿，是其他很多人曾表达出的真相，是我完善并实现了的理想。

“在我被钉上十字架后的五十多年里，我曾和我的门徒以及许多我温柔爱着的人们生活在一起。我教导过他们。在那些日子里，我们聚集在犹太以外一个安静的地方。在那儿我们可以免受迷信的查问者的打扰。许多人就是在那儿获得了巨大才能并完成了大量功课。那时我明白：通过离开一段时间，我可以接触整个世界以向其提供帮助。于是我便离开了。况且，我的门徒那时信赖我远超过信赖自己。为了使他们得到解放，我必须离开他们。像他们那样与我息息相通，难道不是随时可以找到我吗？

“刚开始时，十字架象征着这个世界所感受过的最大欢乐。它的脚立在第一个人在大地上行走之处。它的标记象征着天国之日在大地上露出的曙光。重新看着它，你们会发现那十字架完全消失了，

只剩下以祈祷的姿势站在空中的人——他抬起双臂做出祝福的姿态，把他的礼物发送给人类，朝四面八方自由地散发他的赠品。

“要知道基督是与形体相匹配的生命，是与生俱来的能量。科学家们猜测到了这个能量，却不知道它来自何处。要伴随着基督去感知到：我们在体验这生命时应将其自由地贡献出去。要懂得形体的持续分解迫使人去维持自己的生命，而基督活着则是为了放弃肉体的欲望。要明白祂活着是为了一个祂不能立即享用到的好处。如果懂得了这一切，你们就是基督了。

“请你们把自己看作是无限生命的一部分。同意为了共同利益而牺牲自己吧。要学会行善而不去管结果。要学会放弃肉体生命和世间的所有好处。只管这样去做吧。这既不会导致牺牲也不会导致贫穷。随着你们把来自上帝的东西给出去，你们会发现自己有更多的东西可以给出，尽管有时职责似乎要求你们献出一切，乃至生命。你们也将会认识到：无论谁企图保住命的都会丢掉命。那时你们就会看到，纯金是在熔炉底部的。火已使它完全摆脱了杂质。你们将欣喜地发现：给予他人的生命恰好就是你们赢得的生命。那时你们将懂得，接收就意味着慷慨给予。如果你们牺牲自己的世俗形体，一个更高的生命将胜过它。我愉快地向你们保证：这样赢得的生命是为所有人赢得的。

“要知道基督的伟大灵魂可以降临到施洗的河上。祂进入水中象征着你们感应到这个世界的种种重大需求。感应到这个之后，你们便能够去帮助自己的伙伴而不为自己的美德感到骄傲。你们可以把生命的面包传递给那些求助于你们的饥饿灵魂，而这面包永不会因给出而缩小。你们要充分了解和展现自己的疗愈才能，用那确保灵魂圆满的神圣言语去治疗向你们求助的人，去治疗那些生病的人、那些疲惫的人，去治疗所有背负着重担的人。你们可以让那些有意或无意中变得盲目的人睁开眼睛。一个灵魂跌落到何种程度并不太重要，但他得感知到基督之灵就在自己身边，得觉察到自己在

用人类的脚和祂行走在同一块大地上。那时你们将看到：天父与其子的真正合一是在内部，而不是在外部。

“当那外在的上帝被隔开，只有内在的上帝存在时，你们得保持从容、镇静。当你们心中回荡着这样的话：‘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抛弃我？’这时要能克制住自己那眷恋的、恐惧的呼喊。当那个时刻到来时，不应感到孤单，而要知道你们就在上帝身边，要知道你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靠近天父那慈爱的心。要知道你们最感绝望的时刻，也正是你们最伟大的胜利开始之时。同时也要知道悲伤无法打击到你们。

“从这一刻起，你们的信仰将如自由的高歌般回荡，因为你们完全知道了自己是基督，而这基督之光应在人们中间闪耀并为了人们而闪耀。你们会了解到：当一个灵魂行走在发现内在基督的崎岖之路上时，如果找不到一只友爱的手，那这灵魂中会存有怎样的黑暗。

“要知道你们是真正的神。你们也将如此看待所有人——他们真的和你们一样。那时你们将会了解到：有一些阴暗的通道要伴随着光去穿越，而你们的任务就是将这光带到山顶。你们的灵魂将大声唱起赞歌，因为你们能为所有人提供服务了。到那时，伴着一声欢乐的高呼，你们将登上自己与上帝合一的巅峰。

“你们既不能用自己的生命去代替他人的生命，也不能用自己的纯洁去为他人赎罪，因为所有人都是自由的神，是不受自身和上帝约束的。但你们将会知道自己可以影响他们，在他们能够彼此影响之前。

“这不是帮助一个灵魂，而是为他献出你们的生命从而使他得以保全。但要非常小心地尊重这个灵魂，不要向他投去生命的洪流，除非他开放自己以接收这洪流。然而你们可以自由地向他闪耀出饱满的爱、生命与光，那么一个灵魂假如打开了他的窗户，上帝之光就会流进去将他照亮。

“要知道每有一个基督诞生出来，人类就上升了一个台阶。你们拥有上帝所拥有的一切，而你们之所以拥有一切，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当你们准确地提升了自己时，就把全世界都和自己一起提升了起来，因为你们在这条路上行走时，为你们的同路者踩平了道路。要在自身之中持有信仰，要知道这内在的信仰存在于上帝之中。总之，要知道你们是上帝的一座神殿，不是人手建造起来的屋宇，而是天地间一座永存的居所。那时你们将受到迎接，听到那赞美上帝的颂歌：‘他来了，那个王。他在这儿。他永远和你们在一起。’你们在上帝之中，上帝在你们之中。”

随后耶稣说，他今晚还要到村中另一位兄弟家里去。所有人都站了起来。耶稣祝福了我们大家，和两个人一起离开了房间。

第二卷

第五章：接收神圣思想的脑细胞及活动人像

他离开后我们重又坐了下来。我们中的一人问埃弥尔：是否任何人都能掌握疗愈术。他回答说：“只有当人学会追溯到事物的本源时，才能获得疗愈的能力。我们只有能够懂得一切失调都并非来自于上帝，才能获得掌控这些失调的至高权力。那铸造你们命运的神，并不是像塑造粘土的陶匠一样塑造你们的强势人物。那是居于你们自身之中和你们周围的一股强大的神圣力量。我们也可以在所有实体中、在所有物质周围找到这股力量。你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运用这个力量。假如领会不到这一点，就不会对自己有信心。治疗失调的最强有力的办法，是知晓它并非来自于上帝，知晓上帝从未创造过它。

“大脑能够收集并记录一件物品发送出的、由眼睛所传递的波。它能记录下光、影和色彩的振动。它也能借助内视力将其复制、从而使之显现出来。这样我们便可重新看到那些有形的画面。你们每次在照相机里将一块感光板置于光中时，就是运用了这个现象。那块感光板接收并记录你们想要拍摄的对象发出的振动。在这之后要把效果固定在那块感光板上，以使其变得持久、可见。过不了多久你们就将发现，人们可以记录并放映被拍摄对象的运动和色彩。人们会先把这些运动和色彩固定下来，然后按照它们被记录时的振动频率将那光与色放映出来。

“对于思想、话语和行动来说也是如此。大脑中每一组特定的细胞都会记录一系列与之相对应的振动。当我们把这些振动再次投射出来时，就能按照其原始频率将其准确地再现，只要那些特定细胞中的每一个都被保持在适当的运行状态中。

“还有一系列特定的脑细胞能够接收、记录、固定并再现和放映由其它身体或形态发送出的思想、行为、动作和图像的振动。这些细胞使我们可以帮助他人和自己来控制思想。也正是通过这些细胞，像战争、地震、洪水、火灾这样的事故和灾难以及所有世俗之人被迫承受的不幸才得以出现。某个人看到一件事发生了或者想像它发生了，与之相应的振动便固定在了上述细胞上，然后这振动被发送出去并显现在很多个大脑的相应细胞上，如此发展下去直到那个事件被牢牢确定下来以致它真的发生。

“所有这些动荡都可以避免，只要人们立刻取消相应的想法，只要人们不允许那些振动固定在脑细胞上，那么这些想法就再也不能引起反响了。所有灾难都是通过那些细胞而被预告出来的。

“此外还存在着一系列特定的脑细胞——它们能够接收、记录和固定来自神圣思想的想法及行为的振动，而一切良好、适当的振动都是在这神圣思想中被创造和发送出来的。上帝将一切实体都浸润在这个神圣思想中。这神圣思想不断发送出神圣而又适当的振动。我们能够接收这些振动，并且可以再将其发送出去，只要我们将那些细胞保持在它们适当的运行状态中。我们不具有神圣思想，但我们具有能够接收和投射其振动的细胞。”

埃弥尔停了下来。屋里出现了一阵深深的静默。随后一个画面出现在房间的墙壁上。它起初是静止的，但很快便活动了起来。大约一分钟后这画面的背景改变了。那一系列场景呈现的几乎是各个大陆上繁荣的活动中心区所发生的一切。这些场景变化非常快，但我们还是有时间辨认出许多熟悉的地方并说出它们的名字。特别是其中有一个场景再现了我们于1894年12月在加尔各答下船登岸的情景。在这之后很久我们才听说电影术，而当时那些画面将人们与无生命之物的所有动作都再现了出来。

在那一个小时中，这些画面持续涌现，当中有时会间隔大约一分钟。当它们闪现过去时，埃弥尔又开口说道：“这些画面呈现的是目前这个世界上的状况。请注意：在大多数地方，普遍的和平与

繁荣的气氛都占了上风。愉快、满足的感觉几乎遍及全球。人们看起来并不心慌意乱，而是显得挺幸福。然而在这表象之下，存在着了一口沸腾的锅炉——那是由无知者的思想所孕育出的种种不和、纷争的锅炉。仇恨、阴谋、纠纷笼罩在国与国之间。人们开始筹划组建庞大的军事组织。那是人们在地球上从未见过的军事组织。我们尽自己一切所能想要显化出良善，但我们的努力都联合起来也不足以推翻那些决意要以自己的力量对世界发号施令的人。我们相信这些人肯定会达到其目的，因为这时人们还在沉睡。但我们也坚信，人们将来必定要觉醒过来并进行思考。如果那些恶毒的计划付诸实施的话，几年后你们将看到这样的画面。”

这时，十或十几个战争场面出现在了墙上。我们做梦都从未想过会有那样的事发生，因此也没太留意这些画面。埃弥尔继续说道：“无论如何，我们希望这些场景能被避免。未来会说明一切。下面是我们希望在各处看到的景象。”

这时相继出现了一些场景。那种美好与和平实在难以形容。埃弥尔说：“你们每个人都将看到这些景象变成现实。至于那些战争场面，希望你们尽一切可能将其从记忆中赶走。这会对我们有很大帮助，比你们所能想到的还要大。”

停了一会儿之后，我们中的一个人问“天主”这个词意味着什么。埃弥尔回答说：“‘天主’这个词是用来指那位完美的存有。祂是神圣本源或上帝创造出来以在这大地上体现其品质的。这位存有是按照神圣本源的形象和外貌创造出来的。祂可以获取神圣本源所拥有的一切并能够运用它们。祂得到了统治大地上所存在的一切的权力。祂具有神圣本源的所有潜在能力并能将其显现出来，只是祂必须与神圣本源合作并按照神圣本源设定的完美计划来发展相应的才能。后来，这位存有就被称作‘天主’——意思是‘显现出的创造力’或‘上帝的法则’。这就是本源想要看到的、由人体现出来的完美存有。这就是由神圣本源创造出来的无与伦比的神圣之人。

“人凭借其灵性本质，可以上升到这天主的境地并成为无与伦比之人。后来这神圣之人被称作‘基督’。祂掌管天、地以及其中的一切。然后，这位天主运用其创造力，照着自己的样子创造出了其他存有。这些存有被称作‘天主之子’。他们的创造者得到‘天父’的名号，而那神圣本源则得到‘上帝’的名号。”

埃弥尔停下了一会儿，伸出一只手去。这手里几乎立刻出现了一大团柔软的像是粘土的物质。他把它放到桌上，开始将其捏塑成形。他给它赋予了一个很美的人的外形，约有十五厘米高。他做得非常灵巧，很快便把那小人像做完了。他把它拿在双手中待了一会儿，然后把它举起来，朝它上面吹了口气。这口气使它活了起来。他又把它在手中拿了一会儿，然后把它放在桌子上。那人像开始在桌上做出各种动作。它的举动完全就像个人，以至于我们对此无可置疑。我们一直目瞪口呆地看着它。

这时埃弥尔引用《圣经》里的话说：“‘随后天主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人，往他鼻孔中吹了一口活气，那人就变成了一个有生命的灵魂。’这时天主之子们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他们凭借其创造力，向那人像吹口活气，它就变成了一个有生命的灵魂。

“一个神灵通过劳动和双手也能达到同样的成果。假如他用双手造出那人像或形象后就不管它了，那它便只是个形象而已，而他也就不再对其承担责任。但这神灵假如更进一步，用其创造力给它注入了活气，那他的责任就永不会中止。他得监管自己的每一个造物，得将它们保持在神圣秩序之中。他造出同样的一些形象，热心地给它们赋予了生命力，而后也没有把这生命力从它们那里收回。它们就在大地上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如果他把生命力从它们那里收回，那它们就只剩下外形了，而他对人的责任也就终止了。”

这时，埃弥尔做的那个人像停止了活动。他继续说道：“你们看见过陶匠手中的粘土。然而摆弄那粘土的并不是人，而是上帝。如果人是用上帝的纯净材料将那塑像创造出来的，就像他自己是用那材料创造出来的一样，那么这个塑像也会是一个真正的、纯净的

圣子。等你们翻译完第一批粘土板之后，这一切对你们来说就会清楚多了。不过现在已经很晚，我想你们都要休息了。”

这最后一位客人离开后，我们马上准备就寝，心里觉得过去的这些天实在太充实了，仿佛满得要溢出来一样。

第二卷

第六章：返老回春的大师谈身体与灵魂

从第二天早晨开始，我们着手逐日翻译文献中所使用的那些文字。我们想尽可能把它们含义清楚明白地翻译出来。实际上在女主人的帮助下，我们已经记住了这些古老文字的字母表。

我们全神贯注地沉浸在这项工作中。十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我们和往常一样来到寺庙，在那儿见到了那位应该是经历了死亡与复活的朋友——钱德·森。那真是他本人。他的相貌虽然完全认得出来，但却没有了丝毫衰老的痕迹。我们肯定那就是他。这绝不会搞错。我们进入那个房间时，他从椅子上站起身，伸出一只手朝我们走来，说着表示欢迎的话。

我们把他团团围住，向他提出一大堆问题。当时我们心中感到的惊奇是别人无法想像的。我们就像一群兴奋、躁动的小学生。所有人都同时向他发问。他肯定觉得我们像一帮孩子似的——发现一个伙伴带来了重大消息，于是所有人都想知道那个消息是什么。然而事实就摆在这里。钱德·森站在这儿，带着他特有的嗓音和容貌，却没有老迈的迹象。他的声音已经恢复了壮年时的音色。他的整个外表看上去就是一个充满活力、精力充沛、行动自如的男人，而他眼中和脸上的神情实在难以形容。

刚开始时，我们只能跟他从前的状况做比较。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是位老态龙钟的年迈之人，走路要倚靠一根大拐杖。他那时有着长长的白色卷发，步履蹒跚，形销骨立。当时我们中的一人已经注意到了这些细节并曾说过：“在这些伟大人物中，居然也有这么一位老得好像就快要过世的人。”

我们当然还记得几天前亲眼见证的那场转变。但在钱德·森突然消失后，我们就把这一切淡忘了，因为我们以为再也见不到他了。那时又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好几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们也就更少想到他的事，甚至几乎彻底遗忘了。而现在我们的记忆以如此强烈的方式被唤醒，用“惊得发呆”这样的词都不足以形容我们当时的感受。

钱德·森不止是恢复了青春，他还脱胎换骨，变成了深受我们尊敬和爱戴的人。从他原来的面貌与这天早晨的面貌对比来看，他的灵魂肯定是获得了新生。我们从前和他一起生活的时间并不长，但日常接触还是挺多的，足以让我们把他当成老人来看待。但在这一天之后，他又和我们一起待了两年多的时间，在我们穿越戈壁大沙漠时为我们充当向导和翻译。许多年后，当我们考察队的两、三个成员聚在一起回忆往事时，这天早晨发生的事总是大家最先谈论的话题。

在讲述后面的情况时，我不想逐字逐句复述我们的谈话，因为我们差不多谈了整整两天。如果详细记述的话，就太冗长乏味了。因此我只把此事的要点转述出来。在最初的兴奋过去后，我们坐了下来。钱德·森开始说道：“正如肉身体现出思想的最低活动程度，精神则体现出神圣思想的最高意念。身体是意念的外在表现，而精神则是源泉——在那里，意识形态直接从神圣思想中获得最初的动力。精神是永存不死的真我。神圣思想的所有潜力都存在于那里。

“意念气层是真实存在的。那是一种实体，其本身具有构成身体的一切元素。有太多的人认为不可见的东西是非实体的、是不存在的。尽管有人反反复复告诉他们无法掩盖自己，可他们仍旧认为自己能。当亚当和夏娃试图躲避天主、躲避上帝的法则时，他们躲避成功了吗？事实上，我们在自己周围随身带着打开的生命之书——每个人都可以有意或无意地阅读它。知道这一点是有益处的。有些人是很好的思想阅读者，另一些人则没那么目光敏锐，但每个人都能读出一些东西，因此要掩盖自己是不可能的。

“在我们身体上不断形成来自我们思想气层的沉淀。这些慢慢凝聚而成的东西最终会对所有人来说都显而易见。只要稍加练习，我们就能感觉到这个气层中的思想的力量，而我们自己和外界都会渐渐感到这个气层是真实存在的。

“正如人用双脚接触大地一样，他也会乘着灵感的翅膀升上高空。就像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中的那些英雄，他也可以一边在大地上行走一边与上帝对话。人越是这样做，就越是难以将宇宙生命与个人生命区分开来。当人通过自己的灵性感悟而与上帝结合在一起时，上帝与他之间的界线就消失了。当人达到这一境界时，就会明白耶稣那句话的含义：‘我父与我只是一个。’

“在历史上，那些大哲学家承认人构成三位一体，但他们从不认为人具有三重人格，而是将人看作在统一性中具有三重本质的存有。出于那种将一切事物拟人化的倾向，神圣三位一体的理念最后退化成了站不住脚的‘三合一’的观念。理解这一理念的最佳方式是将其看作宇宙思想——即上帝——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和无所不知。而当人们把这神圣三位一体看作是三个人合为一体时，他们既要接受这一教义却又无法解释它，于是便陷入了迷信的沙漠并因此而迷失在怀疑和恐惧当中。

“既然上帝的三一性是灵性的而非物理性的，那么也就应该从精神的观点而非物质的观点去看待人身上的三位一体。一位明智的哲学家曾经说过：‘一个深思熟虑的人应该不顾一切地努力认识自己，因为除了对自身人格的认识外，再没有更高的、更令人深感满足的认识了。’如果一个人认识了他的真我，他就一定会发现自己那些潜在的能力、隐藏的力量、沉睡的才能。当人失落了自己的灵魂时，即使赢得了全世界又有何用？灵魂就是灵性之我。无论谁发现了其灵性之我，都可以建立起一整个世界，只要这对其伙伴来说是有益的。我已经学到：无论谁要想达到最高的目标，都必须探寻其真我的深处。他会在那里找到上帝——一切良善的全部。人在其精神、灵魂和肉体构成的统一中具有着三重性。当人在灵性上处于

无知状态时，他倾向于根据其本质中最低的层面、也就是肉体层面去进行思考。

“无知者看重自己的身体，是因为他能从中获得种种享乐。然而总有一天他会从自己的各个感官那里收到他所能承受的一切痛苦。人无法通过智慧学到的东西，就得通过不幸去学习。反复经历某些事可以使人确认：唯有智慧才是最佳路径。耶稣、欧西里斯和佛陀曾说过：‘我们的所有才智都应该用于获取智慧。’

“在智慧层面上运作的思想，可以把身体的振动提升到相当于液相的程度。在这个层面上，思想既不完全是世俗的，也不完全是灵性的。它像钟摆一样在物质与精神之间来回摆动。但总有一天它得选定自己的主人。如果人为物质性服务，那等待他的将是一个混沌、杂乱的世界。相反地，人也可以选择为精神服务。无论谁选择服务于精神，他都能登上人内在那座上帝神殿的顶点。这种状态可以比作气相——它是有弹性的，趋向于无限扩展开来。

“上帝总是让人自己去选择其思想之流的流向。人可以选择向着高空扬升——那将使他超越于怀疑、恐惧、罪恶和疾病的迷雾之上，也可以选择向着人类动物性的卑劣深渊坠落下去。

“人是精神、灵魂和肉体的三位一体。当人主要站在灵魂或思想的观点上时，他就处在了心智活动的两大极端之间，而这两大极端是处于低级层次的身体和处于高级层次的精神。思想是可见与不可见的东西之间的‘连字符’。当思想在肉体层面上运作时，它就成了种种动物性激情的渊藪。这就是伊甸园中引诱、鼓动人去染指毒果的那条蛇。耶稣曾说过：‘正如摩西在沙漠中提升了蛇那样，人子也应该得到提升。’他指的并不是他的身体要被抬上十字架，而是说灵魂或思想应提升于感官幻象之上。

“灵魂待在精神与肉体之间，与两者都没有分隔开来。这灵魂可以想得比野兽还卑劣，也可以有意识地与纯净精神相联通，而那纯净精神中充满了上帝的平和、澄净与力量。

“当人子上升到这一王国时，他就超然于物质世界的种种幻象之上了。他在纯粹的智慧层面上思考和行动。他能区分开哪些是他和所有动物都有的本能，哪些则是使他与上帝联通的神圣直觉。人家让我看到过：如果一个人在纯净精神的层面上进行思考，他的灵魂就会自觉进入到一个区域中。在那里，他会看到事物的理想状态而不是事物本身。他不再依赖于感官。他那明晰的视觉可以使他看到广阔境域中更宽广的全景。正是在那里，实相通过神圣智慧被揭示出来并带来启示和健康方面的信息。

“当人脱离了世俗物质世界的深渊时，精神世界那充满宁静之美的精细画面就会包围住他。他很快便会感到一种实实在在的灵性饥渴。不断提升自己灵魂的需要会将其带往更高更高的王国。那时他不再只是暂时看到一些宁静的画面，而是居住于宁静之乡中，被永恒的美所环绕。他曾看了一眼那内在的世界，而后那个世界对他来说就变成了最为重要的。外在变成了内在。这时人就在一个‘因’的世界中行动了，而此前他是在一个‘果’的世界中行动。

“三位一体之人的精神，是由纯智力构成的。这是人之存在的一个区域。在那里，无论是感官的见证还是人性的观念，面对那被确认了的内在基督、那人子内在的上帝之子的实相时，都显得无足轻重了。发现这一点会消除羞耻和沮丧。人就是这样站在自身存在的顶点、以受过训练的靈魂那清晰的视觉去观看世界的。他在天地间看到了更多的东西，比一切哲学体系所能梦想到的还要多。人明白了自己并不是一个肉体配备着一个被外在或内在左右的思想。他明白了自己的身体和思想可以成为他灵性真我的顺从仆人。这时他便显示出了那来自上帝的力量，而这力量是从一开始就配备给他的。

“精神是人之存在的最高本质。精神从不会生病或感到不幸。正如伟大哲学家爱默生所说的那样：‘感到痛苦的是有限。无限则在微笑的平静中安睡。’

“在你们的《圣经》中，约伯曾说人是精神，是那全能者的气息赋予了他生命。实际上，赋予人生命的是人内在的精神。圣灵支配着下层的活动。祂威严地发布命令，而所有造物都服从于祂那公正的法则。

“穿着光之衣的新时代即将来临。人们心中已感觉到了它的曙光。出自于心灵的上帝的初始精神准备要再次闪耀光芒。我们将看到门户重新开启。一切有良好意愿的人都可以通过这扇门进入到一个更宽广、更圆满的生活中去。人类的灵魂因青春、希望和活力而永恒地振动着，现在这灵魂站到了一个新时代的门槛上。这是比创世以来所有照亮过天空的时代都更辉煌的时代。在耶稣诞生时，伯利恒之星曾初露光芒，而它这光芒将很快如中天之日般耀眼，因为它将预告基督在所有人心中诞生的日子。”

第二卷

第七章：生命之流与长生不老

第二天早晨，钱德·森继续和我们谈话。他说：“人家让我看到：人的智慧可以蜕变为神的智慧。我再也不可能产生怀疑了。当人家向我解释这些事时，我发现自己能进入上帝的王国，而那个王国是内在的。我现在知道上帝是唯一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力量。罪恶、纷争、疾病、衰老、死亡都属于过去的经历。我现在看到了实相，知道自己过去是迷失在了幻相的迷雾中。时间和空间都彻底消失了。我知道自己活在主观的世界里，而这个主观世界是属于客观世界的。以前我曾借助自己的精微感官时而感知到一些启示。要是我能紧紧抓住那些启发与灵光就好了，但焦虑与疲倦的时刻没有把它们给我留下。

“我年轻时曾效仿大多数人。那时我只相信一种生活，就是在各个领域获取个人享乐的生活。我于是决心从中获取最大的好处。我把利己当作了人生的主要目标。我放纵各种动物性的激情，就这样挥霍掉了所有生命之流，直到把自己的身体变成了你们最初见到的那个空壳。请允许我用一幅画面来说明我的想法。”

钱德·森静默了一会儿。很快在这个房间的一面墙上就出现了一幅画面，与我前面描述过的那些画面相似。那是他自己的一幅肖像，是我们认识他时的样子——一位拄着拐杖、步履蹒跚的老人。接下来的另一幅画面则像是这天早晨的他。

钱德·森继续说道：“第一幅画面里的那个人挥霍掉了自己身体的能量与生命流，直到最后只剩下一具空壳。另一幅画面里的那个人则在自己体内保存住了他的能量与生命流。在我身上，你们认为是出现了彻底的返老回春，并且几乎是在瞬间出现的。的确是这

样。但我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件事的。有多少人本来可以和我拥有同样的机会并从那些亲爱的伟大灵魂那里得到帮助、同情与救援啊？

“为了讲得更清楚些，咱们来看看人的一生吧，从出生到结束——也就是许多人所说的死亡。孩子诞生了。他没有意识到那带来生命并通过他身体循环流动的生命之流。有些器官以后可以产生出受意愿控制的生命流，但这些器官此时还没有发育起来。在这个阶段，只要孩子是正常的，他就会极其健康并充满旺盛的活力。这些生命流日益增强，直至孩子发育到能意识到它们并能挥霍它们的阶段。如果这种挥霍出现了，那孩子就会表现出衰老的迹象。若干年后，那成年人的大脑失去了协调动作的能力，身体变得像年迈衰老之人的身体一样。这时就只剩下了当初那个人的一具空壳了。

“再来比照一下那个保存了其生命之流、让它们通过自己身体正常循环流动的人吧。瞧瞧他是多么强壮和精力充沛。他也许看不到比出生时的自己更为高级的理想典范，也许只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一段短暂的时光，然后就离世而去了。但只要他保存了自己的生命流，他的寿命就会比那个挥霍掉生命流的人长三、四倍。也许，他感知到上帝的计划是要让他执行更高的使命。那么一旦发现其生命流是使自身获得完美成长的必要元素，他就会不断将其保存在自己身体里。

“不久前学者们刚刚了解到构成血液循环系统的动脉和静脉的精细网络。他们还需要证明存在着一个更细致、更精微得多的循环系统——它能给身体的每个原子带来生命力。这生命力通过神经系统被引向一组脑细胞，而这些脑细胞则充当分配者，将其发送给身体的所有原子。这生命力对那些原子是具有亲合力的。它沿着神经被传送出去并对神经起到保护作用。如果我们把这生命力挥霍掉，那细胞们就固定住了，不会再被不断形成的替代性新细胞所替换。

“年轻的细胞被抑制住，而衰老的细胞则逐渐腐败并死亡。

“相反，当全部生命力都被保存住时，细胞在人五百岁时会和十岁时一样容易得到更新。那么这个身体就会充满活力，能够给所有形态注入生命的诺言。我们可以画一幅画、造一个塑像，或用某种手工艺品来表现一个理想的典型，然后把生命的气息吹入这件物品，使它变成活的。那件物品将会对你们讲话，并会对所有能看出你们给它注入的生命灵气的人讲话。

“它将是活化的，因为你们内在的天主说出了祂的意愿，而这件物品就是按照祂的意愿造出来的。

“然而这些形态不会具有人类的面貌，除非我们养育它们直至让它们获得神圣生命。只要我们给了它们生命，就得对它们支持到底并把它们引向那神圣的纯净生命。那时它们就成了像你们一样的完美形态。责任落在了你们身上，而你们会发现这是自己真正的天分。

“不过我想向你们指出一个根本的错误。当一个有天赋的人开始成长发育时，他有意或无意地具有保存纯净状态的生命流并使之沿正常轨道循环的能力。他的身体和创造力因此而获得了生气。这个有天赋的人知道他的使命是要去表现出某种超乎寻常的东西。只要他保存住自己的生命，任由它们自在行动，他就会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

“但他如果让淫荡的念头渗入到自身当中，那他很快便会丧失其创造力。在最初那些生命力的影响下，构成他身体的细胞获得了比普通细胞更为精细的构造。此时这个有天赋的人已得到名望。由于他没有培养起对上帝力量更深刻的觉知，便任由自己沉浸在因荣誉而产生的骄傲中。他背弃了那指引自己的光，因为他不曾被其彻底照亮。他需要更大的刺激。这促使他去挥霍自己的生命，而他会很快失去所有力量。实际上，假如这个人先是控制住了自己的动物性激情，从而给了自己身体一个更精细的构造，那么他在堕落中的退步比他完全没有觉醒过要快得多。

“如果与此相反，我们觉醒了，直至保存住了所有生命力并通过神经将它们正常地分发出去，没有用淫荡的或情欲的念头使其歪曲、变形，那我们将不断被灵感所照亮。由此引发的感觉远远胜过性的所有快感。那条蛇被提升了起来。它不必再爬行于淫荡与情欲的污泥中了。

“如果人们能够明白，这生命之流中包含着远比纯血气的能量高级得多的能量，那他们就会保存它而不是挥霍它。但他们对这个事实闭上了眼睛。他们继续活在盲目或无知之中，直到‘收割者’到来的那一刻。这时哀叹声便响了起来，因为那‘收割者’对收成不满意。你们崇敬老者，把白发视作荣誉之冠。我并不想劝你们打消这种念头。但是请你们更深入地去想一想。我让你们自己去判定哪一种人更值得尊敬：是那个白发如雪、因为十分奸恶或仅仅是无知而导致了自身衰老的人，还是那个越老越显出旺盛生命力的人——他变得更强壮，装备得更好以面对高龄，并因此而增加了自己的仁善与宽厚？我坦白地说：应该怜悯那因无知而走到死亡这一步的人。但对于那明明知道真相、却仍落到同样地步的人，我该说什么才好呢？”

第二卷

第八章：暴风雪中的上帝之家

从这时起，我们在钱德·森指导下专心致志、努力认真地学习字母表。时光飞逝而去，快得令人目眩。到四月底，我们出发前往戈壁沙漠的日子已经临近了，而大部分文献还没有翻译出来。我们心想将来还可以再回来完成这项工作，以此来宽慰自己。大师朋友们已经替我们翻译了很多文献，但他们坚持让我们学习那些文字，一定要让我们能够自己翻译。

去年九月，我们商定在戈壁沙漠中与考察队的其他成员会面，然后他们将陪我们一起去那有可能是三座古城遗址的地方。某些文献给出了那三座古城的准确位置。我们还没看到那些文献，但听人说起过。我们手头只有一些抄本，而它们已激起了我们的好奇心。这两套文献使那些城市的繁盛时期可以追溯到二十多万年前。它们的居民似乎拥有非常先进的文明，了解艺术和工艺，加工过铁和黄金。这后一种金属在当时十分常见，以至于人们用它来制造餐具和钉马掌。据说那些人能完全掌控各种自然力，也能完全掌控他们自身那来自于上帝的能力。实际上，这些传说（假如是传说的话）与希腊神话中的故事出奇地相似。

如果相关地图是准确的，那么维吾尔大帝国当时覆盖着亚洲大部分地区并延伸到欧洲，直到今天法国的地中海沿岸。它的最高海拔高度是海平面以上两百米。那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广阔平原，非常富饶，人口众多，是母大陆的一块移民地。假如发现其城市的遗迹，那对历史学无疑将是十分重大的贡献。从对七王王朝的描写来看，这个国家当时的繁盛与辉煌远远超过了古埃及。

根据那些粘土板的描述，这个地区甚至在七王时代之前就已经比埃及繁荣、发达得多。人们在那里实行自治，因此既没有战争也没有诸侯或奴隶。最高首领被称作“指导本源”。这是确定无疑的。粘土板上明确记载说他的住所就在民众中间，人民热爱他并服从他。粘土板上还记载说：第一王朝的第一位国王从指导本源那里篡夺了统治权以使自己登上宝座并发号施令。

时间继续快速流逝，而我们为准备考察队的出发而分外忙碌。我们得在五月到达一个约好的地点。我们打算在那里补充食物和装备，以便完成最后的旅程。

当定好的出发日期临近时，我的想法和感觉实在无法用语言形容。我们待在这里的每一个小时都显得弥足珍贵。尽管我们已经和这些人一起待了五个多月，而且在此期间一直住在他们家里，但还是觉得日子过得太快，快得简直让人难以置信——这几个月就像才过了几天一样。在这段时间里，一个充满可能性的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仿佛有一扇通往无限可能性的门大大地打开了。我们每个人都曾觉得只要跨过这扇门就行，但我们犹豫不定，正如我们犹豫着、舍不得离开这些被我们视为兄弟的神奇人物一般。

我想每个世俗之人一生中都会有那么一刻看到门户大开，就像我们在那个美好的四月天看到自己能够达到的种种无限可能性一样。我请读者暂时抛开一切成见，尽可能用我们的眼睛去看。我并不是要读者把这一切都信以为真。我是想让读者明白，描述大师们的生活和坐在他们脚边听他们讲话是不同的。似乎我们只要愿意勇敢地走上前去、跨过那扇门，就会变成圆满成就的大师。然而我们犹豫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信仰不彻底。我们听任那些习惯性的想法把自己往后拽并关上了那扇门。事后我们说那扇门是被命运关上的，其实我们清楚地知道命运就取决于我们自己。

再看看这些亲切、单纯而又神奇的人吧。他们中很多人已经在许多生世中跨过了那扇门，也可能一直以来就是跨过去的。他们过着灵性生活。他们不恪守先例或传统，只是过着一种纯净、正直的

生活，过得扎扎实实、脚踏实地。我请读者自己去进行比较吧。我们舍不得离开这些亲爱的灵魂。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我们已经深深地喜欢上了他们。然而我们也如饥似渴地望着未来，知道还有其它体验在等着我们。

终于，在这个灿烂的四月天，我们告别了大师朋友们。他们真诚地握住我们的手，衷心邀请我们日后再来。我们最后一次向他们道了别，然后转向北方，去穿越戈壁大漠。此地流传的一些可怕的历险故事如同阴暗的幻影般令我们浮想联翩。但是我们没有害怕，因为埃弥尔和贾斯特再次与我们同行，而钱德·森取代了尼普鲁。我们其他人也都是旅行老手了，走在沙漠旅队的艰难路途上对我们来说如同家常便饭。我确信我们这个小组的所有成员都很高兴来到这里。所有人都认识到：一个新世界已开始展现在我们面前。每个人都清楚这个地区有多么偏僻，也都知道以惯常的方式做这种旅行要冒怎样的风险。然而，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推着我们前行。对大师朋友们的绝对信任使我们把一切替自己担忧、畏难的想法都抛到了风中。我们以一种学生般的狂热激情投入到冒险之中。

我们曾多次见识过大地上一一些极其偏僻的地方，但从未到过如此遥远、荒僻之处。然而我们能无比自在、轻松地在这里旅行。我们对这个地方以及对我们恩人们的这种迷恋，应该不会令读者感到吃惊。我们一度觉得可以一直向北越过极地并征服那些地区。还没走出多远我们中的一人就说：“哦！可惜咱们不能像大师朋友们那样旅行，否则这旅程会是多么轻松啊！就因为咱们不能学他们的样子，才迫使他们也和咱们一起费劲儿地走路。”

直到第九天傍晚，一切都很顺利。这天下午将近五点钟时，我们刚从一条深深的溪谷中走出来——沿着那条溪谷走是为了到达下游一个更加开阔的地区。这时考察队的一名成员让大家注意远处的一些骑手。我们用望远镜仔细看了看，发现共有二十七名似乎武装到了牙齿的骑手。我们把这件事报告给了贾斯特。他回答说那可

能是侵扰这个地区的流浪团伙之一。我们问这是不是一伙强盗。他回答说有可能是，因为没有任何畜群跟他们在一起。

我们离开旅道，走向一个树丛，在那儿扎下营来过夜。当大家扎营时，我们中的两人穿过营地旁的激流，登上了一座山脊。从那里可以看到我们发现那伙骑手时他们所在的地方。这两个人到山顶上后站住了，用望远镜看了看，然后急忙返回了营地。一走到足够近的距离，他们便大声喊着说：那伙骑手离我们不到五十公里远了，正在向我们这儿行进。

就在这时，有人注意到一场风暴即将来临。我们仔细看了看天空，果然看到厚重的云团在西北方聚集起来，雾气也从四面八方朝这里靠近。我们感到非常不安，因为我们现在能看到那伙骑手直朝着我们的营地冲下来。虽然我们有三十二个人，却没有一件火器。这让我们很慌乱。

很快我们便遭到了风暴的猛烈打击。这让我们更加恐惧，因为我们已经见识过风暴在这些荒僻山区有多么狂暴、凶猛。风速一度达到了每小时一百二十公里，夹杂着小冰粒抽打在我们身上并在我们周围咆哮、怒吼。我们恐怕不得不换个地方宿营，以免被折断的树枝砸到。随后我们所在之处的空气平静了下来。我们一度以为这场风暴只是暂时性的，就像这个地区常有的那种突然来袭的暴风雨一样。

半明半暗中我们能看清楚一些了，于是忙着收拾各个帐篷里的东西。这花了我们大约半小时的时间。刚才还让我们那么忧心的风暴和强盗，现在全被我们忘得一干二净。我们把手里的活儿停下了一会儿。我们队长走向帐篷口，往外看了看，转回身说道：“附近的风暴好像很猛烈，可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只有一点点微风。你们看，这帐篷和我们周围的树木几乎都没有摇动。空气又暖和又清香。”

我们许多人跟着他去了外面，一时都陷入了惊讶之中。我们刚才整理帐篷内部时，对风暴只有模糊的意识。我们以为它已经从这

里过去，沿着溪谷往上走了。某些大气扰动确实会如旋风般穿过这个地区。它们在几公里范围内肆虐，然后平息下来，接着天气往往会很平静。可这次却不是这种情况。暴风在我们三十米外刮着，我们近旁的空气却平静而又暖和。然而我们以前在类似的风暴中观察到的是：会有一股强烈的寒冷把人穿透。人几乎会在那风中窒息，因为那狂风会胡乱把针尖般扎人的冰粒刮到人脸上。

突然，我们这块平静的区域像施了魔法般被照亮了。我们在惊愕中似乎听到狂风呼啸里传出人的喊叫声。这时有人告诉我们说开饭了。我们进入帐篷坐下来。吃饭时，我们中有一个人担心那些刚才冲下山坡的骑手会遇到麻烦。另一个人说道：“我们在外面时好像听到了喊叫声。要是那些骑手在风暴中迷了路，我们难道不能提供救援吗？”

贾斯特开口讲话了。他说那些人属于这附近地区最出名的强盗团伙之一。这些东游西荡的人整天对那些村庄进行偷盗和抢掠，还夺走成群的山羊与绵羊。

晚饭后，当风暴暂时平息时，我们听到了喊叫声以及马的嘶叫声和鼻子喷气声，似乎它们的骑手已经控制不住它们了。这些声音仿佛是从很近的地方传来的，但由于旋转的风雪过于浓密，我们什么都看不见。我们也看不到任何一点营火的亮光。

很快埃弥尔站了起来，说他要邀请那些强盗来我们的营地，因为在这场风暴中除非是万幸，否则没有一个人或一只动物能活到早晨。

外面的确已经变得更加寒冷了。我们中的两个人请求陪埃弥尔一起去。这似乎让他很高兴。他同意了，于是他们三个便都消失在风暴中。二十多分钟后，他们又出现了，后面跟着二十个牵着马缰绳的强盗。这些人告诉我们说：他们有七个人和团伙失去了联系，可能在风暴中迷了路。

这群强盗是一伙半野蛮人，形形色色，什么样的都有。进入到有亮光的圈子里后，他们似乎怀疑我们设下了圈套想捉住他们。看

得出他们很惊恐，但埃弥尔向他们保证他们随时可以自由地离开。他告诉他们说：假如他们要攻击我们的话，我们是完全没有办法自卫的。他们的头领承认：当他们在风暴前看见我们从溪谷里出来时，确实是想攻击我们来着。可后来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因为他们深深地迷了路，都找不到自己营地的方向了。当埃弥尔和我们的两个伙伴找到他们时，他们正被风刮得紧贴在一道悬崖上，就在我们营地下游一百多米远的地方。

他们的头领说如果我们把他们赶走，那他们绝对是死定了。埃弥尔向他们保证不会发生这种事。他们把马拴在树上以便过夜，然后悄悄聚在一起。他们坐了下来，开始吃从系在马鞍旁的手枪皮套中取出的干山羊肉和牦牛油。在吃东西时，他们一直把武器放在手边，还不时停下来倾听细微的响动。他们随意交谈着，做着许多手势。贾斯特告诉我们说：他们对我们的设备和那个光感到惊讶。他们在寻思为什么风不刮了，为什么在这个圈子里是暖和的，还有为什么那些马这么快活。

他们中那个几乎一直在讲话的人曾听说过我们的大师朋友。他对他的同伴们说这些人就像神一样，可以随意在顷刻间把他们这些强盗都消灭。很多强盗认为我们是阴谋要抓捕他们，于是试图说服其他人把我们的东西抢光，然后跑掉。但他们的头领坚持不让他们粗暴对待我们，说如果他们对我们的不好，那他们全都会被歼灭。

在没完没了地讨论了半天之后，有八个强盗站起来走近我们，对贾斯特说他们不想再留在这儿了。他们太害怕了，想试着回到自己几公里外、位于河流下游的营地中去。他们借助我们营地的树丛，总算辨认出了自己所在的位置。他们骑上马，开始沿山谷向下走去。但二十多分钟后，他们又都回来了，说雪太厚了，以致他们的马无法再往前走。他们自己也无法面对这场多年来最猛烈的风暴。然后他们便收拾东西准备过夜了。

我们中的一人说：“唉，虽然害怕，可我还是觉得待在这儿比待在外面的风暴中舒服。”

贾斯特转向我们说道：“天父的家就在你们逗留之处。只要你们在这个家里，只要你们住在这里，你们就置身于天父之灵的欢乐中了。但假如你们不在这个家里，或假如你们感受不到这个家里的温暖与舒适，那这里满满的温暖与舒适又有什么用呢？你们可以任意邀请外面的人来，但他们不会进来，因为他们不了解你们的居所。即使感受到了这种温暖，那些亲爱的人也不愿靠近，因为他们以前经历的一直都是劫掠。他们无法理解，那些被他们理所当然视为猎物的人怎么会无缘无故友好地接待他们，而且那些人和他们又不是同一个团伙的。他们不知道在大雪、寒冷或最可怕的风暴中央，住着天父。无论是暴雨、狂风还是大潮大浪，都不能伤害那些以天父之家为家的人。只有当我们与上帝失去联系时，我们才会被风浪吞没。也只有当我们的双眼坚定不移、持续不断地凝视上帝而此外一无所知、一无所见时，上帝才能实现你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一切。

“我目前就是这样想的：‘哦，我的天父，我坚定地凝视着你。我只感受到你。我只看见一切事物中的上帝。我稳稳地站在圣山上，只感受到你的爱、你的生命和你的智慧。你的圣灵一直浸润着我。祂居于我之内和我之外。天父，我知道这圣灵不是只给我一人的，而是给你所有孩子们的。我知道我所拥有的一点儿不比他们多。我知道唯有上帝是为所有人而存在的。哦，我的天父，我感谢你。’

“人可以在风暴中央找到真正的平和，因为真正的平静就存在于那发现了其真我的人心底。与此相反，一个人也可以处于荒凉僻静之地，独自面对着暮色黄昏和大自然的无边寂静，同时却又被激情的风暴撕扯着或被恐惧的雷鸣摇撼着。

“在一个肤浅的观察者看来，大自然无疑更偏爱那些具有蛮力的生灵——它们粗暴、贪婪，有能力杀害弱者。但是我们要考虑到一些往往不被人注意的简单事实。

“在这个世界上羔羊比狮子多，而这并非偶然。大自然不会盲目地犯错。大自然就是工作着的上帝，而上帝不会浪费材料，也不会在建造的过程中糊里糊涂。你们不觉得奇怪吗？为什么在大自然

那蛮力较量的熔炉中，狮子没有在人类登场前把羔羊全都吃光，反而是羔羊在这场生存之战中彻底打败了狮子？人类对羔羊的支援不足以解释这样的结果。从各种可能性来看，人类正是通过屠杀最温和的动物来开始其血腥生涯的。人杀死的羔羊肯定比狮子杀死的多。恰恰是大自然而不是人类，宣告了对狮族的判决。

“你们好好想一想就会看出，大自然不会出于两个相反的目的而赋予同一动物以某种特有的力量。狮子是强大的斗士，却是蹩脚的繁殖者。它那精致、发达的身体里的全部力量都是用来战斗的。幼崽的出生对它来说是不利的，只是它生命中的一件小事而已。与之相反，羔羊不是斗士，因此它在身体上处于劣势。它不把能量消耗在打斗上，所以是更好的繁殖者。大自然承认她创造狮子是犯了个错，而她在纠正这个错误。狮子和所有其它食肉动物都正在消失当中。

“大自然的永恒法则对一切残暴动物宣告的这个死亡判决是没有例外的。大自然按照一个永恒的正义运作着。根据宇宙的最高法则，攻击者事先就已战败。从前一直都是这样，将来也一直都是这样，无论对动物来说还是对人来说，无论在森林中还是在城市中，无论过去还是将来。狮子已经输了。就在它赢的时候它已经输了。就在它杀害生灵时它已经开始死去。连事物的常理都要求：当狮子从羊群中夺走一只羔羊并撕碎其温热的肉体时，它得吞噬自己的种族。当第一头狮子把它的巨掌按在猎物上并用血淋淋的嘴唇发出心满意足的叫声时，它不是在给它所吞食的弱小生灵唱挽歌，而是在给它自己的种族唱丧曲。野蛮不是集群联合的征兆。狮子和熊都不成群结伙地生活。人类中的野蛮人组成自相残杀的小团伙。他们的野蛮粗暴转而对抗自己的种群并变成了他们衰弱的根源。

“以此类推，野蛮人的团伙也定会消失。任何一个强大的斗士都从未真正赢得过什么。一切胜利都是虚幻的。当那些军事帝国除了利剑之外别无所依时，它们就会迅速土崩瓦解。到了最后，那些领导者必得放弃武力并求助于正义和理性，否则就得眼睁睁看着他

们的帝国崩溃。人类或动物中的残暴者都是孤单寂寞的，没有希望、孤立无援、罪责难逃，因为柔和是唯一真实的力量。柔和，那就是一只狮子从其所有品性中减去嗜血的习性。柔和会慢慢让一切生命都服从于它那终将获胜的法则。

“人可以自我成就，也可以自我毁灭。在思想工厂里，人可以打造出用来毁掉自己的武器，也可以制造出用来为自己建造欢乐、持久、平和的天堂居所的工具。通过对自己的思想进行良好选择和正确运用，人能够达到神圣完美的境地。而通过滥用和错误使用思想，人也会跌落到比野兽还低的地步。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呈现出各种各样有着细微差异的性格层级。人是自己的创造者，也是自己的主人。

“这儿的这些人是一个曾经伟大、繁荣的民族的残余。他们的祖先居住在这个地区时，这里是一个兴盛、美好的工业帝国。他们从事科学和艺术活动。他们也了解自己的起源和力量，并且只崇拜这个起源和力量。到了某个时候，他们开始从肉体上获取享乐。但肉体很快令他们失望了。这时一场大洪水毁掉了这个国家，只留下一些与世隔绝的山区居民。这些残留的人聚集成群体，从中产生出了那些大的欧洲种族。

“我们目前所在的这个地区以及戈壁沙漠地区，那时被切割开来并被抬高到了一个寸草不生的海拔高度。这些地区的居民几乎被彻底消灭，只留下了极少数孤立的群体，有的甚至只剩下一、两户人家。这些群体聚集成为了团伙。那就是这些人的祖先。他们不可能兴旺发达起来，因为他们相互间总在不停地争斗。他们的历史和起源已被遗忘了，但他们的宗教和传说可以追溯到同一个源头。其基础都是相似的，只是形式上有很大差异。”

这时贾斯特说他恐怕让我们听得厌倦了，因为我们大多数朋友都已经睡熟。我们朝那些强盗望去——他们都睡着了，和我们一样已忘记了那仍在肆虐的风暴。我们回到自己帐篷里，再次向大师朋友表示感谢后便躺下休息了。

第二天早晨醒来时阳光灿烂，整个营地都活跃了起来。我们急忙穿好衣服，发现所有人——包括那些强盗——都在等着吃早饭。我们吃饭时，有人告诉了我们这一天的日程安排，那就是陪同这些强盗直到他们的营地。的确，大家一起走要比分头出发更容易开辟道路。这个计划让强盗们很高兴，却不怎么让我们高兴，因为我们得知在他们营地那儿有一百五十人。

我们吃完点心时，残余的风暴也已消失。于是我们拔营而起，和强盗们以及他们的马匹一同出发去开辟道路，委托其他人带着野营用具跟在后面。

强盗们的营地在下游不到二十公里处。但我们直到下午才抵达那里，非常高兴能在那儿歇歇脚。我们发现这个营地很舒适，地方也足够宽阔，可以容纳我们整个考察队。吃过午饭后，我们看出最好在当地待一到两天，等雪化掉些再走，这样可以节省时间。本来我们第二天就得去翻越一个海拔近五千米的山口。但天气并没有像我们期望的那样暖和起来，于是我们把逗留的时间延长到了四天。整个村子的人都对我们极其尊敬，并尽一切可能让我们感到舒适愉快。

在我们出发时，有两个男人来问是否可以加入我们的考察队。我们高兴地答应了，因为我们反正也得在一百多公里外的下一个大村子里招收一定数量的助手。这两个男人就一直陪同我们，直到我们秋天返回这里。

当我们离开这村子时，村里近一半的人一直把我们送到山口上，好帮我们在厚厚的雪中开辟道路。我们非常感激他们这样的盛情，因为登山的过程实在很艰难。在山顶上，我们告别了这些强盗朋友，然后朝约定地点走去。我们于5月28日到达了那里，比按照去年秋天的约定去那里与我们会面的那些分队的朋友晚到了三天。

第二卷

第九章：幽灵骑士团及沙漠野餐

休息了一星期后，我们把装备收拾起来，整个考察队踏上了前往维吾尔人古都的路程，并于6月30日到达了那里。我们立刻开始进行发掘工作。第一口井还没挖到二十米深，就碰到了一座古建筑的墙壁。我们一直挖到三十多米深处，进入了一座大厅。在那里我们找到了一些呈坐姿的木乃伊，其脸部覆盖着黄金面罩。那儿有大量雕像——金的、银的、青铜的、粘土的，全都雕刻得十分精妙。我们给它们拍下了照片。当工作进展到可以不容置疑地证明这儿就是一座特大城市的遗迹时，我们又去了第二个遗址——那是凭借前面提到的那些粘土板上的描写而找到的。在那里，我们挖到十多米深后找到了一个古老文明的确凿遗迹。我们做了充分的工作，足以再次肯定地证明那儿是一座古代大城市的遗址。随后我们又前往第三个遗址，估计会在那里发现一些证据以表明那儿曾存在过一个更古老、更广阔的城市。

为了节省时间和资源，我们分成了四个分队——其中三个分队各由一名队长和六名助手组成，也就是说每支分队有七个人。井的挖掘和维护工作就分配给了这三支分队——每队一天工作八小时。第四分队则包括其余人员，任务是守护营地四周并保障整个考察队的生存。我所在的分队由我们队长托玛斯指挥，工作是从午夜到早晨八点。

第一口井的挖掘完成后，我们进入到四间地下房屋中并对它们进行了清理。我们可以令人信服地证明这是三座城市中最大、最古老的一座。它里面满是珍宝。

在一个美丽的早晨，来接替我们的那队人告诉我说：一些骑手正从北边向营地靠近。我们上去后看到他们在朝着我们这里行进。那应该又是一伙强盗，因为他们显然在追踪我们来这里时走过的路径。在我们观望时，贾斯特来了。他说：“这是一伙强盗。他们决意要抢掠这个营地。不过我想没什么好怕的。”

我们任由他们靠近。他们停在了离我们营地五百米的地方。很快，他们中的两人来到我们跟前。相互打过招呼后，他们问我们在这里干什么。我们告诉他们说，我们在尝试寻找一座古城的遗址。他们不客气地说，他们根本不相信我们的话并且怀疑我们是在找黄金。他们还说要抢走我们的装备和食物。

我们问他们是不是政府的军人。他们回答说他们不承认任何政府，因为在这个地方是由最强大的团伙说了算。由于看不出我们有恐慌的迹象，也没看见我们有火器，他们大概认定我们的人数要比初看上去多得多。于是他们返回自己团伙那边去商议。很快这两名谈判者又来了。他们对我们说，如果我们乖乖投降的话，他们不会伤害任何人。否则的话，他们就会发起进攻并杀死所有抵抗者。他们给我们十分钟时间做决定，然后就要不打招呼地发起进攻了。贾斯特答复说，我们这方面既不会抵抗也不会投降。这似乎激怒了他们。他们掉转马头返回同伙那里，一边挥舞着自己的武器。于是整个团伙飞快地向我们冲了过来。

我承认自己很害怕。但几乎就在一瞬间，我们被许许多多人影围住了，似乎是一些幽灵骑着马飞驰到了我们周围。随后这些人影变得清晰起来，显得更为逼真了，数量也越来越多。我们的那些“访客”显然看到了他们。一些人很快拉住了自己坐骑的缰绳。另一些人的马则自动停住了，直立起来，向后退去，不受它们骑手的控制。这短短的一瞬间已足以令那个大约有七十五名骑手的团伙陷入巨大混乱当中。那些马开始咆哮并东躲西藏。最后这变成了一场狂乱的溃逃。此时我们那些幽灵骑士在这伙强盗后面紧追不放。

当这场动荡平息下来后，我们队长以及一个伙伴和我去到那个团伙刚才停留的地方。除了那些强盗留下的痕迹外，我们找不到任何别的痕迹。我们觉得自己好像是被耍了，因为那些前来保护我们的人在我们看来就和强盗一样真实，而且我们是眼看着他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的，所以我们曾认定会在沙子上看到他们的马蹄印与发起攻击的那些骑手的马蹄印混在一起。

我们回来后，贾斯特说：“那些幽灵骑士只是些幻影。我们使他们显得如此逼真，以至于你们能和那些强盗一样清楚地看到他们。这是一些从前的影像。我们能把它们十分鲜活地复制出来，以使它们和实物没有任何区别。我们可以复制这些影像以保护自己与他人，这样便不会对任何人造成伤害。定下了明确的目标后，结果就不会有害了。那些强盗头脑中产生了一丝疑惑。在他们看来，一支像我们这样的考察队竟然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冒险走出这么远——这是不合逻辑的。我们就利用这个疑惑来吓唬他们。他们非常迷信，而且总怀疑会有圈套。这类人是最容易感到恐惧的。这些强盗恰好看到了他们预料会看到的東西。我们如果不用这个办法，或许就得被迫消灭这个团伙中的一大部分人，然后剩下的那些人才会放过我们。而现在，他们不会再来打扰我们了。”的确，我们再也没有受到过攻击。

当我们的发掘工作使我们确信这里存在过三座城市时，我们想到应该把这些井填埋起来，以免让那些流浪团伙找到它们的痕迹。确实，这些城市一旦被发现，单是那些珍宝就足以诱使人们进行大规模的劫掠，因为几乎到处都在传说存在过这些大城市，里面有成堆成堆的黄金。因此我们在工作结束时把所有井都填上了，尽可能少留下痕迹，指望着一场风暴能使我们经过这里所留下的痕迹全部消失。这个地区的沙子在不断移动，足以阻碍人们辨认出那些遗址的位置。要是没有大师朋友们的帮助，我们永远也找不到它们。

我们还被告知：类似的一些遗址一直延伸到西伯利亚南部。

显然，一个很大的种族从前曾兴盛于这个地区并达到了先进的文明程度。有不可否认的证据表明：这些人当时从事着农业以及采矿业、纺织业和附属工业。他们懂得读、写和各部门科学。非常明显，这些人的历史是与雅利安种族的历史混合在一起的。

在我们离开那里的前一天，我们中的一人在吃饭时问埃弥尔：这个伟大种族的历史是否有可能被文字记述了下来。埃弥尔回答说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埋藏在我们营地下面的这座城市里有着极具说服力的书面文献。只要找到它们并把它们翻译出来，就可以直接证实这个民族的历史。

谈话被一个出现在我们帐篷门洞中的人打断了。他请求允许他进来。埃弥尔、贾斯特和钱德·森急忙过去见他。从他们长时间的真情流露来看，我们知道他们彼此很熟悉。托玛斯站了起来，走过去和他们交谈。到门口时他惊愕地停下了一会儿，随后张开双手走出了帐篷，一边说道：“这可真是个惊喜啊！”

一片欢呼声响了起来，一些男人和女人与托玛斯及随他出去的那三位大师相互致意、问候。于是所有坐在桌边的人都站起来，赶快走了出去，见到了那一群新到的十四个人。这群人里有玛丽（埃弥尔的母亲）、我们冬天驻扎的那个村子里的女主人、在埃弥尔家主持宴会的那位极其美丽的女士、埃弥尔的儿子和女儿。大家都非常高兴。我们又回想起了过去日子里的那些聚会。

我们感到非常惊奇且毫不掩饰这一点，而考察队中其他分队的同志比我们还要惊奇得多。

看他们的样子，我们就知道他们已经惊讶得完全说不出话来了，因为他们不曾像我们那样见识过这样的出现与消失。考察队的繁重工作让我们非常忙碌，以致没怎么向他们描述过我们的经历，只零零星星地讲到过一些。在他们看来，我们这些朋友的出现简直就像从天而降一般。这让他们彻底惊呆了。为此我们善意地拿他们开了些玩笑。

所有人都介绍完毕后，我们的伙食管理员把埃弥尔和托玛斯叫到一边，露出一副无能为力的绝望神情对他们说：“我怎么来给这么多人提供食物呢？咱们的食物还没到呢。剩下的食品刚够做今晚的晚饭和明晨的早饭。再说，咱们都已经把东西收拾起来准备出发了。”我们考察队的分队长雷蒙留心听了他们的谈话。他也加入了进去。我听见他问道：“天哪，这些人都是从哪儿来的呀？”

托玛斯微笑着看着他，回答说：“雷蒙，被您说中了，他们就是直接从天上来的。您看，他们没有交通工具。”雷蒙说：“最让我吃惊的是他们看起来并没有翅膀，那么当他们落到沙地上时，我们本该听到一声闷响，因为他们人很多。可我们连这个也没听到。因此我目前推断您那个非常合乎逻辑的说法是正确的。”

埃弥尔转向聚在一起的人们说道：为了安抚担忧的伙食管理员，他将不得不责备来访的人们没把自己的食物带来，因为我们的食物看来是不够吃了。那位伙食管理员显得非常尴尬，解释说他并不打算把话讲得如此直接，但事实的确如此——没有供这么多人吃的食物。来访的人们全都快活地笑了起来。这似乎让伙食管理员更尴尬了。

玛丽保证说不必为烦恼或不快而担心。我们的女主人和宴会上那位极其美丽的女士说她们很乐意负责晚餐的事，因为刚到的这些人来拜访我们时就已打定主意要与我们共享这顿饭。伙食管理员看上去松了口气，很痛快地接受了她们的提议。

这时已是午后很晚的时候了。在这种天气里，微风似乎真的在爱抚着戈壁沙漠，但转眼间就有可能变成一场极其猛烈的风暴。我们把一切能当桌布用的东西都拿了出来，把它们铺在沙子上，就在营地外面。在外人看来，这完全像是要举办一场快乐的野餐。

最近才与我们会合的那些分队的同志仍然显出惊讶与困惑的样子。雷蒙看着那些锅说：“我可要看清楚了，看看这些锅里盛的食物能不能被稀释以喂饱这一大群饥饿的人。我要睁大眼睛等着看奇迹发生。”我们中的一人说：“的确，好好睁大您的眼睛吧，

因为您确实将看到一个奇迹。”托玛斯说：“雷蒙，这是您今天第二次猜对了。”

这时女士们开始从锅里给大家盛吃的。一只盘子盛满后，她们就把它递出去，再换一只空盘子。她们这样继续下去，直到所有人都得到了充足的食物。

随着那些盘子一只只被盛满，可以看出雷蒙越来越不安。当有人把他的那一盘给他时，他把它递给了旁边的人并一再说他根本吃不了那么多。女主人说他完全不必担心，因为会有相当充足的食物给所有人。

在每个人都得到了丰盛的食物后，雷蒙又一次往那些锅里看，发现里面盛的东西并未减少。他站起来说道：“尽管这可能被看作无礼、粗野、没教养，但我还是请求坐在您旁边，夫人。我自愿承认好奇心占据了思想，以致我连一口饭都吃不下去了。”

女士们回答说如果他想坐在她们旁边，她们会将这视为好奇之举。于是他绕过人群坐到了桌布边上，就在玛丽和那位极其美丽的女士中间。

当他坐下来时，有个人要面包吃。在当作篮子用的那只锅盖里只剩下一块面包了。那位极其美丽的女士伸开双手，一只大圆面包几乎立刻就出现在她手里。她把它递给我们的女主人，后者先将其切成小块，再拿给众人食用。雷蒙站起来，请求允许他看看原先的那个大圆面包。人家把它递给了他。他用探究的目光仔细查看了一会儿，然后把它还了回去。看得出来他很是激动不安。他走开几步，然后又走回来，直接对那位女士说道：“我不想显得无礼，但我的思想实在太混乱了，以致我忍不住要提些问题。”她侧过头去，向他保证他可以任意提出他想问的所有问题。

他说：“您是要向我表明：您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抛开一切自然法则——至少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些法则吗？您能够让来自一个不可见的储藏室的面包出现吗？”那位女士回答说：“对我们来说那个储藏室并非不可见。它一直都是可见的。”

我们看到，随着女主人切割并分发面包，那只大圆面包并未缩小。雷蒙平静下来，回到了自己位子上。那位极其美丽的女士继续说道：“但愿你们能够明白，耶稣的人生悲剧是随着他被钉上十字架而终结的，而他作为基督的欢乐人生是随着他的复活而开始的！所有人的生活都应该以复活为目的，而不是以钉上十字架为目的。这样所有人都是可以像耶稣那样，过上自身之中的基督那极其丰足的生活。除了与内在基督的强大力量相联通外，人们还能想像出更为欢乐与富足的生活吗？在这种生活中，你们会知道自己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支配所有形态、思想、话语及所有状况。

“当你们过上这种满足一切需求的生活时，就会发现它是精准而又科学的。耶稣使那少年的几只面包和几条鱼增多了，直到能大大喂饱那一群人。请注意，他让人群整齐地坐好，让他们心怀期待，准备好接受由‘实现法则’增加了的食物。要想获得耶稣生活中的欢乐与满足，就得执行他生活中的法则，在行动上与他做出的典范保持一致。不应该仅仅待在那里，寻思着怎样才能填饱肚子。假如耶稣那样做的话，那一群人永远无法吃饱。他没有那样做，而是做了一个平静的祝福，为他所拥有的表示感谢，于是那些食物便增多了，足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

“只有当人开始违抗和拒绝听从自己内在的声音时，生活才变成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而当人感到后悔并学会重新听从它时，他就将停止为谋生而工作。他将只为了创造的欢乐而工作。他将进入到创造的欢乐中，而那是由天主的法则或圣言所统治的领域。通过这圣言，人将发现他可以在上帝的实体中移动，而这上帝的实体把一切都包裹在爱中。他将能够显化自己思想中的一切范型，使之变得可见。耶稣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登上了高处，并证明了内在基督与世俗思想的狭隘观念相比是至高无上的。

“做到这一步之后，工作就变成了生活中的一种欢乐。耶稣已经证明真正的灵性生活是唯一欢乐的生活。他的胜利使他获得了尊贵与荣耀，同时又使他得以像小孩子一般自由自在。世人尚未觉醒

过来以感知这种生活。然而世人希望得到这种生活中的欢乐以及那些巨大的恩惠。许多人想通过追求个人目标来获得满足。他们忘记了那个法则所规定的——凡是为个人目的而付出的努力都将是白费的。不过接连遭受损失最终会使他们懂得：个人成就的下跌会引起灵性成就的提升。正是当人落入穷途末路时，上帝才有机会。今天发生的种种事情只是上帝的机会之一，而我们很高兴能参与其中。

“你们有权得到上帝的一切财富和一切完美才能。准备好通过了解你们作为神的神圣本质而接收这些财富与才能吧。当你们在思想上与上帝分离时，也就在具体表现上与祂分离了。要想充分进入到生活的欢乐之中，就得渴望得到生命与欢乐所能带给人类的全部。”

此时这位女士转向雷蒙说道：“耶稣曾教授过那些法则，以便在这里、在大地上建立天国。您已经看到了这些法则在很小范围内的运用。它们是精准而又科学的。人作为上帝之子，真的与祂十分相似，在自身之中包含着其天父上帝的真正的灵。人能够分辨出其创造者的法则，能够去运用它们并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中使它们充分产生效益。他只要想这样做就行。”

随后她说她乐意回答雷蒙的所有问题。雷蒙说他深感震惊，思想过于混乱，以致提不出什么问题来了。他希望暂缓一段时间，以便好好思考一下。他说自己有好多话想讲，希望不会令任何人不快，因为他丝毫没有批判的意图。他还说道：“我们来到这个地区，本以为会找到一些久已死去和消失的部族的遗迹，没想到却碰见了一些极其活跃的人，而我们甚至都无法理解他们的生活。如果我们看到的这些事能在我们国家公布出去的话，全世界都会拜倒在你们脚下。”

那三位女士回答说，她们丝毫不想让全世界拜倒在自己脚下。她们解释说人类已经有太多偶像了，只是缺少典范。

这时所有访客——除了第一个来敲帐篷门的那位之外——全都站起来说他们必须走了。他们与我们握了手，邀请我们在乐意时去拜访他们。然后他们就消失了，和来时一样突然，只留下雷蒙和他的分队成员瞪大眼睛望着他们原来所待的地方。

过了一会儿，雷蒙向那位留下来的男子询问他的名字。他回答说叫他巴热·依朗。这时雷蒙对他说道：“您肯定自己能不借助可见的交通工具便任意来去——就像我们刚才所见的那样——而不顾一切已知的物理和重力法则吗？”

巴热·依朗回答说：“我们不轻视任何法则，不违反任何神圣的法则或人类的法则。我们协同操作。我们按照自然法则和神圣法则来工作。我们所使用的交通工具对你们来说是不可见的，但对我们来说却是完全可见的。难点就在于：你们看不见它们，所以就不相信它们。我们看得见它们，相信它们，了解它们，并且能使用它们。来效仿我们吧。开启你们的才智吧。你们很快会发现这些法则和规律是极其精准的，而且能给人类提供很多服务，远远多于你们所借助的那些狭隘法则提供的服务。对于人类的潜能，你们只了解一点点。我们将一直非常乐意尽自己一切所能来协助你们。”

钱德·森解释说，巴热·依朗此来是为邀请我们在返回出发地时去一下他的村子。在一年当中的这个时期，走这段路程用不了一天时间。我们非常高兴地接受了邀请。巴热·依朗表示将陪我们一同前往。我们后来得知：他是从前居住在戈壁沙漠地区的那些繁盛部族的后裔。

第二卷

第十章：大师解析耶稣的神奇疗愈术

团队工作结束后，我们准备回到出发地去。在那儿我们的考察队预计要解散。除了我所属的这支有十一个人的小分队外，其余每个人都将返回自己家中。这支分队中包括我在内的四人曾接受了大师朋友们的邀请，要回到他们那儿去——回到我们以前作为冬季营地的村庄。

在我们动身的前一天，当我们出神地凝望落日时，我们中的一人问道：“文明与宗教是从何时开始存在的？它们真的在几千年中密不可分吗？”

贾斯特回答说：“那要看您说的是什么宗教了。如果您指的是信仰、教条、宗派，或许还有迷信，那这些都是新近的东西，不会早于两万年前。而如果您指的是对真正生命哲理的尊重、对生命本身的尊重，以及由此产生的对那至纯的上帝、对那伟大创造起因的尊重，那这种情感早在一切历史、神话和寓言之前就有了。它可以追溯到人类最初来到大地上的时候，在国王和皇帝们掌权之前，在人们服从于人所颁布的法规之前。

“在原初之人的心中，燃烧着对于源头和生命之美的最大崇敬。这纯净灵魂所体现的美好与崇敬在数千年中一直闪耀着光芒。这光芒从不曾减弱。它将继续闪耀下去，直到永远。当人最初得到生命时，他完全清楚这生命的来源。他对那个源头怀有最大的崇敬，而这种崇敬就是你们现在所说的‘基督’。

“然而阴暗的时间通道使人们分裂为无数宗派、信仰和教理，直至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迷宫，里面充斥着无神论与迷信。是哪

个神或哪个人引起了这种分裂呢？谁该为这分裂所导致的罪恶与不和的巨大漩涡负责呢？

“你们问问自己这个问题，稍微思考一下。难道上帝高坐在天上某处观望着这些曲折变化吗？难道祂干预人们的生活状况，让一些人活得好而让另一些人活得差吗？难道祂表扬这个人而斥责那个人，把手伸给这个人而用脚踏踏那个人吗？不，如果有一个真正的生命给予者，祂就应该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就应该既在一切之上又在一切周围和一切之内。祂将其生命散播给万物，又让这生命穿过万物并将其散播到高于万物之上的地方，否则祂就不是一切生命的真正源头。当然，生命有无数种不同的形态，但追溯到它们的起点也就找到了它们的终点。这一切构成了一个无始无终的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一切推理、假设和真理就都没有了基础。”

有个人问道：“你们试图战胜死亡吗？”贾斯特的回答是：“哦！不，我们是超越了死亡。我们任由生命圆满地表达，以至于我们不会死去。对我们来说，生命只会越来越丰富、充足。大多数人犯的主要错误就是试图用帷幕或秘密将自己的信仰遮盖起来，而不是将其展现在上帝纯净阳光所照耀的广阔空间中。”

我们中的一人问耶稣是否与我们认识的那些大师住在一起。贾斯特回答说：“不，耶稣并不和我们住在一起。他只是被我们的共同思想吸引到我们这里的，正如他被吸引到所有与他有共同思想的人那里一样。耶稣和所有伟大灵魂一样，在大地上逗留只是为了提供服务。”

贾斯特又继续说道：“当耶稣逗留于阿拉伯半岛北部时，他进入了一座图书馆。那里的书籍是从印度、波斯和整个喜马拉雅地区带过去的。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兄弟会的秘密教义。从中受到的教导使他更加坚定地相信：神圣生命的真正奥秘是通过每个人内在的基督显现出来的。他明白了假如他要把这奥秘圆满地显现出来，就得放弃各种敬拜形式从而只敬拜上帝，只敬拜那通过人显现出来的上

帝。为了充分证明这一点，他得远离自己的导师们，哪怕这会令他们不快。他片刻都没有为此而迟疑，因为他永远忠于自己的事业并意识到他能向人类提供不可计数的服务。

“他看到了异像——那是一个人获得了这巨大的内部临在的卓越能力。那是一位强大的上帝之子，拥有圆满的神圣智慧。他看到一个人变得富有，因为这人将上帝的全部财富散播了出去，让生命之泉的水流淌开来，在对仁慈和智慧的信仰中将天主显现了出来。如果一个这样的人得显化在大地上，那他就得走到众人面前，自称拥有这一切。然后他得怀着纯正的动机过圣洁的生活，这样便能实现他想做的证明。正是当这圣洁的生活清楚地呈现出来时，‘基督’的名号才被授予了他。

“耶稣勇敢地对公众断言：基督居于他身上，也居于每个人身上。他说那个宣告他为爱子的天上的声音，也宣告所有上帝之子都是共同继承人并互为兄弟。这一时期以他的受洗为标志。圣灵像一只鸽子从天空降临到他那儿并居留于他身上。耶稣也宣布我们都是化身为人之神。他教导说无知是一切罪恶的根由。他看出要实行宽恕之道，就必须清楚地指明人有权宽恕一切罪恶、争执与不和。并非要由上帝来宽恕罪恶，因为上帝与人类的罪恶、疾病和纷争毫无关系。是人造成了这一切，也只有人能使这一切消失或宽恕这一切。

“无知就是不知道神圣思想，不懂得造物本源与人的关系。一个人或许拥有各种学识并世事洞明，但假如他认识不到基督是赋予内在存有以生命的那个上帝的鲜活本质，那他对于支配生命的最大要素就显得极其无知。没有理由请一位十分公正和仁慈的父亲去疗愈某一疾病或消除某一罪恶。那疾病是由罪恶造成的后果，而宽恕是疗愈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通常以为疾病是上帝送来的惩罚，其实并非如此。疾病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人不了解其真我。耶稣教导说真理能使人获得自由。他的教义因其纯正而比他导师们的教义具有更持久的生命力。

“当彼得说他已经宽恕了七次时，耶稣回答说他将宽恕七十个七次，并且还要继续下去直到宽恕遍及世界。为了宽恕仇恨，他将意念集中在爱上——不仅当仇恨接近他时是如此，当他看到周围人中显露出仇恨时也是如此。在他看来，真理是一道单独照耀着每个人的光。无论是谁只要良好地运用它，它就能指引这个人走出黑暗。他知道一切胜利者都与其天主联合以不断宽恕罪恶，并与真理一道面对各种错误。他就是这样来照管其天父的事务的。他看出并懂得只有这个办法才能转变这世界并使和平与和谐在人们中盛行开来。这就是为什么他说：‘如果你们宽恕别人的触犯，你们天上的父亲也会这样宽恕你们。’

“为了充分体会这句话的涵义，你们或许要问：‘这个天父是谁？’这天父就是生命、爱、力量与统治，而所有这一切都由孩子自然地继承了过去。当保罗写道‘我们与基督是上帝王国的共同继承者’时，他想说的也正是这个意思。这并不意味着某人会比别人拥有得更多，也不意味着长子会得到最好的份额而其他孩子只能去分剩下的部分。与基督共同继承王国意味着同等地享有上帝王国的一切恩惠。

“有些人指责我们想与耶稣平起平坐。他们不懂得共同继承的涵义。我确信：我们中没有一人敢说自己在圣洁无瑕方面已达到了和耶稣大师同等的光明程度。‘共同继承者’的意思是说具有同样的能力、力量和智慧程度。但我们每个人都充分懂得，耶稣对上帝所有孩子做出的真实许诺是：每个真正的信徒都享有和他相同的圣品称号。

“当耶稣说：‘你们要完美，因为你们的天父是完美的。’我们透彻地理解了他这话的意思。这个伟大灵魂从不要求其信徒在智力或道德方面做出难以达成的努力。当他要求他们做到完美时，他知道这不过是要求他们去完成一项可以完成的任务。许多人心安理得地认为：大师的完美是不可企及的，因为大师是神圣的。他们觉得如果另一个人类成员试图仿效耶稣的神奇事迹，那绝对是毫无用

处的。在他们看来，要想改变命运，再没有什么比人的意志更好、更便利或更科学的了。耶稣大师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很清楚，那就是：尽管刚开始启动时需要用一点人的意志，但它在整个过程中起的作用并不大。起主要作用的是神圣智慧。他不是说过很多次吗？——‘你们将认识真理，而真理将解放你们。’

“把这话搬到我们周围这个简单的物理世界中来吧。人们一旦深入了解某个物理法则，就从对这一领域的无知中解放了出来。一旦人们知道地球是圆的且绕着太阳运转，他们就从那种认为大地是平的且太阳升起又落下的陈旧观念中解放了出来。一旦人们从那种认定自己是服从生死法则的肉身的信念中解放出来，他们就会认识到自己完全不必屈从于任何对人的限制，并且只要愿意就能成为上帝之子。一旦他们明白了自身的神性，就会摆脱所有限制并拥有神圣的力量。

“人知道神性就在自己的存有与上帝最直接接触的地方。他开始看出这神性是所有人的真正生命。这生命并不是由外在注入到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我们在别的生命中看到的那些完美典范就植根于我们自己的生命里。这些完美典范按其类别、依照神圣法则成长起来。只要我们相信罪恶是强有力的并真的会产生影响，那我们自己的生命就会被对罪恶的惩罚所控制。随着我们以真正恰当的想法来回应各种不和谐的想法，我们会为一场灵性盛宴的收获做好准备，而这收获必定会在播种之后到来。宽恕具有双重使命。它既解放了那个触犯者，也解放了那个宽恕者，因为在宽恕法则的背后有着一种建立在原则之上的既深刻又光明的爱。这爱想要为了给予之乐而给予，不图别的回报，只希望得到上帝的这句夸奖：‘这人是我的爱子。他令我开心。’

“这话既适用于耶稣，也适用于我们。你们的罪恶、疾病与失调并不真的属于上帝或你们的真我，就像蘑菇并不真的属于它们附着于其上的植物一般。这些都是随着错误的想法而聚集到你们身体上的不真实的赘生物。生病的想法与生病之间是因与果的关系。消

除、宽恕了那个因，果也就会消失。消除那些错误的想法，疾病也就会消失。

“这就是耶稣所使用的唯一的疗愈方法。他从患者的意识中消除了那个错误的影像。为此他先要大幅提升自己身体的振动频率，将他的思想与神圣思想联结起来。他使自己的思想与圣灵为那个人建立的完美构想牢牢地保持一致。他的身体与上帝协同振动。这时他便能将求助于他的那些病人的身体振动提升到同样的层次。他就这样把那个有一只手干枯的人的意识提升到了某种程度，使那个人能够从自己的意识中消除他那只干枯的手的影像。于是耶稣就可以对他说：‘伸开你的手吧。’那人把手伸开，而那只手变好了。

“耶稣通过看到每个人身上的神圣完美而提高了自己身体的振动。这样他便能提高那病人的振动，直到从其意识中彻底除去那个不完美的影像。这疗愈是在瞬间完成的，而这宽恕是完全彻底的。

“你们不久就会发现：当你们坚持不懈地把自己的思想集中于上帝时，便能提升自己身体的振动，直至这振动与神圣完美的振动和谐地融合在一起。这时你们便与那神圣完美成为了一体，因而也就与上帝成为了一体。你们能够影响自己所接触到的人们的身体振动，使他们看到你们所看到的那种完美。那时你们便彻底完成了自己的那部分神圣使命。

“假如与此相反，你们看到的是不完美，那你们就会降低振动直至引发那个不完美。这时你们将不可避免地收获自己播下的那颗种子结出的果实。

“上帝通过所有人来工作以执行祂的完美计划。从人们心中不断散发出的爱与疗愈的想法就是上帝原本发送给其孩子们的讯息。这些想法使我们身体的振动与神圣、完美的振动保持接触。这颗种子就是居留于每个敏悟心灵之中的圣言，无论这颗心是否意识到了自身的神圣本质。当我们将自己的想法完全集中于上帝为每个人所构想出的神圣完美时，我们的身体就与上帝的思想和谐一致地振动着。这时我们便接收到了自己的神圣产业。

“要想使灵性智慧获得巨大丰收，就得持续不断地这样做。我们的思想得用某种方式抓住上帝对人——对其爱子——的极其和谐完美的想法。通过我们的思想态度、行为和话语，也通过由此产生的那些振动，我们可以使自己成为奴隶，也可以相反地使自己获得解放，去宽恕整个人类大家庭的罪恶。一旦我们选择依照一个明确的品行准绳来规范自己的思想，我们很快就会意识到自己正受到那万能之主的亲自支持。让我们服从于必要的纪律以确保对自己思想的控制吧。这将使我们获得一项光荣的特权，那就是拥有运用神圣思想来摆脱奴役的能力。

“耶稣所进行的一切疗愈，其基础都是消除精神上的因。我们这些人认为有必要将耶稣的这种唯心论带回到实践中。这样做了之后，我们发现只不过是做了他曾要求我们去做。我们刚把第一道光投射到孕育罪恶的黑暗中，许多罪恶便都消失了。另一些罪恶则较为牢固地扎根于意识中，需要有耐心和恒心去战胜它们。基督的仁慈之爱最后总是会占上风，只要我们对其大大敞开门而不给其带来阻碍。真正的宽恕始于个人心中。它会给全人类带来纯洁与恩惠。

“这首先是思想的改良。你们要懂得上帝是唯一的思想——纯净而又完好，那样你们就向着浸入这纯净的思想之流迈出了一大步。你们要牢牢掌握住这个真理——即基督思想会通过你们找到一条完美的出路。这将使你们置身于那有创造性的、和谐的思想之流中。你们要让自己始终待在上帝撒向其孩子们的持续不断的爱之思想流中。你们很快会看到一个由思想者组成的新的光明世界。你们会知道思想是宇宙中最强有力的药物，是圣灵与身体疾病或全人类的不和谐之间的调解者。

“在产生纷争时，你们要习惯于立刻转向上帝的思想，转向那个内在的王国。你们会马上接触到神圣思想，会看到上帝之爱始终准备着将其疗愈药膏带给那些寻找它的人。

“耶稣如今的目标是从人类意识中消除罪恶的力量及其后果的真实性。他出自于爱之心，带着对上帝与人之间关系的觉知来到大地上。他坦率而又勇敢地确认：精神是唯一的力量。他宣告上帝的法则是至高无上的。他教导人们在一切生活行为中运用上帝的法则。他知道这会把软弱无力的人们转化为光芒四射的存有。他由此而宣告人有权获得完美的健康，并宣告上帝的王国将出现在大地上。”

然后贾斯特沉默了下来。

第二卷

第十一章：远古灵性文明的影像再现

太阳消失在了地平线下，整个天空在美丽的暮色中闪耀着光芒，预示一个宁静的夜晚即将到来。这是十天来头一个既没有大风也没有暴风的夜晚。我们怀着惊讶与敬意凝望铺展开来的壮丽色彩。在戈壁沙漠，宁静时分的落日景象能把人带入梦幻之境，使人忘记一切。那些色彩不仅辐射出去并闪闪发亮，而且还化作巨大的光柱投射到各个地方，仿佛有一只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巨型彩色探照灯。有时，这些无形的手似乎要展示出整个光谱，再加上一系列由不同颜色调和成的微妙色调。

一大束白光出现了，紧接着一大束紫光斜着显现出来。从这紫色中射出一束青光，青光旁边又现出一束蓝光。就这样持续下去，直到整个大气层似乎都承载不住这些彩色光束了。这些光束混合在一起，融入那一大束白光中，稳定了下来。随后，又有一些新的彩色光呈扇形冲向各个方向。它们渐渐融合成一团金光，使波浪般起伏的座座沙丘看起来像一片涌动着熔化的金浪的海洋。

目睹了这样一番落日景象后，我们再也不奇怪为什么戈壁被称作“熔金之地”了。这持续了十多分钟的景象消失在一片带有蓝色、黄色、绿色和灰色花纹的雾中。这雾从天而降，犹如一件夜之衣。最后黑暗骤然来临，其速度之快令我们很多人都吃了一惊，心想怎么这么快天就黑了。

雷蒙·巴热·依朗，对于那些曾居住在这个地区并建起了像我们营地下面这座遗址那样的城市的人们，他是否愿意跟我们谈谈他的观点。他回答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七万多年来世代小心保存下来的文献。根据那些资料，我们营地下面的这座城市建于二

十三万多年前。最初的居民在建城很多年前就从西方来到了这里并占领了南部和西南部。随着移民的增多，他们的一部分成员又向北部和西部移居过去，最后整个地区都住上了人。在培育出多产的果园并播种了土地之后，这些移民准备建造城市。最初那些城市并不大，但若干年后这里的移民觉得聚集在一些中心地区便于更紧密地合作以从事艺术和科学活动。他们在那些地方建起了庙宇，但并不是用来敬拜神灵的，因为他们在自己日常生活中就不断敬拜神灵。他们的生命始终都奉献给那生命的伟大起因。只要这样的与神合作持续下去，他们就绝不会缺少生命。

“在那个时期，看到年纪有好几千岁的男人和女人是极为平常的事。事实上，他们根本不会死。他们从一个成就走向另一个成就，走向生命与现实的更高阶段。他们承认生命的真正源头，而生命也因此以持续不断的丰盛之流把自己无尽的宝藏慷慨地给予他们。

“但我这话离题了，咱们还是来说说那些庙宇吧。在那些地方保存着对于艺术领域、科学领域和历史领域中各种成就的文字描述，以供研究者们使用。那些庙宇并不是用来敬拜神灵的，而是用来讨论最深奥的科学问题的。在那个时候，敬拜神灵的行为与想法是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的，而不是专门在特定时间或由挑选出来的一些人进行的。

“那些居民觉得拥有平坦、宽阔的往来通道是件便利的事，于是发明了铺砌而成的路面。他们也觉得给自己建造舒适的房屋是件便利的事，于是发明了采石、造砖以及用必要的砂浆把砖固定住。他们发明了你们已发现的那些各种各样的东西。就这样他们建起了自己的居所和庙宇。

“他们认为：黄金不会变质，所以是一种特别有用的金属。他们先是找到了从金沙中提取黄金的方法，后来又找到了从岩石中提取它的方法。最后他们对其进行加工，于是黄金成了一种很常见的金属。他们也按照自己的需要生产其它金属。那里有大量的金属。后来，这些社群不再完全靠农业为生。他们开始把制造出的物品提

供给种地的人，而那些制品可以帮助在地里干活的人扩展其耕种的土地。他们居住的那些中心地区发展起来，直至成为拥有十万到二十万居民的城市。

“然而，那里没有世俗首脑，没有地方长官。治理工作被托付给由居民们自己选出的一些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与其他社群互换代表团。没有针对个人行为而颁布的法律和规章。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身份并按照管理这身份的宇宙法则来生活。人世的法律是无用的，人们只需要有明智的委员会就够了。

“后来，各个地方都有一些人开始偏离了正道。最初，那些是爱统治别人的人。他们出头露面、大抢风头，而那些喜欢埋头干活的人则倾向于低调地躲在一边。并非所有人都彻底培养出了爱的能力。这造成了一种无意识的分化并不断加剧，直到有一天，一个个性极强的人自立为国王和世俗独裁者。由于他治理得颇为明智，人们也就接受了他的法令而没有为以后着想。但有几个人在异像中看到了将会发生的事并退居到一些封闭的社群里，从此过着多少与世隔绝的生活，一直试图向其同胞指出这种分化的荒谬。

“那位国王构建了第一个世俗统治者阶层，而那些持异见者则组成了第一个隐修阶层。要弄清那些持异见者所走过的错综复杂的道路，需要做很深入的研究和调查。有几个人保留着单纯的教义并按照这教义生活。但总的来说，生活变得非常非常复杂，以致大多数人都拒不相信有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一种十分平衡的、与一切生命的创造者直接合作的生活方式。人们甚至再也看不出来：他们的生活是一条复杂而又坎坷的道路，而那种与伟大的创造起因相符的简单生活则会带来丰盛。他们得在这条复杂、坎坷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直到发现一条更好的道路。”

巴热·依朗说到这里停下来，沉默了一会儿。一幅画面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起初是静止的，随后动了起来，就像我以前描述过的那类影像一样。那些人影开始移动，场景也开始变换，有时是自动的，有时则随着他的解说、按照他的指令而变换。巴热·依朗

好像可以根据问答和解说的情況任意把那些场景固定住或复制出来。

这些场景应该就发生在我们营地下面这座已荒废的城市中。它们与我们今天在一座挤满人的东方城市中所见到的景象没太大差别，只不过街道很宽阔，养护得也很好。人们身穿质量上乘的衣服，快活的面孔上容光焕发。哪里都看不到士兵、穷人或乞丐。

那些建筑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因为它们造得很好，既坚固又很美观。其中有一座庙宇格外华丽出众，尽管一点都算不上奢华。我们得知它完全是由志愿者修建的，是当地最古老也最美丽的庙宇之一。

如果这些画面确实具有代表性的话，那么当时大多数人肯定是心满意足、幸福快乐的。我们得知：只在第一王朝的第二位国王统治两百多年后才出现士兵和穷人。为了维持其宫廷的奢华，这位国王开始设立一些赋税并征募士兵去收税。五十多年后，零零星星出现了一些穷人。就在这时，一部分对王国和掌权者不满的人离开了那里。巴热·依朗和他的家人声称是这一种族的直系后裔。

此时已是深夜一点钟了。巴热·依朗提议去睡觉，因为明晨一大早就出发会比较舒适。确实，炎热使得在一天中午的三个小时里旅行令人难以忍受，而且风暴季节很快就要到了。

我们打算以后再着手进行发掘工作，决心一有可能就尽快开始。为了给这项发掘精心做好准备，我们提出要更紧密地合作。我们商定这部分工作交给雷蒙去做，而文献的翻译则由托玛斯和包括我在内的三名助手继续完成。不幸的是，由于雷蒙在次年去世，这项发掘工作再也没有完成。

第二卷

第十二章：耶稣与佛陀共同现身

第二天早晨我们起得很早，日出前便动身前往巴热·依朗的家乡。十二天后我们到了那里。曾在那个下午到沙漠中拜访我们的那些大师朋友在这里迎接我们。我们高兴地接受了他们的邀请，答应到他们家里小住几天。

和我们在沙漠中的住处相比，他们领我们去的那些房间相当豪华。晚餐要在半小时后准备好。我们把自己收拾停当后，走进隔壁房间，在那里见到了我们去南方旅行时结识的许多朋友。他们衷心向我们表示欢迎并告诉我们说，整个村庄都是我们的地盘了，每一扇门都准备大大敞开来迎接我们。

乡长通过一名翻译，向我们发表了一番动人的演说以示欢迎。他告诉我们，晚餐将在他家里举行——我们这就得马上过去。我们离开了那个房间。乡长走在前头，照当地规矩带着两名卫兵——一个在左、一个在右。走在他们后面的是雷蒙和我们的女主人，然后是托玛斯和那位极其美丽的女士，最后是埃弥尔、他母亲玛丽和我。考察队的其他成员走在后面。

我们刚走了没多久，就有一个衣着寒酸的小女孩从观看我们的人群中走出来，用当地语言问她是否能跟玛丽讲话。乡长粗鲁地把她推开了，说他没功夫搭理她这种人。玛丽挽着我和埃弥尔的胳膊。我们从行列里走出去，听那女孩有什么话要说。见此情景，我们的女主人犹豫片刻，随后说她想停下来。当她走出行列时，整个团体都停住了。玛丽向乡长说明：她希望看到大家都继续往前走并在餐桌旁就座，等这里的事办完了她一定会去与我们会合。

说这话时，她一直把那小女孩的双手握在自己手里。当乡长及随行人员走后，她跪下来好使自己的脸靠近那女孩的脸，并用双臂搂住她的脖子说：“亲爱的，我能为你做些什么？”玛丽很快得知这女孩的弟弟当天下午摔倒了，可能摔断了脊椎。女孩请玛丽随她去看看能否使那十分痛苦的男孩好转过来。

玛丽站起身，向我们说明了情况，请我们去与乡长会合，而她要陪那女孩过去，待会儿再来找我们。雷蒙请求陪她一块儿去。她说如果我们想去的话，也可以一起都去。于是我们就跟玛丽走了。她拉着那女孩的手——这孩子高兴得连蹦带跳。女主人为我们翻译女孩所说的话。那女孩说，她知道她弟弟会被这位了不起的夫人治好。

快到家时，女孩冲上前去好把我们到来的消息告诉家里人。我们看到她住在一所特别贫寒的简陋泥屋里。玛丽一定看出了我们的想法，因为她说：“这虽然是一间陋室，里面却跳动着温暖的心。”

这时门忽然被打开了。我们听到一个男人粗鲁的声音。我们走了进去。如果说这简陋的小屋从外面看起来很贫寒的话，那它里面还要贫寒得多。这里几乎刚好容下我们这些人，天花板低得让我们没法站直。一盏昏暗的灯把怪异的灯光投射到坐在污秽中的那位父亲和那位母亲脸上。在最远的角落里，在一堆发霉的稻草和发臭的破布上，躺着一个最多只有五岁的男孩——面孔皱缩着，苍白如蜡。

女孩跪到他旁边，双手捧住他的脸，一手按着他一侧面颊。她对他说他会彻底痊愈的，因为那位神奇的夫人已经来了。她抬起手来，侧过身子，好让他看见那位夫人。这时她才刚刚看到其他来访者。她神色突变，整个姿态让人觉得她非常害怕。她把脸埋进胳膊里，身体因为抽抽噎噎地哭泣而摇晃着。她喊道：“哦！我还以为您是一个人的呢。”

玛丽在她身边跪下，用双臂搂住她，紧紧地抱了一会儿。她平静了下来。玛丽对女孩说，如果女孩想让我们走，那她这就打发我们离开。女孩回答说，她刚才只是又惊又怕，因为她一心只想着弟

弟来着。玛丽说：“你很爱你弟弟，是吗？”这个年龄肯定还不到九岁的女孩回答说：“是的，不过我也爱所有人。”

埃弥尔为我们充当翻译，因为我们一个字也听不懂。玛丽说：“你这么爱你弟弟，那你可以帮忙治好他。”她让女孩恢复到最初的姿势，双手各放在她弟弟的两侧面颊上。然后玛丽走过去，把自己的手放在那男孩额头上。呻吟声几乎立刻就停止了，男孩的脸上有了光彩。他小小的身体放松下来。整个场面彻底变得平静了。那孩子安静而又自然地睡着了。

玛丽和女孩保持着那样的姿势坐了一会儿。然后玛丽用自己的左手轻轻把女孩的手从男孩脸上挪开，说：“他多漂亮啊！多么健康、强壮！”随后玛丽极其轻柔地缩回了自己的右手。

当她伸出左臂时，我正待在她旁边，于是我伸出手去好帮她站起来。在她的手碰到我手的那一刻，我感到一阵强烈的震动，以致完全动弹不得了。她轻盈地站了起来，说：“我刚才疏忽了。我不本不该像那样抓住您的手，但我一时觉得难以承受那流经我的巨大能量。”

她刚一说完这话，我就恢复过来了。我想其他人甚至都没注意到这个小插曲，因为他们被周围发生的事深深吸引住了。

那女孩突然扑到玛丽脚下，一手抓住她的一只脚，狂热地吻着她的衣服。玛丽俯下身去，用一只手抬起那张满是泪水的热诚的小脸，然后跪下去，把那孩子紧紧抱在怀里，亲吻她的眼睛和嘴。那孩子用胳膊搂住了玛丽的脖子。她们俩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待了一会儿。

随后，我们之前提到过的那种奇异的光开始充满这个房间。它变得越来越亮，最后所有物品似乎都在闪闪发亮。一切东西都不再有阴影了。这所房子好像在变大。

直到这时，那两个孩子的父亲和母亲一直呆呆地坐在泥土地板上，一言不发。在这一刻，他们脸上的表情起了变化。他们吓得面色发白，随后那个大为惊恐的男人朝门口猛冲过去，在匆忙逃跑中

撞到了雷蒙。那位母亲虚弱地倒在玛丽身边，哭得浑身颤抖。玛丽把一只手放在她前额上，低声对她说了些话。那女人止住了哭泣，半坐起来，看到房子刚刚发生了变化。她脸上又露出惧怕的神情，急忙站起来想要逃出去。埃弥尔抓住了她一只手，而那位极其美丽的女士抓住了她另一只手。他们就这样拉着她待了一会儿。此时我们刚才进入的那间陋室不见了，我们置身于一个相当舒适的房间，里面摆着一些座椅、一张桌子和一张干净的床。

埃弥尔走到房间另一头，把那熟睡的男孩从那堆发霉的稻草上抱起来，轻轻放到这张床上并盖上了被子。做完这一切后，他俯下身去，像最温柔的女性那样温柔地吻了一下那孩子的额头。玛丽和小女孩起身走向那位母亲。我们聚拢到她周围。她双膝跪下，抓住玛丽的两只脚，一边亲吻它们一边恳求玛丽不要离开她。

埃弥尔走上前去，俯下身来，拉住那女人的双手，扶她起来，同时一直用她的语言平静地对她讲着话。当她站立起来时，她原来穿在身上的那些肮脏的旧衣服变成了新衣。她沉默了片刻，像是惊呆了，随后扑进玛丽张开的双臂里。她们这样待了一会儿，然后埃弥尔把她们分开了。

这时小女孩张开双手跑上前来，说：“看我的新衣服。”她转向玛丽。玛丽弯腰把她抱了起来。小女孩用双臂搂住她的脖子，把脸靠在她肩膀上。雷蒙刚好就站在她们后面。那女孩从玛丽肩膀上朝他伸出两只胳膊，仰起头来对他露出一个快活的微笑。雷蒙上前一步，伸出双手。女孩抓住了他的手，说她爱我们所有人，不过最爱“这位亲爱的夫人”。她边说边指着玛丽。

埃弥尔说他要去看看能否找到那位父亲。过了一会儿，他把那位受了惊吓、脸色有点阴沉的父亲带了回来。玛丽穿过房间，把小女孩在他身边放下。在这男人阴沉的外表下，还是能看出一种深深的感激之情。我们离开了这个地方。在我们走之前，那位母亲请我们再来。我们答复说第二天还会再去的。

我们急忙赶往乡长家，担心让大家久等。我们觉得在那简陋的小屋里已经度过了好几个小时，然而从我们离开群体到与他们会合才过去了不到半小时。这可真是“说时迟、那时快”了。我们到乡长家时，大家刚好在桌边就座。雷蒙请求允许他坐在托玛斯旁边。看得出来他此时极为激动。后来托玛斯告诉我们说，雷蒙为所看到的事情感动得无法保持平静。

桌边的座次是这样安排的：一头儿坐的是乡长，在他右边是玛丽，然后是埃弥尔、那位极其美丽的女士、托玛斯和雷蒙。在乡长左边的是我们的女主人，然后是埃弥尔的儿子和女儿。我之所以写明座次安排，是因为过一会儿有突发情况出现。我们全都坐下后，佣人们开始上菜。这顿饭的前半部分进行得非常愉快。乡长问巴热·依朗是否愿意把他已开始的讲话继续下去。刚才因为另一个大村庄的乡长到来，打断了巴热·依朗的讲话。

巴热·依朗站起来说，他刚才讲到了佛陀与耶稣在生活上的相似之处。他请我们允许他接着讲下去，但要用我们东道主能听懂的语言。一个人如果会讲乡长所用的语言，却通过翻译对他讲话，那是不合乎惯例的。贾斯特提出愿给我们当翻译，但乡长坚持让巴热·依朗用英语继续讲下去而由贾斯特给他当翻译，因为大多数来宾都既能说又能懂英语。

于是巴热·依朗继续说道：“想想看，如果人的所有行为和思想都由圣灵的属性来控制，那人会具有怎样的能力。耶稣说：‘当圣灵来到你们身上时……’他参照的是上帝的力量统治祂所有孩子生活的那个时期，也就是上帝显现于肉体之中的时期。

“实际上，这种灵性成长已经开始了，因为许多人已开始了解先知和预言者的生活与教导。他们了解得有深有浅，这取决于他们的灵性成长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于那个完善的阶段——也就是上帝通过其所有孩子显现出来的那个阶段。有些人坚持不懈地遵循他们所领会到的那个真正的生命准则。他们认为这准则是直接来自于上帝并将上帝与人联结在一起的。这些人在品性高贵、灵魂纯净和道

德高尚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他们想通过训练把那些准则体现于自己的个性当中，从而做出像大师们那样的业绩。当他们做到这一点时，这个世界就必定得接受大师们的教导，而大师们的生活预示着上帝所有孩子都具有种种潜在的能力。

“然而没有一位大师曾宣称达到了上帝为其孩子们所选定的至高完美。耶稣就说过：‘任何信任我的人都会做出和我一样的业绩，甚至做出更大的业绩，因为我要去天父那里了。’耶稣和佛陀两人都说过：‘你们要完美，因为你们天上的父是完美的。’

“这两位上帝之子并非虚构出来的人物。自从他们在历史上出现以来，他们的生活和业绩就深深铭刻在很多人的精神与心灵之中。有人杜撰出与他们相关的神话和传统。但对于关注这个问题的人来说，真正该做的是接受他们的教导并将其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去。他们两人所体现出的准则，与支配着所有杰出人士生活的准则是相同的。这更加证明了他们的真实性。任何企图否认这两位伟人存在的人，都可以想一想那些宗教为什么会存在。他们两人正是那些宗教的基础。从他们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一种本能的、不可抑制的愿望——那就是要让世人窥见一个更好人类的真正基础与宏伟深度。

“也有其他人试图将全体人类从其所受的限制和奴役中解放出来，但耶稣和佛陀的生活远比那些人辉煌得多。我们保留了相关的历史记录。查考这些记录是正当的，只要我们保持开放的心态并以自由的精神去进行研究，从而领会他们的教义和准则。否则我们将无法深入了解他们的性格，也无法与他们的生命相通。那些教义和准则是自这个世界的历史开始时起，所有真正的先知受神灵启发所获得的信息。

“在这些灵性上受到启发的人中，至少耶稣和佛陀这两位使其教义的巨大潜力达到了成熟的程度。他们曾用几乎相同的词句说道：‘对所有人来说，我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之光。’他们以直率的态度道出了实情：‘我是世界之光。任何效仿我并像我一样

生活的人都不会走进黑暗中，而会拥有永恒的生命，并会大大摆脱所有限制。’

“这两位还都以几乎相同的措辞说过：‘我生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带来我对真理的见证。任何爱这真理的人都会响应我的召唤。’这些话对于在上帝孩子们身上真正培养起基督生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这世界上的所有宗教都揭示出：在人身上存在着一种高级的力量。然而人却运用其低等智能去对抗肉体的种种限制，以求从中解脱出来。不同种族的《圣经》都清楚地表露出这种抗争。你们《圣经》中的《约伯记》早于你们的整个历史。它就是在这个地区写成的，其神秘意义历经政权更迭而被保存了下来。但添加上去的那些传说把它彻底歪曲了。尽管这个地区的居民几乎全部灭亡，但约伯的神秘话语永不会被毁掉，因为任何置身于那至高者的秘密处所的人，也都置身于这全能者的荫蔽之下，并拥有上帝的智慧。

“此外还应看到，所有《圣经》都来源于某一宗教，却没有一个宗教是起源于某一部《圣经》。《圣经》是宗教的产物，而不是它们的起因。那些宗教的历史产生于一些宗教事件。虔信来自于某些经历，而《福音书》之类的经典则来自于所有宗教。

“人们很快就会发现，要想达到一个目标，最强有力的办法就是将动力与努力统一起来。当无数个体把他们的思想分散到各个方向上时，他们的行动是相互矛盾的。而当他们像一个人那样去思考时，人类就会知道强劲、持久、一致的努力意味着什么。当他们被同一个意愿所驱动时，一切事对他们来说都有可能办成。当他们从自己的意识中摒弃自私自利的邪恶想法时，歌革和玛各的争战就会停止（*《新约·启示录》中说，魔鬼撒旦被捆绑一千年后，必从监牢里释放出来，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叫歌革和玛各聚集争战。——译注）。但是不应依靠一个外在的神灵来达到这一点。

“当耶稣说‘我的话语是精神与生命’时，他已接触到了一切事物中那具有创造性的内在话语。他知道自己话语充满了生命的

精华，具有可以将自己想要的东西显化出来的推动力。如果这些话通过所有灵魂和所有民族回荡起来，人类就会知道他们可以获取那来自上帝的永生之泉。

“一种神圣的表达方式是看到基督在正位于心脏后面的宝座上，而那里也是爱的所在之处。观想基督在这宝座上，完全按照上帝的永恒法则来指挥你们身体的一切活动。要清楚地知道：你们与祂合作是为了把直接从神圣思想那里接收到的种种准则显现出来。这时要想像坐在其宝座上的基督变得越来越大，把你们身体的所有原子、细胞、纤维、肌肉和器官都包含了进去。祂确已变得那么大，以至于你们整个身体都成为了这纯净的基督、这上帝的卓越之子。这身体成为了一座纯净的庙宇。上帝喜欢待在这庙宇里，就像在祂自己家里一样。

“人可以在这宝座上呼唤身体的所有能量中心，对它们说它们是积极的、有吸引力的、强大的、明智的、勇敢的，在精神上是自由的。人成为了纯而又纯的精神，任何世俗的想法、任何不纯净的欲望都无法靠近。人浸没在了基督的纯净之中。基督身上的生命之灵使你们成为了上帝的纯净庙宇。在那里你们可以休息并说：‘父啊，在这里就像在一切事物中那样，向我显现出基督——你那完美的儿子吧。’然后你们要祝福、感谢这基督。在领悟并吸收了这基督之后，人就可以伸出手去。假如他需要金子，手里就会有金子。”

这时巴热·依朗伸出双手，在每只手里各出现了一块比金路易略大些的金饼。他把它们递给坐在他右侧和左侧的两位宾客。那两位又把它们递给自己旁边的人，直到这两块金饼在桌上转了一圈。我们把它们保存了下来，后来让一些专家对它们做了检验。那些专家宣布说它们是纯金的。

随后巴热·依朗继续说道：“如果你想帮助其他人，那就看到端坐在他们身上如同端坐在你们身上的基督。对他们的基督讲话，就好像你们在直接对他们讲话一样。要想弄清楚某个问题或情

况，就让你们的基督在精神上对那个问题的抽象灵魂讲话，然后请那个事物自身的智慧亲自对你们讲话。

“上帝为达成其完美计划，需要祂的孩子们，也需要所有植物，比如花朵或树木。孩子们一定要在天父为他们设定的这条完美道路上与天父合作。当人类背离了这个完美合作的计划时，他们就使这世界失去了平衡，并导致上帝的大部分孩子被海啸所毁灭。与此相反，爱的完美想法在上帝的孩子们心中与平衡和力量合作，维持着大地的稳定。当人们把这股力量分散开来，使之变成罪恶和淫荡的想法时，这个世界便严重迷失了方向，以致海啸吞没了人类并几乎毁掉其全部劳动成果。

“在那个时候，人类比今天先进得多。但上帝无法令人类产生爱和平衡的想法，也无法令他们产生仇恨和失衡的想法。这得由人类自己做主。当使大地失去平衡的那股思想力量被由其导致的巨大灾难驱散后，上帝运用祂强大的力量，使这个世界适当稳定了下来。然而只要人类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上帝就无力施加影响。”

讲了这一番话后，巴热·依朗重又坐了下来。我们已经注意到乡长表现出一些烦躁不安的迹象。当巴热·依朗讲完时，他的烦躁爆发为一阵大叫，意思是：“你这只狗、这只基督教的狗。你诬蔑我们伟大佛陀的名声。你要为此付出代价。”他伸出手去，拉了一下从天花板上垂下的一根绳子。大厅里正对着乡长的三扇门立刻打开了，三十名拔刀在手的士兵冲进了房间。

乡长站了起来。那两名陪他来的卫兵在他用餐时就待在他椅子后面，此时也立正站好了。他抬手发出一个命令。十名士兵走上前来，沿巴热·依朗身后的墙壁站成一排。他们中的两个走到巴热·依朗的左右两侧，就在他椅子后面很近的地方。卫队长依照命令来到乡长身边。我们这群人里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或做一个动作。我们完全被这突然的变故给惊呆了。

但是一股深深的寂静降临到这场景之上。在桌子末端，就在乡长前面，一道强光出现并照亮了这个大厅。所有人的眼睛都注视着

乡长，而他还举着一只手，像要发布第二道命令似的。他的面色变得异常苍白，如同死灰一般，流露出惧怕的神情。似乎有一个模糊的身影站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我们听到一个说得十分清楚、有力的词——“Stop”（停）。组成这个词的字母冒着火光，出现在那模糊的人影和乡长之间。乡长好像懂得这个词的意思，因为他一下子呆住了，僵硬得如同雕像似的。

这时那模糊的身影变得清晰起来。我们认出那是耶稣，和我们以前见过的一模一样。然而令我们惊奇的是，还有另一个模糊的身影站在耶稣旁边，而乡长和所有士兵单单只注意那第二个身影。他们似乎认识那个人，而且对他比对耶稣惧怕得多。

我们往周围瞥了一眼，看见所有士兵都站在那儿，完全僵住了。那第二个人影也变得清晰起来，并像耶稣那样举起一只手。这下所有士兵都丢掉了他们的刀，任凭它们当啷作响地掉到地上。屋子里安静得都能听到回声。光照得更亮了。实际上，那光强得使我们几乎看不清东西。

卫队长头一个回过神来。他伸出双手，大叫道：“佛陀。我们的佛陀。至尊。”随后乡长也喊道：“千真万确，就是至尊。”他拜倒在地上。那两名卫兵走上前去想扶他起来，但随即如雕像般呆住了，一言不发、一动不动。排列在房间最远端的那些士兵呼喊了一声，乱纷纷地涌向乡长，一边叫道：“至尊来消灭这些基督教的狗和他们的头儿了。”

听到这话，佛陀在桌子上向后退去，直至能正面看到他们所有的人。他说道：“我不是说一次‘Stop’，也不是说两次‘Stop’，而是说三次‘Stop’。”他每说一次，“Stop”这个词就显现出来，每个字母都冒着火光，就像耶稣刚才说话时那样。只是这些字母没有消失，而是原地停留在空中。

那些士兵好像又一次僵住了。他们瞪大眼睛看着这个场面，其中有些人举起一只手，也有些人抬起一只脚，一动不动地保持着佛陀举起手时他们所处的姿态。佛陀走近耶稣，把他左手放到耶稣的

手臂下面，说：“在这件事上就像在所有事上一样，我支持我这位亲爱兄弟举起的手臂。”

然后他把右手放在耶稣肩上。两位大师就这样待了一会儿，随后从桌上轻盈地下来了。乡长、卫队长、卫兵和士兵们吓得面色苍白地看着他们，无比惊愕。乡长瘫倒在他那把已被向后推到墙边的椅子上。我们每个人都松了口气。我估计大家在刚才发生变故的那几分钟里都是一直屏住呼吸的。

随后佛陀挽着耶稣的胳膊，两人一同站在了乡长面前。佛陀对他讲了些话，说得非常用力，以至于那些词语仿佛撞到大厅的墙上又弹了回来。他说：“你怎么敢把我们这些亲爱的兄弟叫作基督教的狗？而你自己刚刚还粗暴地推开了一个寻求怜悯之心的小女孩。是这位伟大的灵魂绕道去回应了那个呼唤。”

佛陀松开耶稣的手臂，转身走上前来，一只手伸向玛丽。他把目光投向乡长，然后又投向玛丽。看得出他非常激动。他望着乡长，再次用那仿佛有形地投射到他身体之外的话语说道：“本该是你第一个回应那亲爱的小姑娘的呼唤。你已经失职了，现在你又把这些回应那呼唤的人说成是基督教的狗。你去看看，那个刚才还痛苦得身体扭曲、焦虑万分的男孩已经痊愈了。你去看看，那所舒适的房屋已经在那间陋室所在之处拔地而起。你别忘了，你的行为使你对于使这些正直、善良的人们陷入贫苦境地负有部分责任。你去看看那一堆糟糕的垃圾和破布。这位亲爱的灵魂（他转向埃弥尔）正是从那里抱起那男孩的身体，极其温柔地把他放到一张干净、整洁的床上。你去看看，在那小小的身体被抱走后，那些垃圾和破布全都消失了。而在此期间，你这放肆的信徒却舒舒服服地坐在为纯净之人预备的尊贵席位上。你胆敢把这些丝毫没伤害过你、也没伤害过任何人的人叫作基督教的狗，而你自己却自称是佛陀的信徒和寺庙的长老。可耻！可耻！可耻！”

这每一个词都像是击打着乡长以及他的椅子和他周围的帷幔，然后又反弹了回来。总之，这些话的力量那么强大，以至于乡长颤

抖起来，而那些帷幔则像被大风刮着一样飘摇不定。不存在翻译的问题了，乡长根本不再需要翻译。尽管那些话是用最纯正的英语讲出来的，但乡长完全听懂了它们的意思。

佛陀走向那两个拿到金币的人，请他们把金币给他。那两个人照做了。他把金币平放在一只手里，走回到乡长那儿，直接对他说道：“伸出双手来。”乡长颤抖着，很艰难地服从了这一指令。佛陀在他每只手里各放了一块金币。那两块金币立刻就消失了。佛陀说：“看，就连纯金都会从你手上逃走。”与此同时，那两块金币又落回到桌子上，就在那两个交出它们的人面前。

然后佛陀伸出他的双手，放在乡长那两只伸着的手上，用柔和而又平静的声音说道：“兄弟，别害怕。我不评判你，你自己评判自己吧。”他保持着这个姿势，直到乡长平静了下来。然后他缩回自己的手，说：“你急急忙忙地赶着用刀来纠正你认为是错误的事，但你要记着，当你评判和惩处人们时，你就在评判和惩处自己。”

他又向耶稣走去，说道：“我们两个有觉知的人为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与兄弟之爱而联合在了一起。”他再次挽起耶稣的手臂，说：“好吧，兄弟，我刚才把这事从你手上整个儿抢了过去，现在我把它交还给你。”耶稣说：“你做得堂堂正正，我怎么谢你都不为过。”他们两人相互鞠了个躬，手挽手地从关闭着的大门走出去，消失不见了。

大厅里立刻充满了嘈杂的话语声。乡长、卫队长、士兵们和卫兵都聚到我们周围来和我们握手。所有人都在同一时间努力让别人明白自己的意思。乡长对埃弥尔说了些话。埃弥尔举起一只手让大家安静下来。当他的话能被听到时，他宣布说乡长想让我们全都重新坐到桌边。于是我们都回到了自己座位上。

重又安静下来后，我们看到卫队长把他的士兵集合在了桌子左、右两侧及乡长的椅子后面——那把椅子重又摆到了桌边。乡长站起来，借助埃弥尔的翻译说道：“我刚才被虔诚冲昏了头。我为此深感惭愧，倍加抱歉。在发生了那一切之后，说这些也许是多余

的，因为我想你们可以从我的态度上看出我已经改变了。我请我的兄弟巴热·依朗起立，请务必接受我最谦卑的道歉。现在我请所有在座的人都站起来。”

当大家都站起来后，他说：“我也请你们所有人都接受我谦卑的道歉。我衷心向你们所有人表示欢迎。希望你们只要愿意，就一直留在我们身边。万一你们什么时候想要有军队护卫，我将把能够为你们提供护卫视为一大荣幸。我知道卫队长也和我有同感。我没有更多要说的了，只想祝你们晚安。不过在你们离开前我还想对你们说：我所拥有的一切你们都可以任意支配。我向你们致敬。士兵们也向你们致敬并将陪同你们回到住处。我再一次祝你们晚安，并以伟大佛陀——那位天界存有——的名义向你们致敬。”

卫队长一个劲儿向我们道歉，说他确信我们是那位至尊的伙伴。他和五个士兵一直把我们护送到住所。与我们告别时，这些士兵为行礼而在卫队长周围站成半个圆圈，用他们的刀尖顶住卫队长的刀尖。然后他们迅速转身，脱下帽子，单膝跪地，很深地鞠了一躬以示致敬。像这样的敬礼只在重大国务场合才会进行。我们尽可能地还了礼。随后他们走了。

我们进了屋子，立刻向女主人和大师朋友们告辞，准备回自己帐篷里去。因为我们人数太多，屋子里住不下，所以就在屋后院子里扎了营，在那儿住得很舒服。

到帐篷里后，雷蒙坐在一张营床上说：“虽然我实在累得要死，但不把这事稍微弄明白点儿，我根本无法入睡。我告诉你们，我打算就这样坐一整夜，除非得到点启发，因为我不用说你们也知道，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可真是不浅。至于你们这些人，别看你们一言不发地在那儿坐成一圈儿，你们看起来可是心知肚明的。”

我们回答说自己也并不比他知道得更多，因为我们以前从没见过类似的事情。有人提出，这可能是专门为我们上演的一出戏。雷蒙差点儿向那人扑过去。他说：“演戏！哪个剧团要是能演这么一出戏，甭管在哪儿都能一星期赚个一百万。至于那位乡长，如果他

是在演戏的话，那我情愿被吊死。那个老家伙可是怕到了骨髓里。不过我承认，有那么一阵儿我也跟他一样害怕。

“但是我心里隐约觉得，他原本为我们导演了另一场招待会——血红色的。他大发雷霆并不是针对巴热·依朗一个人。当那些士兵冲进大厅时，他们的喊叫声太像胜利的欢呼了。要是我没想错的话，那老家伙的计谋比我们想的要深得多。我估计他一度以为佛陀是来帮助他的。确实，当他们看到整件事转而对他们不利时，他们就彻底崩溃了。想到这个，我甚至还记得他们丢下了自己的军刀。

“再有，你们怎么解释佛陀的那种威力？看看他是怎么不留情面地责备那老乡长的。他似乎比耶稣更强势，但到最后是他那一方需要支持，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基督教一方占有优势。你们不觉得那乡长被狠狠教训了一下吗？我打赌他此刻一定觉得自己是万幸躲过了一劫。

“当佛陀拉住他的手时，我觉得那老家伙的星光体似乎抛弃了他的肉体。要是我没想错，今晚我们会听到很多人谈论他，而且我可以肯定人们会说他的好话，因为他在此地很有势力。如果他和我一样从昨天的事得到了美妙的启发，那我情愿给他穿靴子。”

我们继续谈论着那天晚上的事。时间过得很快，以至于我们突然间惊奇地看到了曙光。雷蒙站起身来，伸展了一下四肢，说：“有谁觉得困吗？反正咱们说了这么多之后，我一点儿都不困了。”

于是我们和衣而卧，好在早饭前休息一小时。

第二卷

第十三章：重访奇迹小屋并结识喇嘛

第二天清晨，雷蒙是第一个起床的。他急急忙忙地洗漱，像个没耐心的小学生一样。洗漱完毕后，他就站在那儿催促我们大家。最后我们全都进了饭厅，在那里见到了埃弥尔和贾斯特。雷蒙坐到他们俩中间，吃饭时一直在提问题。我们刚一吃完他就站了起来，急着要去再看看那所“在片刻间冒出来的”屋子。他把双手放在贾斯特肩上说，假如他有两个像埃弥尔和玛丽那样的助手，他会很高兴到处走走，让一些房子冒出来给穷人住。随后他又说：“不过我想纽约那些大房地产主会因此而病倒的，因为他们就靠收房租为生啊。”

埃弥尔回应道：“啊，雷蒙，就算他们阻止你，我还是会那么干的。等房子冒出来，要是那些房产主不愿意用，我就强行抓住他们，把他们放进去，再把他们拴住。”

这一切让我们笑得很开心，因为我们以前一直把雷蒙看作一个安静而又稳重的人。后来他告诉我们：当时他实在感到太震惊了，所以再也克制不住要问些问题。他肯定地说，这次考察绝对是他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一次，尽管他已习惯于到遥远的国家旅行。因此他决心要帮我们组织第二次考察，以便在大师朋友们指导下继续进行发掘。可惜这个计划后来没有实现，因为雷蒙在第二年突然去世了。

任凭我们怎么劝说，都没法阻止他立刻到那所小屋那儿去。最后我们相互做了妥协，商定由贾斯特和另外一人陪他去到一个能看见那所小屋的地方。半小时后他们散步回来了。雷蒙欣喜若狂。他看见了那所小屋——它是真实存在的。这小屋让他回想起童年时的

一个幻觉。在那幻觉中他看见自己和仙女们一起漫步，为穷人建起房屋并使他们幸福快乐。

埃弥尔告知我们当晚将有一个聚会，类似于我们上一年在他家乡参加过的那场聚会。他邀请我们全都到场。我们非常高兴地答应了下来。

我们人数太多，不宜全体一块儿去考察那座小屋。因此我们做了安排——由五人或六人的小组分头前往。第一组包括埃弥尔、雷蒙、一两位女士以及我自己。我们经过玛丽的住所时，她加入到我们当中。我们的女主人也是如此。当我们走到能看见那所房子的地方时，那个小女孩跑来迎接我们。她扑到玛丽怀里，说她弟弟现在身体很好、很强壮。

我们走到房子跟前时，那位母亲出来了。她跪倒在玛丽面前，开始对玛丽诉说自己有多么崇拜她。玛丽伸出手去扶她起来，对她说：“你不该对我下拜。我为你做的事也会为任何一个人做的。因你所得的赐福而应受称颂的不是我，而是伟大的上帝。”

那小男孩打开了门。他妈妈邀请我们进去。我们跟在女士们后面进去了，由我们的女主人我们当翻译。毫无疑问，这所房屋确实就在这儿，有四个非常舒适的房间。它三面都被极其贫苦、简陋的房屋包围着。我们得知住在那些陋室中的人们正准备搬走。他们相信肯定是魔鬼建起了这座房屋，假如他们继续住在附近的话，魔鬼就会杀了他们。

我们不久便得到了乡长的消息。将近上午十一点，他派卫队长和一队士兵来邀请我们全体在当日下午两点与他共进午餐。我们接受了邀请。一名卫兵等着在约定时间护送我们前往乡长的住所。读者要知道，在这个地方是没有豪华车辆的，所以我们就采用了唯一能用的交通方式——步行。

到达乡长的住所后，我们看到已有一大群附近寺庙里的喇嘛和他们的大喇嘛先于我们到了那里。我们听说那座寺庙有一千五百至一千八百名喇嘛，是个非常重要的寺庙。乡长是这寺庙的长老会成

员。我们本以为会听到一些怒气冲冲的恶言恶语，但我们很快便发现，这次午宴的目的是让这些喇嘛和我们考察队的成员相互接触。大师朋友们早就认识那位大喇嘛了，因为他们经常见面，还在一起工作过。乡长似乎直到这天上午才知道他们这层关系，因为大喇嘛有三年时间都不在寺庙里，直至我们抵达这里的前一天他才回来。

在宴席上我们意识到，这些喇嘛很有教养。他们见多识广，游历过很多地方，其中两位甚至还在英国和美国待过一年。乡长给他们讲了昨晚发生的事。宴会开始后不久，气氛就变得很热诚了。我们发现乡长特别和善。他提起昨晚的事只是为了说明他从中受到了很大启发。他坦率地承认，在那之前他是极为讨厌外国人的。我们交谈时不得不借助翻译，可当我们想要深入了解对话者的思想时，翻译的效果不太令人满意。

在我们离开前，喇嘛们真诚邀请我们第二天去参观那座寺庙并在那里做客。埃弥尔建议我们接受邀请。我们与这些喇嘛一起度过了非常愉快而又有教益的一天。那位大喇嘛是个杰出人物。他在这一天与托玛斯结下了友谊。后来这友谊越发深厚，直至使他们成为了终生的莫逆之交。以后当我们在这个地区旅行时，大喇嘛给我们提供了无法估量的巨大帮助。

第二卷

第十四章：大喇嘛谈合一并展示神之力量

我们很快知道了那次大师们来沙漠中访问我们的原因。他们应大喇嘛的特意请求组织了一个当地人的盛大集会，而他们想让我们参加这次集会。

就在集会快开始时，埃弥尔、玛丽和我去了那个已被疗愈的男孩家。我们想见到他妈妈和姐姐，因为她们曾请求陪我们一块去参加集会。从他家的新房子到集会地点之间，我们经过了许许多多破烂不堪的泥屋。那小女孩在其中一间泥屋前停了下来，说那里住着一个盲眼的女人。她请埃弥尔允许她进去带那个盲女去参加集会——假如那盲女愿意的话。埃弥尔同意了。于是小女孩打开门进入了那间泥屋，而我们在外面等候。过一会儿她出来了，说那个女人感到害怕并请埃弥尔去与她当面谈。埃弥尔走到门边，交谈了几句之后便与那女孩一起进入了泥屋。

玛丽说：“这女孩将成为这些人中一个了不起的施恩者，因为她有力量和决心把她要做的事做到底。我们决定让她按自己的方式去处理这件事。不过我们会给她建议并帮助她——用一些会尽可能提升她自信心的办法。我们要看看她用什么方法促使这女人来参加集会。这些诚实善良的人害怕我们到了难以想像的地步。他们中很多人远远避开这女孩家的房子，而不是缠着我们好得到类似的房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得不千方百计避免伤害他们的感情。当我们想把他们从周围人中提升上去时——就像我们为这勇敢的女孩所做的那样，他们却一发现我们露出要靠近的样子便远远跑开了。”

我问玛丽为什么她能那样帮助这女孩和她的父母。她回答说：“啊，那多亏了这女孩的态度。正是通过她我们才得以帮助她的全

家。她是这个群体中的平衡器。我们将通过她来影响这个亲爱的灵魂以及这里很多其他人。”

随后玛丽指了指附近那些泥屋，说道：“这是些我们衷心想要接近的人。那座新的小屋被创造出来并不是徒劳的。”

埃弥尔和那女孩出来了，说那个盲女让女孩等着她，而她们俩随后会去找我们。于是我们继续赶路，留下小女孩和那盲女在一起。

当我们到达集会地点时，人差不多已经到齐了。我们得知寺庙里的那位大喇嘛将是这天晚上的主讲人。埃弥尔是在十八个月前遇到这位喇嘛的，并立刻与他结下了深厚友谊。除了这位喇嘛外，乡长是最高长官了。埃弥尔说这两人从这天起将成为大师们的亲密朋友。大师们很少会和这样的高级长官进行灵性接触。他们通常只是听任事件按其自然状态发展下去。

大师朋友告诉我们：前一天晚上是耶稣和佛陀第三次现身出来帮助他们了。他们很高兴我们能见证这件事。他们并不把这事看作一次额外的胜利，而是将其视为使他们能与当地人合作的一个机会。

就在这时，那小女孩领着那位盲女进入了集会大厅。她让那盲女坐在一个稍微靠后和靠边的位子上。那女人一坐下，女孩就站到她面前，拉起她的两只手，并很快弯下身去，像在低声对她讲话。然后她又站直了，把自己的小手放在盲女的双眼上，并让这双手在那儿停留了一会儿。这个动作似乎吸引了集会上所有人的注意，首先是吸引了大喇嘛的注意。大家都站起来去看那孩子和盲女。大喇嘛快速走上前去，把双手放在那女孩头上。她明显地震动了一下，但并没有改变姿势。

这三个人就这样待了片刻。随后小女孩抬起自己的小手，喊道：“啊，你一点儿都不瞎了。你能看见了。”她吻了一下那女人的额头，然后转过身来，向托玛斯走去。她显出困惑的样子，说：“我刚才用你们的语言讲话了。这是怎么回事？”随后她又说：“为什么那女人看不出她不再是盲人了呢？她现在可以看见了。”

我们又望着那女人。她站了起来，双手抓住大喇嘛的长袍，用当地语言说道：“我能看见您了。”随后她带着一副迷茫的神情环顾整个大厅，说：“我能看见你们所有人了。”她松开大喇嘛的长袍，把脸埋在双手中，跌坐在自己座位上，呜咽着说道：“我看见了，我看见了。可你们全都这么干净，而我却这么脏。让我走吧。”

玛丽径直走到那女人身后，把自己的双手放在她肩膀上。大喇嘛举起了手来。没有人说一句话。几乎就在一瞬间，那女人的衣服变成了整洁的新衣。玛丽缩回自己的手。那女人站了起来，带着惊愕、困惑的神情环顾周围。大喇嘛问她在找什么。她回答说在找她的旧衣服。大喇嘛说：“不要找你的旧衣服了。你看，你正穿着新衣服呢。”她又愣了一会儿，仿佛仍被困惑感包围着。然后她微笑起来，脸上有了光彩。她深深地鞠了个躬，坐回到自己位子上。

我们非常激动，全都拥向那女人周围。此时雷蒙挤出条道，来到那女孩面前，和她低声交谈起来。后来他告诉我们，她的英语讲得非常好。当谈话用当地语言进行时，我们的女主人就给我们当翻译。我们得知那女人在二十四年前就瞎了。当时一个匪帮中的一名匪徒朝她开了一枪，致使一些小粒的铅砂进入了她的双眼。

有人提议大家最好到桌边就座。当我们入座时，那女人站起来，向一直静静待在她身边的玛丽请求允许她离开。小女孩走过去，说她要陪那女人一块儿走，以确保她平安到家。大喇嘛问那女人住在哪儿。她告诉了他。他建议她别再回到那个不干净的地方去。小女孩插进来说，她已想好留那女人住在自己家里。她们俩手挽着手离开了大厅。

在我们全都坐好后，一只只盘子出现在桌上，就像是被一些看不见的手放上去的。大喇嘛带着惊讶的神情环顾四周。当食物和菜肴也开始以同样的方式出现时，他转向坐在他右侧的玛丽，问她是否已习惯于用这种方式进餐，而他此前还从未有幸见识过这个。

然后他又转向为我们当翻译的埃弥尔，似乎想听他做些解释。埃弥尔阐释道：刚才用来疗愈盲女的那股力量，也可以用来获取自

己所需的一切。看得出那位大喇嘛还是迷惑不解，不过直到宴会快进行到一半时他始终没有说什么。

这时他又发言了。贾斯特为我们翻译。大喇嘛说：“我的目光曾探查过很深的地方。我过去以为没人有幸潜入到那里。我的整个一生都在修行者的圈子里度过。从前我以为我是在为与自己同类的人服务。现在我认识到：我服务于自己要远远超过服务于我的兄弟们。然而今晚我的友善得到了惊人的扩展，而且我随后看到了异象。这时我才得以看出我们过去生活的狭隘，以及我们对自己圈子之外的一切人所公开表露出的蔑视。那崇高的异象使我看到你们和我们一样都来自神的领域，并使我得以凝视一种天界的欢乐。”

他停了下来，双手半举着，露出十分惊喜的神情。他以这样的姿势待了一会儿，然后说道：“真难以置信，我可以讲你们的语言而且我要这么做。为什么我不能呢？现在我明白为什么你们说人的表达能力是无限的。我确实发现我能直接对你们讲话而你们能懂得我的意思。”

他又停了下来，像要重新理清自己的思路。然后他就开始不借助翻译讲话了。后来有人告诉我们，那是他第一次说英语。

他继续说道：“能用你们的语言直接对你们讲话真是太好了！这使我看事物的视野更加开阔了。我再也不能理解人们怎么能把他人看作是敌人。在我看来，我们显然都属于同一个家庭，都来自同一个源头，也都服务于同一个事业。这表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假如有一位兄弟的想法与我们的不同，难道我们就要置他于死地吗？我懂得我们没有权力去干涉别人，因为一切干涉都只会延迟我们自身的成长，并会使我们与世界隔绝开来，让我们的房屋倒塌在自己头上。

“我现在看到的不是一个有限的种族，而是整个宇宙。它是永恒的、没有边界的，出自合一又返回合一。我看见你们的耶稣和我们的佛陀以同样的光取得了胜利。他们的生命应该与其他加入这光的人的生命一同融入合一之中。我开始看到那个汇合点了。这清澈

如水晶的光将它的光芒倾泻在我身上。当一些人以王族身份被培养起来时，他们就再也无法将其兄弟视为平等的人了。他们想自己当国王，而让其他人保持被奴役的地位。

“那小女孩为什么把她的双手放在那个诚实、善良的女人紧闭的双眼上？因为她看得比我更深刻，而我本该比她知晓得更多才对。她表现出了一种你们所说的强大的爱。正是这种爱促使耶稣与佛陀联合了起来。我刚开始时对这件事感到惊讶，而现在我不再惊讶了。在我们的思想中将你们全都包容进来，这不会有什么坏处，因为这种包容会给我们带来你们所拥有的财富，而我们只会从中受益。那将一直保护你们的力量也会保护我。而那护卫我的盔甲也将护卫你们。如果它对你们和我来说是一种保护，那它对所有人来说也都是。那些界线已经消失了。这才是天国里的实相啊！

“我明白了为什么你们说这个世界是上帝的世界，远近各处都属于祂。如果我们同时看到近处和远处，那它们对我们来说就都是一样的。我们过去生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看不到自己周围那宽广的宇宙正准备来帮助我们——只要我们允许祂这么做。要想到上帝就在我们周围，也在一切的周围。

“我明白了为什么那位神圣的兄弟说：‘门会为任何准备好迎接上帝的人而大大敞开。’这意思是说人不应只用耳朵去听，而应成为他宣称自己所是的。当他消灭了自己，他就会浸没在人类的友爱之中。重要的是行动，而不是说漂亮话。前进的道路不止会被他人的信仰所阻挡，也会被我们自己的信仰所阻挡。每个人都要求直接得到那至高者的恩赐。每个人都试图建起自己的居所而拆毁他人的居所。不该用自己的能量去毁坏，而应用它来加固整体。

“那至高者用同样的血创造出了大地上的所有民族，并非每个民族都血统各异。人们现在到了得在迷信和人类友爱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了。迷信是使人迷醉的魔咒。那移动大山的信仰还在沉睡，还在神圣计划中处于胚芽状态。人类尚未达到那个法则的高度与庄

严。比奇迹法则更高一等的启示法则是爱的最高法则，而这个爱就是宇宙中的博爱。

“人类只需上溯到自己宗教的源头，排除所有错误的解释，摒弃一切私心，那么在肤浅的表象之下，人们就会找到炼金术士的纯金——那至高者的智慧，也就是你们的上帝和我的上帝的智慧。只有一个上帝，并非有许许多多神灵供不同的民族信奉。

“在燃烧的荆棘中对摩西讲话的是这同一个上帝。当耶稣说，他为完成天父交给他的工作而拼死战斗时，可以用祈祷召唤百万雄师来帮助自己——他所指的也是这同一个上帝。彼得在出狱后对之讲话的，还是这同一个上帝。我现在看到了那伟大的力量。我们可以召唤它以帮助那些愿意把自己生命献给人类博爱的人。”

这时大喇嘛举起他的杯子，把它在手里紧握了一会儿。他全身一动也不动。那只杯子碎成了粉末。大喇嘛继续说道：“当以色列军队在耶利哥城外吹响号角使城墙倒塌时，他们是了解这股力量的。保罗和西拉越狱时也清楚地知道这股力量。”

大喇嘛又一次彻底地静默了一会儿。这座建筑开始震动并在地基上摇晃起来。巨大的火舌如道道闪电发出亮光。在两公里外有两块巨大的岩石从山壁上脱落下来，崩落在山谷中。受到惊吓的村民从自己家里出来了。我们也很想那么做，因为我们这栋建筑震动得非常厉害。

随后大喇嘛举起一只手，一切又都恢复了平静。他又说道：“当我们知道上帝拥有这股力量而祂真正的儿子们可以使用这力量时，那些陆军、海军又有什么用呢？我们可以肃清一支军队，就像一个孩子打倒铅做的士兵一样。我们也可以让那些巨大的战舰化作粉末，就如同这只杯子。”

说到这儿他叫我们看一只盘子——刚才他把那杯子的所有粉末都放在了里面。他拿起这只盘子，往上面轻轻吹了口气。那盘子突然着起火来并完全消失了。

他又说道：“那百万雄师不是来为你们或我工作的，也不是来把人类当成工具加以利用的。当人作为各种生活状况的主宰而去完成工作时，这军队可以被人召唤来，以使人得到鼓励、支持并振作起来。

“借助这股力量，人可以平息波涛、支配狂风、熄灭火焰或指挥群众。但只有当人控制得了这百万雄师时，他才能使用这支军队。他可以为了人类种族的利益来使用这军队，以使与上帝合作的意识深入到人们头脑之中。任何一个能够召唤这军队的人都非常清楚地知道：他只能将其用于真正为人类服务。的确，这军队既能护卫人也能消灭人。”

大喇嘛停下了一会儿，伸出双手，又以一种审慎、恭敬的声音说道：“天父，我们非常高兴今晚接待这些亲爱的朋友。我们以谦卑、诚挚的心说：‘愿你的意愿得以实现。’我们祝福他们。我们通过祝福他们来祝福全世界。”

随后他坐了下来，就像什么奇异的事都没发生一样。所有大师都很平静。只有我们考察队的成员激动万分。那个看不见的合唱团突然唱起歌来：“每个人都知道那居于一个名号中的力量。人可以宣称自己为王。怀着一颗忏悔的心，他可以得到那至高的权力。”

在这场非凡的力量展示进行时，我们一直没意识到自己的神经处于怎样的紧张状态。当那合唱团停止歌唱时，我们才意识到这一点——仿佛一定要等这音乐结束我们才能放松下来。那最后的几个回音也消失后，我们从桌边站起来，聚拢到大师朋友和大喇嘛周围。这下雷蒙和托玛斯有机会提问题了。见他们这么感兴趣，大喇嘛邀请他们和他一起在寺庙里过夜。他们三个人祝我们晚安，然后便一起走了。

按照预订计划，我们应该在第二天中午动身离开。我们商定只由贾斯特和钱德·森陪我们去那个补充食物的地点，而埃弥尔以后去那里与我们会合。这三位大师将和我们一起返回我们作为冬季营

地的那个村庄。做完这些安排后，我们回到了营地，但直到天亮前都没去睡觉，因为我们太想就刚才见到的这些事交换感想。

第二卷

第十五章：除夕夜的灵异钟声及耶稣讲话

第二天中午，一切都准备就绪。考察队在一片“再见”的呼喊声和“一路平安”的祝福声中离开了这个村庄，因为大多数村民都出来为我们送行了。当晚将近六点，我们在一个地方停下来休息。在那儿我们要渡过一条大河。我们认为最好先在这儿宿营，因为次日得花掉大半天时间准备渡河。

这里既没有桥也没有船，人们过河得顺着—根挂在河上、用铜带编成的粗缆绳滑过去。这对人来说没什么困难，但对马和骡来说就不一样了。我们用铜带给它们制作了一个结实的托架，并装上一只可以在缆绳上滑动的坚固的环。我们把牲口绑在上面，然后从河岸上将其推出去。那牲口就这样悬挂在咆哮的急流之上，而人们借助从对岸拉过来的绳索去拽它。一根绳索用来拽牲口，另一根则用来把托架运回。

最后，渡河顺利完成了。此后我们再没遇到任何阻碍。除了这次渡河比较困难，我们发现回去的路比来时好走得—多。—到达我们的基地，考察队就解散了。我们做了种种安排，好让那些要回家的人能沿着商队常走的路返回他们出发的港口。第二天早晨，埃弥尔来与我们会合了。我们辞别了同伴，和他一起朝着我们从前冬季营地所在的村庄走去。

我们在强盗营地休息了两天。那两位当初来自该营地的助理在那里与我们分了手。这样我们这支分队就只剩下七个人了。那两位从前的强盗把他们这次非凡的旅行以及看到的各种奇迹讲述给了自己的同伴。

我们受到了极好的款待。那三位大师朋友得到了特别礼遇。强盗头领向他们保证说：为了纪念大师们曾对他们表示出的尊重，他们这些强盗一定会把那些埋藏于地下的城市遗址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其实这伙强盗不太可能试图到离他们基地那么远的地方去——这种危险性很小。

事实上，沙漠里的强盗从不侵犯山区，而山区里的强盗也从不侵犯沙漠，因为他们都在不断和本地的强盗争斗。据我们所知，他们确实信守了那个诺言。

在我们动身的那个早晨，强盗头领来交给托玛斯一枚小小的银质纪念章——大小和重量都如同一个英国先令，上面刻有古怪的铭文。他告诉托玛斯，万一我们在该地区受到某个强盗团伙的攻击，只需出示这枚纪念章就能立刻化险为夷。他的家族持有这枚纪念章已经好多代了，对它极为珍视，但他希望看到它保存在托玛斯手里以证明他对托玛斯的尊重。

埃弥尔仔细查看过这枚纪念章后告诉我们，它是一种古钱币的非常逼真的仿品。那种钱币曾在几千年前流通于戈壁北部地区。这枚纪念章上的铸造年份显示它制于七百多年前。这个地区的人常把这种钱币当作护身符用。越古老的钱币对他们来说就越灵验。毫无疑问，那个强盗头领和他的整个团伙一定非常看重这份礼物。

我们继续旅行，路上没遇到别的事件。在预期的日子里我们到达了冬季营地，在那儿受到一群大师的热情欢迎。正是这些大师曾来沙漠中看望我们，后来又在我们遇见大喇嘛的那个村子与我们分了手。我们去年的女主人再次邀请我们住在她家。我们高兴地接受了她的邀请。

这次我们只剩下了四个人，因为我们的一些同伴又去印度和蒙古进行其它研究了。这样的分工合作可以使我们有更多时间从事文献的翻译。在这个小村庄里，一切都很宁静，因此我们可以把全部时间用来研究那些文献所使用的字母以及那些符号和文字的格式。我们把这些符号和文字按照可供使用的顺序排列起来，从中得出关

于字词意义的核心资料。钱德·森协助我们工作。尽管他不是时刻都在，但女主人或他在我们翻译困难的段落时总是会在这里提供帮助。

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十二月的最后几天。此时我们注意到有相当多的人为了年度集会而再次聚集起来。其中大多数人去年就来过，不过这一次集会地点变了。此次聚会要在“T”字形寺举行——就在前面描述过的、横向排列在山崖上的五个房间中央的那一间。

在除夕之夜，我们早早登上了那个房间，好与聚在那里的人们聊一聊。他们来自各个地方，给我们带来了外部世界的一些消息。此前我们真觉得已和外部世界失去了联系。不过我们的工作让我们觉得很幸福，也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就在我们聊天时，一个寺里的人进来说月色非常美。许多参加集会的人——包括我们整个团队——都出去到了那个天然的阳台上。景色确实很美妙。月亮刚刚升起，仿佛漂浮在一团柔和的彩光之中，而这些色彩映照在一大片覆盖住山脉与山谷的广阔云海上。那些色彩在不断变幻着。

有人说：“哦！今晚钟声要响起来了！”果然，那钟声很快便开始了。起初，像有一只钟在很远的地方敲了三下。随后仿佛一些钟离我们越来越近，也变得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些极小的铃铛在我们脚下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这印象是那么逼真，以至于我们往地上看去，以为真能看见那些铃铛。这乐曲声在继续并变得越来越宏大，好像有几千只钟在极其和谐地一同演奏。那片彩色的光带升了上来，一直升到我们所在的山崖上。我们似乎可以走上前去，踩在那被严密遮盖住的潜藏的土地上。

当那团彩色光雾波动着上升时，钟声变得更加响亮了。乐曲声充满了四面八方。我们就像站在一个巨大圆形剧场的舞台上，面对着成千上万模糊的人影和专注于那钟声的面孔。随后，一个洪亮、饱满的男高音唱起了《亚美利加》这首歌。立刻有成千上万个声音在钟声的伴奏下唱起了副歌。这首歌就这样一直辉煌、嘹亮地唱到

了最后。此时我们身后有几个声音说道：“亚美利加，我们向你致敬。”随后又有几个声音说道：“我们向全世界致敬。”

我们转过身去，看见耶稣、大喇嘛和埃弥尔在我们后面。刚才那奇异的钟声深深迷住了我们，使我们完全忘记了周围所有的人。这时每个人都闪到一边，好让他们进去。就在耶稣要跨过那道门时，我们看到了每当他临在时都会闪耀出的那种非凡的光。当他进门后，整个房间都被白光照亮了。所有人都走进去并在桌边就座。

这一次，整个房间只摆下了两张长桌。耶稣坐在第一桌上。大喇嘛坐在第二桌——也就是我们这一桌。埃弥尔坐在他右边，托玛斯坐在他左边。本来桌上没有桌布，但我们一落座那桌子就铺上了白色亚麻桌布。随后一只只盘子立刻出现了，食物与菜肴也随之而来，只是没有面包。这时一只大圆面包出现在耶稣面前的桌子上。他拿起这只面包，开始把它掰开，并把面包块放在一只盘子上。当这只盘子装满时，一个孩子的朦胧身影将它托起，默默站在那里。就这样七只盘子装满了，并由七个同样的身影托着。在耶稣掰开那只面包并装满那些盘子时，那只大圆面包并没有变小。最后一只盘子装满时，耶稣站了起来，伸出双手，说道：“我送给你们的这面包代表着上帝的纯净生命。这纯净的生命始终都是神圣的。来分享它吧。”

在我们转着圈儿传递面包时，他继续说道：“当我说‘我升上去了并将通过我的扬升把所有人吸引到我这儿’时，我知道这经历对于这个世界来说会是一道光。每个人都将借助这道光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并将知晓他也可以像我一样升上去。我看到天国就在这里，在大地之上，在人们中间。这就是我看到的真相，而这神圣的真相将使你们获得解放。你们都将认识到这个真相。只有一群羊和一个牧羊人。假如有一只母羊迷了路，就该扔下那九十九只而去寻找这第一百只，好把它带回羊圈。

“上帝对于祂的孩子们来说应该是一切。所有人都是祂的，因为他们比麻雀和田野上的百合花更接近于祂，也更为祂所心爱。如

果说祂为百合的绽放感到高兴并注意听麻雀的歌唱，那祂对祂亲爱的孩子们的成长则更加关注得多。祂不评判百合与麻雀，也不评判人，只是仁慈地将他们纳入自己的伟大事业中。当祂建立起祂的完美时，没有一个人会被落在一边。

“我有过这样的观点：如果这个理念以金字刻在世界伟大思想圣殿的墙上，它将把人们的思想从污泥浊水中提升上去。它将使他们立足于根基牢靠的岩石上。在那儿他们可以毫无畏惧地听风浪怒吼。只要他们坚定、坦诚地待在那儿，他们就会是安全的。因为有了这份安全、平和与镇静，他们将会向往登上高处以看到人类真正的王权。

“他们也可以出人头地，却不会因此而找到天国，因为天国不在凡人之中。人无法在沉重地行走于痛苦、悲伤与磨难的路上时发现无价的珍珠。而当人丢掉了一切世俗精神并抛开了将人束缚于永恒轮回的种种法则时，会轻而易举地遇到它。你们要走向前去，拾起那珍珠，把它吸收进来，让它闪耀出光芒。只要你们有这个意愿，只需直接迈出一步就能到达那个王国。否则的话，你们有可能永久地错过它。

“假如有一人坚持要立刻、全面地接受灵性启示并要在此时此地就获得解放，而且他知晓上帝与人之间是父与子的关系，那么这个人不仅会很快看到那些神圣潜能清楚地显现出来，而且会意识到自己能够使用它们，而它们将会按照他的意愿为他工作。在这样一个人看来，《新约》的故事不是虚构的，也不是死后才能实现的梦幻，而是为了成就爱与服务的一生在世界面前树立的一个典范。这个典范就是此时此地为所有人而做出的对神的实现。

“人们将会赞同我的观点——就是我曾说过的：‘很多人想要进去却进不去，因为通向永生的门是窄的、路是狭的。’任何人假如不能正确评估基督典范的真正价值以及‘人与上帝合作’这一神圣完美计划的真正价值，就无法将其实现。对这个人来说，那典范将变成一个梦、一个神话、一个无价值的东西。

“转化人类内在圣灵的炼金术是万能的。通向这炼金术的门永久向所有人敞开。这门的钥匙就存在于思想的一致当中，因为在理想典范、灵魂得救的方法或上帝之爱的恩赐方面出现的种种分歧，都是由人类思想引起的，而不是由上帝的思想引起的。任何一个人如果对上帝的直接指定给祂所有孩子的赐福关上了门，那他就将自己与上帝慷慨赐予圣子基督的恩宠隔绝了开来。他无法受益于对圣灵的超越性炼金术所带来的灵性启示。他不再能利用那属于他的力量，而他从前是有权以与基督相同的名义去使用它的。

“任何一个承认这力量的人都会看到麻风病人瞬间变得洁净，干枯的手臂重又变得完好，所有肉体或心理上的疾病都在与这力量接触后消失。当与上帝连接的人们专注地说出圣言时，那效果会使面包和鱼大大增多。在他们向人群发面包或倒油时，这些东西永不会枯竭，总是会剩下很多。狂怒的海洋会平静下来，暴风雨会和缓停息，万有引力会让位于悬浮，因为这些人的指令就是上帝的指令。

“他们将会明白我给这个世界的最初讯息，也就是我走出圣殿时所说的：‘时刻已满，上帝的王国触手可及。’他们也会明白我为什么说：‘信仰上帝吧，那对你们来说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任何人只要相信他能做出和我一样的事迹，并且愿意上前去做，那他就能做到，甚至还能做出更伟大的事迹来。在圣洁生活、信仰和觉知中是包含着一种技巧的。任何人只要掌握了这一技巧，对他来说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人们将会知晓：他们内在的圣灵——或者说全部的上帝之灵——如今在对他们讲话，就和在古代一样。如果他们倾听祂的声音且没有让自己的心变得坚硬无情，那他们就会发现自己在这世界上的光——任何追随这光的人都不会走入黑暗。他们会发现自己是门——所有人都将通过这门进入到生命之光中。他们将通过这门任意出入。他们将找到永久的平和与巨大的欢乐。他们将发现采取行动的吉日就是今天。

“基督只是为他们的伟大灵魂打开了门而已。是他们内在的神灵在进行那万能的炼金术，而这炼金术如上帝的宇宙般没有极限。这炼金术消溶和转化各种疾病。它净化世俗生命的罪恶果报和种种如岩浆般灼人的负罪感。它借助完美的智慧之光给灵魂以启示。它从人类生命中消溶阴暗的成份，将其释放掉，将其转化为生命之光。

“这样人们就会看到：他们不仅是自然之子，也是上帝之子。他们将在自己的个体完美中充分成长，并将因此而完善整个种族。他们将显化出那个理想、那个受神灵启示的预言，也就是关于人类在这里的最终命运的预言——圣父与圣子的合一。这合一是重生，会使人类得以完全控制各种生存条件及各种事件。”

说到这里耶稣停了下来。那些光变得越来越明亮了。一些画面开始出现，呈现出种种辉煌灿烂的景象。一只变换画面的手上去触碰这些画面，于是它们融为了一个大的整体，变得更加优美壮丽。

随后出现了一大幅战争的场景。我们看到一些人在与另一些人打仗。一支支炮管喷出火光与烟雾。一发发炮弹在人群之上或人群中间爆炸。人们倒向四面八方。我们能听到战争中的轰隆声与爆裂声。事实上，这场战争是那么逼真，以至于我们确信自己在目睹一场真正的战斗。但那只变换画面的手伸出去盖住了这战争的画面。一切又立刻恢复了平静。刚刚还疯狂打斗的人们现在望着天空。那只手写出了一些由火焰组成的字母。这些字似乎覆盖了整个画面。它写的是：“和平，和平。上帝所祝福的和平环绕着你们。你们可以伤害并摧毁那必死的躯壳，但你们摧毁不了那属于上帝的东西，而你们是祂的孩子，你们无法彼此伤害或摧毁。”

那些人似乎一度决心要继续作战。这决心显现在许多面孔上，尤其是显现在那些领导者的面孔上。但他们越是决心勇往直前，就越是难以找到动用武力的理由。他们越是试图使那些杀伤性武器运转起来，那些武器就越是难以奏效。他们徒然用各种办法去尝试，却再也没有一件武器能够运转。

随后那只手又用火字写道：“人们只要愿意看一看那在一切风暴或战争阴云背后所显露的东西，他们就会找到上帝。”

耶稣说：“制造了风暴或战争阴云的并不是上帝，而恰恰是人类。在那背后，我们始终会看到上帝举起的手在做出和平的手势。当人们彼此作战时，他们就背离了上帝的王国。他们完全沉入了一个由人类之手建造的王国。在那里上帝无论怎样都不能干预，所以他们不得不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直到他们明白一切战争都是骗人的。如果一个人足够聪明，能够知晓他从上帝那里得到的权力，也足够坚强，能够与上帝合作，并且有足够的决心，愿意这样做，那他就可以立刻终止一场战争，就像你们刚才在那个画面中看到的那样。”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耶稣又说：“我选择了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并不是我的天父为我选择的那条路。我是自愿选择它的，为的是向世人展示每个人都可以完善自己的生命和身体，直至这生命和身体的毁灭都阻止不了其辉煌的复活。”

这时，那些光变得更加明亮。所有限制性的痕迹都消失了。我们周围不再有墙壁，头上不再有屋顶，脚下不再有地面。我们全体置身于无限的太空中。那十二位门徒过来排列在耶稣大师两边，但并没有把他环绕起来。耶稣的临在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他以自身的纯净所发出的令人难忘的光芒照耀着这场集会。那个看不见的合唱团突然唱起了歌来：“祂的王国就在这里，就在人们中间。从此刻到将来乃至永远，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上帝。”

那只变换画面的手再次出现，写下了以下这些字：“祂的王国就在此时此地，就在人们中间。在将来乃至永远，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上帝。”随后下面这些字就写在了耶稣的头上方：“万有为一，一为万有。”

这时佛陀出现了，站在耶稣右边。大喇嘛和埃弥尔朝他们走过去并跪在了他们面前。埃弥尔在佛陀右边，大喇嘛在耶稣左边。耶稣握住佛陀半举的左手，随后他们两人都把自己的另一只手伸到跪

在自己面前的那个人上方并说道：“和平，和平，和平。一个光荣的和平取决于所有人。亲爱的兄弟们，我们将吸收你们加入上帝善爱大委员会。全世界都包括在这爱与友善之内。”

随后，所有参加集会的人都低下头去，让开一条通道。那四位大师保持各自的姿势不动，从这通道上移出了集会场所。那些门徒和大量与会者跟随着他们走去，直到这四位大师从我们视野中消失。

在大师们的移动开始时，那个无形的合唱团唱道：“我们给这些强有力的爱之兄弟让出路来，因为那伟大的上帝之爱会救赎全体人类并将其纳入上帝之爱大委员会中，纳入人类与上帝的友善之中。”

当那几位大师从我们眼前消失时，大钟敲响了十二下。随后其它一些钟奏起一支欢快的乐曲。成千上万个声音伴随着这乐曲声唱道：“我们给全世界带来幸福的新年和更加光明的一天。”

我们与这些伟大人物一起度过的第二个年头就此结束了。

第三卷

第三卷

第一章：天界三日与内在的上帝

参加集会的人们离去后，我和伙伴们仍留在那里，不愿离开见证了那样一场大转变的地方。语言无法描述我们刚才那几小时里的感受以及我们在灵性上的巨大提升。

那句“万有为一，一为万有”始终像它刚出现时那样闪耀着光芒。我们说不出一句话，就这样一直待到天亮，并不觉得自己是在一所封闭的房间中。我们的身体放射出耀眼的光。尽管我们置身于一个完全从岩石中开凿出来的房间，但可以不受墙壁阻碍地任意出游。我们脚下的地面似乎并不存在。我们能自由地前往各个方向。语言根本无法表达我们那时的想法和感受。

我们走到了这房间的边缘之外，甚至走到了那座悬崖的边缘之外，完全没有任何阻碍。我们的衣服和周围所有物品都放射出纯净的白光。在日出之后，这光的亮度甚至超过了阳光的亮度。我们就像在一个巨大的光球中，可以透过它的晶体去观看。在我们看来，太阳似乎很遥远，像裹在一团雾中。与我们所处的环境相比，这太阳仿佛冷冷的，不怎么可爱。虽然温度计显示气温为零下十度，而且整个地区都被晶莹的白雪所覆盖，但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却放射出一种无法描述的热量、安宁与美。在这样的环境里，思想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我们在那儿又待了三天三夜，完全不想休息。我们没感到丝毫疲劳或倦怠。过后回想起来，我们觉得那段时间似乎只持续了几秒钟。然而当时我们能相互意识到同伴的存在，也能意识到时间的流逝。

在那儿既没有日出也没有日落，只有灿烂、持久的阳光。这并不是一个朦胧的梦境，而是每个瞬间都真真切切的现实。未来的神奇景象展现在我们面前。天际仿佛向后退去，直到没入永恒之中。用托玛斯的话说——它扩展成了一个由振颤的生命组成的、无限而又永恒的海洋。不过，那样的宏伟壮丽并不是单为我们保留的，每个人都注定可以看到它。

到第四天，托玛斯提议下去到存放文献的那个房间，以便重新开始我们的翻译工作。我们刚一做出要去那个房间的动作，就全体置身于那里了。请读者想像一下我们有多么惊奇和快乐。我们的身体没费一点儿劲，甚至都没有一点儿知觉，就从楼梯上飞到了两层楼下。现在我们在那个房间里了，周围都是我们曾翻译过的文献。这个房间被照亮了，温暖而又舒适。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在这里任意移动。

我们拿起一块粘土板，把它放好以便进行研究。这时那文章和意义立刻就给我们完美地翻译了出来。当我们要把那译文写出来时，一张张纸页上忽然满满出现了用我们自己的笔迹写出的文章。我们只需把那些纸页收集起来、装订成册就行。我们就这样继续干下去，完成了一册又一册。到下午两点钟时，我们弄完并整理好了十二册，每册都有四百多页。这个工作我们干得很愉快，丝毫不觉得累。

我们太专注于这项工作了，以至于没意识到房间里有别的人在。托玛斯忽然站起身来，走上前去打招呼。我们朝来人看去，原来是耶稣、玛丽、女主人以及钱德·森。这位钱德·森是专门负责文献的。我们原先叫他“文献老人”，但这时叫他“文献青年”。来的人里还有巴热·依朗和一位陌生人。别人向我们介绍说 he 叫拉姆·禅·拉赫，但大家都亲热地叫他巴德·拉赫。

一张桌子清理出来，预备给我们用餐。我们坐了下来。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耶稣开始讲话。他说：“万能的天父、渗透一切的本源，你从我们自身的最深处照射到整个世界。你是光，是爱，是美。

我们今天体会到了这光、这爱、这美的益处。我们只要愿意，就可以永远享受这些益处。我们在这闪耀着永恒火焰的祭台前鞠躬。这火焰便是完美的爱，是和谐，是真正的智慧，是无尽的虔敬，是纯粹的谦卑。这神圣的火焰闪耀着光芒，永不会黯淡下去。它来自这些人的灵魂深处。他们此刻以真正亲子关系的名义、以恭敬子女的名义、以忠诚友爱的名义聚集在一起。这火焰出自于这些对我们来说亲近而又亲爱的人。它在空中散开，照亮大地上最偏远的地区，好让每个人都能看到它的光亮，并能从它那纯洁无瑕、永不枯竭的爱中获益。

“这光、这美、这纯净所发出的锐利光线，会穿透那些聚在你祭台周围的人们的敏悟灵魂与心灵。我们现在觉知到了这些爱的光线。它们的光辉散播到整个宇宙当中。我们将它们发送出去以转化这个世界并改造整个人类，使他们和谐起来。我们向那居于我们每个人内在的纯粹、真正的上帝之基督致敬。我们与上帝面对面地站在一起，与祂同等，与祂合一。我们再次向居于我们自身最深处的上帝、向我们的天父致敬。”

耶稣讲完话后，有人提议再回到我们曾目睹钱德·森复活的那个房间去。

我们刚一转向房门，就发现自己已经到了。这次我们意识到了自己的移动，却没意识到自己想这么做。尽管夜幕已经低垂，但我们的路被照得极其明亮。我们发现那个房间还是那么光辉灿烂、明亮辉煌，跟我们离开它时一样。

对我们来说这房间是一座圣殿。它仿佛是被各种潜能所照亮的。这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在这儿我们得以完成了向灵性迈进的一个阶段。而在那之前，对作为世俗之人的我们来说，这是难以想像的。从那一天起直到四月十五日，也就是到我们上次离开的那一天，我们每天每夜都和所有大师在这里聚会至少一小时。在那些聚会期间，这个房间完全没有了岩石构成的外观。我们似乎总能透过墙壁，

直看到无垠的太空中。正是在这个房间，那些限制我们意识的屏障被消除了。正是在这儿，未来的广阔景象展现在我们眼前。

此时我们都坐到了桌子前面。耶稣再次开始讲话。他说：“要想创造并实现，就得出于真诚的动机，并且要把思想全部贯注于一点，也就是说要集中在一个理想上。你们可以变成这个中心点。如果人们不先表达出一个理想的话，那就什么都形成不了。

“曾经有一个时期，人能完全意识到自己就是这个核心动机。那时人在生活中能充分认识到自己所继承的东西以及自己的专长，能活在一种你们称作‘天堂’的境界中。但是除了极少的几个人外，所有人都放弃了这神圣的天赋。如今，他们中大部分已完全意识不到这神圣的才能了，而这个才能是人类真正的继承物。

“人一度做成的，还可以再度做成。这个法则支配着你们在自己周围所看到的一连串变幻不定的生活与现象。它也支配着你们的生命以及现存所有造物的生命，因为所有造物都是有生命的。过不了多久，科学就将向你们提供充分的理由，以证明物质并不存在。一切物质都可以归结为一个简单的、单一的元素，而这个元素包含着无数遍布宇宙的粒子。所有这些粒子都处于完美的平衡状态，回应着振动产生的影响。

“单从数学方面看，一定得有一个明确的推动力、一个初始的作用力、一个创造性的力量，才能把这无数中性的、普遍的、极具穿透力的实质粒子聚集起来，使它们呈现出特定的物体形态。这个力量不是仅仅产生于粒子之中。它比粒子更广阔，却又与粒子联结在一起。

“我们通过思想和明确的行动来与振动体系合作，挑选出那些粒子。物理学按照其推理逻辑，将不得不赞成这种看法。那时学者们将会承认：存在着这样一种因为无作用而尚未被了解的力量。但这种力量之所以显得无作用，只是因为它尚未被了解。

“当人们了解了这种力量并与其沟通、对其加以实际应用时，他们会发现这个力量或法则完全可以划定出特定区域，以对通用宇宙能量进行特定的应用。

“这一应用经过必然的发展，就会建立起你们眼中的物质世界及其种种现象。

“如果一切合乎逻辑地进行下去，那么每一个阶段都应该为下一个阶段打下良好的基础。当人们有条不紊地前进时，当人们在思想与行动的完全和谐中发展时，他们与那个力量是真正协调一致的。这时，那个力量就使你们可以在无限宽广的范围中，去挑选达到某一目的所需的手段。当某项宇宙发展的指令得到承认时，生命和能量就会据此加以分配。

“这样建立起来的世界并不是物质的。这和你们以前想的不一樣。你们不应该把这个世界定义为物质的。世界是灵性的，因为它来自于圣灵。这个断言是合乎逻辑的，是确实的，也是基本的。既然它是合乎逻辑的，那它就是科学的。如果它是科学的，那它就是理智的。这是与理智生命相结合的生命。而与理智相伴并由其所指引的生命就会变成意志，甚至会由此而变成使命。

“灵是振动的、原生的、初始的力量。人可以与之接触并使用其力量，只需要接受它，知晓它的存在并让它显现出来。那时它会完全服从你们的命令，并变成一个永不枯竭的生命源泉。这生命是永远常新的。它会从你们自身的深处喷涌出来。根本不需要长年的学习、训练、吃苦和穷困。知晓这个振动的存在，接受它，然后让它通过你们流淌出去吧。

“你们与那创造性思想的伟大实质是一体的。这使你们能够知晓万物的存在。在那伟大、仁善的上帝本源之外什么都没有。这个本源充满了整个空间。你们一旦知道了这个，你们就是这本源了。

“当你们利用自己的基督力量去表达这个本源时，就通过自己的思想、话语和行动扩展了祂的活动。你们越多地表现这个力量，

它就会越多地涌向你们。你们给出的越多，就越是会被给出的东西所充满，而那储备是永不会枯竭的。

“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得去一个秘密地点离群索居，而是要待在原地，处于平静之中，甚至处于你们所说的问题旋涡之中，或是处于最严酷的考验当中。那时生活将不再是一个旋涡——它必定会变得安宁而又沉静。你们现在了解了思想的重大活动并与之联结在了一起。和这个重大思想活动相比，外部活动是微不足道的。这个重大思想活动就是在你们所在之处让自己变得平静安宁。要看到你们内在的上帝——祂比你们的呼吸更贴近你们，比你们的手足更接近你们。把你们的所有思想活动都集中到祂上面吧。

“上帝是谁？你们如此专注于祂的这个上帝在哪儿？上帝并不是一个外在的伟大存有。你们用不着先把祂引入自身之中，然后再把祂展现给世界。上帝就是你们通过自己的思想活动产生并扩展的那个力量。这个力量确实就存在于你们的内在和周围各处，但是除非你们想到它并清楚地知道它的存在，否则它就是无效的。而当你们确知它的存在并想着它时，它就会无穷无尽地从你们那里发散出去。这样你们就把它展现给了这个世界，而这会给这个世界带来益处。你们得自己去执行天父上帝的行动。祂就是那个执行的力量。你们这样做时，要把向一切仁善推进的这股冲动当作自己每个思想的动机。那时你们就是实现完美的上帝，就是天父上帝——那个耕作者、放大器和发射器，那个真正的、精确的创造者。这时，那百万雄师便会跑来响应你们的召唤。这就是上帝，就是由你们那里发散出来的唯一的、真正的上帝。

“要怀着敬意和深刻的思想，诚心诚意地声明上帝就住在祂的圣殿中。这殿堂就是你们纯净的身体，就是你们所呈现出的这个样子，也就是它今天真实显现出的样子。你们就是那真正的基督，与上帝一同住在这殿堂内部。你们这活跃的身体是一个神圣的居所，里面包含着世界。你们是一个能量中心，接收那真正的神圣本源，以使其能够显现出来。你们要知晓这一切。你们将越来越充分地表

达出你们所是、所爱的这个上帝。你们将会崇敬，将会赞颂，将会把你们那不断增强的爱散播到人类当中，好使人类能够凝视着基督——那依然存在的、胜利的人神。

“那时你们将怀着最纯净的喜悦说：‘如果有人口渴，就让他进来大口地喝那纯净的生命之水吧。喝了这水的人就再也不会口渴了。’你们以这种方式所使用的力量就是上帝。天父之子会立刻做成天父所做的一切，而这要求你们一定得谦卑，得在这伟大力量面前躬身致敬。真正的谦卑不只是一种谦逊的态度，还与那驱动它的力量结合在一起。

“凝视、赞美、祝福并感谢这力量吧。你们会因此而使它更多地涌来并变得更加有效。你们也会更轻松地与它接触。这就是为什么我对你们说要不停地祈祷。你们的日常生活应该是一场永久的祈祷。

“当人知晓这力量的存在并满怀信心地去运用它时，就会对这力量有充分的认识。它是普遍的、万能的。让它显现出来吧。它将在各种情况下涌向你们。它涌来的量与你们散播出去的量相当。因此你们要表现得如同上帝，把这力量散发出去。它是‘你们内在的天父上帝’，而你们与天父是一体的。你们不是仆人，而是儿子，是那个最初起因的孩子。我所拥有的全部‘我是’都属于你们，因为你们就是‘我是’。

“做工作的并不是我，而是天父中的‘我是’。是我内在的天父做出了那伟大的成就。当你们在工作中有意识地与天父相通时，就不会再遇到任何限制或阻碍。你们会了解到自己拥有成就万事的神圣权利。像我一样地去做基督吧，去当天父所生的卓越的、真正的儿子。通过表现出上帝，我使祂从内在活了出来，好让人们有一天能够说：‘所有人都是上帝。’

“从古至今最伟大的布道词就是：‘看着上帝。’这意思是说‘看那在你们自己内在的灿烂辉煌的上帝。祂出自于你们，也出自于每一个人。’当你们看着上帝而看不到任何别的东西时，你们就

会爱上帝，就会只崇拜祂。那时你们就真的看见了上帝。你们就是天主，就是那伟大的立法者，就是那律法的颁布者。

“当你们祈祷时，要回到你们灵魂的密室中，在那儿向天父祷告。祂就在那里。祂会听见你们的话并会公开给你们奖赏。祈祷吧。为了能把上帝更多地散播到世上而表示感谢吧。这会给你们一种更高的眼界、更宽广的视角、更高尚的理想，不是吗？”

讲话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都从桌边站了起来。大师朋友祝我们晚安，然后离开了。我们又待了一会儿，谈论着所有这些经历，并决定回到我们在村中的住所去。起身时我们立刻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没有灯光我们怎么能找到路呢？

除托玛斯外，我们每个人都表达了这同样的想法。而托玛斯说：“看看我们被旧习惯束缚得有多严重。看看我们是多么不可救药地紧抓住旧观念不放。在这儿，我们完全浸没于这个光中。自从那些已成为我们亲爱的朋友的大师走后，这光丝毫都没有减弱。这正是一个机会，可以让我们走向前去，表明我们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内在的力量，相信自己能做出和他们一样的业绩。难道不是这样吗？至少让我们尝试一下吧，勇敢地朝着成功迈出一大步。我们对这些神奇的朋友依赖得太重了，以至于离开他们一会儿都觉得像是受了伤害。如果我们不能变得独立起来，去做成一些小事，那我们将永远做不成那些大事。我确信他们离开我们正是为了给我们提供证明自己能力的机会。让我们凌驾于种种困难之上并战胜它们吧。”

动身之前，我们中的一人提出最好先思考一下该怎么做。但托玛斯用坚定的声音反驳说：“不。如果我们要走，那就立刻走。在看到了那些征象并参与了那些事件之后，我们必须果断行事，否则就再也不配得到任何尊重。”

于是我们走下楼梯，经过各个房间，穿过隧道，顺着梯子下去，到达了村子里。在我们行走时，我们的路是完全被照亮的。我们的身体不再有丝毫重量，移动起来极其轻松。我们到达了自己的住所，

为这次成功而欣喜若狂。从这时起直到离开那个村子，夜里我们都可以没有人造光的情况下，去我们想去的任何地方。我们一进入卧室，那里就被照亮了，放射出一种无法描述的热与美。

我们几乎立刻就睡着了，早晨很晚才醒来。

第三卷

第二章：女大师与戈壁强盗

第二天早晨，我们在住所吃了早饭，然后直接去到寺庙上层的那个房间。在那儿看不到任何外部迹象可以让我们认为自己是被封闭在一个房间里或是受到任何限制。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自由移动。当我们准备下去到放文献的房间里时，立刻就置身于那里了。因为我们曾在大师朋友们不在场的情况下完成过这种瞬间移动，所以我们明白了他们的离去所要教给我们的东西，并对自己的成功感到非常自豪。

四月一日很快临近了。我们已经完成了对文献的翻译，也已着手画下大量字符和岩石外侧凿出的雕刻，并给它们编了号。因为对这项工作兴趣很浓，所以我们干起来状态极佳。

一天下午，一位信使来到了这个村庄。看到村民们那样聚集在他周围，我们知道一定出了不寻常的事。我们放下工作，下去到了村子里。在那儿我们遇见了女主人。她告诉我说有一大伙强盗正在山谷下面的某个地方。这在村民中引起了很大不安，因为多年来强盗们总是试图袭击这个村庄。关于“T”字形寺中藏有大量财宝的风声传播得很远。到目前为止，掠夺这个村庄的多次企图都失败了，而那些强盗团伙认为，这些失败主要是由于居住在山谷下方的那些农民的抵抗造成的。

如今，许多团伙聚集起来以汇集他们的力量。这个四千人的队伍真算得上是一支小军队了。他们兵强马壮，在山谷中烧杀抢掠，以消灭离“T”字形寺所在村庄最近的居民的抵抗。强盗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使他们这次袭击比以往那些更为成功。

信使为那些残存的居民请求援助，因为大部分村民都已被杀，其他人也快撑不住了。女主人答复他说，这个村子里没有人可以下到山谷中去。她向他保证：他可以回到自己那儿去，他周围的人不会遇到任何麻烦。我们重又拾起自己的工作，但一直能感受到村民们的不安，而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和他们一样不安。

第二天早晨，我们又回去干活，希望能完成编号绘画工作，以补全收集的资料。我们确信在其中找到了某些历史事件之间全面、准确的联系，也找到了对其它文献来源的参照。这些加在一起，应该能使我们描述出那个极其先进的古老文明的历史，也能描述出曾居住于世界上如今如此荒芜的这片广阔地域上的人民的历史。一想到有可能在与强盗的斗争中失去自己的劳动果实，我们就感到心绪大乱。我们把所有文稿都集中在寺庙中那个放文献的房间里——毕竟这座寺庙曾顶住了一系列类似的袭击。

这天夜里，我们打算和女主人一起制定出一些计划来帮助村民。对于没有见到那些大师朋友，我们表示吃惊。女主人对我们说：那位信使来求援之后，强盗们将不得不停止袭击，否则就会自取灭亡。当晚我们去睡觉时一心以为，我们对自身安全的担心是过于夸张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起了床，准备重新开始自己的工作，但那位信使再次出现了。他带来消息说：对居民们的袭击已经停止。强盗把全部兵力都集结在了山谷下方约三十五公里处，可能要与我们的村庄决一死战。

女主人与那位身边围了一些村民的信使交谈时，一个骑马的人进入了村子，朝我们走来。他一路上经过一小群、一小群的村民旁边，而他们似乎认出了他，立刻四散而去，像是被吓坏了。这个骑马的人靠近我们时，那位信使叫出了他的名字，随即和其他村民一起逃走了，显然是害怕强盗们会紧跟在这位骑手后面到来。

这样就只剩下我们和女主人留在那儿，等着那个人来到跟前。这人勒住了马缰绳，口若悬河地对托玛斯讲起话来，告诉他说强盗

们很清楚我们是外国人，也了解我们工作的目的。他讲的是一种我们完全听不懂的语言。见我们神情茫然，他问是否有人能当翻译。女主人转过身去面对这个仍骑在马上的人，问他可否由她来做翻译。他一朝她看去，就像受了强烈的电击一般。不过他让自己尽量镇静下来，颇有风度地跳到了地上，伸出双手快速向她走去。他用我们听得懂的语言叫道：“您在这儿？”随后他双手放在额头上，跪在她面前请求原谅。

女主人命他站起来说出他带来的口信。我们看到她身体变得僵直，脸一度气得通红。她表现出那么强烈的情绪，让那位骑手感到害怕。我们也跟他一样害怕，以致全都失去了常态。“卑鄙的家伙，杀人凶手，上前来说出你的口信！”这些话从女主人人口中猛烈地迸射出来，使那男人又跪倒在了地上。这时她再次说出斥责他的话：“起来。你卑贱得都站不起来了吗？”

那位骑手被吓成那副熊样儿并不使我们感到吃惊，因为我们也和他一样呆呆地动弹不得，像是被钉在了地上。我确信：假如他作为一个人能办到的话，肯定会撒开腿尽全力逃掉。但眼下，他和我们一样什么动作也做不出来，什么话也说不出。他像一块破布似地瘫倒在地，瞪圆了双眼，嘴巴大张着。

在与这些能力超凡的大师们交往中，这是我们唯一一次有机会看到他们中的一位表露出某种强烈的情绪。我们和那个强盗一样受了惊吓。女主人声音的振动如同巨大的爆炸伴随着电击打在我们身上，使我们的嗓子和所有肌肉都瘫痪了。我找不出别的词来形容我们的感受。

读者或许会感到奇怪：我们女主人的身体是那么纤细、轻盈而又柔弱，从这样一个身体里发出的振动竟能使我们变得虚弱无力。然而事实就是那样。尽管这种状况只持续了片刻，但我们感觉像是过去了好几个小时才放松下来。我们那时如泥塑木雕一般，可心里充满了对那个强盗的巨大怜悯。我们强烈地感到想给他提供救助。

这是我们所有人内心的反应，但事实上我们只是站在那里，眼睛直直地望着女主人。

突然间，一切都变了。她脸上先是显出了一丝惊恐，随后表情转化了，又恢复了惯常的优雅。一股强烈的同情感如浪潮般吞没了我们，使我们向那个躺倒在地的人跑去。女主人也朝那个强盗弯下腰，向他伸出手去。我们再一次惊呆了，只能这样去想：“看来奇迹从不会停止发生吧？”

那个人很快恢复了知觉。我们帮他站起来，让他尽可能舒适地坐在附近一条长凳上。他绝不肯进入任何一所房屋。女主人这时注意到她刚才给我们造成的影响，为自己的激烈态度表示抱歉。我们仍有些胆战心惊，过了一会儿才恢复常态。

她解释说：这个人是侵扰这片戈壁地区最出名的强盗团伙的头领。只有极少的几个人敢战战兢兢地说出他的名字，因为他那冷酷、野蛮的性格尽人皆知。他的诨号照字面翻译过来就是“地狱放出来的地道黑魔”。在很多地方人们都照他的样子制成面具，在驱魔仪式上使用，以赶走村子里或村民身上的恶灵。

女主人已经在两次未遂袭击中接触过这个人。他每次都对她、也对几乎所有大师朋友表现出深深的仇恨。他常绕道来骚扰他们，并时不时地给他们送来恐吓信，而大师们对他那些恐吓丝毫不予理睬。他刚才的突然出现，使女主人清晰地回想起了他过去的那些卑劣行径，以致她一度失去冷静。不过她很快恢复了镇定，朝那个人走过去。

当她走近时，他徒劳地试图站起来，但结果只是身子抬了抬，坐得更直了一点儿，看上去还是一副吓坏了的熊样儿。他身体颤抖着，像得了风瘫一般，但每个动作中仍流露出恨意。女主人与他形成鲜明对照，因为她已恢复了平静，不再表现出激动不安的迹象。她脸上的线条像最娇美的康乃馨那样精致，身材也极其优美。

我们产生了要把那男人带走的想法。在我们开口前，女主人已看出我们的想法并抬手让我们保持沉默。托玛斯明白她要负责处理

这事，而我们无论做什么都会只会干扰她。于是我们后退了一段距离。她平静地和那男人低声谈了很久，才终于得到了回应。

那人一开始做出回应，女主人就做手势让我们过去。我们坐到他们面前的地上，很高兴能采用这么一个让自己放松的姿势。那强盗说他的首领们准许他作为和谈使者，前来协商把那笔应该是藏在“T”字形寺中的财宝交给他们的事。如果村民们愿意交出这笔财宝，强盗们答应不再来打扰他们并释放所有俘虏。据他说，那些俘虏的人数超过三千。他们还承诺离开这个地区，绝不再对山谷里的居民作恶。

女主人向他说明：寺庙里不存在任何会让强盗感兴趣的财宝。她给他做了详细解释，还提出可以带他走遍寺中的所有房间以及他想去的任何其它地方。

他冷淡地拒绝了，担心被作为人质扣押起来。我们做出的任何保证都无法使他放心。女主人再次向他表明了我们的诚意，而这回他立刻就信服了，认定我们是诚实的。

但他此时陷入了一个令他恐慌的困境，因为他是阴谋的策划者。正是他点燃了其他强盗的巨大热情，使他们幻想着可以夺取财宝。他给他们描绘了一幅诱人的图画，让他们看到一旦成功会拥有多么惊人的财富。事实上，正是对这笔财富的许诺使得他父亲及他本人能够维持这伙强盗的团结。他领导的那个团伙是集结起来准备实施袭击的五个团伙之一。

现在事情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如果他此时回到自己团伙那儿宣布说这里没有财宝，那别人会立刻把他当作叛徒来加以斥责和惩处，因此他无法阻止那个团伙发动进攻。由于他前面那么卖力地做了种种准备以把事情推进到这一步，别人不会再相信他此时所说的话。他的处境真是很尴尬。

令我们大为吃惊的是，女主人自己提出要陪他一起去他的营地。她不顾我们的反对，准备立刻就动身。她向我们担保：如果她一个人去的话，不会遇到任何危险，可如果我们陪她去，那我们的

出现会引起强盗们的怀疑并使我们全都陷入险境。我们没别的办法，只得老老实实服从她的决定。

那男人跨上他的马。我们帮女主人坐上安放妥当的第二副马鞍，眼看着他们两人出了村子。那情景此后一直活生生地保留在我们的记忆中，令我们永生难忘。那个强盗满脸都是疑惑的神情，而女主人转过头来对我们微笑，平静地向我们保证天一黑她肯定会回来。

这天剩下的时间里我们再没心思干活了。我们在村子周围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直到日落时分。随后我们返回住所，想在那儿等着那位远行的女士归来。一进门，我们就发现桌上摆着美味的菜肴。读者可以想像得出：当我们看到女主人坐在桌子一端、带着她那特有的灿烂微笑凝视我们时，该有多么惊讶。我们默不作声地待在那里。她开玩笑地露出庄重的神态，故作严肃地说道：“先生们，进门时通常该向人问好。”我们照做了，重新开口讲话以向她致意。

她继续说道：“我试着让那些强盗改变主意，但彻底失败了。他们曾答应三天内给我答复，可我现在知道他们的答复将是准备进攻。不过我至少眼下救了那可怜的家伙一命。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以抵抗围攻。什么都阻止不了他们的这个企图。”

我想我们每个人这时都隐约看到自己实现了心中关于维护正义的最可贵的梦想，尽管不太清楚将以怎样的方式去实现。女主人看出了我们最隐秘的想法，于是念诵出这首诗：

“当我们在尘世到达红海边，
当我们竭尽全力
也不能使障碍后退，
亦不能绕道而行，
而只能将其战胜，
那就该以一颗平静之心
去认识上帝，

以驱散暴风雨的黑暗。
上帝会使风缓和下来。
上帝会使浪平静下来。
前进，前进，前进。 ”

第三卷

第三章：纯净白光的强大力量

吃完饭后，我们从桌边起身。女主人领我们来到了花园。令我们大为吃惊的是，我们看到那里坐着耶稣、埃弥尔、贾斯特和巴德·拉赫。我们在他们身边坐下，立刻体会到一种说不出的轻松感。这使我们意识到自己现在有多么依赖这些大师朋友。我们就像用铁链与他们联结在了一起。我察觉到这不是一件好事。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在生活的大舞台上扮演自己特定的角色，这样才没有人会变成一个简单的木偶。我明白：假如我们既不能在无助的情况下自立，又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那他们或许将不得不断绝与我们的联系。不久后，托玛斯也非常坦率地谈到过这个话题。

此时太阳刚落下去。在那渐渐消逝的淡淡余晖的渲染下，整个风景呈现出极其丰富的色彩和难以描述的美丽。一丝风都没有。也没有一点儿声音来搅扰我们沉浸于其中的这种宁静。对强盗的恐惧本来一直沉重地压在我们心上，这时彻底消失了。一切都是那么平静、安宁。我们体会到了那种完全放松的奇妙感觉——只有感受过的人才能明白那是怎样的滋味。可以说我们就像在一条大河上顺水漂流。

突然间我们发现自己听到了耶稣的声音，但却不是说话声。我们感应到的不是词语，而是一种流动的、有节奏的振动。我找不出别的表达方式了。那效果比话语要鲜明得多。那种节奏和韵律是无法描述的。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那些思想似乎涌入我们内在并居留在了那里。它们一边涌来，我们一边速记。后来我们把它们转换成语句，又将其全部提交给大师朋友们审阅。

以下就是我们记录的那些思想：“当我说‘看哪，一个上帝的基督在这儿’，我看到的是那呈现出来的神人。我看自己的身体如同真正的神殿。它是工具，是完美的通道。通过它，那创造性的本源能自由地显现出来。因此，与这本源相符的造物在形象上、形态上和相似度上都是完美的。‘我是上帝’——正是抱着这样的态度，我在各种情况下都表现出主宰的姿态并显化出我所喜爱的。假如‘我是’没有在我整个人性中表现出上帝的话，那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将上帝显现出来。处在这个积极、正向的态度中，人可以掌控一切情况。基督是胜利者，是必定获胜的。上帝与人携手同行，融合为一。从此只有一个本源，只有一个人。”

我们中的一人思考片刻后问道：“我们怎么才能把这光显现出来并在实际中运用它呢？”

答复是：“让你们的身体成为一个发动机，使那创造性的、光芒四射的伟大本源通过它流淌出去。这伟大本源是一切力量的体现。那时你们的身体会像一台发电机一样运作。它会收集并放大这股能量，而你们将会使这能量显现为纯净白光的形态。什么都无法抗拒这白光。在这种情况下，任何针对你们的不良企图都无法伤害到你们。你们还可以沿着这些光线发送出非常强烈的电能脉冲，足以摧毁任何试图危害你们的人的身体。抗拒这能量的人只会使这能量变得更强大并增加其效力。因此任何以自私的意愿对抗这能量的人都只会害了自己。如果没有人对抗它，它就会通过发送它的人和接收它的人而将其有益的芳香散播出去。

“这就是上帝的纯净之光。每当没有人给其运作设置障碍时，这个力量就会与他人的力量融合在一起。它以最高的速率振动着。所有接受它的人都会在一个和谐而又完美的和音上振动。没有任何损害能落到他们身上，因为他们在与上帝协同振动。什么都不能伤害一个不抗拒上帝之振动的人。振动就是生活。现在你们知道自己是如何与上帝不断生活在一起的吧？抱着这样的态度，就不会有任何分离的可能。唯一的分离就是抗拒。正是它导致了不和谐。

“当你们站在圣山上、与上帝连接在一起时，任何恶都无法靠近你们。这不再是给某个人的特殊恩典，而是所有人都具有的可能性。‘我是’是那绝对完美的伟大起因。在这个源头中，所有孩子都与上帝连接在一起。那时他们按照那伟大的律法生活，在以最高速率振动着的活跃思想的状态下生活。任何不和谐的振动都无法干扰这速率，也无法渗入这个区域。在这个区域中，人们是在自己家里。万物都属于这里。这个区域构成了万物的神圣王国。

“人们也可以用这股力量把那些针对自己的错误想法和有害念头反射回去。假如你们愿意的话，还可以强化这神圣白光，赋予它上帝的力量，把那针对你们的事物或思想的能量加以放大和转化，然后将其放入你们的反射器中，使其以光速返回到发送它的人那里。原本以低级振动速率针对你们而来的，这时会以一道纯净白光的形态被发送回去。这光的活力是那么强大，以至于当它碰到那原先的发送者时，可以摧毁这个先创造出那低级振动的人的身体。你们是否认识那个人或者是否知道发出那振动的地点都无关紧要——这个振动会准确无误地返回到它的源头。最后审判的日子到了，或者说酬报的日子到了。按照你们所给出的，你们将大大地获得回报（依照上帝的尺度）。这回报是实实在在的，是多得满溢出来的。

“我们可以转化上帝的力量并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威力将其发送到外面。这就是你们看到的从我身体里发出的那些光线。你们的身体也在放射出光，只是没有这么强烈。随着你们继续运用这股力量并使之配合那伟大律法或本源，你们会增加自己光的强度，并可以有意识地引领这光去实现一切美好愿望。

“当艺术家们描绘我在客西马尼（*位于耶路撒冷城东橄榄山西边的一个园子。耶稣被捕前曾在此处祷告。——译注）的情景时，他们让光线从天空降落到我身上，而事实上那些光是从我身体里发出来的。这光就是上帝的力量。它在我内部孕育，然后通过我的反射器被投射到外面。而所有在其神圣遗传中表现得如同上帝一般的

人的身体都会发出类似的光——上帝的基督与所有人都是合而为一的。这也是人类的格言，是可以将其付诸实践的。当兄弟们融入这吸收一切的‘一’之中时，他们还会相互争吵吗？

“现在，你们要强化这白光、这上帝之光，要把上帝的力量发送到它上面。给它加上转化了的力量，使它依照你们的命令、变得比那朝你们发送过来的能量强大一万倍或一千万倍。然后让这光沿着它来时的路返回。当那个本想作恶的人收到这返回的光、并把它当作来自上帝的光接受下来时，他所有被起诉的罪恶就都被抹去、被原谅、被忘却了。这时什么都不能伤害你们，也不能伤害那个发出最初错误想法的人。

“你们双方都注视着上帝。你们合而为一了。一种完美的和谐取代了那个不和谐。

“假如与此相反，那个发送错误想法的人不接受你们强力发出的白光，那他的身体就会被摧毁。只要我们允许这纯净的白光来完善我们的工作，它就会消除一切不和谐的振动。假如有人抗拒它，那这个顽固对抗它的人就注定会被消灭。他会给自己招致那创造性本源的全然敌对，其强烈程度相当于他抗拒程度的平方。

“在这种状态下，你们代表着那传播上帝力量的天主，代表着那以德报怨的法则。但即使在这样的状态下，你们也要由衷地做到谦卑，绝不去评判。要把你们全部的爱一点儿不剩地放到这纯净白光之上，还要留意保证那是上帝之爱。当你们这样做时，那百万雄师便会听从你们的调遣。你们要保持温和、谦卑，要渴望服从那纯净的上帝之光。上帝是生命、爱、纯净与美，是永恒而又深邃的。

“身体包含着七个可用作反射器的中心。你们可以使它们发出比任何人造光都强烈得多的光芒。当你们有意发送这光时，它会闪耀出更强的光辉，并能到达比任何电力传输都更广大的范围。如果你们让这七个中心同时发光，那你们就被一副无法穿透的盔甲完全包裹住了。身体会闪耀出比正午的太阳还要强烈得多的光芒。你们会站在那造物的天主面前，站在那永恒的军神面前。你们将是坦然

的、必胜的，同时又是和平的、仁爱的。那时你们的身体是美妙、灵性、神圣的，而上帝会君临于你们的这个身体之中。”

当这些思想作为振动传到我们这儿时，耶稣和其他几位大师发出的光变得非常耀眼。这光就像熔化的金子。它那振动的光辉穿透一切。在我们看来它似乎无穷无尽地扩展开去，但我们所有其它感官都感觉到我们仍待在坚实的大地上。

那些思想振动又传了过来：“你们可以使自己的身体在世俗之人眼中变得完全不可见。要做到这一点，就得把自己的全部思想完全、准确地集中到那上帝的纯净白光之上，使这白光通过那七个作为反射器而协同运作的中心放射出去。然后你们可以显现在任意一道光上，以你们想要呈现的形象出现在那些对你们有恶念的人面前。你们可以用光速沿着这光前进，瞬间移动到自己想去的地方。这时对于那些看不到物质之外的人来说，你们的身体就是不可见的。他们能意识到存在某种他们无法理解的东西。这使他们能感知到你们呈现给他们的任何形象。对于他们不理解的事物，他们会觉得那是神秘的或超自然的，而这些由于怀疑或迷信而发展出的能力很容易加以左右。

“这样你们就可以把爱发送给那些想要作恶的人，而他们施展出的能量会反射回他们自己身上。他们发送出的那些恶念描绘出一种低级的性状。每个人在与自己深信为敌人的人争斗时，都具有那样的性状。实际上，他们是在与他们低级自我的映像争斗。这样一些映像把最好的朋友变成了敌人，激起了兄弟之间的斗争。

“假如这伙强盗执意要攻打这个村庄，那他们最终会自相残杀。已经给了他们机会，让他们可以离开这个地区，不对这里的居民作恶。如果他们不抓住这个机会，那他们就会反过头来互相攻击。人不可能试图消灭自己的兄弟而不给自己招来同样的命运。我们只向这些人发送上帝之爱的纯净白光。假如他们用仇恨、背叛或报复心来回应这爱，那他们就会自动把这光化作烧毁他们的火焰。你们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我们只献出爱，但我们不能强迫他们接受这爱。

如果那些强盗怀着爱而来，就不会有冲突。不管怎样，这场纷争我们已经赢了。”

就在这时，我们得知一位信使走近了村子。我们前去与他见面。他告诉我们说那些强盗已经停止了抢掠，正安静地驻扎在距“T”字形寺三十五公里的地方。自从居民们求援之后，强盗便停止了对他们生命、财产的侵害，但为了防止居民们的武力抵抗，强盗仍把那些俘虏扣作人质。据这位信使说，有传闻称如果不把财宝交给这伙强盗，他们就要在明天或后天攻打我们的村子。这位信使也带来了俘虏们的致意。他说所有居民都主动提出要冒死保卫这个村庄，但大师们告诉他不一定需要做这样的牺牲。村民们为他对共同保卫工作所做的努力而向他表示深深的谢意，同时劝他返回到自己那儿去。

第三卷

第四章：强盗来袭与耶稣显圣

第二天早晨我们又有了工作的兴致。一切恐惧都已从我们思想中消除。第三天，我们正在研究山谷岩石上雕刻的某些图像时，村庄的守卫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待在山谷另一侧，位置略高于我们——这使他能看见广阔得多的区域。我们通过望远镜看见这名守卫朝村子做着种种手势。很快我们便看到村民们跑向四面八方，显然是想在山中偏僻的道道深谷中找到个藏身之所。他们全都显出一副极其不安的样子。

侧耳听去，能听到远处那个进军的匪帮发出的雷鸣般的声音。我们中的一人爬到了更高一点儿的地方，以便更好地察看情况。他对我们呼喊说，他能看见向这山谷入口处前进的骑手们扬起的大片灰尘。

我们把自己的东西藏进附近一道裂隙中，然后上去到那位伙伴身边。在那些陡峭的山岩中我们找到了一个藏身之地，从那儿可以观察那个匪帮的行动。那伙强盗在山谷入口停了下来。五十名骑手作为先锋率先进入山谷，随后整个团伙扬鞭催马，狂奔而入。马蹄踏在岩石上的撞击声与挑衅的叫喊声混在一起，形成一片难以描述的喧嚣。即便形势没那么危急，光是看到这么一大群骑手冲上前来也足以让人胆战心惊了。

我们占据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地方，因为这山谷的岩壁几乎是直上直下的。我们可以朝下边观望并看到那伙强盗如势不可挡的海啸般猛冲过来。那支先头部队已经从我们下面过去了，而冲在大部队前头的那些骑手也正在快速前进。我们把望远镜转向村子，看到村民们陷入恐慌之中。

我们也看到一个伙伴在寺庙高处的那个平台上。他停下工作去察看那伙进军的强盗。然后他转过身去，望着那扇通往寺庙中央房间的门。耶稣从那扇门出来了，走到了平台上。他径直走到这平台的边缘，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以令人赞叹的平稳姿态如雕像般傲然挺立在那儿。

我们所有的望远镜自然都集中转向了他。那个平台距我们的藏身处有五公里远，比我们这儿大约高三百米。我们立刻意识到他正在讲话，而他的话语在几秒钟后清晰、明确地传到了我们这儿。那位在平台上的伙伴坐下来进行速记。我也同样做了速记。后来我们把两份记录对照了一下，发现耶稣的讲话声显然压过了那伙进军的强盗发出的喧闹声。不过我们知道他并没有提高自己的正常音调，也没有改变他平时那良好的发音。

耶稣一开始讲话，村子里的所有居民就都彻底恢复了平静。以下是他当时的讲话，已由他亲自审阅过了。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永生不忘记这些话，哪怕活到一万年。

“光”

“上帝——我的天父，当我独自站在你广大的静默中，一道纯净的光在我胸中亮起并以它强烈的光芒充满了我身体的每个原子。生命、爱、力量、纯净、美与完善以其全部力量主宰了我。当我望着这光的中心时，我看见了另一个光——液态的，柔和的，金白色，光芒四射。这光吸收、滋养并辐射着那更大的光的柔和光焰。

“现在我知道我就是上帝，与上帝的整个宇宙完全是一体。我对上帝——我的天父——悄声低语。什么都无法干扰我。”

“静默中的平静”

“然而，在这彻底的静默中，上帝进行着最伟大的活动。仍旧没有什么能干扰我。那彻底的静默从四面八方环绕着我。这个光的光辉现在向着上帝的广阔宇宙扩展开去。我知道有觉知的生命无处不在。我无所畏惧地再次说出我就是上帝。我是静默的，是没有恐惧的。

“我将我内在的基督提升到很高的位置并为上帝唱起颂歌。灵感在我的音调中颤动。伟大的母神歌唱新的生命。这歌声在我内在越来越响亮。灵感日益有力地、明显地提升我那觉悟的思想，直到使之与上帝的节奏和谐一致。我再一次把基督提升得很高很高，并侧耳倾听那欢乐的音乐。和谐是我的秘诀。上帝是我歌唱的主题。祂为我的圣歌盖上了真理之印。”

“现在我再生了，一位基督在此”

“上帝——我的天父，我自由自在地与你那圣灵的强光待在一起。你的印盖在我额头上。我同意高高举起你的光，上帝——我的天父。我再说一次：我同意。”

当耶稣说完时，一道耀眼的纯净白光从他的太阳神经丛射向山谷。这光触到地上某个地方，那里的峡谷顿时转向左边，正挡在打头的那群骑手面前。一道如石墙般的巨大路障瞬间结结实实地耸立在了那里。它冒出长长的火焰，如同着了火的箭头一样。那些打头的坐骑在向前狂奔中突然停下了，使得大量骑手被摔下来。许多马用后腿站着直立了一会儿，然后掉头咬着马嚼子向山谷下方冲去，与大部队前进的方向正相反。当他们接近大部队时，那些没有落马的骑手努力用手去控制自己溜缰的马，但是没有用。他们相互碰撞着。与此同时，那些没有了骑手的马撞上了强盗的大部队。这使得前面几排的冲锋停了下来，而后面的部队并未意识到危险，继续飞

奔到这混杂的局面中来。山谷中乱糟糟地挤满了人与马，场面混乱不堪。

刚才有那么一阵儿，这里死气沉沉的，只能听到受惊的人发出的野蛮怒吼和溜缰的马发出的嘶鸣声。但随后，就在狂奔的先锋部队折返回来撞上大部队前面几排的地方，出现了可怕的一幕。那些没有了骑手、完全行动自由的马冲进了大部队中。它们乱蹿乱跳，使很多其他骑手也摔了下来。这些骑手的坐骑也都溜了缰，使得场面更加混乱。那些坐骑开始猛冲、猛钻，并像陷入疯狂惊恐中的牲口那样号叫起来。随后，这混乱扩展到了聚集在我们下方山谷中的整个匪帮。

突然，我们看到一些人拔出了短军刀，朝四面八方野蛮地砍去。另一些人则抓起枪，开始朝人和马射击，以便给自己开出一条路来逃跑。很快这就整个变成了一场只有强者才能幸存下来的战斗。最后，那些幸免于屠杀的人朝着空地狂奔而去。在他们身后的山谷里，堆满了死伤的人和马。

我们赶紧下山去尽可能地帮助那些伤者。所有村民和大师朋友都加入到我们中间。往四面八方都派出了信使，向远方请求援助。我们兴奋地干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早晨日出之后。耶稣和那些大师朋友用手抱住伤员，好让我们把他们从那混乱而又可怕的一堆人马中拉出来。照料完最后一个活着的人后，我们回住所去吃早饭。进门时我们大为吃惊地看到，那个“黑魔大盗”正在和埃弥尔谈话。此前我们并不知道埃弥尔在这儿。他撞见了我们惊讶的目光，于是说：“咱们待会儿再谈这个。”

饭后我们和托玛斯一起出去。他告诉我说：埃弥尔和他找到了那个受了重伤、动弹不得的“黑魔大盗”，因为他被挂在了自己那匹马下面。他们把他拉了出来，带到一个临时隐蔽所，让他尽可能舒适地待在那里。随后他们叫来了我们的女主人，把这个强盗托付给她精心照料。他的伤口包扎好后，他请她问问她的上帝，是否

愿意指示他该做些什么才能变得像她一样。他还请我们的女主人教他祈祷。

她问他是否想恢复健康。他回答说：“是的，我想完全像您一样。”她对他说：“既然你请求康复，你的祈祷就已经得到了答复。你的身体完全好了。”这时那个人陷入了深深的昏沉之中。到半夜，他那些伤口完全愈合了，没留下一点儿疤痕。托玛斯把他全身检查了一遍，可以确认这一点。那个人站起来穿好衣服，主动提出去照顾那些幸存者。

我们还看到很多我们认为注定会死去的人全都彻底康复了。也有些人在大师朋友走近时怕得缩成一团，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把他们和其他人分开。

救护工作结束后，“黑魔大盗”在他那些受伤的同伙中往来奔走，尽一切可能消除他们的恐惧。很多人就像落入了陷阱的野兽，害怕在酷刑拷打中惨死，因为那是这个地区对被俘强盗的刑事判决。这种观念在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以致人家不管对他们多么好，他们都毫无反应。他们担心我们之所以努力让他们康复，只是为了能更长久地拷打他们。最终他们全都被治愈了，尽管少数人拖延了几个月——他们显然希望这样可以推迟自己受刑的日子。

一段时间之后，“黑魔大盗”把所有愿意跟从他的旧伤员招集起来，组成了一支防卫部队，以对抗可能发生的袭击。他还引得很多村民也加入了这支队伍。后来我们得知，从这天起那些强盗团伙再也不曾试图劫掠这个地区。再后来，我们考察队的两支小分队在前往戈壁沙漠途中穿过这片区域。“黑魔大盗”和他的追随者们陪同他们前行，以便在自己的地盘上和邻近地区保护他们。这伙人陪着考察队员走了至少七百公里，而他们中没有一人肯为此接受任何一点酬劳。

我们后来还常常听人说起这位“黑魔大盗”。他在整个地区发展起了一股强大的行善力量，把自己的生命全部慷慨地献给了当地居民，并且从不要求酬报。

第三卷

第五章：与上帝合一的三个阶段

在那个匪帮覆没后的第二天中午，我们已经救助了所有伤员并做了最后一次巡视，以确保山谷里的残骸中再没有伤者。当我们返回住所去吃午饭并让自己获得极其需要的休息时，我们中的一人高声说出了几个小时以来一直萦绕在我们头脑中的想法：“为什么会有这可怕的大屠杀？为什么人的生命要这样被毁灭？”

我们累得筋疲力尽，同时也被精神上的打击彻底击垮了。由于村民对那些强盗怕得要死，所以救援工作都落在了我们身上，尤其在最初那几个小时内。甚至当我们把伤员从乱糟糟的马匹中拉出来后，也很难说服村民对伤员提供救助。这些伤者曾试图夺去村民的生命，所以村民完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来帮我们去救他们的命。很多人深深厌恶触碰死了的东西。如果不是顾及那些大师朋友，这些村民或许已经立刻离开这处战场、再也不愿回来了。

不管怎样，反正我们是又累又难过，因为这是我们一生中最可怕的经历。回到住所后，我们稍稍洗漱了一下就精疲力竭地坐到了桌边。食物很快出现了。只有我们这些人在这儿，托玛斯陪着那个“黑魔大盗”林楚和一、两位大师到山谷下方巡视去了。饭后我们去睡觉。所有人都一直睡到了第二天傍晚。

大家穿衣服时，有人提出我们应该直接去我们的“圣殿”——我们就是这样称呼寺庙高处那个房间的。于是我们离开了住所，沿着往常走的那条路朝寺庙走去。

我们来到通向隧道入口的梯子那儿。最前头的那个人把脚放在了第一根横档上。这时他突然停住了，说道：“我们这是怎么了？昨天或前天我们还在第七重天上，无比的幸福。那时我们沉浸在欢

乐中，可以任意移动，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本来要用好几年完成的工作。我们的食物自动出现在桌子上。这一切都不用我们费一点儿力气。可是现在，我们突然一下子又落入旧习惯中了。我想知道这突然跌落的原因是什么，而我看到了一个：我们每个人都把刚刚遭遇的那场经历的重担扛在了自己肩上。这就是现在妨碍我们的。它不再以任何形式属于我了。只有当我喜欢它、紧抓住它不放时，它才会重重压在我身上、对我产生影响。我脱离这种状况以进入一种更好、更高的状态中。我让过去走掉。我彻底摆脱它了。”

我们正吃惊地看着他，突然发现他已经不在那儿了。他消失了。这时我们惊讶地意识到：这个人已成功得道了。然而我们这些人里没有一个愿意丢掉那将自己向后拉的东西，尽管我们很清楚我们紧抓住不放的那些事与自己毫无关系。结果我们不得不爬上梯子，穿过隧道，走过所有房间才到达目的地。一到那儿我们就发现，那位伙伴已经安坐在那里了。正当我们谈论着他的成功时，耶稣、好几位大师以及托玛斯出现了。他们是从朝向平台的那扇门进入这个房间的。我们坐了下来。耶稣开始讲话。

他说：“很多人宣称自己是上帝之子并拥有天父的所有产业。他们的的确确拥有这些，但他们所宣称的无法显示在行动中，除非他们有勇气走出下一步并把自己看作是上帝，看作是与所有代表上帝的合而为一。只有那时他们才算是成功得道了。

“当一个被自己世俗思想所限制的人开始看到了基督时，他那更轻盈的身体便会放射出光来。当这个人将基督显现出来时，他会享有更敏锐、更清晰、更广阔的视觉。他会看到自己的高级身体以比自己的低级身体更快的节奏振动着，同时他仍旧能看到自己的低级身体。他会以为自己有两个身体。他看到其中一个身体似乎外在于他且离他很远。他把那当成是其他什么人的基督了，不过这虚假的二元性是源自于他不相信自己是基督。假如与此相反，他宣称自己是基督并把这当作事实接受下来，那这两个身体就会瞬间融合为一。这个人就把基督显现出来了。那基督辉煌地出现了。

“这个人可以再多走一步，宣称那出现的是上帝的基督。一瞬间，他就是上帝的基督了。上帝之子与天父完全成了一体并径直走向了天父。

“但是还有最后一步要走，而这一步是最难的。走出这一步需要下最大的决心，因为这个人得从自己思想中彻底清除一切世俗的恐惧和一切限制。他得走上前去，直接走向源头，明确宣称自己就是上帝。这样宣称时，他要知晓这是真的，不担心从前有没有人这样做过，心里既没有迷信的想法，也没有人类的那种私下盘算。他得宣称并知晓：他是完全浸没于上帝之中的，与祂混合在一起。他就是爱、智慧、才智。他就是那伟大的本质，是上帝这位天父、源头和本源的每一个属性。他得极其谦卑地接受这个。那时他就的确体现出上帝了。

“通过这样一个人，上帝的所有品质都可以传播开去，表现在全人类身上。也只有通过这样一些人，上帝才能够显现出来。当我们与上帝合并起来时，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我们不仅拥有上帝所拥有的一切，而且还是天父所是的一切。我们是基督人，是上帝的基督，是上帝。这三者合而为一了。我们是三位一体。那伟大的圣灵就居于你们内在。这处于创造性活力之中的永恒圣灵的全部都居于你们内在。接受这一切吧。你们会和别人一样唱道：‘赞美基督之名的力量。’那指的并不是耶稣个人的名字，而是指基督之名。

“让天使们拜倒在地吧。送上皇冠并把基督加冕为万物之主吧。不要以个人的名义为耶稣加冕，而是要为基督加冕，因为基督配得上基督王国中最美丽的皇冠。对这胜利的基督来说，在其皇冠上装饰多么美丽、多么神圣的珍宝都不为过。现在你们看到了，任何想要进入这王国的人都可以进入。来吧，成为这胜利的基督吧。这样你们也会让那些想要进入的人进来。

“当你们说‘上帝’时，就把自己看作是上帝吧。当你们露面时，要看到是上帝露面了。上帝不会是一个过分虔诚的人、一个爱吹牛的人或一个自私自利的人，那么基督——那个神人、那个与上

帝极其相似的——也同样不会是这样的人。你们可以是上帝。说‘我是’在天父之中而天父在我之中，这是千真万确的。‘我是’与我父完全是一体，既极其谦卑又极其伟大。神与人联合起来便是万能的，便构成了上帝的万能。在你们那败坏的思想中产生的，会在荣耀中得到提升，因为那败坏的思想被抹去了。那些带有尘世印记的东西，当你们将其理想形象提升上去后，便会带有天堂的印记。

“我跟你们说：就是此时此刻你们有机会离开那外在的巨大漩涡，进入上帝广大的平和与恩宠之中，并给自己披上那上帝之光。极其谦卑地把基督的王冠戴在你们自己头上吧。如果你们不这样做，没有任何人能替你们做。

“你们要走上前来，成为那伟大的白色宝座的一部分，成为源头的一部分。和那些已用这种方式获得了巨大完善的存有变成一体吧。不要仅仅与上帝成为一体，而是要成为上帝，确确实实地成为上帝。那时你们就能把上帝的那些神圣属性展示给全世界。你们将会这样做。如果不是通过人，上帝的能量怎能显现出来呢？

“在大地上没有人体能够以那样的频率振动。但人体是高度有机的，能够感知那使上帝得以显现在全世界的最高能量。随后它孕育这能量并对其加以转化。当你们能控制自己那高度有机的完美身体时，便可以通过它做到这一点，不是吗？

“这种控制意味着我们完全是大师、弥赛亚、圣徒。要指挥这个身体并与它完全和谐一致，就得表现出对神圣三位一体的所有特性的完美掌握。这神圣三位一体是指人的‘我是’、基督、上帝的基督。通过将这三者与那最高者——上帝——结合起来，你们就成为了上帝。

“这正是你们当今之人扩展了视野后所看到的关于自身的真相。对你们来说，有比世俗经历的循环更好的生活。你们将会看到那样的生活，只要你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与你们所能体现和构思的最高典范真正保持和谐、一致。

“在第一个阶段里，你们由人变成了人之基督——上帝那无与伦比的儿子。在第二个阶段里，你们通过看到人之基督就是上帝的基督并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而变成了上帝的基督。第三个阶段则直接通向源头。它是要将这两者融合为一，即融合成上帝天父。

“换句话说，你们将人的‘我是’融入人之基督中，然后把人之基督转化为上帝的基督或天主，最后你们又把这上帝的基督转化为永生的上帝。二元变成了一元。你们就是那至高能量——万物的上帝天父——的形象与模样。如果你们不偏离这条正确运用自身才能的道路，就没有什么对你们来说是不可能的。你们得无所畏惧、全心全意地走这条路，不去在意整个世界的看法。当你们表现出自己的力量并意识到自己与上帝的联通一致时，你们就与天父——那所有事物的最高本源、那始终临在并活跃着的——牢不可破地联结在了一起。

“按照我刚才所说的去看你们的《圣经》吧。它所呈现的不正是一幅描写人之灵性发展的伟大寓意画吗？它描写了当人清楚知晓自己的力量并正确运用这些力量时，会怎样地达到完善。

“那些艺术家所画的从天上降到我身上的光束，其实是从我的身体向外投射出去的。这光的确是天堂之光，因为天堂就环绕在我们周围各处。这天堂是光的振动。但这天堂的核心、出发点存在于我的内在存有之中。因此这天堂之光得从我这儿迸射出去。我的‘我是’得允许这光的本质渗透到我的内在。然后我得孕育并转化这光之能量，以便用上帝、‘我是’所想要的亮度将其显现出来。这时便没有什么能抵挡这纯净之光的力量了。你们在艺术家绘制的我在客西马尼的画像中所看到的那些从我身上发出的光线，就是这纯净之光。

“你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转化这上帝的力量，并以不可抗拒之势、借助自己的反射器将其投射到外面。那些表现得既是上帝又是其神圣继承者以及上帝之基督的人，可以流畅地做所有这些事。他们已将那三者融合为一了。这就是给予全体人类的那个神圣而又准

确的格言。人们越是接近这疗愈之光，种种纷争与不和就会越快消失。

“这光之振动是世界的光。如果你们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这光之振动中，如果所有人都从中受到启发，那你们就靠近那为人准备的真正居所了。你们将发现‘我是’就是这世界的光。看着上帝吧，宴席已经摆好。将你们的‘我是’、将你们的身体提升到上帝那儿去吧。你们将被加冕为万物之主。得由你们把那王冠戴在自己头上。没人能替你们做这件事。”

第三卷

第六章：地下通道守护者谈灵性新时代

请原谅我如此详细叙述这几天与强盗有关的经历。我是想尽可能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来描述一位完全处于神圣镇定状态中的人所具有的能力，以及他如何把一个无法无天的匪帮所展示的能量转化为一种保护他自身和整个地区的力量。

不仅我们得到了保护，而且那个匪帮的能量在被放大、增强和转向其自身之后，这些制造毁灭的人最后还自相残杀了起来。方圆数公里的地区都彻底得以保全，尽管居民人数比强盗少三倍，没有任何像样的防御武器。

前些天的过度兴奋和紧张刺激平息下来后，我们又有兴趣重新开始自己的工作了。复活节很快就要到了。我们想在返回印度前把“T”字形寺所在村庄的工作做完。这工作果然很快就完成了。

在复活节前一天，为返程而做的最后一些准备工作也结束了。我们打算在这个星期天彻底放松和休息一下。

天还没亮我们就早早出发要去寺庙。动身时我们发现，钱德·森坐在我们住所的花园里。他站起来陪我们一块儿走，说待会儿托玛斯会到“圣殿”来找我们。他建议我们返回印度时经过拉萨，再穿过横跨喜马拉雅山的坎德纳山口到穆克提纳，从那儿再去达吉岭。

步行到通往寺庙入口的梯子那儿时，我们停下来，看了一会儿初露的曙光。钱德·森把一只手放在梯子上，像是准备向隧道口攀登上去，而他就以这种姿势开始了讲话。

他说：“光不包含暗，因为它穿过暗闪耀出来。当耶稣感到自己即将被犹大出卖时，他说：‘就是现在人子得到荣耀了。上帝在他身上感到荣耀。’耶稣大师没有说：‘犹大出卖了我。’他丝毫

没有影射犹大。他依靠的只是在他自身当中得到荣耀的那个上帝之基督的普遍性。人在上帝之中得到荣耀。上帝使人在其自身之中得到荣耀。上帝这种完美的‘作用与反作用’以特有的方式消灭了一切不和谐。这时我们便能命令说：‘基督啊，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来吧，清晰到你就是我自己。’实际上我们都只构成一个身体、一个思想、一个精神、一个整体、一个完整的本源。你们是‘我是’，而我们合在一起便是上帝。”

钱德·森沉默下来时，我们已置身于我们的圣殿里了——就是“T”字形寺中央的那个房间。我们刚刚回过神儿来，耶稣和其他许多人——其中有托玛斯——便从朝向平台的那扇门进来了。

他们一进来，这个房间就被光照得非常明亮。我们和他们打了招呼，随后被介绍给一位陪他们一起来的陌生人。他看起来既不年老也不年轻，但充满活力。人家告诉我们说，他是看守哈提纳普地下通道的穆尼（Muni）之一。他返回这个地区，准备来陪同我们。他认识那些伟大的维珈大师，也认识那位阿加斯提雅大师——其隐居之所就位于这个十分荒僻却又不同凡响的地方。如此的幸运让我们满心欢喜。

我们围成一圈儿，双手扶着桌子静静站了一会儿。尽管没人说一句话，但整个房间充满了不知来自何处的振动脉冲。我们体验到一些完全没体验过的感觉，而这些感觉开始让我们感到无法承受了。一块块岩石震颤着，一边振动一边发出音乐般和谐动听的共鸣声。这只持续了一小会儿。一位大师打破沉默，告诉我们说这个早晨我们将看到创世景象——表现的是我们这个行星系诞生时发生的事情。

我们走了出去，一直来到那个天然平台的边缘。要再过一小时太阳才会升起。我们沉浸在一种绝对的寂静与沉默之中。这正是展示新生的大好时刻。我们痴痴地望着远方，望着无垠的太空，整个灵魂都在专注地期待着。

那位穆尼开始说道：“这个世界里只有两种事。一种是在意识显现出来前便存在的。它们现在存在并将永恒存在。另一种是人类过去所想的和将来所想的。

“在意识开始前便存在的那种是永恒的。人类所想的则是变化无常的、不可靠的。在意识开始前便存在的，是那神圣的真相。人们所想的则只在他们眼中是真相。当他们意识到那神圣的真相法则时，这个法则就将消除人类的一切错误想法。

“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个又一个世纪通过进化过程推开那世俗的帷幕。与此同时，某些想法在人类思想中冒了出来，使人类向着那神圣真相返回——或者照我们的说法，是向着那原初的宇宙实相返回。这些想法充满对过去的记忆，又与当前的实际相对照，并根据对未来的预测而产生细微的变化。总之，这些想法清晰地出现在人类种族的意识进化之路上。就是说，人类种族不断被带回到对最初本源的重视上来。通过一次又一次地向后返回，人类发现：在所有国家里，创造都是永恒的和相似的。

“在‘作用与反作用法则’的影响下，人的创造物不断变化着。当人们在其个人创造中走得太远时，那伟大的‘绝对真相法则’便会加以干预，把他们带回原初层面上去。宇宙法则在均匀、平衡、和谐方面总是极端化的，绝不允许生命在切线上偏离得太远。尽管存在那些偶像和教条，这宇宙法则还是会将人类重新聚集到与绝对实相的合一之中。

“当‘绝对真相法则’在人类意识中占据优势时，一切与那实验性的宇宙真相不完全和谐、一致的，都将自动消失。人类思想始终是以这种方式培养起来的——即当真理出现时，那些出自半真理的不完善的结论就会立刻被抛弃。

“那完美的宇宙法则应该被彻底执行。当人类按照这实相法则去思考、说话和行动时，他们必定会被引向那法则本身，也就是被引向真相。古人曾告诉我们：凡不是天父所种的树都将被连根拔除。

他们说：‘你们不用在意那些引领盲人的盲人。如果总是由盲人引领盲人，他们岂不都会掉进同一个坑里去吗？’

“由失明的引导者把失明的种族带进无知、迷信和幻相沼泽的这个周期正在迅速终结。这个沼泽是由私念制造出来的，而不是由那些努力发现真相的人制造出来的。近几个世纪中由幻相和迷信产生出来的文明在这个沼泽中被吞没了。一个新的人种意识已经被构想出来，并在人类创造物的种种痛苦与混乱悲惨的刺激下迅速成长。的确，这场新生前面的门是大大敞开的。

“我们唯一能给出的建议就是：在宇宙之道上前进，将自己提升到更高的意识层次上去。在大宇宙的振动系统中，只有一种思想是被禁止的——就是使人类种族固守其信仰、拼命抓住其妄念、再也不愿把过去抛弃的那种思想。如果是那样的话，人类就无法参与宇宙思想的扩展运动了。

“当一个种族被其私念吸附住时，这个种族就不得不在那个方向上继续走下去，直到其信仰耗尽了自身的天然效力，直到其经历使其再也无法前进。那时神圣的绝对法则就会自发地通过疾病、痛苦和死亡来逐渐进行干预，直到人领悟并最终发现：错误想法所带来的不幸就居于这个想法的错误性中。

“有时人类的想法会在一些种族和民族中，制造出一种不符合纯净实相的精神状态。假如那个种族或民族拒绝放弃这种精神状态，那神圣法则就会逐步加以干预，让那旧的精神状态所积聚的振动通过神圣光线反射到那个种族或民族自身之上。这样那个种族或民族就会被战争、打斗、纠纷和各方面突如其来的死亡从这个世界上除去。然后这个种族或民族会被放回到上升的创造之流中，以便与神圣真相重新接触后再次开始进化——那神圣真相是在人类意识开始出现之前便存在着的。

“今天，文明正快速接近一个伟大的重建时期。一切目前显得十分稳固、牢靠的东西，不久就将沉入逆流之中。凡不是那神圣真相所种下的树，都将被连根拔除。我们看到当前的社会、政治、经

济和宗教制度开始发生天翻地覆的巨变。这场动荡将产生出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将与那曾被人类意识吞没或忽略的神圣真相有更紧密的接触。这神圣真相仍保持着祂那专注、仁爱、光辉的慈悲。祂在等着人们认识到：他们的意识可以领会那些永恒的事物。

“人类正在从上一代的童话中醒来。新一代觉醒于一种灵性的个性与辨别力中。对他们来说，所有从前的故事都不再有什么用处了。幻相、传统和迷信的终结就要到来。建立在它们之上的文明也快要终结了。从前的偶像适合于天真、幼稚的意识，而这意识现在走进了死胡同。那些偶像的灭亡正是由它们曾引发的种种妄念造成的。它们所讲述的故事显然只适合哄摇篮里的婴儿。这些故事是由教士和导师组成的‘指挥部’编造出来的，为的是哄那些哭闹的孩子睡觉，而这些孩子属于一个正在进化中的种族。

“那些看得更远的孩子没有哭闹。人家也无法使他们入睡。他们大多看穿了这些童话的谬误之处，其中很多人勇敢地走上前去打碎这些谎言。他们的目光延伸到那始终存在着的绝对存在者那里。一小部分人一直通过直接的觉知与这绝对存在者保持着接触。正是从这部分人中，将出现一个新的人种意识。这个意识更有生气。它是充分觉醒的，准备要废黜某些人为统治其伙伴而树立的偶像。那些偶像将让位于新的理想典范，而这些典范是在创世之初便存在的。

“那些教导、引领或启发这人种意识的人，必须在真正有活力的接触层面上下功夫。这个层次一定要非常高，才不会包含错误或矛盾。对这个层面的说明一定要非常简单易懂，才不会引起误解。‘灵性与高等智慧之虎’已经醒来。它不肯再睡了，因为它已被过去的碎片所伤害并对自己的误信所导致的痛苦感到失望。它将要求得到一种更强大、更有生命力的指导思想——一种建立在神圣真相本身基础上的思想。

“结束了几个世纪的迷信传统后，如今大众在侧耳倾听那古老的讯息。这讯息在走向新生的人们的心灵和生命中开凿出一条路

来。这既老又新的讯息是胜过迷信教士唱诗班的号角声。它比战斗的喧嚣更响亮，比宗教的谎言更清晰，比巧妙遮掩的矛盾更光彩。

“一部分人被困在他们自己的迷信和崇拜偶像的传统中。这些迷信和传统是关于上帝、基督、人、我、生命和死亡的。这一切都应该消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一切也都应该被一个彻底摆脱了这些成见的人类所消除。

“一种具有全新意义的救赎已朦胧出现在地平线上。一群来自各个种族与各个民族的人，拥有更清楚的眼光和更准确的觉知。他们将被一种源于所有种族与民族的更深刻的启示所救赎。这启示就是那唯一的宇宙生命的讯息。尽管有民众的种种妄念，尽管有那些反动的团伙，尽管有普遍的精神狭隘，但我们还是看到出现了关于上帝、人之基督、上帝之基督、人类品性、甚至死亡的更为崇高、更为广泛的论述。一个新的灵性世纪的曙光已开始照亮这个世界。一个水晶种族的新时代从大混乱中突现出来。

“每当一个民族想到那作为绝对存在者的上帝时，这个民族就是上帝了，因为上帝的观念在他们内在扎下了根。当人们热爱、崇敬、尊崇这个理想典范时，他们就变成了上帝。时光没有白费。人们已继承了那最初存在着的，已继承了那用灵建立起来的。

“每当一个人想到上帝时，他就是上帝了。当人类被注入生命时，他们也被注入了上帝的生命。当人们对宇宙启示有了更宽广的理解时，他们就会发现上帝。祂与人类意识尚未显现时是一样的。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祂始终都是一样的。

“那并非人手建造的圣殿、那天上人间永恒的圣殿，正慢慢从正统宗教的灰烬中浮现出来。一个伟大的、新的思想家阶层极其努力地在前方领跑。海啸很快就将吞没大地。这海啸会清除残余的幻相——那些散布在背负进化重担、艰难前行的人们路途上的幻相。这工作已经完成了。数十亿人重获解放并拥有了一个心灵、一个灵魂、一个身体和种种自由的本能。他们构成了一个种族的脉动。这种族尚未诞生，但将继承那永存的产业。我看见他们与上帝手牵手

地走在一起，穿过一个个循环的周期。来自无限的永恒海岸的智慧巨浪向他们涌来。他们勇敢地向前走去，宣称自己是永恒上帝的一部分，是永恒的基督，是与永恒的生命永远联结在一起的上帝和人。他们对天宣告：人类的那些成果是在极度盲目中制造出来的虚假之物。

“这些感觉到新种族脉动的人构成了浪尖，其基础是那新的人种意识。这意识在人之中看到了上帝在这颗行星上的最高表达。它看到人通过自己的生命与上帝结合在一起。它需要的一切资源都通过这生命来到人身上。新种族知道人可以自觉地生活在一个完美的世界中，与完美的人极其和谐地相处，处于完美的状况与环境中，绝对相信在宇宙的伟大灵性计划中不会出现任何错误。

“新人类把上帝看作浸透一切的宇宙之灵。在敏锐思想的指引下，新人类毫不犹豫地修正自己过去生活的主要基础。他们返回到自己的源头并与之合为一体。他们知道这个源头代表着自己神圣思想中那始终沉默的一面，而这个神圣思想是与那伟大的无限之灵自觉合并在一起的。

“新种族明白：灵魂在通过光与暗、无怨无悔地追寻着真正的爱与平和，而灵魂在上帝与人的神圣真相中找到了这爱与平和。这个种族毫不犹豫地为人了解开了幻相的襁褓。人类的无知就像一具干瘪的幽灵。它曾在几个世纪中阻挡着自私的人们的软弱脚步，而现在它将彻底消失。人类会发现：当他们认识到自身的圆满时，他们就消除了一切限制，就从人的阶段上升到了神人的阶段，上升到了神的阶段。”

第三卷

第七章：太阳系的演化过程及人类的出现

短暂地休息了一会儿后，那位穆尼站了起来。这时第一缕阳光出现在远方的地平线上。他说：“我身边这些人已学习了天父为人类预备的很多东西。他们是带着精神的领悟力去观看的，因此那广阔的世界整个都包含在他们的视野中。他们看得到人类只能感觉得到的东西，所以能帮助人类实现其愿望。他们听得见数千种通常无法听到的声音，比如蜂鸟的歌声、新生麻雀的啁啾声、田野中的蚱蜢发出的每秒振动一万五千多下的声音，以及其它许多远远超出可听波段的和谐之声。

“他们也能感知、控制并发出一些听不见的声音。这些声音可以为整个世界制造出某些有益的情绪反应，比如爱、平和、和谐与完美。他们还能放大并发送与丰盛感和极乐感相应的振动。这些振动环绕在人类周围并渗透到所有人之间，这样任何一个人只要愿意就可以接收到它们。

“当人们认识到这些振动是真实存在的，他们就会与之合作，将其放大并传递出去。那时人类所需的事物就会凝聚在一些人周围，并在人群中显现出来。这样人们的愿望就实现了。当那些适当的振动被运作起来时，人们必会看到其效力。因此，人类的所有完美愿望都会凝结为具体的形态。

“上帝的创造空间是一片无限广阔的海洋，像水晶般透明。这片海洋中充满了振动着的能量发散物。这能量被称作‘以太本质’。所有元素都溶于其中，准备着响应那将使它们凝结成形的振动流的召唤。人与这个整体合作时，就可以通过自己的思想使那些适当的振动效应运作起来。这时那些元素因为没有别的出路，便会迅速冲

过来填满那由愿望形成的模子。这就是那完美的法则。没有任何人能阻止它做出反应。

“你们听一架管风琴弹奏很低的音符。先把这些音不断地降低，以致我们无法再听见它们。但我们刚才听到那些声音时所产生的感觉或情绪仍然持续着，不是吗？那振动在继续，尽管听不见。现在我们通过音阶把音符升得越来越高，直到它们又变得无法被听见。当那些很高的、听不见的振动继续下去时，它们刚才所引发的感觉也在持续着。我们知道：无论是第一种情况还是第二种情况，那些振动都没有停止——甚至当它们超出肉体听觉范围时。我们正是把这些振动称为‘圣灵’。

“当肉体感官失去了对振动的控制力时，圣灵便来控制它们了，而祂的控制要无限精准得多。祂确实可以扩展到一个非常广阔的音域，比物理的音域要宽广得多。这个音域对于思想振动作用所发出的指令，会做出好得多的反应，因为思想与灵界的连接要比它与物质的连接紧密得多。

“物理仅仅在身体的物质作用中有效，对其反作用则无效。当我们能驾驭身体的反作用时，我们就是‘圣灵’了——只要我们把身体定义为‘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物质身体是多么的受限制。圣灵不仅渗透到它所有细胞中，还渗透到其固态、液态或气态物质的最小粒子之间。实际上，那让以太本质得以显现为不同形态的模子，就是以这圣灵的力量建立起来的。那本质无法以别的方式成形。人是那本质的各种模子的唯一投射者和独家调配者。

“请允许我说几句题外话。你们看到我们这个世界的太阳闪耀着极其夺目的光辉。而当天际渐渐向后延伸、使一个新的太阳出现在我们眼前时，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新时代的诞生、一个新复活节的诞生。我们所说的围绕这个太阳转动的‘我们的世界’，只不过是围绕那个中央大日转动的九十个类似的世界之一。那中央大日的质量比这九十个世界合起来的质量还大九万一千倍。它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在完美秩序中围绕它转动的九十个世界中的任何一

个，与它比起来都极其微小，小得就像一个原子中围绕其‘中央太阳’转动的那些极小的粒子。你们把那个‘中央太阳’叫作‘原子核’。我们的世界沿其轨道绕中央大日一周要用两万六千八百多年。它移动时与北极星的完全旋进保持着精确的数学关系。谁能怀疑是一股神圣、有效的伟大力量在统御这一切呢？不过还是回过头来说我们的观察吧。

“你们仔细看：一个影像形成了。你们看见了太阳的白色球体，上面形成一块红斑。再仔细看，你们会看到一块极小的纯净白光的碎片从那个红斑喷射出来。那不是一道光线，而是一个运动的纯净光点，是一个生命的火花。它被发射出来并被封入那应该诞生的事物中。在你们看来那只是一个极小的光点，但对于能靠近去看它的人们来说，它是巨大的。这让你们感到奇怪。过不了多久你们就将拥有一种工具。它可以充当你们眼睛的助手，让你们看到所有这些东西。它还会向人类揭示很多其它奇观。

“在数千个世代里，中央大日把能量发散物的和谐脉冲吸向自己，而那些能量发散物必定得散发出去或者爆炸。注意看，有一大团模糊的、气态的东西通过爆炸脱离了太阳。这就是行星海王星诞生的景象。它这时还只是由太阳母体强力喷射出去的微小粒子或微粒构成的一个庞大群体。在最后爆炸前出现的那个亮点是一个日心。它也有能力把那些最微小的粒子吸向自己并保持其凝聚力。与此同时，它还将那些来自太阳母体的较大微粒凝聚在自己周围。乍一看，你们会以为又发生了一次爆炸，会以为是太阳的一些部分被抛到了太空中。稍停片刻，注意看真正发生的事。为什么那些粒子和气体会保持凝聚力并呈现出一个精确的球形呢？这是因为形成这些模子的智能法则在起作用。是那个法则在一种完美的和谐中指引着这些世界的整体。这证明那不是偶然。一切都在按照一种完美的秩序发生着，而这完美的秩序是由一个确实可靠的法则所决定的。

“那个亮点或核心是中央火花，是太阳，是人类的基督——整个人类都围绕着祂转动。这就是圣灵的明确力量，而圣灵的法则通行于人的所有元件之间的。那中央火花是纯净白光的一个光点，是已渗入第一个细胞中的基督。随后祂长大了，分裂开来，把祂的光传递给另一个细胞。这另一个细胞是从分裂中诞生的，但它与第一个细胞被一种凝聚力联结在一起。这种凝聚力就叫作‘爱’。

“这些粒子的养料和凝聚力是得到保障的，就像一个被母亲抱紧并喂养的孩子得到保障一样。其实这形成的就是一个太阳的孩子。它在自身之中包含着那个核心，或者说包含着那个中央太阳。这个核心与那刚把它生出来的母体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新的中央太阳一出生就拥有和其母体相同的能力，也能够吸引、巩固和保持环绕在其周围的能量振动，而这些能量振动对于它的生活和成长来说必不可少。它最终固化了，形成了行星海王星——我们这个世界中最古老的行星，也是占据着最远那条轨道的行星。

“当海王星诞生出来且其中央太阳开始将能量——主要是来自其太阳母体的能量——吸向自己时，这颗小星星开始呈现出那个模子的形状，而那模子是在它诞生之前便为它投射出来的。那时海王星占据着矩阵轨道，在今天水星轨道的内侧。在那条轨道上，这孩子可以更好地从母体那儿吸引自己的本质材料，因为它离母体还很近。

“海王星一边从太阳那儿吸引自己的本质材料，一边固化、成形了。它不再是一团雾态的蒸汽，其元素开始相互分离并通过化合而聚集起来。在高温、高压的作用下，这颗行星的岩石构造形成了。随着膏状材料的硬化，其表面冷却下来，形成了一个硬壳。这个壳变得越来越沉重和紧密——这既是由于它的冷却，也是由于不同粒子间的同化吸收。

“当这个壳足够坚实、可以容纳旋转物时，它就形成了这颗行星原始的岩石构造并在其中心带有一团膏状物。

“随后，由于某些气体与蒸汽的化合，水出现了。只有在这时，这团星云才称得上是行星。它显现出来了，并朝着能支持生命的状态进化。然而它还得走过数千个世纪，把来自外部的种种元素一点一点添加到自己的构造中。它中心物质的持续冷却使它接近于完善了，但还需等待其表面的大气和化学状态准备好支持有生命的机体。

“在这个时期，太阳母体准备要生出另一个小星星。当其准备好时，行星天王星诞生了。这次‘分娩’所用的多余力量把海王星抛到了矩阵轨道之外，迫使它在今天水星的轨道上运行。必须这样才能在矩阵轨道上给新生儿天王星让出位置，好让它能从母体接收到养料，直至其雾状构造凝结成一颗行星。

“现在开始了一段很长的平静时期。海王星这个头生子长大了，接近了可以支持生命的状态。的确，阿米巴形态出现在它那笼罩着云雾的微咸的内部海洋中。与此同时，又有一颗新的小星星准备好被太阳生出来。这次分娩的多余力量把天王星抛出了矩阵轨道，并把海王星抛到了今天金星的轨道上。

“这时海王星已经充分冷却，从而使其表面能够支持生命了。某些阿米巴必须被挑选出来，以作为人体的生命载体和食物载体。这些阿米巴存在于海王星上，但要让那神圣生命附着于这些阿米巴上，还需要某些条件。当海王星占据今天金星的轨道时，这些条件具备了，于是人类生命出现在那里，与今天地球上的人类生命相似。

“第一个人类种族就这样开始存在了——并非始自那动物性的阿米巴，而是始自人性的阿米巴，其类型和特征是精选出来的，具有一种可加快进化过程的智能。在这个时期，海王星上的事物状态已完全为精选之人的成长做好了准备，而这样的成长也确实在那里蓬勃地出现了。

“那时不存在动物界的内在机体，因此动物生命没有发展起来。海王星上居住着高级的存有。他们很快形成了一个完美的人类种族，其中每个人都能直接从宇宙以太本质中接收到自己的本质材

料。在我们地球上，他们会被当成神。今天的很多传说和神话就根植于这个伟大的民族中。他们与那产生他们的本源是极其相似的。这个种族具有表达美与完善的才能，所以他们开始把完善、美好的状况聚集在自己周围。实际上，他们使海王星成为了一个尽善尽美的天堂。

“按照造物主的意愿，这个种族应该永远保持在他们所实现的完美状态中——他们是通过对所有元素的完全控制来达到这一状态的。当一个人表达出某一愿望时，那个愿望立刻就被实现了。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一些个体开始表现出懒惰和自私，试图胜过自己的同伴。由此导致了种种分裂，而这些分裂又产生出自私与贪欲。自私与贪欲则又引发了纠纷、不和。人们把时间浪费在打架和争吵上，而他们本该用这些时间来进行有益于进步的创造。人们没有与源头保持紧密的联结，而是相互疏远并在彼此间制造出裂痕。只有一小群人保持着高尚的、崇高的精神。其他人则抛弃了那给予他们安全和保护的东西。这使得这颗行星周围产生了一个旋涡。

“这些人本该专心仿效神的完美典范。那会使他们在神圣的行星群上建立起一个具有种种神圣属性的完整世界。然而他们竟退化到如此地步，以致接下来发生的这次分娩行星的爆炸十分巨大。由此产生的星云凝聚后，形成了一颗比以前的行星都更大的行星。这就是木星的诞生。伴随其分娩的过剩能量是那么巨大，以致土星被推出了矩阵轨道并被抛到今天水星的轨道上。这次爆炸如此剧烈，又是发生在一个如此紧张的太阳系中，因此形成了大量小行星。这些小行星排列在土星周围。它们具有与土星不同的极性，无法与它聚合在一起，所以保持着独立状态。它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呈带状聚集在这颗行星周围。这条小行星带被称为‘土星环’。组成土星环的小行星中，有很多都像一颗小型行星那么大。

“我们刚才说到的那股过剩的力量，把壮丽、美妙的行星海王星抛到了今天地球的轨道上。它所有的辉煌和它那些伟大的居民都被清除掉了。不过有少数从未抛弃自己神圣继承物的人还继续存在

着。他们组建起一些强有力的团体，在环绕于现存的九十一个世界周围并渗入其间的灵性区域发散物中寻找避难所。

“在这样的状态下，那些幸存者把他们的知识保存下来并传播开去，以使其永不消失。正是因为他们的理想，也正是多亏了他们，我们今天才活着。我们骄傲地说我们与这些伟大的人是同源同种——正是他们的种族形成了人类的根。是他们保存了人类的理想典范并保持住了人类的神性。

“随后，行星木星成形所必需的几千个世代过去了。它是那么庞大，所以直至今天都没怎么冷却下来。

“时间再次飞速流逝，太阳已准备好生出第五个雾状核心。这就是火星——那颗血红色行星——的诞生。当它的分娩结束时，我们看到强壮的木星上发生了一个现象。它侧面突然长出一块巨大红斑，并排出了自身的一大块。它生出了一颗叫作‘月亮’的卫星。这两次分娩放出了大量过剩的力量，以致巨大的木星被抛出矩阵轨道，让位给行星火星。

“当这巨大的木星占据其新轨道时，它那旋雾状的形态完全无力把它出生时太阳排出的大量粒子吸向自己。这些粒子被抛出很远，进入了海王星、天王星、土星和火星的势力范围。然而这些粒子与那些行星的极性不同，无法被它们同化吸收。这些粒子变成了没有行星极性的、独立的小行星。它们不能呈现出行星的样子，也不能在中央太阳周围有序、协调地转动。结果它们就在太空中形成了庞大的流星群——没有特定的步调，以极快的速度行进。它们和其它行星碰撞在一起，要么嵌入行星表面，要么在碰撞后粉身碎骨。这些小行星在太空中疯狂行进时拖着一些极小的粒子。这些小粒子最终逐渐返回到以太群体中。中央大日可以从那里再把它们取出并吸收，将其再次以星云的形态分娩出去，以生出新的行星——或者说新的微粒。

“现在发生的这次爆炸所产生的星云，最后形成了我们的地球。火星被抛出矩阵轨道，而地球取代了它的位置。与此同时，所有行星都被推到另一条轨道上，以给这个新生儿让出位置来。

“随后出生的是金星。和前几次的情况一样，地球和所有其它行星——或者说所有其它微粒——又都被抛到了更远的轨道上，以便把矩阵轨道上的位置让给这位新来者。然后水星出生了。它的出生把别的行星——或者说别的微粒——抛到了更为宽广的其它轨道上，并凑足了天文学家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行星数量——总共是八颗。

“实际上还有第九颗，因为矩阵轨道并没有被水星所占据。占据这条轨道的是最后的星云或孩子，不过这个星云没有凝结，所以人们看不到它。然而它就在那里，其影响力可以被感觉到。总之，我们地球所属的这个世界包含着九颗行星——或者说九颗微粒。它们在九条轨道上，以一种数学的高精确度，围绕着中央太阳——或者说核心——运转。你们已如实看到了这场极为有序的创造过程的场景。

“在海王星——那颗距太阳最远、位于最大轨道上的行星——上突然发生了一些事情。海王星已经成熟并已达到其速度极限。它接收到了满负荷的光，已准备好要变成一颗太阳。当新的星云开始形成而太阳准备要生出这第十个星云时，海王星走向了衰落。在这个星云分娩出来前，海王星在围绕中央太阳的运行中达到了其速度极限。它飞入太空中爆炸了，随后返回到以太本质。在那里，它将被中央太阳重新取出。它将增加这太阳的能量，使其能够分娩出新的行星——或者说新的微粒。

“在我们地球所属的世界中，只能同时存在九颗行星——或者说九颗微粒——围绕着中央太阳转动。它们按照一个恒定的周期演化。这个周期包括前面描述的各个阶段：出生、固化、轨道扩展、达到速度极限、飞入太空、爆炸、衰变，最后被太阳重新吸收以便再一次出生。因此土地聚集来自以太本质的种种元素，再把它们发

送出去，于是这些元素又会变成以太状的。这是通过一次次新的出生——再生——所形成的持续更新。如果没有这个过程，那九十一个世界的中央大日及其中各个世界的中央太阳早就被消耗光了。那样的话，一切都会返回到包含所有本质存在的无限之中。

“一个渗入所有发散物和整个太空的聪慧智能，召唤这些世界形成并将它们抛到其前行的路上。这个太阳永不衰老。这个核心不会死去。祂接受、吸收、保留、加强并生出那个微粒。然而祂永不会缩减，因为祂不断接收到与其发送出去的等量之物，并将其吸入自身之中。因此，这再生与重生是无限期地持续下去的。一个个世界形成、发展并归还它们所收到的。一个个进步的周期通向越来越高的层次。

“我们地球及其小星系所属的这九十一个世界的星系，只是更广阔的世界中的一个星系。那个世界也有九十一个星系，围绕着一个中心——或者说太阳——转动。而那个中心或太阳的质量比其中一个星系的中心太阳的质量大九万一千倍。这个程式几乎是无限重复的，每次都增加到九十一的倍数。这个整体构成了一个无限的大宇宙，也就是包含银河系的这些星系。人们常把这个宇宙称作‘原子热光’——太阳热量的源头。这是产生于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大宇宙中央大日的一个星云。它是由其核心生出来的。

“你们在这个星云中所看到的那个太阳，只把中央大日的一部分光线发送给你们。当这部分光渗入物质中时，它们会以某种角度弯曲，然后折射。最后，这些弯曲、变形的光线只呈现出太阳的一个影像并将其置于虚假的位置上。随后，同样的这些光线又如此清晰的反射出去，以致当它们传播到你们那儿时，你们真的以为看见了太阳。同样的现象也引起了很多其它行星——或者说微粒——的扭曲。在星星看起来很多的地方，它们其实没那么多。不过它们的总数还是有好几百万。

“仔细看这幅图象，你们会发现这些星云和它们的太阳并不是圆盘状的，而是像地球这样两极扁平的球体。当我们端详它们时，只能观察到它们那扁平的广大极区。

“宇宙大日那不可想象的巨大质量深深影响着这些光线，以至于它们完全折射于宇宙的周围。宇宙射线与这些光线的接触也精确地作用于它们并造成它们的折射。光粒子被抛出它们的原位，以至于单独一束光就能反射出行星或星星的几百万个影像。于是这些星体出现在虚假的位置上，由此又反射出数千个影像。当我们透过宇宙去观看时，看到的是那些影像的两面。一面的光直接来到我们这里，而另一面的光——发自几亿年前——则已在宇宙中整整转了一圈。

“因此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影像，而是两个。第一个影像是那星体存在于几十万年前的样子，而另一个影像则向我们展示的是它几亿年前的样子。这个现象发生在整个宏大的宇宙调度中。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的确看到了极其久远的过去。按照这同样的法则，我们也可以看到未来。

“为了管理所有这些世界，一道道灵性指令被发出。它们通过无形的连接被传送出去，类似于思想的运动和心脏的跳动，只是要放大几十亿倍。

“这些巨大的脉冲、巨大的心跳，被那浸透神圣原初本质的智能传出去。这原初本质环绕着那个宇宙——它的灵性对等物。这些巨大的心跳把生命流发送到宇宙的所有微粒之中，使它们在完美的秩序与和谐中运动。

“在这无限广大的宇宙中，不能有任何一个生病的或不调和的细胞，因为那样一个细胞会打破整体的和谐。这会导致暂时的混乱。一个被不和谐思想所扰乱的人的机体也是这样。

“‘神灵’这个词被创造了出来，以称呼那个中央指挥部。人的心跳就相当于缩小了的宇宙之心的巨大脉冲。

“人来源于那个控制全部原初本质的智能。人是这智能的对等物并与这个源头共存。人从这巨大的原始仓库中直接汲取自己的本质材料。中央大日也是这样，不过要高一个级别，因为它与管理源头的更高智能连接在一起。

“人、人类单元是一个组织严密的神圣世界，尽管与宇宙的宏大整体相比是极其微小的。然而人类的角色必不可少。人类必须承担起自己的神圣职责并确实加以履行，因为人属于那个伟大智能的一部分。那个伟大智能先于所有世界而存在，并掌控着这些世界进化的整个神圣计划。

“那个原初智能渗透到原始本质的所有发散物之间，同样也浸透那些最初级的物质形态。因此，即使所有世界都被毁掉，与那原初智能合作的人类也可以由光的发散物开始将它们重建起来。如果那样的灾难突然发生的话，人类不仅有力量，而且将成为那股化入原初智能中的力量，而在原初智能那里是不存在毁灭的。

“当人类返回到这个王国中时，对他们来说，需要花多少时间来恢复平静与和谐并不太重要。也许要花掉几十亿个世纪，才能恢复初级的完善并重新启动那有规律的进化过程。人类在其神性领域中与无限保持着联通，可以让自己等到时机成熟时再显化那些世界。因为保留了对从前那些经历的认知，所以人类装备得更好以有助于显化出一个更完善、更持久的事物状态。在这方面他们绝不会玩忽职守，因为和所有其他形态相比，他们的存在有更明确的定义。无论在他们的视野中还是在他们的意识里，都没有写入‘失败’这个词。

“这无限小的变成了所有形态的无限大。这正是那位深思熟虑的智者所感悟到的。他说：‘我是不死的、无年龄的、永生的。在非我的生命或光中一无所有。’当他确实实现了自己的扬升时，这就是他真正的神性。”

第三卷

第八章：拉萨寺院中会唱歌的石板

那位讲话的穆尼停下来时，我们发现早已过了正午。我们刚才一直坐在那里，并非中了魔法，而是听得出神。我们确实融入了那投射于我们面前的景象之中。地平线去了哪里？我们已完全把它从思想中删除了。我们航行于无限之中。我们属于无限，无限也属于我们，因为我们努力地触碰到祂，并且已经接受了祂。你们对此感到惊讶吗？我们能够知晓自身存在的无限性了吗？能够知道自己在哪里了吗？能够领会自己的角色在那宇宙伟大计划中的重要性了吗？还没有，亲爱的朋友们，还没有！

这个世界会接受那景象吗？我们不知道。我们刚才把目光投入到了一个遥远得不可思议的过去。我们无法知道未来会怎样——如果不通过真切经历现在以揭示未来的话。不过我们已经看到了过去数百万年的历史。我们打算看看未来的完善过程。我们知道那未来也会延伸到几百万年，就像我们看到那些影像中描绘了几百万年的过去一样。我们已经抛弃了自己从前的信仰，把它们彻底遗忘了。我们预料到所有完善过程的实现——不是我们会那样，而是清楚地知道会那样。从前的信仰到哪儿去了？消失了，像雾一样消散了。神圣的宇宙就在那里，如水晶般清澈。我们意识到虽然太阳在闪耀光芒，但在这阳光背后有着那样一种晶莹清澈的光明，以至于我们觉得太阳变得黯淡了。

我们收好笔记，走向我们那座圣殿的入口。我们刚一向自己的肌肉发出指挥这动作的神经冲动，就发现自己在一道光上飘移。我们就这样进入到了那个房间。然而，那房间并没有墙壁将它围起来。我们仍然在广大的宇宙中神游。我们真有可能是这宇宙的一部分

吗？我们真的在这无限中紧密联系在一起吗？当无限面对祂如此宏大的范围时，自己也会晕倒吧。

我们坐了下来，任由自己沉浸在彻底的静默中。没有人说一句话。我们甚至意识不到时间的流逝，直到有人通知说饭备好了。吃饭本是一件很愉快的消遣，但我们仍一门心思想着刚刚过去的那几个小时。当我们从餐桌边起身去露天平台时，太阳又一次落到了地平线下并很快消失了。这是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一个幻影，不是真实的景象。这不是日落，而是永恒。刚刚为我们演出的是这永恒的短短一章。我们身边这些亲爱的大师朋友就与那永恒生活在一起，一章接着一章。你们也许惊讶于他们的生命永生不死，也惊讶于我们称他们为“大师”，然而他们从未开口暗示过自己的大师身份！我们问过他们：“我们能称呼你们‘大师’吗？”他们回答说：“叫我们人子吧。我们与你们完全是一体的。”多么美好，多么纯朴！为什么我们不能有如此美妙的谦卑呢？

要离开平台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从楼梯下去到村子里。但我们没有这么做，而是朝平台边缘走去。刚到那儿，我们就发现自己置身于住所的花园里了。我们考察队的任何一个成员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既没意识到在空中的飘移，也没意识到任何移动。我们已开始习惯于种种令人惊讶的事情了，就这样接受了这种状况。

我们离开花园，朝村子走去。在那儿我们发现，一切都为我们不久后的出发做好了准备。相当多的村民已经先去在雪中开路了。覆盖在那些山口上的雪仍有三、四米厚。我们要翻越的那个山口离这儿大约有八十公里远，海拔高度为四千米。这个地区大部分都是层峦叠嶂，难以通过。这儿的人习惯于提前一天在次日要走的路上开出道来，把雪压紧。这样被压紧的雪会在夜里冻上，形成供人和牲口行走的很好的路面。

我们在天亮前很早就起了床，发现人家已经把所有细节都料理好了。贾斯特和那位穆尼将陪同我们前行。所有村民都聚在一起来

跟我们道别。我们在这个村庄里度过了那么美好的两个冬天，此时不得不离开这儿让我们都很难过。我们深深爱着所有村民——爱他们全体，也爱他们每一个人。我们知道他们对我们也有同样的感情。这是一些单纯而又可爱的人。为了表示他们的友情，很多人陪我们走出了六到八公里。我们最后一次和他们相互道了别，就此走上了返回印度的路程。不过还得再过几个月，我们才能看得见喜马拉雅山的南坡。

跟随旅行大队前进时，我们发现自己走得毫不费劲儿。我们时不时地看见前方路上有一个点，就像幻觉一般。这个点一变得清晰起来，我们就置身于那里了，而那个地方有时是在旅行大队前面好几公里处。

这天中午我们发现有生好的火和一顿备好的餐饭。那是三位村民特意留在那里为我们准备好的。午饭后他们就返回了村庄。有人告诉我说，其他人已经走在我们前面去雪中开道了，好让我们能轻松到达山口。我们的宿营地也是提前准备好的，只要住进去就行。一切都安排好了，直到我们翻越了那个山口，下到贾玛努楚河谷中，追上了村民们的先遣队。他们执意要走这一趟，好让我们能安全穿过这片崎岖不平的山区。在那儿他们与我们分了手，因为河谷中的路容易走。

我自愿插入这一小段来描写他们付出的努力，好概括性地强调一下在我们去拉萨的整个旅程中，从这些可爱、单纯的人们那里得到的盛情款待。尽管很多旅行者喜欢谈论西藏当地人的粗鲁与凶残，但我们极少遇到那样的藏人。

我们的旅行路线是沿贾玛努楚河谷往下走，再沿着这条河的一个支流向上，到达唐吉诺庄大航道，再沿着布拉玛普特河向下直到拉萨。有人在那儿等候我们。

当我们看到那座城市时，觉得仿佛是在走近一座道教庄院。从各个方向看去，我们都会以为自己面前的确实是一座庄院。达赖喇嘛是整个西藏的主人。他的宫殿十分醒目，是这城里独一无二的珍

宝。这座城市是西藏世俗政府所在地，但深层的精神领袖则是活佛。据说他自一个神秘的住地进行精神上的统治，而那个隐秘之地被称作“香巴拉”——天堂中心。我们非常希望去拜访这个据猜测深埋于戈壁沙漠之下的圣地。

我们在随行人员陪同下进入了拉萨。有人把我们送到住所，而那里已为我们准备了一切尽可能舒适的起居设备。一大群人在我们门前待了几个小时，就为了试图看看我们，因为极少有白人来访这座城市。我们被邀请于第二天十点前往寺院。人家让我们有什么愿望就只管说出来。他们告诉我们说，所有人都会高兴地为我们效劳。

无论我们去哪儿，都有人护送我们。一名卫兵在我们门口看守着，好赶走那些好奇的人，因为拉萨居民习惯于不打招呼就相互串门。我们的出现成了他们生活中唯一的消遣，而我们无法责备他们那些好奇的表现。当我们中有人单独外出时，好奇的人们就聚集在他周围，显然是想确认他是个真实的人。有时这种仔细的察看让那被察看的人有点儿不知所措。

第二天早晨我们很早就起了床。我们完全休息好了，准备去寺院见那位大喇嘛。他只比我们早到了两天。当我们和卫兵一起离开住地时，似乎这儿所有居民都出来向我们致以敬意了。

我们快到寺院时，大喇嘛出来迎接我们。令我们大为惊讶的是，埃弥尔和玛丽也在他身边。这是一次奇妙的团聚。大喇嘛已经恢复了年轻人的面貌。他说他曾一定要再见到埃弥尔或那些大师朋友中的任何一位，因为他感到自己有很多欠缺，想跟他们谈谈这些问题好进行更全面的学习。关于那座在他主持仪式的村子里自动长出的小屋，他也给我们带来了最新的消息。我们发现他英语说得很流利并且非常渴望学习。我们进入到那座喇嘛寺中，在那里舒服地坐了下来。

大喇嘛转向玛丽，说道：“力量是上帝——我的天父——这个活跃本源的显示。上帝的完美活动绝不会表现得太多或太少。上帝

绝不会失效，也绝不会停止不动。上帝的本源始终在做着建设性的工作。我要求自己表现得与那上帝的活跃本源完全和谐一致，并且只与祂和谐一致。”

玛丽理解了他的想法，开口说道：“您可以再前进一步，同样明确地说出：‘我通过我的物质身体把这神圣的火焰散播开去。’那时您就蜕变成了这唯有上帝的本源能看到的纯净本质。然后您一定得接受这个本源，并发展自己的意识，直到它变成上帝的意识。与此同时，您就融入了上帝之中，确实变成了上帝，与那至高者完全成为了一体。人属于这个高贵的天国——在那里他与所有事物的本质都完全是一体的，在那里不会存在任何分裂、不和。那真的就是上帝。

“您没看出人自己可以变成上帝或魔鬼吗？您没看出只要人生活在上帝的振动区域中，那就完全是属于他的区域了吗？这是唯一符合科学规律的区域，是人独一无二的产业。只有在这个地方，人能表达出上帝并与祂完全合为一体。处在这样的位置上，人肯定能超越那些世俗之人所形成的理念。

“从这时起，您就会看出自己来自上帝的王国，不属于人类想象力创造出的任何一个魔鬼。这以一种极其符合科学与逻辑的方式表明人就是上帝。但是人可以在想象中离开上帝的王国，并创造出一个适用于自己的、在自己看来很真实的魔鬼的王国。人类没有别的选择——要么保持那种状态，要么坠落下去。只有一个选择、一个意愿、一个真理和一种科学能使你们自由。你们可以自己选择是成为上帝还是成为奴隶。

“你们要留意一下，想想上帝——这无始无终的最初起因——的万有性以及祂那遍及一切的活动范围。让自己被祂所环绕吧。成为这个理念的信徒并只忠实于这个理念吧。只崇敬一个上帝、一个全能的神圣临在吧！那时你们会发现自己身体的人性振动转化成了那神圣的或原初的振动。生活、思考、进化并与这个振动合为一体吧。那时你们就真正处于崇敬之中了，而人会变成他所崇敬并奉为

典范的。对全体人类来说都是这样。只有一个上帝、一个基督、一个圣体、一个人、一个大家庭——在这里所有人都是兄弟姐妹并完全合为一体。

“人们将不会把上帝表现为一个人的形态或形象。上帝是包含一切并渗入一切事物之间的万有。人们一旦把祂人格化，就把祂当成偶像来崇拜了。人们失去了那个典范，只拥有了这空洞的偶像。那典范并不是一个死气沉沉的救世主或一个死气沉沉的神灵。应该想着并知晓我们就是上帝，从而让上帝在我们自己眼中变得生气勃勃、充满活力。这是极其重要的，是关于你们生命存在的神圣科学。这神圣科学可以使你们自身之中的基督——你们的神圣拯救者——活起来并与你们完全成为一体。那时你们就是这基督本身，而祂成为了你们全部生活中种种行为的动力。你们自己拯救了自己，救赎了自己的真我，与上帝完全合一。通过尊崇、热爱和崇敬这个典范，你们将其吸收了进来，于是上帝就在你们的内在生命中变得活跃起来了。”

至此谈话改变了主题，我们开始探讨是否有可能前往香巴拉。大喇嘛问他能不能去那里。人家回答他说：如果他能抛开自己的身体、再把它重新聚合起来，就可以毫无困难地到那儿去。不管怎样，这些大师们当晚要去香巴拉。我们商定晚上他们要早早到我们的住所集合，而托玛斯将陪他们一同前往。事实上，我们回去后没多久他们就来集合了。短短地交谈了几句之后，他们出了门。后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我们没再见到他们。

在此期间，我们忙着给那座寺院绘图并编号。一天，当我们在这一寺院的一处墙基里搜寻时，挪开大量碎屑后发现一块古老的大理石板。我们把它拿到外面去清洗。洗完之后，这件作品的美丽及精细做工令我们全都感到惊奇，就连喇嘛们也是如此。

一位老喇嘛告诉我们：从前那座喇嘛寺由几位大喇嘛领导，而他很小的时候就成为了其中一位大喇嘛的弟子。在那个时候，这块石板安放在寺院墙壁的一个壁龛中。他师傅坚持要大家在每月第一

个星期一的早晨九点去拜望这块石板。人们来到存放石板的壁龛那儿，静默三、四分钟。这时一个声音就开始唱起那块石板的历史和上面雕刻的那些伟大内容。

据那声音所唱的，这是一对石板中的一块。它们被雕刻出来是为了纪念好几十万年前在如今美洲大陆的一大片区域存在过的一个繁荣、伟大的白人文明。这声音曾唱道，那第二块姐妹石板仍然存在。人们将会在创作它的母大陆中找到它。这证明那块大陆的确存在。

我们把那个声音所唱的资料记录下来。多年以后，当我们在上述地区工作时，在一座高墙中找到了嵌在那里的双生石板。而这个地点正是那个声音在歌唱中明确指出的。这堵墙属于中美洲一座目前已毁坏了的古老寺庙。通过这个事例我们可以看出：传说和歌谣确实会使一些真相大白于天下。

我们对那块石板和那歌曲中反复唱到的传说的关注，使我们获得了其它资料和文献，而这些在我们以后的研究工作中提供了不可估量的帮助。这件事对于我们看到达赖喇嘛宫殿中的档案资料和存放在寺院中几百个世纪的秘密文献也起了决定性作用。那些看守者完全不了解这些文献的重要性，甚至都不知道很多文献的存在。正是那个声音所唱的传说吸引我们走向这些文献的。除这块石板外，其余的都是抄本，但那些抄本制作得很好，而且它们让我们后来得以找到了原本。

第三卷

第九章：神圣本源对人类的告诫

第二天中午我们接到通知，说尊贵的达赖喇嘛将在宫殿中接见我们。这天晚上大喇嘛来到了我们的住处，教给我们一些与这仪式相关的知识。他对我们这么快就能得到接见感到很高兴，因为这通常要延迟一段时间。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一位信使回来告诉尊贵的达赖喇嘛这次对香巴拉的访问进行得很好，于是他立刻同意给我们这种优待。而且他也听说了我们在那个有座小屋自动长出的村子里的种种奇遇。

我们非常想给人家留下尽可能好的印象，因为我们已经正式申请获得许可证，好在整个地区继续进行工作。很快有人告知我们：地方长官博哥多喇嘛将在午前到达，并且他让一位信使带来通知说他会竭尽所能地帮助我们。这真是让我们喜出望外。显然，我们这个小群体明天将度过紧张、忙碌的一天。

我们很早就起了床，陪着一伙人去迎接那位地方长官，向他致以敬意。他对我们这个举动非常满意，邀我们与他同行并去他那里作客。我们接受了邀请。当我们与这位长官到达宫殿时，人们簇拥着我们来到会客室。从那儿我们直接去了一个地方，在那里要举行我们受达赖喇嘛接见前的初期预备仪式。

当我们到那里时，三位喇嘛正端坐在中间的织锦高椅上，而其他地位较低的喇嘛则以打坐的姿势坐在地上。两名身穿打褶红袍的喇嘛站在高凳上，领着众人念经。我们的院长朋友（那位大喇嘛）坐在一个上面有伞盖的宝座上，等候着地方长官的到来。

喇嘛寺的大院为这个场合装饰得很华丽。那些装饰表现的是1417年宗喀巴出现在其寺院石头祭坛上的情景。当时他给众人讲

道，说的是人的圆满成就的伟大之处。随后他经历了形体的变化并和自己的身体一同消失了。以后他又回来创建了“黄教”，即“西藏强化改革教会”。拉萨是这个教会的中枢。

过了一会儿，那位地方长官和随行人员一同进来，径直走向刚才院长所坐的宝座。此时院长已从那上面下来了。他们站在一起接待我们，并把我們送到了达赖喇嘛的召见厅。这个大厅装饰着华丽的丝质壁毯和漆成黄色的家具。

我们由护送人员引领着，在达赖喇嘛大人面前跪了一会儿，然后站起身来。有人让我们坐下。院长以我们的名义讲话并陈述了我们来访的目的。达赖喇嘛大人起身请我们走近一些。一位助理把我们领到众人前面，让我们站在各自的位置上。院长和地方长官分别站在我们这一排的两端。这时达赖喇嘛从他的宝座上走下来，站在我们面前。他由一名助理手中接过一柄权杖，一边沿着我们的行列行走，一边用那权杖轻触我们每个人的额头。随后他通过大喇嘛的翻译，对我们来到西藏表示欢迎。他说，能在我们逗留于这座城市时接待我们这些客人是他的荣幸。他请我们在此停留期间始终把自己当作是他家乡和人民的贵宾，以后任何时候如果我们决定回来的话也是如此。

我们向他提了很多问题，得知他将于明天予以答复。他邀请我们去研究安放在宫殿地道中的那些文献和经板。他叫来一位助理，下达了好几道命令。虽然没有人把这些命令翻译给我们听，但我们明白那意思是我们可以在宫殿中完全自由地、不受限制地通行。然后达赖喇嘛大人赐福给我们，与我们热情地握了手，并让院长和地方长官把我们送回了住所。这二位请求我们允许他们进去，因为他们想就许多问题再详细谈一谈。

大喇嘛开始说道：“自从你们在那个小村子里和我们一起住了段时间之后，我们遇到了很多不寻常的事。我们研究了这座寺院里的各种经板，发现它们都涉及戈壁地区的那个古老文明。我们确信所有文明和宗教信仰都来自于一个独一无二的源头。我们不知道这

些经板来自何处、造于何时，但我们确信它们记载的是一个生活于好几千年前的民族的思想。吉苏-阿布的一位流浪喇嘛为我们做了翻译。我们带来了一份简短的译文摘要。请允许我待会儿读一下。

“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目前的宗教思想只能追溯到不超过五千年前。可以说这些思想是那个时期人们的想法和信仰所构成的一个混合体。其中有些是神话，有些是传说，另一些则带有纯粹的神启特征。然而没有任何一个思想能让人隐约看到人类的终极结果。它们没有指出上帝的基督属于个体的最高完善。

“大师们的教义则断言：我们可以经由过一种体现这个典范的生活来达到那种完善。我们在这类教导中生活了那么久，怎么偏偏把它们遗漏了呢？现在我很容易看出，佛陀和所有伟大的开悟者都曾教导过这种理论。我们离这些教导如此接近，怎么偏偏不理解其真正的重要性呢？

“我们知道，我们亲爱的宗喀巴已经通过他所过的生活而达到了这种开悟程度。我知道还有一些人也在这条路上走得很远，其中就包括今天接见你们的那位亲爱的朋友。我曾见过他任意出现和消失。然而普通大众则停滞不前，悲苦可怜，一心迷恋宗教职位。为什么要掩埋真相？为什么不教给人们：要让那伟大的、唯一的法则运作起来？为什么不教给人们：要表现得就像那个法则、那个完美的状态一样？

“我领悟到在那个无与伦比的文明中，每个人都确实了解这个法则，而且在体验它、专注于它并与它完全合一。所有与此不同的表现都是由人类自己造成的，是源自于人对这完善法则的无知。这个法则已经足够稳定，完全可以被提供给整个人类家庭了，不是吗？

“与之相反的，就不是这个法则了，而是对这法则的一种分割，可以看作是整体的一种单一表现，脱离了整体并独自强化，直到变成一个孤立的粒子，没有极性，与其源头也没有连接。这个部分飞入太空中，好像在沿着某一轨道运行，然而它只是在寻找轨道，因

为它根本就不具有供其使用的轨道。它只是把其源头的轨道归为己有，却绝不与其源头合一。

“如今在我们太阳系里可以看到几百万个这样的例子，尤其是在木星和火星之间的区域中。那里存在着大量小行星。它们看似与太阳联结在一起，因为它们好像在沿着围绕太阳的一条路径运行。然而实际上它们只是在沿着其亲属木星的轨道行进。这是由于木星对它们有引力，而且它们缺少对于太阳的极性，而太阳才是它们真正的源头。它们是与木星同时从太阳中分娩出来的，却绝不会与木星一同固化。它们继续在木星旁边无限期地飞行，完全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源头是什么。我们确切地知道：这种现象是由于这些小行星缺乏对于太阳的内在极化而造成的。

“这是木星的错吗？抑或是太阳——它们的真正母体——的错吗？倒不如说，这错误应该归咎于那每一个小微粒。对人类来说不也是如此吗？天父有错吗？错的是那拥有最大智慧的，还是那体现最小智慧单位的？这错误肯定应当归咎于那些最小的，因为是他们拒绝与那最大的合一。”

随后大喇嘛转向埃弥尔，说道：“自从遇到你们之后，我看出完全是由于我的过错，我才在自己被伟大所环绕时仍紧抓住狭隘的观点不放。不过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说说那译文吧，因为正是通过它我才到达了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转折点。”

大喇嘛朗读道：“那指导性的本源、那伟大的最初起因看见了祂的儿子基督——那完美的人。祂说：‘这就是主神，是我存在的法则。我把统治天空与大地及天地间万物的权力托付给了他。这完美的儿子根本不需要受任何世俗观念的奴役，因为我这神圣的完美典范超越于所有奴役之上并拥有和我一样的种种能力。因此我将通过我之存在的主神之口来讲话。

“‘我只给你们这一个指令：在那神圣的创造意志中与我合作。你们将不需要任何其它指令。不要在我面前设立任何雕像，也不要你们面前设立。这样你们就不会把任何形象奉若神明，而你们会

知道你们就是令我快乐的神，将像我一样去进行统治。现在，我的儿子，靠近我，融入我之中。我将是你自己，而我们合在一起就将是上帝。你的身体是上帝理想化的身体。在人类种族从未被投射于显化形态中时上帝就已存在，而祂现在仍然存在。这身体是人类的神圣存在，是上帝的造物。全体人类都拥有这完美的身体，只要他们接受其真实的形象。它是上帝的圣殿，是属于人的，也是为人而建成的。

“‘你们将不雕刻任何形象，不雕刻任何与居住在天空、大地或地上水域中的存有相类似的东西。你们将不把任何材料加工成形象或偶像——所有创造性的本质材料都属于你们并持续不断地供你们使用，其数量超过你们所需。你们将不在任何制造出来的物品前弯腰鞠躬，不会变成它的奴仆。这样就不会有任何嫉妒、罪恶、道德败坏被归咎于你们的任何一代后人。你们将坚定地凝望那神圣的起因。你们对祂所形成的理想标准将不会降低。这样你们对于我给你们带来的这个典范将表现出同样的爱。

“‘你们将崇敬这神圣的起因或指导性本源，知道祂是你们的神圣父亲和神圣母亲。因此你们所活的天数将多过海边的沙粒，而那些沙粒是数不尽的。你们将不想造成伤害、毁灭、死亡，因为那些造物也是你们创造的。他们是你们的儿子和兄弟。你们将像我爱你们一样爱他们。

“‘你们将不会通奸，因为你们对他人所做的，也就是对你们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心爱之人所做的。而他们都是那神圣起因所爱的，正如那神圣起因爱你们一样。

“‘你们将不会偷窃，因为你们所偷的只能是那神圣起因的东西。假如你们偷窃神圣起因的东西，那就是在偷窃自己的东西。

“‘你们将不会针对任何人做假证，因为那样的话你们就是针对神圣起因做了假证，而祂是与你们合为一体的。

“‘你们将不贪图他人的任何东西，因为那样的话你们就是贪图神圣起因的东西，而祂是与你们合为一体的。通过与神圣起因相联通，你们会拥有那完美的、真正属于你们的东西。

“‘你们将不会制造银质或金质的形象以把它们当作神来崇拜，而会感到自己是与所有纯净之物相联通的，且将始终保持纯净。这样你们就将无所畏惧，因为除了你们自己，没有任何神会来使你们受苦。你们将会知道：那神圣起因（不是人格化的，而是非人格化的）为一切万有而存在并完全包围着一切。那时你们将建起一座祭坛，在上面你们将永久燃起的不是众神之火，而是上帝——那指导性本源——的神圣火焰。你们将看出自己就是基督、那完美之人、真正本源的无与伦比的儿子、神圣起因的孩子。

“‘完全明白这一切后，你们就可以说出上帝的圣言以使其显化出来。你们既是造物又是造物主，在上、在内、在周围，与那神圣的指导性本源、神圣起因、上帝完全合为一体。宇宙服从于上帝的声音——那通过人来说话的静默之声。人在说话。上帝总是通过人来说话。因此当人说话时，就是上帝在说话。’”

读完后大喇嘛又说道：“联系前面所说的这些，我制定了以下指导原则，而这大大明确了我的观点。所有思想、话语和行动都应该是明确的，都应该与这明确的原则相通。在开始形成对某件事物的一个想法、一句话语或一个行动时，我发现我就是那个事物本身。我具有了那个显现出来的典范的形态。

“在我最苦闷的日子里，我知道上帝存在着。当我恐惧时，我明确自己对于上帝——那居于我内在生命中的天父——的信仰。我平静地安睡，确信一切都好，确信我从现在起已达到完善。我认识到上帝是那包含一切的神圣思想。我清楚地知道人是上帝的基督，是与上帝——我的天父——一模一样的。我从此与神圣的源头完全合一。

“看到那绝对之灵的日子缓慢而又肯定地临近了。我从今天起认出了祂。此时此地祂就在这里，圆圆满满，十全十美。我表示感

谢并赞美所看到的绝对之灵。天父，我谢谢你从现在起让我所见的成就了 my 的最高理想。

“在工作时，我应该按照上帝那清醒、可靠的法则而始终觉知到自己的工作。现在我明白了那句话的意思：‘我给你们我的平和，给你们我的爱。我把这些给你们，却不像世人习惯的那样去给。’

“我也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为我建一座内在的圣殿吧，好让神圣的‘我是’能在你们之内住在那里。这神圣的‘我是’就是你们的上帝，而你们就像这‘我是’一样。’这指的不是任何教会或教士组织，而是指每个人内在真正的和平圣殿。上帝——那万物的源头——确实就住在那里。

“人类曾建起礼拜堂以聚集起来敬拜那真正的典范——上帝和人都拥有的内在基督。但是人们很快便崇拜起了那座礼拜堂，并造出了没有意义的偶像和像今天这样的教会。

“通过专注于那真正的典范，我倾听自己内在的神圣声音。这个声音的启示带给我安慰和灵感，并在日常工作中指导我。‘即便只有两、三个人以我之名聚在一起，‘我是’也总在他们中间。’这话是千真万确的，因为‘我是’始终都在人的内在。

“如果我想取得进步，就得下功夫并坚持不懈，绝不让自己动摇或气馁。我是基督，是上帝树立的典范，是天父所喜爱的，是天父上帝无与伦比的儿子。我是那个知晓、明白并与天父合作的无与伦比的人，是上帝所认得的无与伦比的孩子。而祂认得所有的人，因为所有人都可以宣告：‘我完成了。’”

第三卷

第十章：夜晚九点的神秘唱经声

第二天早晨我们正在等候院长时，一位信使来通知说，达赖喇嘛将在下午两点接见我们。为此我们去找院长，并在接见厅的出口遇见了他。他看上去容光焕发，因为他手里拿着一份允许我们在这个地区自由通行的许可证。

院长看了那份刚才给我们送来的信件，说：“对你们的召见不是命令，而只是请求。这次接见的目的是把你们的通行证正式交给你们。”

由于我们全都齐聚在这里，有人提议立刻到文献室去。我们全体都去了，一到那儿就发现有个大大的惊喜在等着我们。那里有数千块粘土板和镌刻在铜及青铜上的文献资料，还有一些精雕细刻的白色大理石薄板。这是我们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细看这种文献，因此我们决定马上就仔细察看一番。

院长跟我们说他对这些经板不太熟悉，但有人告诉过它们出自波斯。他主动提出去找一位熟知这些经板的喇嘛来。于是他就去找了，而我们则开始了研究。我们这群人里没有一个认识经板上使用的那些文字。这种经板是由两块白色纯大理石板做成的，每块有六到七毫米厚，用一种我们无法辨识的粘合剂粘在一起。板的边缘被巧妙地加工成斜面，而且每块板的周围都环绕着五厘米宽的浮雕图案。这些图案中很多是用纯金镶嵌而成。所有标题也都是纯金的，只不过不是凸起的。这些经板被仔细按组编了号，每组都带有一个金的号数。

日期用缠绕着葡萄藤和叶子的花环来表示。比如要记下“1894年1月1日”这个日期，那么一年中的第一个月用一朵玉石镶嵌

的、花蕾尚未开放的花来表示。一个月中的第一天则用一朵金子镶嵌的花蕾半开的花来表示。“1894”中的数字“1”用一朵花蕾刚好开到露出雌蕊的花来表示，其花瓣用青金石镶嵌而成。那雌蕊是金的，末端有一小粒嵌入金子中的钻石。

数字“8”用一朵盛开的花来表示，有八根金子镶嵌的雄蕊环绕在雌蕊周围。每一根雄蕊的末端也都有一粒嵌入金子中的钻石，只是比雌蕊上的钻石要小一些。数字“9”则用一朵有九个花瓣的盛开的玫瑰来表示。第一个花瓣是用青金石镶嵌的，第二个是玉的，第三个是玉髓的。这个顺序重复三遍，表示已到了手指数的末尾。因此那些工匠使用的是从零到九的编号法，然后再重复使用前面的数字。

“4”是一朵正开放的百合花，已经露出了雌蕊和三根雄蕊。这朵花的花萼是用淡白玉镶嵌而成的。那些雄蕊则是过了火的蛋白石嵌入四小粒钻石。雌蕊由青金石镶嵌而成，也装饰着四小粒钻石。

用来镌刻文字的地方环绕着一棵金子镶成的极细的葡萄藤，上面有翡翠的叶子。每个细节都制作得尽善尽美。每块经板本身就是一件完美的珍宝。这些经板的样式及表示日期的方法似乎表明它们是在亚特兰蒂斯时代初期加工而成的。如果把它们拿去售卖的话，每一块都抵得上一个国王的身价。

就在我们浮想联翩时，那位负责管理文献的老喇嘛陪着院长和另一位高级喇嘛一起来了。他给我们讲起了这些经板的故事。我们听得入了迷，以至于院长不得不提醒我们达赖喇嘛召见的事。时间就快到了，而我们得事先换上华丽的袍服。

我们回到住处，看到那儿有为我们准备好的长袍——每人一件。但这袍子的穿法对我们来说成了个意想不到的障碍。时间过得飞快，于是我们决定做个大胆而又迅速的尝试——把那袍子胡乱套在身上。后来我们才知道有些人是里外穿反了，也有些人是前后颠倒了，不过也有几个穿对了的。到达召见厅时，我们看见达赖喇嘛

带着侍卫穿过前厅以从大门进入大厅。我们确信看到他脸上掠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我们表现出小心翼翼的样子，等候着侧门打开——那表示我们进入大厅的时刻到了。很快那扇门就开了。有人把我们领进那个装饰得极其豪华的房间。我们从未见过那么华丽的装饰品。天花板构成一个巨大的穹顶，上面装有三个大窗。太阳强烈的光线穿过这些大窗涌入房间。那种光辉壮丽之美简直无法用语言描述。墙上挂满金丝壁毯，毯子上有用银线绣成的图案。

在大厅中央，达赖喇嘛坐在一个覆盖着金呢绒的高台上。他身穿一件金线织成的长袍，上面有紫红色和银色布料的装饰。院长和那位高级喇嘛把我们领到他面前，像以前一样站到了我们这一排的两端。说了几句表示欢迎的话后，达赖喇嘛从他的高台上下来，抬起双手站在我们面前。我们跪下来接受他的赐福。

当我们站起来时，他走向我们队长，把一枚胸针别在他胸前，并通过翻译宣布说：“这枚胸针授予您和您的同伴在整个地区通行的自由。你们可以在这里随意旅行。此外我还要加上这份给予您‘西藏居民’称号及地位的证书。我授予您‘大戈壁领主’的称号。”

随后他沿着我们这一整排走过去，给我们每人胸前都别上了一枚类似的、但略小一些的胸针，并说道：“戴着这个吧，把它当作我信誉的担保。这会让整个西藏地区对你们开放。无论你们去哪儿，它都可以充当你们的通行口令。”

随后他从院长手中拿过装有证书的卷筒，把它交给了我们队长。这些胸针很漂亮，是用金丝镶嵌的，中间镶有达赖喇嘛的玉质浮雕肖像。那肖像极其生动，惟妙惟肖。达赖喇嘛和他身边所有的人都非常和蔼可亲。我们除了说“谢谢”，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

那位管理文献的老喇嘛被领了进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将和达赖喇嘛共进晚餐。饭后，谈话转向了那些令人惊奇的经板。达赖喇嘛和那位老喇嘛借助一名翻译，向我们详细讲述了它们的故事。我们仔细做了记录。现在我将其记述在这里。

这些经板是一位佛教僧人在一座波斯古寺废墟下面的地窖中发现的。那位僧人说，他在打坐时听到废墟中传出轻柔悦耳的歌声。正是这歌声把他引向了那些经板。这歌声是那么柔美，嗓音又那么明净，于是他的兴趣被激发了起来。他顺着歌声传来的方向走去，来到了破败不堪的地窖中。那声音似乎是从下面传出来的。他细细察看了一番，却未发现任何入口。于是他决定确认那声音来源于何处。

他弄来一些简陋的工具，开始在碎屑中挖起来。他很快发现窖底的那处地面似乎是一块石板。这让他心里感到很失望。他一度以为是废墟中的风声使他偏离了正轨。

在离开那地方之前，他坐下来冥想了一会儿。当他处于这种姿势时，那个声音变得更加清楚、明晰并叮嘱他要继续探究下去。他使出了近乎超人的力气，终于挪开了那块沉重的石板，发现了一条通道。他一跨进入口，那通道就像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照亮了。在这位僧人面前闪耀着一种灿烂夺目的光。他跟随着这个光。它把他领到了一个由厚重石门封闭着的巨大地窖的门口。当他注视那石门时，门上的铰链开始吱嘎作响，一大块门板慢慢移开，露出了一个入口。他从那儿走了进去。就在他跨进入口时，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它是那么清晰、柔美，仿佛其主人就住在这里面。刚才似乎固定在门口的光一直移动到了巨大穹顶的中央，把它完全照亮了。那些经板就在那里，在一个个壁龛中，覆盖着多年累积的灰尘。

这位僧人仔细察看了几块经板。他领悟到了它们的美和价值。他决定等有机会时把这件事告诉给两、三个值得信赖的人，跟他们一起研究出办法来，好把这些经板从那儿搬走，放到安全可靠的地方去。他离开了那个地窖，把石板放回原位，重新盖上碎屑。然后他出发去寻找愿意相信他说的话、并有勇气和办法去实施他那个计划的合伙人。

这一找就找了三年多。几乎所有听到他讲述那个发现的人都认为他完全疯了。终于在一次进香朝圣的过程中他遇到了三位僧人。

他是以前在一次类似的朝圣中认识他们的。他给他们讲了自己的故事。他们显得非常怀疑。但是有一天晚上九点整，当他们围坐在营火边时，那个声音开始唱起一首关于那些经板的歌。第二天他们就离开了朝圣之地，开始朝那片废墟行进。从这时起，那个声音每天晚上九点都唱歌。这四位行者越是疲倦和沮丧，它就唱得越是轻柔、优美。

在这旅程的终点，当他们走近那片废墟时，一位少年的纤瘦身影在正午前一小时出现在他们面前，一边唱歌一边把他们引向废墟。他们一到那儿，那块石板就被抬了起来。他们立刻走向那个地窖。石门在他们走近时打开了，于是他们走了进去。短短的一瞬间已足以使那些僧人确信这个发现的价值。他们为此欣喜若狂，三天都没有睡着觉。他们急忙赶到一百多公里外的一个村子去弄骆驼和给养，以便把这些经板带到安全可靠的地方。

他们成功地搞到了十二匹骆驼并返回了废墟。他们把那些经板精心包好以使它们不会损坏。随后他们又找来三匹骆驼，开始经波斯和阿富汗一路远行，走向白沙瓦。

在白沙瓦附近，这些僧人把他们珍贵的行李藏在一个偏僻的洞穴中，在那儿放了五年。为保护这些经板，他们中的一人总是待在洞口打坐。从白沙瓦，他们又把这些经板带到了旁遮普的兰达，在那儿存放了十年。然后，这些经板又一点一点地被慢慢带到了这里，存放在达赖喇嘛大人的宫殿中。这已经有四十多年了。它们还得从这宫殿再送到香巴拉去。换句话说，我们是在它们转运途中看到它们的。

故事讲到这儿，一名助理把那些经板中的四块拿进了这个房间。他把它们小心地放在那个类似于桌子的台座上，好让围坐在这台座边的我们能从正面看到它们。就在时钟的指针指向九点整时，一个声音开始有节奏地唱了起来。歌声极其柔美，尽管那高音是由一位少年唱出来的。

以下是对所唱歌词做出的尽可能忠实的翻译：“我们无法否认存在着一个极其智慧的灵、一个浸透所有事物的神圣而又无限的智能。因为祂浸透所有事物，所以祂是无限的并构成万物的源头。祂是神圣的。祂那显现为思想形态或物质身体的神性构成了所有事物的真实存在。

“你们可以随意称呼这无限智慧的智能之灵，比如称祂为‘上帝’或‘至善’，因为人总得给一切事物都起个名字。人一旦命名了某一事物，就有权将其带入到存在中。如果那名称是怀着尊重、崇敬和赞扬而起的，人就可以变成他所命名的。

“所以你们看，人可以选择变成上帝或变成牲畜。他会变成他选择去遵从的那个典范。按照这种理论，人显然是上帝无与伦比的儿子，或者是牲畜独一无二的儿子。如果他的眼睛凝视着恶，他就变成魔鬼；如果他凝视上帝，他就变成上帝。

“这无限智慧的智能之灵在未显化的状态中是静默、沉思的。但那神圣的智慧就在那里并感觉自己是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造物的制造者及沉思者。在那静默的状态中，祂看到一切都是停滞的。祂决定创造出宇宙，于是形成了这宇宙该有的图景。除了这幅神圣的图景外，宇宙没有其它可遵循的蓝图，所以它便自动呈现为那神圣智慧所决定的形态。它持续不断地扩展下去，直到完全变成可见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宇宙——与那属于它的完美蓝图相符。

“这理想的神圣蓝图始终被那智能之灵所感知和管理，并将继续这样。那神圣的智慧知道：若要圆满表达自己，就一定得创造出一个有生命的形态并赋予其各种潜力。于是祂创造出了永生不死的人。

“这个在各方面都与不同的神圣典范，就是今天人类的永生部分。因为人是在那神圣之灵的神圣理想中被创造出来的，所以他只能是本源的神圣之子，可以统治所有属性及状况。说他是‘神圣之子’意味着他与那伟大的本源是合一的，而不是那本源的仆人。这神圣之子必定得完全拥有其自由意志，绝不能变成奴隶或傀儡。

“这个永生的典范必然始终包含着那中央火焰的一个火花——正是那中央火焰赋予他生命并将他投射于存在之中。最终变为人身的那第一个细胞就是这样投射而来的。它是那永恒生命的火花，绝不会死去。这个细胞的名字就是‘基督’。尽管它分裂、复制数百万次，但始终保留着那神圣之灵投射并植入它内在的那幅图景。人的思想无法腐蚀它，因此人始终都是神圣的。

“这个细胞将其神性投射于所有分裂生殖而成的细胞中，除非人的思想将那些细胞腐蚀破坏掉。这些细胞聚集在一起，最终形成了被称作‘人体’的一个容器、一个外壳。那个灵或本质保持不变并拥有智慧。这个智慧使祂能感知到在其周围发生的各种变化。如果人使自己保持在其高级王国中，那他这就是这神圣之灵，而这神圣之灵就是上帝。

“人应该想着他的高我，应该思索祂、崇敬祂，并把祂作为自己最内在存有的组成部分来感谢、祝福祂。首先他应该相信高我的存在。这种信念会引导他去了解这个‘我’。随后祝福与感谢会使这个‘我’显现出来，于是人就变成了这个高我。这就是获得真知的途径。

“起初，大脑似乎是认知器官，因为它是由最灵敏的细胞聚合而成的，而这些细胞最先响应思想的振动并将这些振动放大以使其能被感知到。然后这些振动经过挑选，再被发送给各个器官。只要这些振动保持在神圣秩序中，它们中的每一个都会到达那个适合于它的器官。

“每个器官、每个神经中枢都有一个特定的振动放大装置，用来集中那个真正的人的生命。当这些中枢处于和谐、协调的状态中时，人就会显得非常镇定、有力。他会在其创造性活动中体现出圣灵，体现出那无限智慧的智能之灵的全部。灵魂与肉体是聚集于一个中心的。没有人能完成一项工作而不有意或无意地将自己的全部才能集中于这个中心之地。那是力量所在的地方，是人内在的基督，是至高无上之处。

“那人怎么会因争执、不和、罪恶或疾病而受苦呢？假如他没有先把这些东西设想出来并因此而允许它们显现出来的话，怎么会那样呢？如果他始终专注于那神圣的宇宙智慧之灵，就没有任何低级的东西能够渗入他的意识。通过把那个最高典范始终保持在自己智慧思想的清水中，人变成了上帝。在任何时候，他内在的声音都会给他可靠的回答。

“在意志背后存在着愿望。当处于纯净状态时，意志是由愿望所驱动的一股没有色彩的力量。如果意志没有被着色或被指挥，它就会一直不活跃。但如果我们让愿望与意志的力量协调起来，那意志力就会立即做出反应并召唤百万雄师来执行它的指令——唯一的条件是这些指令得符合那神圣的和谐。

“有不可胜数的世界，但所有世界都出自一个唯一的神圣思想。这个思想的神圣法则便是不可能出错的神圣秩序。其造物可以自由决定是否服从于这个秩序。造物们可以制造出导致痛苦、不幸、仇恨与恐惧的混乱。他们可以造出这些东西来。

“那伟大的神圣本源呈现为一道金光。祂并不遥远。祂就居于你们自身之中。你们要让自己保持在祂的光中，这样你们就将看清所有事物。首先，当你们表现自己时，要让自己的思想与那创造了这些世界的思想相联通。那带来和平的秩序，应该从混乱的黑暗及混乱引起的大量苦难中浮现出来。当人懂得了他与那一切美、一切力量、一切和平的本质思想是一体的时，他就会知道没有人能偷走他心中想要的东西。他将站在光中，把那本应属于他的东西吸引到自己身边。

“我的儿子，只让你想要的图景进入你的思想吧，而你想要的就是那神圣的真理。只去思考你心中的真正愿望吧，要知道它是最高尚的并无害于任何人。它会立刻在大地上显现出来并归你所有。这就是心想事成的法则。如果有人伸出手去想把闪电引到他兄弟的头上，那雷电将穿过他自己的灵魂和身体。”

更深入的研究或许会表明这些经板只是一些抄本，是为了保存原件而制造出来的。可以肯定的是，它们应该造于印度雅利安时代初期。据我们所知，文明世界对类似于这种经板的东西一点都不了解。如果不是出自那唯一的神圣源头，它们还能出自哪里呢？它们的内容可以作为几千首歌曲和诗的主题。

“哦，人，你的王冠在哪里？
神圣的永生将它传递了下去。
你的灵魂在哪里？
祂在神圣的无限中出生，
单为你而选定，
直到最后的世纪。”

那四块经板就在这里，立在我们面前。每一块都抵得上一位国王的身价。

第三卷

第十一章：游方喇嘛的异能与朝圣路上的奇迹

我相信读者会原谅我在此偏离一下主题。我们在一些彼此相距甚远的地方找到了与最古老文明直接相关的文献，而我觉得有必要尽量简短地向读者做些介绍。

我想谈谈他们的艺术和文化，也谈谈使这些文明保持在极高显化水平上的最重要的思想和原因。

现在只有极少的几个人群在继续践行那种高级生活方式。如果把他们的成就介绍给世界，那对于正走向文明上升曲线的一个新高峰的人类来说，这些人群就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座座灯塔。但不知道少数人的错误在多数人的认可下，是否会再次吞没这个世界，并在一个巨大的时间周期里把大部分人拖入遗忘之中。

我们所看到的景象向我们显示出：现在包含着整个未来的萌芽。只有现在的所作所为能使未来显现出来。如果现在是完美的，那未来就不可能不完美。这并不是把现在的完美转移到未来中，而是对现在完美的觉知会产生出对完美未来的觉知。

无论我们走到哪儿，都会发现一个曾在某一时期完全活在当下的民族留下的痕迹。他们的整个未来都与他们当下的作为完全和谐一致，以至于那未来不可能偏离完美。这就是那条戒律的由来——“你们不要为未来担心。”他们遵守这样的规则：“真诚地活在当下，未来必会与当下相符。”

这种思想重现在他们的民俗中，重现在他们的歌曲和祈祷文里——甚至是写在转经筒上的祈祷文。西藏人特别爱跳的“魔鬼舞”是用来吓唬和赶走那摧毁了他们种族意识的恶灵的。这个舞蹈在应

用中变成了一个驱赶恶灵的简单仪式。人们过于担心那些恶灵了，以致忘记了那个包含一切的灵性领域。

这种现象不只是某个种族或某个信仰才有。它是遍及世界的。最初的舞蹈本来表现的是那被牢牢植入的美与纯净。这美与纯净是那么根深蒂固，以至于不可能被根除，即使是某个邪恶的建议也不行。

我们还研究了关于“沙海”精灵的那些故事。在中国，这“沙海”被称作“戈壁”。在那里很多地方，人们曾听到古怪的叫声。我们也多次听见有人叫我们的名字。有一次我们感觉似乎一大群人在近旁吵吵闹闹。我们还常常听到各种乐器声伴随着非常柔美的歌声。我们看到了很多幻景，听到了流沙的声音。

我们确信那是因为沙漠上空某一高度的气层非常清澈，所以在某些时候，当各种外部条件相互协调时，这些气层就像共振台一样反射出以前发出的振动。我们相信中世纪的一些事件就是以这种方式再现出来的。

我们的工作牢牢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因此时间就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快流逝。在那位老喇嘛的指导下，我们抄写了许多经板和其它文献，并对它们进行了绘图与编号。

我们离开这里的那个早晨阳光明媚，一切都为我们去日喀则的旅行做好了准备。我们已经向达赖喇嘛身边所有的人都告了辞。此时一大群人挤在街道上，争相对我们说“再见”。到处都有人挥手道别或为我们祈求平安。一群代表在我们前面走了好几公里，摇着长棍顶端的转经筒。有五十个人一直陪我们走到了布拉玛普特河上游的日喀则。

当我们走近这座西藏第二大城市时，看到了位于城外两公里处的“塔什兰坡”大喇嘛寺。寺里的一群代表走了五公里来迎接我们。他们在我们逗留期间给了我们热情的款待。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向我们表示欢迎。

进入这座喇嘛寺后，我们感觉到宁静与平和就像一个巨大的临在浸透这里的一个个房间。这地方确实很适合休息，好让我们能在下一段旅程中前往多玛湖和桑斯哈瓦。在桑斯哈瓦，我们非常急切地研究了这座寺院的文献。我们一心想从那儿尽快前行，因为已安排好要让我们在波拉塔桑伽寺会见布哈曼旺次大师。

与喇嘛们一起吃过晚饭后，我们谈论着寺庙的众多与美丽，随后谈话转向宗教信仰之间的分歧。一位非常老的喇嘛说道：“喇嘛与瑜伽信徒的信仰不同。瑜伽信徒不承认某一个人的学说可以是终极性的。他们认为所有人都得在其内在获得全知。而喇嘛们则严格奉行佛陀的教义——根据一切可能性，每个人都会成长起来并达到他自身的伟大。一个基督徒会达到基督意识。一个佛教徒会像佛陀一样修成正果，等等。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上帝，而到处人们都说上帝是按照祂的样子造了人。所有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神灵。有些有火神，有些有收获之神，等等。每个人都觉得他的神比他兄弟的神要好。那怎么能说上帝是照祂的样子造了人呢？我看既然有这么多神，倒不如说是每个人照自己的样子造出了上帝。”

我们见到了六位大喇嘛。他们领导着一个叫作“游方喇嘛”的群体。这些喇嘛四处游走，身上没有钱，却从不乞讨。他们不接受任何人的食物或金钱。他们彼此始终保持联系，也与寺院中那六位大喇嘛始终保持联系。这个群体分成三组，每组由一个喇嘛领导。这三个喇嘛与寺院中那六位组成了一个九人的“指挥部”。那三个组长可能会待在三个不同的国家。每一位旅行中的喇嘛都与其组长保持直接的联系，而这个组长又与那六位大喇嘛保持联系。我们把他们所使用的联系方式叫作“思想传递法”，因为我们想不出更好的名称了，不过我们知道那是一种极其精妙而又准确的力量。人们把那称作“阿特玛”（atma），也就是“不经过中介的灵魂交谈”。我们见到了这些喇嘛中的六位并在第二天与他们一起吃了午饭。

那位老喇嘛告诉我们说，等工作结束了，他会陪同我们去波拉塔桑伽寺。我们接受了他的提议，因为他是那位穆尼的朋友，而那位穆尼是我们的向导和翻译。这两位都在我们研究文献时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在一次谈话时，那位老喇嘛随口说了这么几句：“上星期一离开你们的那些同伴中有两位今天十一点半会到达加尔各答。如果你想和他们通信的话，可以这么做。”

我们队长写了封信，信中让我们的同伴直接去达吉岭办一件需要仔细处理的事，并说我们肯定会在8月24日到达那里。他在信上注明了日期，抄写了一份，把原件递给了那位喇嘛。那位喇嘛读了信，把信纸小心折叠起来，放在了一边。

我们的同伴确实于8月24日和我们在达吉岭会面了。

他们给我们看了一封手写的信。那是他们到达加尔各答还不到二十分钟时有人亲手交给他们的。他们曾猜想那个送信的人是带着指令被提前派出的信使。因此我们现在有了具体证据以证明某些喇嘛的才能。如果这些才能可以在某一方面扩展，那怎么不可以在各个方面扩展呢？

我们非常想赶快去波拉塔桑伽，因为在这个很适合朝圣的季节里，应该会有大量朝圣者聚集到那里。我们路过格扬则时有人告诉我们说，我们会见到一位非常出众的“舍拉”（信徒）。人们都叫他“喜乐信徒”。他的歌声和笑声能疗愈他的听众并帮助他的同伴通过路途中艰难的路段。

当我们走进喇嘛寺院子里时，一位稳稳站立着的年轻人朝我们走来，一边说着表示欢迎的话。他告诉我们，喇嘛们很希望我们在村子里逗留期间住在他们那儿。我们对他说，我们第二天就得上路，因为我们急于到达法里山口。他回答说：“我们知道你们要去波拉塔桑伽。我明天早晨要回那儿去。如果你们方便的话，我很高兴陪你们一起走。”

我们同意了。他满心欢喜地笑着，把我们领到了我们的卧室——就在这座喇嘛寺的大厅里。把我们舒适地安顿好后，他祝我们

晚安，一边往外走一边对我们说他明晨很早就会来找我们。他边走边用非常响亮的嗓音唱着歌。这就是那位“喜乐信徒”。第二天早晨他唱着通知我们早饭准备好了。这歌声把我们叫醒了。

我们向喇嘛们告辞，接受了他们的祝福，发现一切都已为我们前往法里山口的旅程做好了准备。这个山口通向法里峰和康拉峰。总的来说，这天上午的路途非常艰难。不过在那些难走的地方，那位舍拉总是边笑边唱地走在我们前头。在最崎岖危险的路段，他的声音响亮地回荡着，似乎毫不费力地把我们运送了过去。

我们在下午三点到达了那个山口的顶端。令我们吃惊的是，前方并不像我们预料的那样是崎岖不平的山地。我们发现展现在面前的是一座美丽的河谷。这就是楚比河谷。尽管它位于海平面以上五千多米，两侧却布满了美丽的森林，林中长着茂密的绿叶树木。我们看到前方有一些村庄，里面有很不错的寺庙。我们没有沿河谷往前走，而是走了一条经过塔奇乔庄的近路。这条路确实不错。没过多久我们就进入了一片遍布溪流的美丽森林。我们在那儿看到了许多鸣禽和野生的飞禽。在整个行程中没见到任何猛兽。或许正是因为这个，那些不伤人的动物才能如此大量地生活在那里。

我们下一个应该停留的地点是玛哈穆尼。那儿的寺庙像一座堡垒，这让我们感到惊奇。和在其它各处一样，我们也受到了热烈欢迎。寺庙住持提醒说，试图挽留我们是没有用的，因为布里德吉大师已经先于我们去了波拉塔桑伽寺。众多瑜伽信徒、萨杜（*印度圣人——译注）和古鲁（*印度宗教教师——译注）正涌向那里，因此我们旅程的最后一天会有良伴相随。

第二天，朝圣者们很早就聚到了一起，想要尽早出发，以便与伟大的布里德吉大师如期相会。他们都想一睹波拉塔桑伽寺的真容。它是世界上最高的寺庙，是镶嵌在岩石边上的一件珍宝。那位喜乐信徒唱道：“一想到会有那么大的报偿，我们怎么会留在玛哈穆尼呢？这是不可能的。再见了，玛哈穆尼。我们爱你，还会回来接受你温柔的招待，但波拉塔桑伽的吸引力是不可抗拒的。”

大队人马于是上路了。巍峨的珠穆朗玛峰耸立在我们面前，在初露的曙光中突显出来，披着它那如纯净水晶般无瑕的白袍。它仿佛在邀请我们朝它走去，而我们似乎只要再多走几步，然后伸出手去，就可以触摸到它的衣边。可是每当我们走出几步之后，它又整个儿地躲开了我们。我们曾到过卓玛哈里峰——那是它高大的邻居，高达八千米。但和面前这位高耸的巨人相比，我们觉得那座山峰就像个侏儒。

我们曾经认为卓玛哈里峰侧面的小道多石而又危险，但此时在这条道上却常常得费劲儿地爬着前行。不过那位舍拉的歌声和笑声就像翅膀一样载着我们前进。我们在兴奋、激动中忘记了危险，好像瞬间就通过了那些艰难的路段。阳光使我们不再幻想迈出一大步就能触摸到强大的珠穆朗玛峰。这阳光让我们看清了那些雄伟壮丽的道路上难以描述的美。四面八方都耸立着头戴水晶冠的天然高塔和巨庙，而那高大巍峨的珠穆朗玛峰始终屹立在我们面前。我们在曙光中看到过它，那时最初的几缕阳光刚刚来亲吻它的山坡。我们也在中午看到过它，那时烈日的强烈光线击打着它。最后我们又在日落时看到了它，那时太阳落到了地平线上，在对它说晚安。这最后的几缕阳光让它沉浸在荣耀的光辉中。暮色余晖使它的峰顶发出射向天空的反光。

亲爱的读者，你们要明白这一天的路途在我们看来既不漫长也不艰险，似乎只持续了片刻工夫。那些寺庙所发出的有力、平和、强大而又和谐的振动只会吸引旅行者走向这些山峰。难怪喜马拉雅山不会在人们心中引起恐惧，也难怪诗人们永不疲倦地赞美着这山脉的壮丽辉煌。

终于在夜幕降临时，我们克服了路途中的所有艰难，气喘吁吁地到达了一个十分宽阔的石台上。可以看到远处的许多寺庙，但那如珍宝般的波拉塔桑伽寺还矗立在我们上方七百米处，沐浴在一片耀眼的光辉中。它就像安放在陡峭岩壁凹陷处的一盏巨大的弧形灯，以它的光芒照亮了周围所有岩石和寺庙。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由岩石构成的“圆形剧场”里，聚集了大量男人和女人。我们惊讶地发现女人没有被排除在朝圣活动之外。所有想来的人都可以来。有一些伟大的大师曾在这里生活过。尼利大师就曾走过和我们一样的路途。那伟大的“五兄弟”也在这些小道上走过三次——一次是兄弟五人，另一次是和他们的奶奶在一起，最后一次则是和伟大、仁善的达吕帕蒂在一起——她是所有女性的骄傲。如今，纯净而谦卑的瑜伽大师桑蒂正坐在那里，处于深深的冥想状态中。

我们想知道所有这些朝圣者会从哪里找到住处和衣食。那位喜乐信徒唱道：“你们不用为住处和衣食担心。这里有充足的食物、住所和衣服给所有的人。”

随后这位舍拉用美妙的音调唱道：“大家都坐下吧。”我们全体刚刚坐下，大碗大碗富有营养的、热气腾腾的食物就出现了。瑜伽大师桑蒂站起来，开始在那位舍拉和其他朝圣者的帮助下让食物在众人中传递开来。

大家吃饱后，所有朝圣者都站了起来。有人把他们一组一组地领到附近寺庙中去过夜。那位舍拉把我们带往位于一个山嘴上的寺庙。这山嘴与我们刚才所待的地方隔着一座二十五米高的峭壁。走近那座寺庙时，我们注意到有一根长长的支柱，其底部立在地上，顶部则通到寺庙所在的山肩上。这根柱子似乎是进入寺庙的唯一路径，所以我们聚拢在其底部。和我们同来的人也都聚集在这儿。在那座寺庙上方，还有许多其它寺庙建在由其它山肩形成的凹洞中，一座压着一座。有那么一阵儿，我们找到住处过夜的唯一希望似乎就寄托在我们爬上那根柱子的能力上。但是那位舍拉说：“你们别急。”随后他突然大声唱道：“哦，亲爱的，我们转向你以便在这被祝福的夜晚有房子住。”

我们周围所有人立刻都静默下来。过了一会儿，他们异口同声、非常有力地说道：“这就是上帝的力量，奥姆。”

转眼间我们全都站在了那山肩之上，和其他朝圣者一起前往我们各自要住的寺庙。一到达住处，所有疲劳的迹象就都离开了我们。这天夜里我们睡得像孩子一样香甜。如果刚才这群人发出的力量波接收到的是夷平山脉的指令，那它们也一定会做到的。

第三卷

第十二章：岩石悬浮、奥姆之音及女人的神圣角色

第二天早晨四点，那位舍拉洪亮、清朗的嗓音把我们唤醒了。他唱道：“大自然醒来了。大自然的孩子们也应该醒来。新晨的曙光刚刚出现。自由自在的一天在等着你们。奥姆。”

我们走近昨天那根柱子顶端所支撑的山岩边缘。令我们大为吃惊的是，那根柱子已经换成了一座造得很好的楼梯。我们一边往下走一边在想自己有没有做梦。那位舍拉来到台阶下迎接我们。他说：“不，你们没有做梦。是布里德吉大师昨天夜里梦到了这座楼梯并把它放在了这儿，以方便大伙行走。这就是梦想成真。”

我们在这个地方度过的十五天里，每天都能吃到热气腾腾、富有营养的食物。我们从没见过任何人准备这些饭食，但却吃得非常丰盛。

那位舍拉和他的一个伙伴开始向波拉塔桑伽寺攀登。这条路开头儿是在岩石上凿出的一些台阶，接着就得经过架在岩壁裂隙上的一些木板。这些裂隙在行路者脚下张开巨大的深渊。在另一些路段，则要借助上端固定在岩石凸起处的绳索。两小时后，这两位攀登者没能登上那高于他们出发地一百七十五米的第二处岩石边缘。这时他们意识到自己将不得不放弃攀登。

瑜伽师桑蒂看出了他们的困惑，也了解他们处境的艰难，于是对他们喊道：“你们为什么不下来呢？”那位舍拉回答说：“我们努力试过了，但这些岩石不愿放开我们。”这就是那众所周知的经验——上山容易下山难。

这时瑜伽师开玩笑道：“那你们干嘛不留在那儿呢？明天我们会带着吃的再过来，说不定那时你们就能爬到顶峰了。”

随后他要求两位攀登者完全保持冷静，花了三个小时细心指引他们从山上下来。当他们终于回到我们这儿时，瑜伽师微笑着低声说道：“这样一来年轻人的激情就会消散了。”

那些年轻人朝山顶投去充满渴望的目光。他们说：“即使布里德吉大师待在上面，我们恐怕也没运气见到他了。对我们来说要爬上去太难了。”瑜伽师回答说：“你们不用担心。一个比我们更伟大的会照管这事。现在去休息吧。你们已经开了个好头儿。”我们心怀赞叹地想着人们是如何在这种地方建起波拉塔桑伽那样的寺院的。

人群中有很多个声音在问什么时候能见到那位伟大的大师。瑜伽师回答说：“今天晚上。”的确，布里德吉大师在吃晚饭时来和我们谈话了。有人婉转地提到那次尝试登山的失败。大师说，那两个人已经因为他们在思想中进行的第二次尝试而登山成功了。

第二天下午四点，我们都聚集在寺院下方那个岩石构成的“圆形剧场”里。瑜伽师桑蒂在打坐冥想。三个男人走向一块扁平的大石头，以祈祷的姿势坐在上面。没过多一会儿，那块石头便升起在空中，把他们一直送到了寺院那里。

这时瑜伽师桑蒂对那位舍拉和另两个人说：“你们准备好了吗？”他们急忙回答说“是的”并挨着瑜伽师坐在了那块岩石上。那岩石立刻开始上升，把他们运送到了寺院平台上。然后有人让我们集合起来。所有人都站起了身。那些已置身于寺院的人走到平台边上，开始唱颂“奥姆”。说时迟、那时快，这回我们也到了那平台上。只用片刻工夫，我们就全体聚集在了这座世界最高的寺院里。

我们坐下来后，布里德吉大师开始讲话。他说：“你们中很多人从没见过有形物质的悬浮，觉得这些现象很神奇。请允许我说：这其中不包含任何奇迹。这是由一种力量引起的，而这种力量属于人类。我们是从古代瑜伽中认识到这一点的。过去很多人使用过这个力量，并不认为它有什么神奇之处。乔答摩佛陀通过使自己的肉身悬浮而游历过许多偏远的地方。我见过几千人取得了同样的成

果。与你们将要见到的这些力量显示相比，还有更高级得多的显示。它们证明存在着一个不可抗拒的巨大力量。只要我们完全控制住这股力量，就可以用它来移动大山。

“你们赞美自由，歌颂无畏，但除非你们忘记锁链并把它抛弃掉，否则你们只会更清晰地回想起它来，而自由反而被你们遗忘了。一个纯净的瑜伽体系是给全世界的关于自由的启示。

“请允许我给你们解释一下‘阿乌姆’（A. U. M.）这个词。人们也使用它的缩略形式‘奥姆’（O. M.），但在兴都斯坦语中的正确形式是‘阿乌姆’。因此我们要在这种形式下仔细研究研究这个词。

“‘阿’是一个喉音。发这个音时，你们会注意到它出自于喉咙。要发‘乌’这个音，则需把双唇向前伸。最后你们会注意到‘姆’这个音是闭上嘴唇发出来的。这引起一种像蜜蜂嗡嗡声一样的共鸣。因此‘阿乌姆’这个神圣的词包含了整个声域。所有音都包含在内了。它是基本的和无限的。它的表达世界包括了所有名称和所有形态。

“我们知道所有形态都会消亡，而那个实在的实相——那个先于所有形态、被称作‘圣灵’的，则永不会消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用‘阿乌姆’这个词来表示祂。印度圣人们教导学生时对他们说：‘塔多玛姆阿齐（Tattomamuasi）。’当那个学生在一次次深入冥想后、依照那绝对真理而有所领悟时，他就会只回答道：‘苏哈姆（Su-ham）。’这时那大师会对这学生说：‘你是上帝。’而那学生则回答：‘我是的，苏哈姆。’

“我们来深入研究一下那学生领悟其自身神性时所回答的那句‘苏哈姆（Su-ham）’。这个词包含两个辅音‘S’和‘H’，还包含三个元音‘A’、‘U’和作为居间音节的‘M’。辅音如果不与元音结合起来，我们是发不出它们的。在声音领域里，辅音代表的是那会消亡的，而元音则代表那不会消亡的。因此‘S’和‘H’

会消失，‘A. U. M.’会继续存在，构成‘阿乌姆’——那永恒不朽的上帝。

“哦，寻求真理的人们，阿乌姆就是伟大的上帝。智者们的凭借着阿乌姆的支持来达到他们的目标。凝视‘A’的人，就是在警醒状态中凝视着上帝。思考‘U’的人则是在沉思状态中瞥见了那属于圣灵的内在世界。思考‘M’的人则觉察到了自身的神性，接收到了启示并立刻享有了自由。对‘阿乌姆’——这个高我——的思考，包含了一切。

“我看向远方，看入那广阔、伟大的白光宇宙。我看见那里有一个穿着简单长袍的人。他那袍子是由最纯净的白光制成的。他的身影放射出那纯净之光的仁善。他周围的一切以一个声音说道：‘你存在于世界末日。’他靠近了一些。那声音又说道：‘这个日子和这个时刻是给了你的，连同教导全体人类的教士之职。这人类是无始无终的。’那纯净白光的光辉朝他汇聚过去。他是光的焦点，向所有人展示出他们的神圣起源。他象征的既不是修会也不是兄弟会，而是在开始有兄弟会之前那处于原始纯净状态中的人类。他还没有说话，因为这一切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那时地球还远未呈现出星云的形态，还远未要求得到一个轨道并把那属于它的吸引到自己那儿去。他是第一个人类形态的投影。这第一个人类形态出现时应该是能完全控制各种力量的，而那些力量将要开始把地球星云的微粒聚集起来，使它们显现出形态。

“你们听，那环绕着他的声音说话了。这声音吩咐说：‘要有光。’一道道耀眼的白光喷射出来。那人影把它们聚集为一个焦点。地球星云突然出现了，而那个焦点构成了它的中央太阳。当这个中央核心聚集微粒时，那些微粒负载了更多的光。那个汇聚光线的人影按照意识的指令来行动。

“现在，这人影说话了。我们听到了他的话语。这些话用纯净的金光字母写了出来。我可以把它们读出来。他说的是：‘哦，地球，我从伟大的光之宇宙来守护你。把你的粒子吸引到你那儿去吧。

把那永恒的生命之光投射到每一个粒子中。这神圣的光来自于伟大的生命本源，来自于天父，来自于一切生命的发散。我向你宣告‘我是’。’

“现在我看见那人影做了几个手势。有其他一些人影伴随着他。在那些人中有一个说道：‘谁是天父亲爱的新生儿——那神圣的宇宙之光？’周围的那个声音再次低声答道：‘正是我自己显现出来以进行统治，因为我拥有那权力，并且我的王国会通过我而呈现出来。’这就是克里希纳、克里斯督、基督——这三个是一体的。

“这回那人影回答说：‘我是，且你们都是我所是。’周围的那个声音又说道：‘你们要看到那超出我之外的。上帝的声音在通过我讲话。我是上帝且你们是上帝。处于原初纯净之中的整个灵魂都是上帝。’那些静静坐着的守护者听见通过这人影讲话的那个声音说道：‘人就是上帝。上帝的基督再次从广大的宇宙中出来了。’

“这一切既不温情也不自负。这是关于人的一个清晰而又平静的影像。这人出自于上帝，充满各种力量与控制力。这控制力属于全体人类，没有一个人被排除在外。那人影的轮廓散发出纯净如水晶的耀眼的白色光芒。人出自于这个光，也由这个光所构成。因此他就是这神圣的‘纯净白光’。这个光是上帝的生命，其光线只通过人显现出来。

“当我们确定了自己的理想典范，当我们的凝神冥想使之成为一个焦点，那影像就会获得生命。他会显现出来，越来越近，最终与那个形态合而为一。这个融合的结果，就是我们。我们变成了这个，并且我们可以告诉全体人类：‘我就是体现上帝的你自己。’

“当一个真正的母亲在怀孕期间明白这些时，那妊娠就是纯洁无瑕的。那么这孩子就不用再一次出生了。这是女人在其人生中达到圆满时所扮演的角色。这个角色就是上帝，是人们的真正神性。这就是阿特玛（Atma），是包含在男人与女人之中的灵魂。

“女人真正的天国是与那个影像共存的，也与她相协调。那无与伦比的神圣之子将男性典范与女性典范结合在一起。这两个典范

共同构成了达吕帕蒂——那母亲的骄傲、女人的理想、表现为拯救者和伙伴的永恒的人性火花。往将来看，这两个典范似乎是彼此分开的，但在宇宙那伟大的整体蓝图中，它们是不可分离的。

“女人在充满自制力的状态中，把自己的身体奉献于生育的祭坛上，用这身体来喂养孩子，把这基督孩子展现给世界。这就是来自于神圣纯洁中的真正的孕育。

“当女人在怀孕期间确实以神圣的方式去思考、说话和行动时，那么孩子就不是在罪恶中孕育的，也不是为罪恶而出生的。他是纯净的、神圣的、圣洁的，是受孕于上帝、生自于上帝的。他就是那个影像，是上帝的基督。一个这样的孩子是不用经过接连转世的过程的。

“只有那些世俗的思想才会使一个孩子出生在世俗的物质世界中，并不得不背负起他父母那些罪恶与纷争的世俗思想。这是使他必须再次出生的唯一原因。

“当女人允许那神圣的基督显现出来时，不仅她是基督，她的孩子也是基督并与耶稣相像。因此她面对面地见到了上帝的基督。当这位汇集了男性与女性本源的妻子发出她真正的召唤时，她那纯洁的身体就为这件纯洁的事做好了准备——即孕育那注定要呈现给这世界的基督孩子。供这女人使用的身体早已被准备好和塑造好了，远远早于这个世界的形成。”

布里德吉大师停止了讲话，请我们陪他一起去一个巨大的地道。在那里，许多瑜伽信徒正在打坐。我们在这座寺院和这个地道中生活了九天。有很多瑜伽信徒曾在这儿生活过几年。他们离开这僻静之地后，便在自己的族群中从事卓越的工作。

有人告诉我们，这次集会后许多大师将途经桑斯哈瓦湖和穆克提纳返回印度，而我们可以从穆克提纳很容易地前往达吉岭。这是个好消息，而且想到要和那些伟大的人一起旅行，我们感到非常骄傲。

我们走过一个又一个地道，与很多瑜伽信徒和印度圣人交谈。让我们惊讶的是，我们发现他们中许多人冬天也像在夏天一样住在那里。我们问他们是否会因为下雪而感到不便。他们回答说雪不会落在附近，而且那里也从没有雾或风暴。

时间过得飞快，现在我们就要离开这里了。

第三卷

第十三章：内在的上帝是最伟大的导师

我们要启程的那天早晨，大伙都在三点钟被喜乐信徒的歌声唤醒了。我们以为发生了不寻常的事，全都立刻聚到了一起。当我们走出寺院时，波拉塔桑伽寺发出非常耀眼的光，把整个地区都照亮了。那位舍拉站在寺院一角，让我们静静观看这幕场景。我们看到几百个身影站立着，高举双臂。

沉默被打破了。有人喊道：“好啊，好啊，好啊，布里德吉大师唱歌啦！”几千个嗓音和他一起唱起来。回声又使得唱歌的人数仿佛增加了一倍。在这寂静的清晨，每个词都听得清清楚楚。

以下就是大师所唱的内容：“难道会有一个印度教徒的上帝、一个蒙古人的上帝、一个犹太人的上帝和一个基督徒的上帝吗？只有一个真正的宇宙本源。祂是指导者，是原初的、无限的和神圣的。这本源中心的光叫作‘上帝’。上帝应该笼罩一切，也确实笼罩一切。万有皆是上帝。这当然不意味着有一个只属于个人而不属于全体的上帝。

“当我们说到上帝时，我们指的既是一个又是全体。祂在全体之中，为了全体、也通过全体而存在。假如印度教徒给他们的上帝起个名字并说祂不是其他人的上帝，那他们的思想就是分裂的。假如蒙古人给他们的上帝起个名字并说祂不是其他人的上帝，那他们的思想就是分裂的。假如犹太人给他们的上帝起个名字并说祂不是其他人的上帝，那他们的思想就是分裂的。假如基督徒给他们的上帝起个名字并说祂不是其他人的上帝，那他们的思想就是分裂的。一座四分五裂的房屋注定要毁坏，必然要倒塌。它如果浑然一体，就会永世长存。选择你们想要支持的一方吧。分裂意味着失败和死

亡。在父神和母神的本源中合一，意味着进步、荣耀与力量。阿乌姆，阿乌姆，阿乌姆。”

这“阿乌姆”之声仿佛回响在整个世界。我们至少在十分钟內都听得到那回声，好像寺院里的锣随之鸣响了起来，有时又好像一块块岩石都在自己说出这个词。当这些回声渐渐减弱时，所有朝圣者都聚集到了寺院下方那个由岩石构成的“圆形大剧场”里。我们也加入到他们当中。

当我们和自己的伙伴一起坐下时，瑜珈师桑蒂把双手举到头。所有人都像刚才那样齐声唱起了“阿乌姆”。块块岩石仿佛又一次把这些振动反射了出去。这种回响一直持续到大家吃完饭时。我们站起身来。大伙全都静默了一会儿。随后那位舍拉开始唱道：“我们要对你们说再见了。与你们亲切和蔼的临在分别时，我们把最深的祝福留给你们。请允许我们提出这个请求，让我们将来有幸再次欢迎你们。我们不愿这么快就与你们分别。我们的心盼望你们归来，而我们的眼已经提前看到了那一幕。我们对你们说再见。愿你们从一切神圣事物中得到最深厚的祝福。”

另一方异口同声地回答道：“亲爱的，我们从未分开过。甚至当你们以为距离在我们之间凿出了一道鸿沟时，我们也不曾分开。距离无力分开我们，因为上帝浸透了整个空间，而你们也浸透了整个空间。我们甚至觉得没必要对你们说再见，因为我们从未停止面对面地看到你们。你们的移动并非来来往往，你们始终都在这里。不存在分离、时间和遗忘。当下就在这里，因此未来也在这里。我们如果不是都在上帝之中，那我们还能在哪儿呢？你们不要远离祂，要聚集在祂之中，那你们就会始终在这里。”

当最后这些话传到我们这儿时，我们已经走了好长一段路了。但我们并未远离，我们仍在波拉塔桑伽寺。没有分离。我们从未觉得自己离开了这块圣地。

在这一整天里，那位舍拉除了欢笑就是唱歌。和从前一样，他的笑声和歌声似乎运送着我们的身体通过了所有艰难路段。下午两

点，我们再次到达了寂静的玛哈穆尼寺。但我们没在那儿停下来过夜，而是接着往前走去，一口气走了十六个小时，走出了一百二十多公里。尽管如此，我们丝毫不感到疲倦。我们就这样一路走到了桑斯哈瓦。

在那儿，有人把我们带到一座湖畔的美丽寺院。我们在那儿休息了两天，准备去翻越那个横跨喜马拉雅山的山口。这地方几乎是一座天堂。那个湖像块宝石嵌在壮丽的群山之中。每棵树上都有鸟儿在欢唱。与我们一同赶路的大师们，有很大一部分就住在这里。

我们和瑜珈师桑蒂一起，继续走向穆克提纳。过去人们常跟我们说起翻越那座山口有多么困难。这段旅程持续了好多天，但我们几乎没遇到什么艰难的路段，如期到达了穆克提纳。在那里，我们再次得到了埃弥尔和很多老朋友的迎接。我们在这次聚会中感受到的欢乐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我们曾游历过远方，也得到过极其慷慨、友好的款待，但只有在这里，我们才感到真正回到了家。

这天晚上，我们讲述了自己的一些经历后，埃弥尔说道：“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西藏人能毫不费力地在海拔七千多米的高处背负重物了吧。你们知道他们是怎样登上珠穆朗玛峰的。他们去到那‘众山之神’——他们这样称呼它——的顶上。他们征服这山神，就像他们征服或战胜某个重负之神一样。换句话说，他们不去理会那个重负，于是那重负便不复存在了。你无法把重负放在一个真正的神人的肩膀上，更无法将其放在他的形体上。

“你们现在能够看出耶稣那句话是真的。他说：‘你们这些身负重物的疲惫之人，都到我这儿来吧。我会让你们得到休息。’他真正的原话是：‘神圣我是会让你们真正得到休息。’依靠神圣‘我是’，你们就会离开重负之神而去往和平之神那里，去往那个不用背负重担的王国。上帝是人所具有的、在各种情况下正确思考的能力。

“人作为尘世的可怜虫意识不到上帝。他只表现出虫子的意识。当我们打靶并想射中靶心时，得把全部思想都集中到靶子的中

心，除此之外什么都看不见。如果我们射中了，那我们就离上帝近了一步，因为上帝就是那神圣的理想，是所有思想和行为朝之汇聚的焦点。这样我们便在自身之中培养起了那灵性之人、那上帝的基督、那肉身的圣言。上帝肯定环绕着这个肉身，而这个肉身也肯定就是上帝。

“把你们自己由主观的变成客观的吧，变成本源的一个明智、自愿的协作者。径直走向你们的目标，使这目标成为神圣的内在生命。假如人不把意志全部集中起来并将其目标（上帝）固定在自己思想力的纯净镜子前，那就做不成什么大事，无论他是谁。思想的力量就是指人要像上帝那样行动，要强制自己高度专注于他的目标（上帝）以使这目标瞬间显现出来。上帝一成为你们的目标，就把你们愿望的模子拿出来吧。这模子会立刻被填满。假如这个断言没有完全应验，那就是你们没有专心想着自己的愿望，是你们没有能够那样做。

“当你们明确表示出自己的愿望时，它就是神圣的。如果你们的神性不断显现，你们的愿望就会按照神圣和谐被构想出来。你们完全有能力确定这愿望实现的日期并发布权威的命令。你们一直都是主人。对于外界，你们的命令是：‘彻底安静。’

“这时你们可以明确地、洞悉缘由地说：‘没有比我内在的基督更大的力量了。我说出具有基督品质的话，这话即刻就能成就所有的事。我表示赞扬与祝福。我带着丰盛、和谐与完美送出我的话语。’

“你们一开始说出那代表自己真正愿望的话（上帝），就绝不要再退回来，不要反复提出你们的请求。这种态度会引起怀疑。要一直向前，记住自己做过的事。如果你们已明确说出了自己的基督之言，那你们就是形势的主宰。你们想要的事会全部达成，且由于神力而井井有条。

“我感谢你，上帝，

为丰盛、圆满、自在的神圣生命与光，
为完美的健康和无限的力量，
也为毫无限制的自由。

“你们要记住，只要两位存有将其灵性力量结合起来，就能战胜全世界，即便他们无法单个做成任何事。这两位存有就是结合在同一目标中的上帝和你们。如果其他人怀着同样真诚的动机与你们联合起来，那你们的力量会增长得比合作者数量的平方还快。如果你们中的两人与上帝联合提出某一请求，那我的天父就会予以满足。我的上帝变成了你们的上帝。我们联通为一了。人与上帝结合，便会战胜那些不敬神的。

“走进你们灵魂的隐秘之地，对外界关上门，闭上你们的肉眼，用你们的内在之眼去看自己的神圣之我。你们将自己安静地置于一种灵性的敏悟状态中了。上帝的本源是唯一的目標。我与宇宙生命的神圣能量相联通。它穿透了我。我认识它。我感觉到了它。我感谢上帝——我的天父——有能力成就一切事。

“当你们向上帝祈祷而你们的内在灵魂与宇宙生命的神圣能量相接触时，你们就可以在无限的范围中使用这个能量。你们把上帝之名赋予了那无限智慧的圣灵。这圣灵存在于每一位人类存有的内在与外在。上帝只有通过你们才能对外显现出来。因此不必到外面去寻求帮助与觉知。于内在去寻找它们吧。要知道智慧的真理和一切觉知的源头就潜藏在你们自身之中。既然上帝、宇宙之灵是内在的，那何必要去外面找寻知识呢？明白了这个原理之后，你们就可以借助它去做任何事，可以确信内在的上帝是最伟大的导师。

“你们全部的能力先是被吸引到你们这里，然后在你们的身体中被转化，最后显现出来以完成你们命令它去做的事。这就是上帝在通过你们显示祂的能力。上帝不是人格化的，而是内在的并包含着一切。通过让祂由内在显现出来，我们与祂联结在了一起，因为祂渗透于所有世界之间。我们崇敬内在的上帝、把祂看作是出自于

自我，这便是崇敬整个人类家族之内的神性。相反，对某个外在神灵的崇敬会导致偶像崇拜。任何人只要于内在崇敬上帝并看出祂是由内在向外界显现的，便会清醒地与那神圣的生命和光遍及宇宙的发散物取得联系。假如你们身体之内不存在神性，那你们身体之外也不会存在任何神性，因为一切都是由振动的能量发散出来的。上帝的振动包含着你们身体的所有细胞，也包含着整个宇宙。因此上帝是无处不在的。祂在一切之前，也在一切之内和一切周围。祂笼罩着一切，也环绕着一切。神圣生命与光的内在能量穿过空间里的所有粒子，无一例外。”

讲完这番话后，埃弥尔宣布说我们的大师朋友们将在哈德瓦与我们再见面。然后他祝我们晚安。

第三卷

第十四章：美国作家见到耶稣并听他讲宇宙光线

我们离哈德瓦越来越近了。大约再有一天就能到达那座城市时，我们在一位名叫威尔顿的美国人家家里停下来休息。我们受到了热情欢迎。威尔顿坚持让我们在他那里多待几天。这位著名作家已在印度生活了很多年。他对我们的工作表现出深沉而又热烈的兴趣。他多次要求加入我们的远征考察，但当时的种种情况未能使他如愿。

第二天，当我们坐在他花园里讲述我们的经历时，威尔顿突然提出，他从未完全认同那个被称作“拿撒勒的耶稣”的人的生活经历是真实的。他仔细研究过他所掌握的文献，但那些文献在他看来全都显得含糊不清、没有说服力。他别无办法，最终只得放弃了研究，因为他在思想中严重怀疑那个人物是否真实存在。我们队长对他说：“如果让您面对面地见到耶稣，您认为自己能认出他吗？那时您会承认他的存在吗？”

威尔顿回答说：“您提到的正是我毕生冥思苦想的问题。您绝想不到，我多么痴迷地寻找过能证明耶稣曾以肉身存在于这片大地上的一丝迹象。我的怀疑一年比一年加重，最后我认为绝不会找到能让我充满信心的迹象了。然而在我头脑中的某个角落，有一个模糊、隐秘的想法，有一种希望之光，促使我始终相信：如果我能面对面地遇到这个人，那么不需要外界的任何提示，我就能明确认出他来，无论是在什么地方，无论是在什么时候。今天，我的本能使这个隐秘的想法又浮现了出来。我要对您说出这句我还从没说出过的话：‘我知道我会认出他来。’这是我一生中最真实的感觉。请原谅我再说一遍：‘我知道我会认出他来。’”

当天晚上我们要去睡觉时，托玛斯走过来对我们说：“你们都听到今天下午关于耶稣的那番谈话了。你们看得出威尔顿是真诚的。我们邀请他同行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也没有任何办法确定那个被称作‘拿撒勒的耶稣’的人是否会出现我们的目的地，因为我们无法掌控他的行踪。实际上，我们只知道他曾经在那里。假如我们邀请威尔顿同行而耶稣又不在那儿，这会让他再次感到失望，没有丝毫益处。威尔顿看起来很想跟我们一起走。由于我们之中没人知道耶稣是否会在那儿，所以我建议任何人都不要给他任何形式的暗示。在这种情况下，咱们就听天由命吧。”

我们全都同意了。第二天早晨，托玛斯邀请威尔顿与我们同行。他的脸立刻因为预感到希望而容光焕发了。他想了想，说下星期三他有个约会，必须在那个日子赶回来。这天是星期四，因此他有六天时间。托玛斯估计这段时间足够了。我们决定下午出发。一切都很顺利。我们在第三天正午前到达了目的地。

到那儿后我们看到，在我们要住的那家客栈的花园里坐着一群人，共有十二位。当我们走近时，他们站了起来。客栈主人迎上来跟我们打招呼。我们看见耶稣站在那一群人里。还没人来得及说一句话或做一个暗示，威尔顿就伸出双手冲了过去。他把耶稣的两只手握在自己手里，一脸欢喜地说道：“哦，我认出您了。我认出您了。这是我一生中最神圣的时刻。”

我们出神地看着这位欣喜若狂的朋友，都沉浸在一种近乎极乐的感觉中。然后我们走上前去相互问好，并把威尔顿介绍给了那一群人。

午饭后我们坐在花园里。威尔顿对耶稣说：“您可否跟我们谈一谈？我毕生都在等待这个时刻。”

静默了片刻之后，耶稣开始说道：“在此刻的宁静中，我希望你们知道：我与之交谈的天父、那驻留于我内在的天父，也正是驻留于你们所有人内在的那位天父。每个人都可以与祂交谈，都可以像我一样深地了解祂。一阵闪耀着神奇光辉的微风穿过那神秘竖琴

的琴弦，以一种纯净而又神圣的爱奏响了它。这爱是那么纯净，连寂静都仿佛在专心致志地驻足聆听。

“你们自己那高大的灵性存有以他内行的手指轻柔拨弄你们的手。他的声音一直在对你们讲述天父那广阔而又辉煌的爱。你们的那个声音对你们说：‘我知道你和我一起在这里。你和我在一起，我们就是上帝。’此时上帝之基督就在那儿。

“难道你们不想消除一切限制、在精神上与我站在一起吗？这个世界从未收到过比我给你们的那些思想更高级的思想。就算人们断言那些想法无法实现也没有关系。现在你们每个人都表现得像那主宰之神一般，像那整个王国的胜利者一般——你们曾看到的我就是这样。时候到了。你们向主宰之神发出的实现自我的想法已经在你们自己身体里成熟了，而你们的灵魂已经握住了操纵杆。

“你们和我一起升到高天之上。我们使自己的身体升级，直到它明亮的光芒变成耀眼的纯净白光。那时我们就回到了天父那里，而每个人都来自于那儿。上帝——我们的天父——是纯净之光放射出来的。在这放射之光的振动中，一切世俗回忆都被清除了。我们看到那些造物始于无形，直到被投射于形态之中。我们看到所有事物每一刻都在更新。

“所有事物都存在于原初宇宙里，而这原初宇宙处于上帝的神圣‘以太’本质中。那些事物确实存在，只是它们的振动频率非常非常高，以至于没人能看到它们，除非他在精神上提升到我们这个高度。当身体的振动频率达到灵性的高度时，人就能看出那持续不断的创造进程。这创造是由宇宙之光的振动辐射所引起的，而这宇宙之光又是在大宇宙中孕育出来的。那个辐射就是宇宙生命或光之能量。它支撑着被称作‘光辉之父’或‘振动之父’的一切。它确实称得上是‘宇宙生命’，因为它的光芒胜过其它一切。实际上，它所做的只是移开其它的，好让新的形态能够取代它们。当我们的身体与精神协同振动时，我们就是光之振动，就是最高的振动，就是上帝，就是一切振动之父。与此相应的宇宙光线来自于一切能量

的源头，来自于一切元素之父。人们不久后将证明它们的轰击会产生巨大影响。这轰击似乎摧毁了物质，但实际上它是把人们称作‘物质’的东西转化成了精神形态。

“人们很快将认识到：宇宙光线那奇异的渗透力使其可以穿透一切物质，同时似乎是摧毁了那些原子的心或核，将其转化成了另一种物质的原子，创造出了一些更高级的元素。创造就这样向着纯净之光的更高放射推进，向着生命本身推进。

“宇宙光线可以很容易从来自地球或太阳系的所有其它光线中被辨认出来。它们完全压倒所有其它放射或振动。人们很快将认识到：它们来自于一个不可见的宇宙源头。地球持续不断地受到它们的猛烈轰击。当它们打击一个原子的核时，将其粉碎成了另一种物质的极小粒子。它们并没有毁掉物质，而是将其转化成更高放射的元素。它们把物质世界转化成了灵性世界。

“更高级元素的生成是按照人们的命令来进行的。当人们为了更高目标而设计或使用这些元素时，这些元素也就会更高级。当人呈现出灵性的振动时，他就是绝对的主宰，可以掌控宇宙光线的活动并规定其运作模式。因此灵性之人可以看到转化不断在自己周围发生。这是最高意义上的创造。可以说每个人都于自己所在之处被创造着。创造是持续、不断的，是没有终结的。

“宇宙放射是明亮的。它们由宇宙中射出的光之轰击粒子构成。这宇宙是球状的。它包含并环绕着所有世界。它拥有一个中央大日。各个世界的太阳吸收那些世界所消耗的全部能量。它们把这能量保存、集中起来，加以转化，并将其带往中央大日。中央大日用这振动的、跳动的能量来补充自己。这能量聚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放射出光之轰击粒子。这些轰击粒子的力量非常大，可以击碎它们所遇到的原子核，但不会将其摧毁。那些合成粒子被转化成了其它元素，并最终聚集到它们所从属的元素那里。此时这元素就变成活的了。

“生命就是光之粒子的轰击所释放出的能量。被蜕变的粒子所吸收的那部分能量叫作‘元素生命’。未被吸收为元素生命的那部分能量则被吸向宇宙，返回到宇宙那里，在那儿聚集、凝结，直到能再次作为光之轰击粒子被放射出去，以便撞击和击碎其它原子，从而创造出新的粒子以形成一种新元素的原子。

“因此创造是持续、永恒的：膨胀，收缩，再通过降低振动来凝结成形。这个有智力的能量就是上帝。祂指挥着环绕我们周围的那些世界，也指挥着我们身体的世界——这身体不是物质的，而是灵性的。

“转化并不等于崩裂。那最高智能按照某种节奏控制着光之轰击粒子的运动。从它们的数量和运动时间来看，它们之中遇到原子核的比例非常小，而这种相遇完全是依照某一法则来进行的。按照这种法则，没有一种显化是失衡的。

“人与这最高智能相联通时，就可以加快这种相遇的节奏，从而立刻满足自己的需要。这样一来，人就加快了自然的缓慢进程。他并没有与自然相冲突，而是在一种更高的振动节奏上与之合作。这种节奏要高于自然按照物质接触来运作时的节奏。‘抬起眼来望向旷野吧，因为旷野已经变白以供收获。’（*这应该是指《圣经》中记述的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收获白色吗哪作为食物——译注）一切都是振动并与这振动所发生的层面或区域相对应。

“我所说的层面或区域与环绕地球的那些同心球面或壳面毫无关系。那些同心球面是一些电离层。它们包裹着地球并把从地球发出的一些振动反射回去。这些电离层不影响宇宙光线的通过。转化或创造通过这些宇宙光线不停地进行着。我们的身体本身也在从一种低级状态被转化到更高状态。我们可以自觉使自己的思想——因而也使自己的身体——与那些更高振动保持一致，从而有意识地引领这种转变。当我们的身体被协调得非常好时，我们就变成了那些振动。

“那些大师就是在这种状态中、以这种方式等待着。你们现在这样就是大师。你们对所有生活状况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现在你们知道有意识的神圣创造是多么辉煌。那光辉远远超过了一切世俗思想。

“第一步是要完全控制住自己思想、灵魂和身体的所有外在活动，要一心一意地培养起完美的习惯，培养起上帝的习惯、上帝之基督的习惯。无论你们在哪儿，都要想着那完美、想着上帝。每次有念头产生时都是如此，不管你们是在工作还是在休息。要感知到你们内在那完美的临在。要习惯于把上帝之基督的临在看作是你们的真我。

“然后再前进一步，看到从你们自己身体的中心发出一道纯净得耀眼的神圣白光。看到它放射出非常非常强烈的光芒，最终照亮了你们身体里的所有细胞、组织、肌肉或器官。

“然后看到那真正的上帝之基督，看到祂显现出胜利、纯净、完美和永恒的样子。战胜一切的并不是我的基督，而是你们那真正的上帝之基督，是那无与伦比的真正的上帝之子，是神性。走上前去，宣告这神性按照神圣律法本就属于你们吧。这神性将立刻就是你们的。

“每次你们说到‘上帝’时，要确切知道你们正在把上帝展现给这个世界。当你们这样做时，你们对祂的用处要多于介绍我是上帝的基督，因为当你们把自己看作是上帝的基督并自己在人们面前呈现为上帝时，那要伟大得多、崇高得多。

“可是你们退向后面，向我祷告好让我替你们说情。当你们不把我当作一个供你们哀求的形象或偶像时，才能认出那些通过我而显现出来的上帝品质。可一旦你们用一尊雕像来代表我，你们就贬低了我，也使自己甘于堕落了。应该看到我所代表的那个典范，并将其彻底体现出来。这样我们不仅没有彼此分离，也没有与上帝分离。这样人就战胜了这个世界。

“你们没看出我们与上帝联通时可以成就的那些伟大事业吗？只要你们怀着爱、虔诚、尊重与崇敬来培养这种联通，它就会变成完全覆盖你们日常生活的一种习惯。用不了多长时间，你们就会显现出那伟大的神性，就会重新变成那神圣的基督、上帝的头生子。你们将会与那原初的圣灵、那本质的神圣能量合而为一。切实地感知到、觉察到、把握住这伟大的光吧。接受它，实实在在地宣称并知道它就是你们的。一个短暂的时期之后，你们的身体会真正发出这个光来。这光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存在于广阔无边的宇宙中。它就是生命。

“当一件事被向我们阐明时，那光就在我们清醒的智能中闪耀。这神圣的生命之光不久将为你们专注的眼睛亮起。这也是所有伟大存有都遇到过的。他们中很多人被画成置身于一团光中。这光是真实存在的，尽管你们也许看不见它。它就是从你们身体中放射出的生命。”

此时威尔顿问我们以后能否深入讨论《圣经》中的某些教导。耶稣欣然同意了。我们站起身来，一同走出了花园。威尔顿大声说道：“想想看，你们早就和这些大师交往了，而我就住在他们近旁，却从没意识到他们是这样的人。这一天确实给我带来了启示。一个新的世界、一道新的光、一种新的生活展现在了我面前。”

我们问他是怎么认出耶稣的。他回答说：“你们惊讶于我准确地认出了这个人。我不知道我怎么知道那就是他，但我就是知道，而且什么都动摇不了我这个信念。”

我们提醒他：如果不想错过他那个约会，他必须在下星期一动身离开。我们考察队的两名成员将在那天启程前往达吉岭，他可以跟他们一起走。

“别管这个了。”他回答说，“我已经派了个信使替我去赴约了。我就留在这儿。你们怎么赶我，我都不会走的。”

第三卷

第十五章：耶稣揭秘他在十字架上究竟说了什么

我们度过了非常有趣的一天，参观了附近很多引人注目的地方。晚上将近八点我们回到了客栈，发现大师朋友们都聚集在花园里。随便聊了几句之后，耶稣说他理解威尔顿为什么过去感觉有点儿迷了路。

他继续说道：“我要跟你们谈一谈，因为我希望你们跟自己谈一谈。如果你们愿意用实践来检验我的主张并切实去践行它的话，就不需要任何别的教义了。学生们不要把我那些告诫当作口号来用，而是可以用来使自己的想法与神圣本源协调一致，或者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用来‘把自己的想法带回那个唯一的点。’

“我们尽可能常常使用‘上帝’这个词，把它重复很多很多遍。众所周知，一个人越多使用这个词并知道它指的是那居于他内在且通过他流淌出来的最高本源，他就会越多从中获益。请允许我再重复一遍。我们的想法是这样的：‘上帝’这个词用多少遍都不为过。

“把上帝看作是通过你们流淌出来的创造性本源吧。将这本源聚集起来，使之变得活跃，更有气势地将其发送出去。这本源始终是通过你们传播并传播到你们周围的。因此你们可以用自己生命的全部力量来显化这本源，从而使之加快速度。人的身体是转化和加速的介质，可以让这股力量实现最伟大的业绩并显现为最壮丽的形态。

“因此当无数人将神圣本源的光芒放大并由自身发送出去时，本源会从中获得巨大的力量。单单一个人显现出完全的控制力时，就可以战胜整个世界，所以你们可以看出无数人能够成就什么。你们越多使用上帝之名并知道这就是你们正在自己身上设置的最高本源，你们的身体就越会以很高的速率振动。这身体的振动将与‘上

帝’一词所表现的那些神圣振动相协调并回应它们。你们只需说一遍‘上帝’并清楚这个词意味着什么，你们的身体就再也不会回到它从前的振动速率了。

“始终记着这个吧。去践行这些教导。如有必要，就用你们个人喜欢的方式把它们说出来。它们来自于你们，而不是来自于外界。尝试一段时间，你们就会看出这将对你们产生怎样的影响。每次你们想到‘上帝’时，你们就是上帝的神圣蓝图。这些并不是我的话，而是你们的话，来自于你们自身所是的上帝之基督。你们要记住：当耶稣显现出那个光——那纯净的生命或上帝——时，他这个人就变成了基督。

“上帝——我的天父、那通过我显现出来的神圣本源——是一切万有。我是上帝所是的一切。我是上帝的基督，是可以运用上帝——我的天父——所是之一切的神人。因此我理所应当可以使用一切本质材料。实际上，上帝是把一切本质材料都无限量地提供给神人的。上帝-本源是我的天父。我是上帝的基督。我们的结合是完全、彻底的。上帝的基督就是上帝所拥有的一切。

“我们再来说说‘上帝’这个词。为什么它有那么大的力量？这是由于它被说出时所发出的振动。这些振动是最高的、最有效的。它们是神圣的宇宙。它们通过宇宙光线传入并建立起最高的放射场域。这个场域包含一切，渗透一切，控制全体。这些振动支配一切能量并形成光与生命的载具。引领这些振动的那个智能就是我们所说的上帝。这智能通过祂那带来光明与生命的光芒而渗入各处。

“当人接受了这些振动的影响时，他就会将它们体现出来。他的身体会立刻回应这光的振动并闪耀出光芒。他是上帝的振动。这时对于那些在低级振动场中运作的人来说，他通常是不可见的。这就是‘上帝’一词如此有力量的原因。

“你们的《圣经》之所以有那么大影响并经久不衰，正是因为这个词。想想看，‘上帝’一词在里面写了多少遍，又因此而被念了多少遍。你们要看到，这部巨著中每个被写出或被念出的‘上帝’

一词所发出的生命与能量的光场都是十分广阔的。这每一个词都使其振动回荡在所有说到、听到或看到‘上帝’一词的人的灵魂中。而灵魂会回应这些使其提升和增强的振动。与此同时，发出这些振动的书本身也被提升和增强了。它因此而获得了生命、力量与不朽。实际上，所有这一切都是由那一个词——‘上帝’——所实现的。可以说这本书是灵性意义上的上帝话语，而不是文字意义上的。

“有太多的人执著于《圣经》的文字，而没有注意其真正的灵性价值。这没有关系，因为灵性振动会制服并取代那些由无意识的思想态度所引起的振动。当那些拘泥于文字的信徒有一次想到或说出‘上帝’这个词时，那些相应的振动便会大大抵消他们领悟上的欠缺。

“《圣经》的经久不衰对于嘲笑者和批评者来说是块引人注目的绊脚石。无神论者根本无法解释为什么‘上帝’一词可以消除并彻底制服‘恶’这个词。你们重复说‘上帝’一词并用一点时间思索它，然后再试试让自己的身体与‘恶’这个词共振。如果你们还没做过这个试验，那它会带给你们启示。很多学者宣称有神论的假说导向种种不可能性。你们不用去管他们，因为每天都有一些事得以实现，而他们前一天还说那些事是不可能实现的。

“你们要知道，现在正是返回你们居所的大好时机。你们要回到那儿去，把它收拾整齐，去发现‘上帝’一词能为你们实现什么。仔细想想这个，试着去做一做，看看这是否能让你们抛开所有争论与观点的分歧。用你们整个灵魂去说‘上帝’。当你们更善良地对待自己的兄弟时，当你们对兄弟的态度更为适当时，就会看到自己大大成长起来了。

“只要把上帝置于你们前面，坠入遗忘的那些岁月里所笼罩的迷雾便会如烟云般消散。知识分子会对这个断言皱起眉头。但你们不必去管头脑智力——它已经弄错过很多次了。用‘上帝’这个词做你们的标记吧，那这世界上的战争与混乱便无法再伤害到你们。

“当人们确切地知道上帝——这最高的振动——是真实存在的并代表着一切力量时，就可以用这振动来做成一切事情。人们可以借助这个振动把自己从一个地点运送到另一个地点。如果你们本应待在别处却待在这里，那要记得是你们的自我让你们无法活动的，并不是上帝。你们待在原地时，没有怎么使用上帝的力量。忘掉你们的人格吧，消除那些限制，命令自己成为那与上帝的振动和力量完全合一的上帝之基督。一旦这一切在你们精神里变得明晰起来，你们就会被送到目的地。

“仅仅去想一件事是不足以使之实现的。一定要领悟并采取行动，然后还要爱源头，要足够崇敬本源才能实现所想之事。信仰会通过思想指出道路，不过得由上帝之基督发出有效的指令才能使之成为上帝的振动。一旦你们允许这振动获得充足的力量，就会提升自己并做成事情。通过爱与崇敬而获得的神圣觉知会转化为成就。

“虽然你们意识不到那神圣的光芒，但这并不妨碍那光芒的存在。你们首先要相信这些振动的存在，然后要知晓它们确实存在。此后你们就能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并能够运用它们了。

“当人表现出高振动时，当人与高级振动场协调一致时，他对于那些显现于低级振动场中的人来说就不可见了。因此，你们的身体如果以光速振动的话，你们对于那些看不见光的人来说就是不可见的。那圣光是神圣的生命。所以，你们如果完全生活在光之振动中，你们的身体就是纯粹的生命。神圣的光与生命就是上帝。因此当所有人都生活在上帝的振动中时，他们就都是上帝。

“《圣经》借以赛亚之口对你们说（《以赛亚书》第 60 章 19）：‘太阳将不再是你白天的光，月亮也将不再照耀你，而永恒的上帝将永远是你的光，你的上帝将永远是你的荣耀。’当那尊贵的上帝之基督与上帝协同振动时，他便不再需要光了。他的身体就是光，比正午的阳光还要纯净。这天主上帝（或上帝的法则）通过耶稣（或人）表现出那纯净的生命（或光），于是祂变成了地上的基督。每个人领悟并切实践行上帝的法则时，都会变成基督。

“《圣经》还通过约翰的记述告诉你们（《约翰福音》第8章12-19）：‘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人绝不会走进黑暗里，而会得到生命之光。’法利赛人对他说：‘你这是在为自己作证。你作的证不是真的。’耶稣回答他们说：‘虽然我是在为自己作证，但我作的证是真的，因为我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而你们既不知道我从哪里来，也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你们只是根据肉身作评判，而我不评判任何人。但假如我评判的话，我的评判就是正确的，因为我不是单独一个，而是与那派我来的父在一起。你们的律法中也写着：两个人作的证就是真的。我为自己作证，那派我来的父也为我作证。’他们于是对他说：‘你的父在哪里？’耶稣回答说：‘你们既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假如你们认出了我，也就会认出我的父。’

“当你们与上帝手拉着手前行时，怎么会走进黑暗里呢？如果你们让上帝获胜，你们的业绩和成就便不会消亡。你们当初是用这个振动被创造出来的，而这振动会无限地持续下去，所以只要忠于这振动的光，你们就不会改变或消亡。

“很多人度过了崇高的一生并实现了崇高的业绩。那都是因为上帝的振动在从中起作用。他们拥有创造的能力，可以降低这些振动从而让以太的本质材料显现出形态来。学者们很快将发现所有元素都可以化作这本质材料，也就是呈现出以太的形态——这时所有本质材料都以相同的速率振动。通过降低这些振动的速率直至元素粒子凝结并聚集，人们便可以制造出任何元素。宇宙光线在这种衰变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很多伟大人物连同他们的业绩一起被遗忘了。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那股支持他们的力量。如果他们意识到了这股力量并用思想和明确的行动来巩固自己的业绩，那他们的成就便会像令人难忘的高山一样长存，会像埃及大金字塔一样至今让人叹为观止。

“过基督的生活是伟大的，不是吗？你们是值得把基督奉为自己的典范的，不是吗？这会彻底消除生活中的那些斤斤计较，不是

吗？你们难道没看见那些率先过这种生活的人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吗？他们因此而站在了耶稣显现圣容的那座圣山之上。人世的律法和预言消失了，唯有基督取得了胜利，而他并不孤单，因为每个人只要愿意都可以与他会合。

“那时你们就会知道你们与天父完全是一体的。这是两个在同一律法中联合起来的人所作的证，而这证词是千真万确的。到那时，你们如果做评判，你们的评判就是正确的。你们如果表明自己的出身，你们所说的就是真的。了解自己的出身，你们就绝不会死去，你们就会始终认得天父。‘假如他们认出了我的父，他们也会认出我。’因为我们是完全协同振动的。

“《圣经》还通过约翰写道（《约翰福音》第7章28-34）：‘你们认识我，知道我从哪儿来。我不是自己来的。那个派我来的才是真正的。你们不认识祂。而我认识祂，因为我是从祂那儿来的，是祂派我来的。’于是他们想要抓他，却没有手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到。人群中有好多人相信他。他们说：‘基督来的时候，所行的神迹难道会比这个人所行的更多吗？’法利赛人听到众人这样低声议论他，于是法利赛人和大祭司们派差役去抓他。耶稣说道：‘我还有点儿时间跟你们在一起，然后我就要去派我来的那一位那里了。你们将会寻找我，但却找不到。我将来所在的地方，你们来不了。’

“你们知道，精神与物质在基督身上是融合在一起的。那圣灵知道‘我并非来自于神秘，而是来自于天父’。那圣殿（身体）应该成为纯净的通道，好让基督通过它闪耀出光芒。当基督在你们中的某个人身上提升上来时，那人便会创造出很大的奇迹，比我所创造出的还要大。只要寻找，你们就会在我和你们自己身上找到基督。你们将会明白我们全都是兄弟。当基督分别出现在你们每个人身上时，你们的时候就到了。那时你们将被提升到基督意识并将给天父带来荣耀，就像我曾给祂带来荣耀一样。

“《圣经》通过马太叙述的我在十字架上最后所说的话是（《马太福音》第 27 章 46）：‘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抛弃我？’这个记述完全不准确。我真正所说的话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从未抛弃过我，也从未抛弃过你的任何一个孩子，因为你的孩子们可以来到你这儿，就像我来到了这儿一样。他们可以过我所过的生活。当他们这样生活时，他们就会体现出基督并与你——上帝我的天父——成为一体。’

“我从没有过被抛弃的想法，也从没有过分离的想法。上帝的基督早在那一刻之前便已明确显现在我身上。即使人们烧毁了我的身体，我也能把这表面上的毁灭所释放出的粒子聚集起来以重建自己的身体。即使人们把那每一个粒子也都分解了，我还是能立刻重新聚集自己的身体，和原来的一丝不差。

“人的构成方式使得当他怀着对上帝之基督的领悟而呈现出来时，会释放出一种将自己完全包裹住的智慧能量。即便他的身体被分裂开来，即便生命元素与他的细胞被分开，这股智慧能量也能够聚集起他身体的所有粒子并使之固化，从而创造出一个和原来显现出的身体相似的身体来。那个模子、那个模型就在那里。它是由一种不可毁灭的材料做成的。只需聚集起材料并填满那个已被同样的生命元素所渗透的模子，就可以重建那完美的原型。

“因此你们可以看出，钉上十字架并没有伤害到我，只是伤害到了那些试图损害基督本源的人们。这是一个教训，可以使人们相信那伟大本源的执行力。这也是一条人们可以追随的道路。走在这条路上，人们就会变成上帝的基督，他们的典范就会以不朽的形态得到加强。

“我的身体其实并没有被毁。它的振动太高了。它被绑到十字架上只是象征着刽子手们已用尽了世俗之人迫害身体的一切手段。为了使这工作彻底完成，他们还得把我的身体放到坟墓里并用一块巨石把入口完全封住。我因此而喊道：‘了结了。’

“当人了结了世俗领域的事务时，他就获得了完全的永生。因此不可能把一个人的不死之身关在坟墓里，哪怕那坟墓是在岩石中开凿出来的。为了放出这样一个身体，如果需要对那岩石消溶的话，它就会消溶。你们可以看出，整个这一幕象征着人对天父的传承。”

第三卷

第十六章：天人带老虎现身并教导人如何与动物相处

这样的聚会持续了几天。最后大家决定戈尔顿、威尔顿和我留下来，与包括大师们在内的这群人在一起，而托玛斯和其他人则返回达吉岭。在那儿要建立一个考察指挥部以收集、整理我们得到的资料。

他们走后我们建起了一个半临时性的营地，可以住到托玛斯十二月份回来的时候。这营地位于高出山谷两百米的一处悬崖上。那山谷是由主山峰的一个山嘴延伸出去的。这地方作为基地非常有利，因为从这儿可以很容易到达我们想去参观的各个地点。它位于一大片树林中央，林子里都是庄严雄伟的大树。一道缓坡从主崖向下通到我们的营地，使它看起来像是栖居在一座广阔的新月形剧场中心。对着山谷的那面墙将这新月两端连接起来，如同弓上的弦一般。在群山之外，太阳落入一片熔金般的海里。每天傍晚，这种色彩都反射到充当这座“剧场”背景的山崖高坡上，使那坡顶浸入一片如巨大光晕般颤动的色彩斑斓的海洋中。

当太阳的最后几道光芒被地平线切断时，我们静静站在那里，可以想像出那儿有一位伸开双臂的巨大存有。他穿着金色紧身长袍，袍子上垂下优美的褶皱，头上戴着一顶纯净白光的光环，光芒照射到几公里远的地方。

一天傍晚我们坐在营火旁时，落日开始闪耀出不同寻常的光辉。这景象是那么异常，以至于我们大伙全都出神地凝视着它。一个伙伴告诉刚到这儿的一位印度托钵僧说，太阳正试图在向我们道晚安前大放异彩。那位托钵僧回答说：“这是好事将临的先兆。过一会儿将有一队高贵的灵魂陪伴一位非常伟大的存有聚集在这里。请你们保持安静。”

就在这时，一种像是来自外界的静默笼罩了这里。突然，一阵天音在宁静中响了起来。那歌声的旋律和节奏确实是天上才有的。成千上万只科吉拉鸟应和着唱了起来。它们那尖尖的叫声与这歌声十分协调。这样的合唱除了来自天界，不可能来自别的地方。亲爱的读者，要是你们亲临现场并听到那音乐，相信你们一定会原谅我说得这么极端。

过一会儿小鸟们不叫了，歌声变得比刚才更加庄严。随后出现了两位天使般的女子的身影。她们衣服上的褶皱银光闪闪。从她们身上可以窥见灵界形态之美。她们的容貌是如此绝妙，以至于我们心想：“还是不要去描述了——那只会污损她们的容颜！”

我们被深深迷住了，有几分钟都忘了呼吸。那位托钵僧也和我们一样。突然间，成千上万个声音齐声加入了合唱。与此同时，一些身影开始出现并环绕在那两位女子周围。随后歌声突然停止了，就像开始时一样突然。所有身影都消失了。一种极度的寂静笼罩了一切。随后，一个新的非常高的身影像刚才那些身影一样出现了，不过是在一大片鲜艳明亮的色彩中出现的。

随着阳光的消逝，这身影渐渐缩小，最后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身材十分匀称的男人。他面容极其端正，头发飘动着，发色无与伦比。他身上穿着一件闪闪发光的白色长袍，优美的褶皱从肩上垂下，像连续不断的波浪一般。一条银白色的宽松腰带围在他腰间。当他迈着庄重的大步向我们走来时，长袍下端从草上轻轻擦过。就是希腊神话中的天神也不会比他的神态更庄严了。

他走到我们近旁时停住了，说道：“不必做介绍了，那些客套没有用。我像真正的兄弟那样向你们致意。我伸出手去，握住你们的手时就是握住了我的手。我会犹豫该不该拥抱自己吗？根本不会，因为我爱你们就像爱我自己一样。与上帝的本源合一时，我们爱整个世界。我和你们一样，没有名字，没有年龄，永生不死。我们怀着由衷的谦卑，一起站在那伟大的神性之中。”

他静默了一会儿。突然，他的衣服变了。现在他穿得和我们一样，并且有一头很大的拉支普塔纳虎待在他旁边。这是一只漂亮的动物。它的毛在暮色中看起来就像丝绒一般。刚才我们的注意力全被那男子吸引过去了，以致没注意到这儿还有只老虎。当我们看见它时，一阵恐惧的浪潮吞没了我们。

这只动物突然开始爬行。那男子发出一道命令。老虎重又站起来，走上前去，把嘴巴放到那个人伸出的双手中。恐惧的浪潮消退了，我们重又恢复了镇定。那男子坐在了营火前。我们靠拢到他身边。老虎走开几步，全身伸展着卧在了地上。那男子说道：“我来叨扰你们一会儿。要是不打搅你们的话，我会和你们待在一起，直到大集会开始。”

我们想向他表示热烈欢迎，于是都冲上去和他握手。他谢了我们并说了下面这番话：“不应该害怕动物。如果你们不害怕它们，它们就根本不会伤害你们。你们曾看到过一个人体一动不动地躺在某个村庄前的地上以保护村民。那只是做给人看的一个有形的象征罢了。

“这身体毫无生气地待在那儿，任由动物摆布。它虽然毫无生气、一动不动，却没有受到任何损害。人们注意到这件事，便不再害怕动物了。从这时起他们不再发送出恐惧的振动。动物再也接收不到那些振动，于是它们看待人就像看待树、草或附近的房屋一样，不再把他们当成猎物。树、草或房屋是不发送任何恐惧振动的。动物将会从村子正中走过而不伤害任何人，而它本来是选中了那儿的某个人作为猎物的，因为那人过去发出的恐惧振动最强烈。

“你们曾经看到过这种情况，也看到过动物从那一动不动躺在地下的人体上迈过去，直接去村子里寻找那些怕它的人。它从两个相隔六、七米的孩子中间径直走过，去攻击一个心怀恐惧的成年人。孩子们年纪还小，还不懂得什么是恐惧，所以动物看不见他们。”

我们这时回想起了曾经观察到的很多事情，意识到我们没有对恐惧进行充分思考以了解其深刻含义。

那位天人继续说道：“如果你们爱一个动物，它必会把这爱还给你们。假如它抗拒你们的爱，那它在伤害到你们之前便会自我毁灭。动物对这种事的认识要比人清楚得多。”

他瞥了一眼那只老虎，又说道：“我们向这位小兄弟表示我们的爱并看看它的反应吧。”

我们尽自己所能地去做。那只老虎立刻翻身跳了起来，一边向我们走来一边做出各种动作以表达强烈的喜悦。这时那位天人总结说：“假如你们走近一只动物就像走近一个敌人，那你们就会遇到一个敌人。像走近一位兄弟那样地走近它吧，你们会发现它是一位朋友和卫士。”

那位一直陪同我们的穆尼站起身来。他是从大“T”字形寺陪伴我们去西藏的。这时他说要离开我们了，因为他必须返回哈德瓦去为那些将聚到一起参加这场集会的朝圣者服务。我们相互道了别之后，他就真的离开了我们。尽管他一向沉默少语，但他的存在带给我们的益处是语言无法形容的。在这个神奇的地方有很多像他那样的人。他们不必说一句话，人们便能感觉到他们的伟大。

那位穆尼走后，我们坐了下来。但还没等我们恢复平静，埃弥尔、贾斯特和钱德·森就进入了营地。相互打过招呼后，我们坐下来商量走哪一条路线可以访问到这里的大部分地区。商量好后，埃弥尔给我们讲了许多有趣的传说。这些传说都与我们要走访的那些地方密切相关。我只想叙述其中的一个，因为这个传说与我们营地所在的区域有关，并且以一种非常有趣的方式紧密关联到这场每十二年在玛哈-昆巴举行一次的集会。来到这个朝圣之地参加大聚会的人比去任何其它集会的人都多。有时会有五十万人聚集在这儿。由于这一次的集会非常重要，所以估计来的人数还会增加好几十万。这地方已经有了集会初期的气氛。在整个集会期间，食物都会免费提供给所有朝圣者。

哈德瓦是一个著名的神圣之地。斯里·克里什尼曾在布林达万生活过并在这个山谷里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期。这地方差不多是座天堂。人们就是在这儿选出歌声迷人的科吉拉鸟的。也就是在这里，阿姆里之坛中的无穷甘露洒落到地上，从那些地方生长出了一根根宝石桩。这甘露是在德瓦多斯（上帝）与阿苏拉（魔王）的争斗结束后从海里取出的。那场争斗是灵性与粗俗物质性的战斗，标志着印度在那一时期觉悟到了灵性生活的巨大重要性。那只盛有甘露的坛子非常珍贵，以致为了争夺它又发生了第二次争斗。上帝急于超过魔王时使坛子里的甘露洒出了几滴。在甘露洒落的地方升起了一根根宝石桩。

这个传说隐藏着深刻的灵性意义。以后人们会发现这些传说的意义是永久性的且影响非常深远。我们陪同那位天人在这个地区闲游并参观了很多寺庙。托玛斯在十二月份来与我们会合了。我们向着南方旅行，一直走到阿布峰。从那儿我们返回了布林达万和哈德瓦。我们又访问了很多寺庙。那些寺庙里的人们允许我们以最亲密、最坦诚的方式加入到他们的生活中。

关于这些访问以及我们听到的那些学说的详细记述是不能发表出来的。事实上那些教导被给予我们时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我们如果要想让别人知道的话，只能口述给某些群体。那些大师确实要求我们不可把他们的教义写下来，只能口述，而且只能口述给请求了解这些教义的人。

有这么多神圣宗教人士聚在一起，给我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如此众多的人不慌不忙、从容不迫地径直走在他们的路上——向着唯一的一个点，为了唯一的一个目标。他们在各方面都表现出信心与仁善。所有人口中都以最大的敬意说出那至高、全能者之名。这在西方人所说的“没有尽头的时间长廊”中发出灵性的回响。在东方的广阔意识中，时间并不太重要。我们几乎无法想像一个四十

万或五十万人的大聚会是什么样的。其实根本没法数清究竟有多少人。

第三卷

第十七章：所罗门的智慧、大金字塔与灵性团体

在大集会的前一天，当我们围坐在营火边时，那位天人给我们讲解了这一重要集会的目的。他说在印度，所有这种级别的集会几乎都有非常深刻的意义，比表面上的或根据传说推导出来的意义深刻得多。

天人继续说道：“在《哥林多前书》（11-9）中写着：‘眼睛不曾看见、耳朵不曾听见、人心不曾察觉上帝为爱祂之人所准备的。’这应该理解成‘为那些爱上帝之基督并将其表现出来的人’。极少有人理解神圣生命的本源及其目的。这智慧的本源是隐藏在所有事物下面的，是最基本的事物。所以有句谚语说得好：‘千方百计去获取智慧吧。’

“所罗门正是带着领悟与觉知而这样做的，并因此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他请求拥有一颗以智慧为根基的聪慧的心。这为他打开了智慧的源泉，将他提升到权力之巅，使他获得了那么多荣誉和财富，以至于他被称为‘千功之王’，而他那些丰功伟绩又被象征性地称作‘所罗门的一千位夫人’。

“在所罗门时期，一位‘夫人’象征着一个伟大的成就，象征着一种预知整个宇宙历史和宇宙总体与人类每个成员间确切关系的全知领悟。当所罗门为其人民的利益而显化他的业绩时，他被给予了说出三千多句箴言的能力，而他作的赞美诗多达一千零五首。‘上帝给予所罗门智慧和极大的聪明以及一颗如海边沙滩般宽广的心。’（《列王纪上》，第4章29-32）

“所罗门并不是一位字面意义上或世俗意义上的王。他统治自身和自己的家族并保有这个王国。从这个宝座上，他把爱、聪明、智慧、正义与丰盛施与任何前来向他求教的人。那个时代的特征是

所有人都善于请求。所罗门的请求得到的回应是：他所获得的爱、聪明、智慧、正义和丰盛是他应得份额的一千倍。他执政时手持一根铁权杖，而它象征着一种永不衰弱的律法。

“当所罗门散播的善行被放大一千倍、一万倍并返回到他这里时，他的王国即使包含全世界也仍小得容纳不下这份报偿。神圣律法（或者说天主上帝）知道应以上帝之基督的财富来报偿所罗门的忠于指令——那指令要求真我服从于神圣本源。

“给予而不私下盘算着获取，那你们得到的报偿就会多得存放不下。先把你们的爱给予上帝，然后给予全世界。当这份爱返回到你们这里时，它已经在这世界上转了一圈并且增加了一千乘一万倍，因为它穿过了几百万人的思想，而每个人都把它千万倍地放大了。当它返回来时，世界上还会有地方把它全部盛下吗？

“就是这个爱解放了尘世并造就了天堂。一种至高的和谐统治着这一切。所罗门令自己像这样怀着聪明、智慧、正义、丰盛和巨大的欢乐去爱，于是尘世再也盛不下如此的丰盛了。它不再是尘世，而变成了天堂。

“所罗门同时代的人把他称作‘伟大的王’和‘神’是不足为奇的。他们跪倒在地上来崇拜他，相信他能满足他们的一切需要。这一点他们搞错了。他们不明白所罗门其实是他们应该仿效的一个榜样。上帝对所罗门说：‘在地表之上不会有一个人像你一样。’的确，尘世上不会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因为只有他放弃了尘世。他统治天界，就像别人统治尘世那样。他展示了人应该继承的，展示了人们应该走的上帝之路。

“这样一位国王不能处死另一个和他同等地位的王，因为那样的话他会被同样处死一千乘一万次。他公正地施行统治——不是统治别的王，而是和那些王一同统治，根本不需要什么排场、浮华，也不需要向外部谋求什么。他甚至不需要戴上闪亮的王冠，因为所有人都认识他。这样一位国王是真正在统治——不是统治少数人，而是和每一位人类个体一起统治，而每个人也在和他一起统治。这

就是人和神的最高统治。这正是以色列家族长成大树的时候。这个家族扎下根来，长出枝干、细枝、叶子、花朵。这花朵吐露芬芳，而那芬芳是所有种族的真正精神。

“一个这样的种族曾居住在这个世界上，并将继续居住于此。我对你们说的是实话，不要感到困惑。天堂就在这里，只要每一位人类个体为其做出贡献。当人们拒绝留意这个召唤时，他们就会死去，然后再转生到尘世，经历种种痛苦与磨难。他们这样一次又一次通过死亡而离去，直到他们终于学会了这门课程，也就是明白了整个人类家族是建立在绝对灵性完美的基石之上的。

“对于一个达到了这种程度的种族来说，死亡不复存在。因果业报也不复存在了，因为那果报是给那些显化出纷争与不和的人们的。当人用放弃取代了果报时，他就消除了业力之因，因为业力只存在于决心显化它的人们的思想里。事物的低级状态会在高级状态面前消失。这时人已将身体的振动提升到了允许业力存在的那些振动之上。

“死亡不会赶走业力，也不会消除或摧毁它。死亡增加业力，将其积聚成巨浪压在每一位人类个体身上。人一旦拒绝死亡和重生，也就摆脱了死亡与业力。这两者都被取消并被遗忘了。而它们只要被遗忘，也就被原谅了。

“到了这个阶段，假如人仍不能领悟到生命的永久性，因而也不能将其构想和显化出来，那还有‘转世’这一终极药方来补救死亡的错误。这是在死亡的盲目路途上指引人的一道光。借助这道光，人可以通过一连串尘世体验来战胜死亡。那些体验教会人放弃别人从外部强加给他们的世俗教条与信仰。在这之后，人便能重返上帝的圆满荣光之中，重新回到那不曾停止闪耀的光中。如果这光一度似乎变暗了，那是因为我们离开了天父的家，离开了我们未被执迷所污染的真我的家。

“在我们重返这个家的路上，每走近一步那光都会照得更亮一点儿。进入到这家里时，我们会发现它被热与美所照亮。我们会在

这里找回平和、安宁与休息，并能尽情地享乐。我们本可以从不离开这个家，也从不在执迷的链条上游荡。在这条路的尽头，一切都被遗忘、被原谅了。而在这条路开始之前，本来也可以是这样。

“你们要保持安静以察觉你们内在天主的问候。要在身体上保持彻底的安静，感知那尊贵的上帝之基督——你们的高我——可能带给你们的问候。我就是这样感知到并说出了亚伯拉罕很久以前运用过的那个法则。如今它完全和从前一样有效。这法则就是：显化之物是按照其在思想、话语和行动中被构想出的形态而形成的，并按照你们的信仰而重现出来。如果想法不好，那就改变它。命名事物时不要依照它们对感官所呈现的，而要依照它们在精神中的存在状态。

“对《圣经》原文进行翻译的人在你们的《圣经》里插入了很多曲解和假预言。有些错误是源于对原文文字与符号的理解有误。那么这些错误可以原谅，因为译者是认真负责的并给出了他们所得到的最佳结论。但大多数错误是卑鄙、邪恶的谎言，是故意制造出来以误导读者和歪曲以色列家族原始《福音书》的。

“以色列的最初叫法是‘伊斯-哈耶尔’（Is-Rael），意思是‘水晶种族’，是第一支居住在这世界上的纯净的白人种族，是最初的根。所有其他白人种族都是其后裔。我们称其为‘纯净之光种族’——‘种族’一词常常意味着‘光线’。雅利安种族便是源自于此。

“对《圣经》的大部分歪曲是在公元一世纪和二世纪时插入进去的。对原文的破坏尤其针对着《但以理书》、《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错误的陈述扩展到约瑟的早期事迹和其它很多篇章上。这种错误显然是故意犯下的，目的是遮掩先前的种种事件和当时广为人知的一些资料。这些篡改的另一个目的，是毁掉古以色列人自开始觉悟时期便一直保存着的历史和精确编年系统。他们写了许许多多假故事来掩盖真实的事件，用它们来取代原文。他们对那些包含真实历史事件的长篇章节加以歪曲和破坏。

“古以色列族及其直系后裔——雅利安族——使用的是同一个编年系统。我们把它纯正地保留了下来。它可以让人很容易分辨出伪造和替换之处，因为我们拥有一个完整而又真实的希伯来年表。我们知道：所罗门及其夫人们的故事以及以色列十大部族之家的很多首领、导师和顾问的故事全都被歪曲了。

“那十大部族之家分裂出去后，这主要的王国被称作‘以色列国’或‘以色列家’。另外一支则称为‘犹大部族’。这个部族源自于以色列，但其成员绝不都是古以色列人。把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说成犹太人不是个一般的错误，而是有意歪曲。‘犹太人’一词从不曾用在以色列十大部族之家的身上，也不曾用在以色列的十二个部族身上。

“古以色列人并不是犹太人，而是犹太人组成了古以色列国的一个部族。当犹大部族离开巴勒斯坦去做俘虏时，人们将其成员称作‘犹太人’。我们那时的犹太人是被释放后返回巴勒斯坦的犹大部族的犹太人的后代。他们中很多人的血统已与周围民族的血统混在了一起。我们那时称作‘犹太人’的人，其血统中来自真正犹大部族的还不到三分之一。

“到处都有犹太人加入到古以色列人和雅利安人之中。他们繁衍兴旺了起来。他们的胆量是得益于这些民族。随着时间流逝，他们感到得转向那些民族以寻求帮助与保护，而且得保持自己家族的秩序。

“犹大部族中有一部分人在穿越欧洲的迁移过程中加入了古以色列人。他们不属于现在所说的犹太种族。这部分人根本无法从定居在不列颠群岛、地中海岸边和其它地方的古以色列人中辨认出来。这些人由于相互通婚和受周围人的影响，已经失去了其部族的所有特征。我就属于以色列族，所以我这样说是根据的。

“那些犹太人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可以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讲出他们的历史，从犹大国和犹大部族直到当今时代。他们是靠伟大的以色列族生存下来的标志之一。这伟大的以色列族帮助保

存了上帝的典范直至各种族重归合一。促成这合一的主要因素将是上帝之基督。这一回归将使伟大的以色列族分裂前的那种状态得以重现。

“要讲述古以色列人从耶路撒冷开始的迁移并不难。那些定居在大不列颠的人所留下的踪迹是很明显的。‘但’部族人的踪迹也是如此。他们的名字、历史以及他们的定居地使人可以辨认出他们来。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多瑙河如今是一条跨国河流。‘但’部族的人分散成了小群体，其中一些沿多瑙河谷溯流而上，最终到达了英格兰。他们的名字有达努瓦、朱特、皮克特等等。另一些人居住在多个国家，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爱尔兰、苏格兰，后来又去了英格兰并从那里去了美国。

“美国原本是古以色列人的故土。他们最初就来源于这里，但如今在这儿他们正快速丧失其部族特征，也正改变其语言以采用统一语言，而原来那种语言正是他们当初离开这里时所说的语言。他们远离故乡漂泊了很久很久，现在回到了他们的起源地——这地方一直延伸到南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南海诸岛，在日本和中国也有一些分支。

“日本人和中国人一直比较深居简出。他们源自于一个主要种族。那个种族早在他们起源的故乡——‘姆’大陆——因动荡而沉没前便从那里迁移走了。他们被称作‘维吾尔人’或‘游民部落’，是蒙古大族的祖先。

“正是在‘姆’大陆的领土上，白人种族达到了其最高文明程度。那时他们使用放射和辐射能量，也会释放原子能并加以有益的应用。这个种族的人常进行悬浮并以这种方式把自己从一个地方运送到另一个地方。他们的思想完全摆脱了异教的崇拜形式，也摆脱了那些信仰、教条和迷信。他们崇敬那通过全体人类、通过与上帝身份相同的神圣人类而显现出来的真正本源。

“‘以色列-阿拉雅’指的就是这个卓越王国和智慧文化。《圣经》就出自这个种族，其中那些最重要的箴言也是对这个种族的人

说的。他们的理想典范是‘人中的基督’，代表着权柄和那持有永恒光焰的火炬。

“为了保持这光焰并使它一直发扬光大，那些箴言不是仅在一部《圣经》中被讲述，而是在十二部《圣经》中，为的是让人们永不将其忘记。

“为使这些箴言免遭破坏和歪曲，人们建造了十二部相同的石头《圣经》并把它们放置在神圣故乡的多个地点。后来，为了把它们聚集起来以使其理念永存，人们建起了大金字塔。这座金字塔证明：基督——一切文明的基础——是牢牢确立于人们中间的，既不会被消除，也不会被歪曲。

“这座金字塔注定要永久存在下去——不止是作为高举起光的灯塔，也是作为这光的反射器。不仅如此，它还印证了那条经常被人念诵的圣训：‘如果人们失去了光，就让他们转向内在吧。’你们将于内在听到所有这些箴言。光将从这些箴言里重生。这光将会从你们自身、从你们这些失去光的流浪的迷途之羊那里放射出来。

“任何流浪着的、没有光（没有生命）的人都是一只从群体中走失的羊。羊群一直就在那儿。人可以看到那个群体并返回到那儿去。基督——那牧羊人——举起光明的火炬，在等待着那些愿意返回的人。尽管这光因漫长的岁月而变得模糊了，但对于那些走过去寻找它的人来说仍然是可见的。它是神圣宇宙的第一表达。上帝的声音、话语就这样被听到了。

“‘这就是光。要有光。’那些神圣的振动被投射出去，带来了神圣的生命。这生命从未与上帝分离。大金字塔证明了这一点。它牢牢地建基于大地上，向天空抬起它没有冠冕的头。

“当人类将基督作为自己真正的继承品而接受过来时，当人类认出上帝之基督是自己的真我并拥有完满的能力时，那块压顶石就将被安放在大金字塔上。那时这金字塔将作为永久的证物矗立在那里，以证明人类再不会远离羊群去流浪。

“大金字塔是一部石头《圣经》、一份摧毁不了的目录文献，记述着上帝选民们的成功与漂泊。这上帝的选民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而是所有接受了基督之光的人。这光不允许这些人以低于基督的方式去为人处世。除非人类走入歧途、遗忘和遮住了这真正的光，否则大金字塔会证明：从人们内在之中应当出现这样一位存有——他下定决心要体现出基督并高举明亮的火炬以做出榜样，就像基督会做的那样。

“在漫长的岁月中，这个文明衰退了。的确，这个伟大的种族在黑暗的路途上走了那么久，以致她似乎要失去自己的身份、彻底回到野蛮状态中。众所周知，只有极少数人仍独自坚守着那些属于人类的纯净理念。这一小群人必须与众人分开（被神圣化），以便更容易地聚在一起、全神贯注地发送出光来保护全体人类。

“以这个群体为管道发布了这样的教义：这世界需要一位救世主、一位有能力并愿意挺身而出的神人。这位救世主要通过思想、话语和行动向人们——先是向个别人、然后向大众——表明基督始终活在他们内在，只是没有起作用。

“由于无知和拒绝过基督式生活，人们已经淹没了基督之光。由那些合格之人组成的团体通过讲话、预言和传递讯息向人们做出了宣告。他们宣布说那至高者已选定了一个救世主。他将重新按照最高的人类理念生活并将现身于某个特定的时期。

“宣告者们看出：要想把人们引向这位将要到来的救世主，就得公布他到来的日期，并告诉人们他将以怎样的方式到来以及他的生活目的是什么，甚至还得准确预言他出生的年、月、日以及他被钉上十字架的确切日期。必须这样才能使关于救世主的说法显得更有分量、更生动真实，也才能把人们的思想重新引向一个焦点，因为人们已经转向一些外来的神灵并误入歧途到了就要灵性死亡的危险地步。

“因此他们宣布说：救世主弥赛亚将会被杀。他的身体将被放在岩石中开凿的墓穴里。随后他将彻底复活。

“这会再次向人们表明：他们可以离开‘人子’的状态以成为‘神子’，因为上帝之基督始终是与上帝合一的。只要过圣洁的生活，人们就绝不会再坠入混乱的境地。和平与善意将笼罩大地。书里还写着：这个条件在万物初始以前就已存在，现在仍然存在。弥赛亚将向人们指出他们真正的继承品。因此弥赛亚是真实存在的。他是被岁月隐藏的智者。通过他的教导，神圣上帝之泉和大地供人类享用的全部果实都会显现出来。

“在耶稣到来之前，这些预言已被改变和歪曲了。这种歪曲一直传播到我们今天，使很多人认为基督教的基本理念是从以前那些宗教中获取的。而人们本应知道的是：基督教的理论过去一直就存在并始终代表着人类的最高典范。

“被指定用来生出这基督孩子并养育他的那位母亲的身体，以及被指定用来在肉体上保护他的那位父亲的身体，都事先为这纯洁的出生做好了准备。他们两人本身都是完整的，但他们被结合为一以照看这个得在他日后教导的人们中长大的孩子。玛利亚是那位母亲，约瑟是那位父亲。他们俩都是大卫——那位真正的持光者——的后裔。他们源自于亚伯拉罕，而这名字意味着‘阿-布拉姆’（Ah-Brahm）——大宇宙圆满之光的持有者。

“人类之子们在这阶梯上降得太低了，以致他们身体的振动比动物的振动还低。当弥赛亚走向前去展现那久已被遗忘的基督时，他清楚地知道人们会试图毁坏他的身体，而且比任何动物可能造成的毁坏还要彻底。除非人类的觉知被基督之光所引领，否则就会沉沦到比动物的觉知还低的程度。

“救世主知道，他必须在基督的天国中与这基督非常精密地联通一致，才能使人们无法伤害到他，除非他乐于被伤害。选择这个角色的人得是谦卑的，得完全清楚这条路已被那些修成基督生命的人走过了。

“现在的这场集会可以巩固这个理想典范。你们会注意到聚集于此的千万个谦卑灵魂所散发出的无声的影响力。你们可以估量一

下这影响力有多大，前提是要知道：单单一个人呈现出他的神性并将其显现到最高程度，就可以完全战胜这个世界以至于死亡不复存在。如果再加上一个同等的影响力，那两者之和会是原来的四倍。你们算算聚到这里的人数的平方是多少，就会明白从这一大群人放射到整个世界上的力量有多么强大了。

“在这样一个光芒四射的力量中心的影响下，这个世界会立刻重生、复苏与更新，无论那些人类个体是否理解这一点。这样的集会每隔十二年便会在分散于全世界的特定地点举行。从很久很久以前就是这样，比海神尼普顿扔掉他的神圣外衣时还要早很多。过去参加者的人数比较少，但这个群体发出的光芒无声地吸引了其他人，用不着说一句话。

“第一个小团体壮大起来，变成了一大群人。然后这群人中的一个成员离开他们去组成另一个团体。就这样继续下去，直到组成十二个新团体。现在的这个团体就是第十二个。集结起这个团体是为了巩固这十二个团体与第一个团体的联结。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大团体。其中的小团体在不同地点集会，以方便参与者到达集会地点。

“你们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想大张旗鼓地组织这些集会，因为集会地点从未被公开过。这些团体不奉行严格的规定。他们是仿照个人的内在组织建立起来的，而人们正是通过这内在组织被引向其中某一团体。明天中午要举行的这场集会，将把所有这些团体合并于第一个团体的庇护之下。那十二个团体将形成一个金字塔，象征着人中基督的完美典范。而第十三个团体将构成王冠，或者说压顶石。

“这十三个团体还会在以前那些老地方分别聚集。不过其中任何一个团体的集会，都将和明天举行的这十二个团体与首要团体的集会相同。

“除了要把十三个团体合并为一外，那十二个团体中的每一个里还将有十二名成员出来，而他们每个人又将组成一个新团体。因

此会有一百四十四四个新团体。当它们的队伍被新成员所扩充后，团体的数量又会变成原来的十二倍。这样便会建起一座十二阶的金字塔。它将继续变大，直至包含整个世界。

“要加入这些团体只需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是要向自己呈现出基督典范。第二是要通过思想、话语和行动将这基督典范显现给这个世界。那时人便与这整个大团体联通一致了。当你们遇见上帝时，团体成员必会在你们的居所——你们自己的圣殿中——遇见你们，无论你们是在世界上最荒凉的地方，还是在高山之巅，抑或是在繁忙的集市中。

“与上帝合一——这将始终是决定性的因素。一旦你们使自己的思想升向基督，你们的身体就会响应基督的振动，而你们就会响应那一大群人所发出的振动影响。你们的理想典范被一股巨大的能量所重振。那能量的等级相当于参与者人数的指数倍。随后这理想典范被大力宣扬到世界上。这会把我们的影响力连同那些团体的全部影响力一起传播开去，像一场巨大的思想海啸一般。到那时，我们的教导就不再像从前那样秘而不宣了，而是会变得尽人皆知。

“除了全体人类种族的上帝之外，这样的团体不需要别的领导。任何宗派、虚礼、信仰都是不必要的。你们只需宣称自己是基督，并让你们的真我在思想、话语和行动上按照这完美理念去真诚地生活。这样你们就会构想出并显现出基督。这些振动一旦确立，就绝不会降低，即使人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但如果人坚持不懈的话，就会开始意识到它们，而那将是人所能经历的最最高级的体验。这样建立起来的家是真实的、不可摧毁的。每一位人类个体都应该最终返回到这里来。那时宇宙的宽阔远景将全部展现在他面前，不再有对个人的任何约束。

“人类视觉迫使人采用的视点也许是在这些振动之外的，但人可以使其返回到这些振动的范围之内。那时可能看起来没有一个人在你们的振动范围内，但他们全都在那儿。我们认得出他们。你们这些人或快或慢地走完了全程以到达这里。假如你们看不到‘所有

人都在这儿’的这个事实的话，你们也就到不了这里了，除非是被闪电送过来的。

“当人类这样团结起来时，还有可能发动‘阿玛格东之战’（*《新约》中记述的世界末日时地球上列王间的最后一战——译注）、‘歌革与玛各之战’（*《新约》中说魔鬼撒旦被监禁一千年后将从监牢里出来，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叫歌革和玛各聚集争战。——译注）吗？人类的活动能产生出一种力量来压倒上帝的律法吗？那神圣的律法是统治所有力量并与它们共存的。只需有一个神人说‘不’，那就是‘不’，因为所有人都一致振动并一致响应。

“动用武力是没有用的。假如一些生活在低级振动环境中的人发送出一种有害的力量，那我们可以把这力量聚集起来，怀着祝福和真诚的爱把它送还给他们。如果他们抗拒的话，最终只会毁灭他们自己。如果他们接受这爱之力量的话，那就根本不必动武了，连抬起小手指头都没有必要。

“前面说到的所有那些团体像大金字塔般屹立着，在漫长的岁月中坚不可摧，也像那座石头证物一样向人类表明：神圣基督早在人类来到这世界前便已确立于人的内在。基督之人从未与神性分离。

“大金字塔的年龄、构造和纯净线条以及它蕴藏的宝贵知识，已充分证明了它所见证的一切。它得到保护并闻名于世已有数千年了，还不算它庞大体积中密集储存的科学资料会对科学进步产生怎样的影响，因为必须是对科学非常精通的人才能解读这些资料。

“金字塔的历史如此悠久，其构造又如此神奇，这使它在人类眼中成了一件特别的神秘物品。它里面展示着神圣宇宙的奥秘。它局部的每一根轮廓线都是按照严格的科学方法精确制造出来的。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都有助于人类与上帝的和谐相融，有助于完善作为上帝之基督的人。这项成就的顶点将为大金字塔安放上那块压顶石。”

第三卷

第十八章：灵性之路上的诱惑与光明

那位天人讲完话后，我们看到一大群人朝我们营地走来。在他们当中我们认出了耶稣。我们发现那群人聚集在离营地不远的山坡上，还一度以为这是一场秘密集会，因为附近到处都有那样的集会。

当这群人走到跟前时，威尔顿站起来握住了耶稣的双手。没必要做什么介绍，因为这些人都是那位天人和耶稣的亲密朋友。至于我们这几个人，感觉自己就像地缝里的草芥般微不足道。所有人都聚在了我们的营火周围。威尔顿问耶稣是否愿意跟我们讲讲《圣经》。

这个提议得到了普遍赞同。耶稣开始讲话。他说：“我们来看看大卫（*古以色列统一王国的第一任国王。所罗门之父。——译注）在《诗篇》第二十三首中的祈祷吧：‘永恒的上帝是我的牧者。我什么都不会缺少。’你们会看出这不是一篇祈求型的祷告。它真正的意思是说：那唯一的伟大本源会把我们带到我们该走的道路上。祂走在我们前面，好让我们不走弯路。祂为我们安排好路径，就像牧羊人为信任他、服从他的羊安排好路径一样。因此我们可以说：‘当天父引领我们时，我无所畏惧。’

“这位好牧者知道哪里有好东西给他的羊。我们也可以跟大卫一起说：‘我什么都不会缺少。’因为‘神圣我是’可免遭一切困苦。

“我们肉体天性的一切需要都会得到满足。我们不仅会在绿色牧场上吃得饱饱的，还会有很多剩余。我们可以高枕无忧，深信自己的一切愿望都已事先得到满足。我们可以抛开一切沮丧感并和大卫一起说：‘祂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引领我来到平静的水边。’

那水底深处的宁静蓝色使我们的精神镇定下来，缓和我们躁动的意识。

“当身体和大脑安静下来时，来自最高本源的天界灵气便使我们的灵魂充满生命与力量的纯净之光。我们内在的光闪耀出天主——那神圣律法——的光辉。我们全都与这神圣律法联通一致。这灿烂的灵光更新我们的智慧。我们向自己揭示出我们与那神圣的无限完全是一体的。我们知道每个人都从神圣本源那儿接受了使命。这使命就是去表现出本源的完美。在自己灵魂的安宁平和中，我们找回了自己并知晓自己是圆满的。经诗第三首和第四首中的句子就是这么来的：‘祂修复了我的灵魂。即使走过死亡的暗谷，我也不惧怕任何伤害。’

“在这上帝本源的圆满、仁善中，我们有什么可惧怕的呢？在祂之中，我们让自己的肉体天性得到安适。上帝使我们的思想镇定下来，使我们的灵魂平静下来。祂启发我们，好让我们提供服务。接受了这样完善的内在培养之后，还有什么能让我们惧怕坏事带来的苦恼呢？上帝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在。祂是困窘时刻始终存在的一份帮助。我们正是在祂之中生活着、进化着、存在着。我们要异口同声地说：‘一切都好。’

“现在每个人都可以说：‘上帝的爱把我直接带到群体那里。当我脱离群体时，祂给我指出正确的道路，把我带回那儿去。上帝之爱的力量将我引向有益于我的东西。’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和大卫一起说：‘因为你与我同在。是你的杖、你的竿安慰着我。’

“在这条路上所走的第一步是要开始做功课，要看到真相——也就是看到隐藏在一切生命之下的基本科学现象，要找到途径去认清它们。走出这一步的人会获得远超出他们从前经验的感悟和喜悦，因此会下决心继续下去。但这时疑惑、担忧和气馁会开始冒出来，好像要延迟他们的进展。他们东挡西杀，却似乎败下了阵来。人们好像难以赢得这场过于严酷的斗争。

“这时你们开始细看把自己包围起来的种种失败。你们看到上帝的孩子们在四面八方死去，看到自己这一代人中没有一个实现了我那永生、和平、和谐与完美的理想典范。于是你们说只有死后才能完成任务。你们泄气了，认为听任自己在下降的人潮中随波逐流要舒服得多，由此导致了人类意识的倒退。具有巨大智慧和灵性觉知的人类又一次在本该成功时失败了。全体种族的意识把人一代又一代束缚在一根更强大、更顽固的新锁链中。

“人类的性情、体质衰弱下来，变得脆弱了。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每个人都在那永久的惩戒磨盘里学别人的榜样。一群盲人跟在另一群盲人后面，结果所有人都一步步沉入了遗忘之中，沉入了那巨大的旋涡之中。在那里，不仅身体会分解、毁灭，灵魂也要在世俗认知与错误的无情磨石间被碾碎。

“愿你们像我和许多其他人那样领悟到：在一次地球体验中就把自己的问题解决掉，这要比无限期地累积人类的善恶意识轻松得多。这种意识最后会像一个硬硬的壳，而一次又一次经历会让它一层层加厚。到最后，得付出超人的努力，还得用上铁匠的大锤，才能打破它并从里面放出你们的神圣真我。只要没打破这个壳，你们就得继续在那同一个旋涡里被碾轧。

“你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充分解放自己从而窥见那‘广阔的天际’。到这时，你们通常还是会在取得初步成效后放弃斗争。你们的精神视线依然明晰，但你们的身体始终被监禁在它的壳里。想想看：一只初生的小鸡从蛋壳里钻出头来。它得继续拼搏，得彻底摆脱那个旧壳，才能在新的环境中成长起来，而这个新环境是它啄出第一个洞时用自己的感官觉察到的。

“对于生自上帝的人来说，度过短暂的世俗人生，总是被法律、迷信和由人建立的习俗之类的磨石所碾轧——这也算得上是生活吗？或者奋斗七十来年，以换得在竖琴声和圣歌声中荣耀地进入天堂？所有这些都毫无道理，只会存在于那些易被愚弄的可怜人的头脑中。在我那个时代，教士就是靠这些人养肥了自己。

“你们完全不知道：我小时候跟父亲一块儿在他的木工桌上干活儿时，就已经看出有一种更好的生活。在这大觉醒之后、在这内在的觉知之后，我花了很多个日日夜夜，默默地独自在我那内在存有的心中抗争，以战胜自己的私念。你们根本无法了解：在这样的痛苦过后，我和那些我所爱的人、那些我想把自己看到的光指给他们看的人接触时又体验到了更大更大的沉痛与苦涩。我知道那如此明亮的光会照亮所有来到这世界上上帝孩子们的路途。

“你们绝对不明白：我那时被一种巨大的诱惑强烈纠缠着——那就是继续当我的木匠、度过由当局和教会指派给人们的短暂人生，而不是开始过灵性生活。我还只是透过迷信、纷争和不信神的泥潭隐约看到了一点灵性生活的闪光。

“你们完全不清楚我自己的家庭一次次施加给我的肉体痛苦和可耻的侮辱，还不算上那些我努力把光指给他们看的人表现出的恶意。你们不知道：要战胜这些痛苦，我得受到一种比我自己意志更强大的意志的支撑。对于我遭遇的不幸、诱惑和失败，你们只会知道极少的一部分。你们想像不到我有时得以怎样的方式把抗争继续下去——我得咬紧牙关、握紧拳头，知晓光就在那里。

“然而似乎只剩下最后一缕摇曳不定的光线了，有时还会被阴影遮住。但即便在这时我仍保持着一种强烈的内在信念，感觉到在阴影背后那光始终鲜活地闪动着。我继续走自己的路，把阴影抛到一边，发现那光在暂时暗淡后变得更加明亮了。即使当那阴影来自于十字架时，我也能看出在它的另一边，一个胜利的早晨将最终苏醒。而这对于沉浸在担忧、疑虑和迷信之中的人们来说仍然是难以理解的。

“正是我所看到的那幅远景促使我下决心把这杯苦酒一饮而尽，以便通过体验和实际接触去了解我所说的——也就是人可以通过将其自由思想与纯净动机和上帝的自由意志结合在一起来自向自己证明：上帝是神圣的，而人——祂真正的儿子、生来便与祂

一模一样的儿子——也是神圣的。这神性便是每个人在自己身上看到并拥有的真正的基督。

“这真正的基督是照亮每个来到这世界上的孩子的光。这是我们天父上帝的基督。我们是在祂之中并通过祂而拥有永生、光、爱和真正的友善。正是通过这个基督，上帝和人才是真正的圣父与圣子。

“有了这真正智慧——即神圣真理——的启发，人们便不需要什么国王、王后、王权、教皇、教士了。你们就是国王、王后、教皇和教士。你们独自与上帝待在一起。这是对于包含种种显化形态的整个宇宙的真正觉知。把这个觉知扩展开去吧。运用上帝赋予你们的创造才能，你们将使完美环绕着这些形态。那是上帝为它们构想出的完美，也是祂自己用来环绕它们的完美。”

您读完此书后，如果感觉有一定收益，如果愿意帮助我的灵性工作，愿意帮助无世俗职业与收入的我继续这推广传播灵性智慧的光之工作，欢迎您扫描以下二维码随喜支持！感恩祝福！

——译者 庐影





